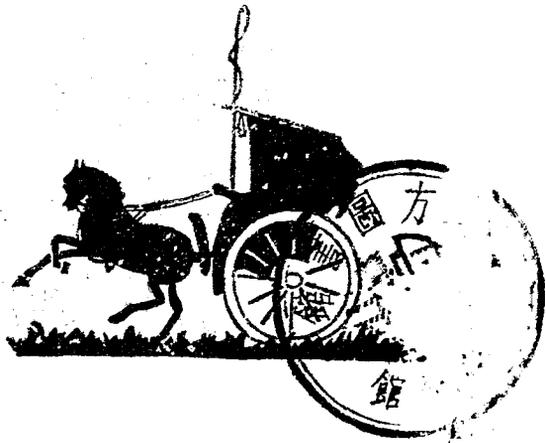


原 草

著者 契訶夫

譯人 金



光明書局刊

MU
I512.44
75

原 草

契詞夫著
金人譯



3 1760 6547 6

光明書局印行



目次

敵人.....	【一】
惡夢.....	【二】
從活節之夜.....	【六】
幸運.....	【七】
傷寒病.....	【八】
萬喀.....	【九】
牧笛.....	【一〇】
流浪人.....	【一〇】
問題.....	【一二】
草原.....	【一三】
洗淨.....	【一六】
三回序.....	【一七】

敵人

在黑暗的九月的夜裏十點鐘時候，基里洛夫醫生的獨子，六歲的安得烈，害白喉症死掉了。當醫生太太跪在死去的小孩子的床前，發作起了第一陣失望的時候，前室裏鈴聲尖利地響了。因為害白喉症的關係，還是從一清晨起，就把所有的僕人都從家中派遣出去了。基里洛夫也沒有穿上衣，只穿着一件敞開着的背心，也沒有擦汗濕的臉和被石炭酸浸過的手，親自去開門了。前室裏很暗，只能分辨出進來的人是中等身材，白色圍巾和一張大大的，非常蒼白的臉，蒼白到令人覺得，前室裏因為這張臉的出現都顯得亮了……

「醫生在家嗎？」進來的人迅速問。

「我就是，」基里洛夫回答。「您有什麼事？」

「啊，這就是您哪！真高興！」進來的人高興了，開始在黑暗中摸索着醫生的手，找到了手，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中。「真……真高興！我們和您認識的……我是——阿包根……夏天裏曾經在格奴喬夫家見過您。真高興，能遇到……爲了上帝，請不要拒絕，馬上和我一同走……我的

女人病得很厲害……我預備好馬車了……」

從來人的聲音和舉動上看來，他是在一種非常衝動的情況中，好像是一個被火警或者被瘋狗嚇壞了的人，他略微抑制着自己的急喘，匆忙地用顫抖着的聲音說着，他的話中好像有二種什麼非常誠心的，像小孩子一樣胆怯的東西響着。他和一切被嚇壞的人和茫無所措的人一樣，說出了些簡短的，斷續的句子，而且還說了許多多餘的，簡直和事情沒有關係的話。

「我怕遇不到您，」他說。「在上您這兒來的路上，心裏難過極了……請穿起衣服來，我們走吧，爲了上帝……事情是這樣的。阿列克散得爾·謝苗諾維支，巴普琴斯基到我家來了，您是認識他的……我們談起話來……後來坐下喝茶，忽然我的妻喊叫起來，抓住了自己的心窩，倒在椅子背上了。我們把她放到床上去……我已經用阿摩尼亞水向她眼皮上塗過，也噴過水了……像死人一樣躺着……我怕這是動脈硬化症……走吧……她的父親就是害動脈硬化症死的……」

基里洛夫聽着，一聲不響，好像不懂得俄國話。

當阿包根又提念了巴普琴斯基一次，又講到自己的岳父又開始在黑暗中摸索手的時候，醫生搖了搖頭，冷淡地，拉長着每一個字，說道：

「對不起，我不能去……五分鐘以前，我的……兒子死了……」

「真的嗎？」阿包根小聲說，向後退了一步。「我的天，我來的時候真不巧啊！真是一個不幸的日子……奇怪呀……多末巧……好像是故意的！」

阿包根拉住了門紐，沉吟着低下頭去。看來他是猶疑不決了，不知道怎麼辦了。走呢，還是繼續請求醫生去呢。

「您聽着，」他抓住基里洛夫的袖子，熱情地說道，「我很明白您的心境。上帝看着呢，我很害羞，在這種時候我還要分散您的注意力，不過我怎麼辦呢？請您想想，我到誰家去呢？這兒除您之外，再也沒有別的醫生啦。爲了上帝去吧！我不是爲了自己要求……不是我害病！」

沉默。基里洛夫脊背轉向阿包根，站了一下，又慢慢地從前室走到大廳裏去了。從他的不穩當的機械的步法上看來，從他在大廳裏那樣注意地整理沒點火的燈上的絨罩的樣子看來，他向放在桌上的一本厚書注意望着的樣子看來，在這幾分鐘內，他一定沒有什麼企圖，沒有什麼願望，他什麼也沒有想，似乎已經不記得在他家的前室裏還有一個生人了。大廳裏的黑暗與寂靜，看來更加强了他的癡癡樣子。他從大廳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把右腿抬得高高的，用手裏找着門紐。這時他全身好像感覺到了一種躊躇不決的樣子，彷彿他是走進了別人的房子，或者是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現在才又疑惑地恢復了知覺。辦公室的一面牆，穿過書架子，有一道很寬的光亮，這一道光亮，是混合着難聞的石灰酸和以太氣味，一同從路敞開着的，通向內廳去的。

門中透過來的……醫生坐在桌前的圓椅子上了，他朦朧地看了自己的反光的書一眼，後來站起身，向內室走去了。

死一樣的靜寂統治了內室。一切真細微的地方也都充分地說明了不久以前所經過的狂風暴雨，說明了疲憊的狀況，一切都休息了。小凳上放着許多玻璃用俱，盒子和瓶子，中間放着一支臘燭，衣櫥上的大燈照亮了整個房間。窗子旁邊的床上躺着一個小孩子，大睜着眼睛，面部表情很奇怪。他一動不動，但是他的睜着的眼睛好像越來越暗了，藏到頭蓋骨裏面去了。母親跪在床前，把手放在他的身體上，臉埋在被褥的縫裏。她也像小孩子一樣，一動也不動，不過在她的彎着的身軀和彎着的手臂上，還能感覺到活人的動作。她竭力地和拚命地把整個身體伏在床前，彷彿害怕破壞掉自己疲倦的身軀。好容易才伏好的，安靜的和方便的姿勢。毯子，布片，盆，地板上，的水窪，扔得各處都是的小刷子和調羹，裝着石灰水的白瓶子，令人窒息的和難聞的氣味——一切都好像死去了，沉沒到安靜中去了。

醫生站在妻旁邊，手插進褲子口袋，歪着頭，眼光注視着兒子。他的臉很冷淡，只有在鬍子上閃灼着的小露珠，可以看到他不久才哭過了。

內室裏根本沒有那種談到死亡時的驚人的恐怖。在全部麻痺的狀態中，母親的姿勢上，醫生的臉的冷淡樣子上，都有一種感動人心的樣子，這就是那種僅能捉摸到的人類的苦痛的，美



這種美不是能很快就會明白和能描寫出來的大概只有音樂才可以把它傳達出來。在憂鬱的寂靜中感到了美，基里洛夫和他的妻沉默不語，也不哭，彷彿除了重大損失以外，也感覺到了自己的環境的抒情詩氣氛。他們從前也會遇過年青時代，現在已經和這個孩子一同逝去了，他們有孩子的權利也永久逝去了！醫生四十四歲，頭髮已經白了，外表看來成了個老頭子，他的妻弱多病的妻三十五歲。安得烈不僅是他們的獨子，而且還是最後一個兒子。

醫生和自己的妻不同的地方，因為他是那種在靈魂雖然痛苦的時候，還能感到行動的必大，他在妻身旁站了五分鐘，高高地抬起右腿，從內室走到一間小屋子裏去，裏面有一張寬大的沙發，把屋子佔了一半，從這兒又走到廚房去。他在爐子旁邊和女廚子的床鋪前面徘徊了

又蹲下身，穿過一扇小門，走到前室去了。

這時他又看見了白圍巾和蒼白的臉。

「好啦！阿包根嘆了一口氣，抓住門紐，「請去吧！」

醫生哆嗦了一下，向他看了一眼，又記起來了……

「您聽着，我已經告訴過您，我不能去！」他像醒過來般說。「真奇怪！」

「醫生，我是呆子，我很明白您的環境……我同情您！」阿包根用請求的嗓音說，把手放在自己的圍巾上。「我不是爲了自己來要求……我的妻要死啦！如果您聽見了這種哭叫，看到她

的臉，那末就可以明白我爲什麼這樣固執了我的天，我這以爲您去穿衣服了呢！醫生，時間是寶貴的！走吧，請求您！」

「我不能去！」基里洛夫一頓一頓地說，又向大廳走去。

阿包根跟在他後面，抓住了他的袖子。

「您難過，我是明白的，可是我並非請您去治牙痛，也不是去作鑲定人，是去救一個人的性命呀！」他繼續請求，像個叫化子一樣。「生命比一切個人的苦痛都高貴！噢，我請求您英勇，立功爲了博愛！」

「博愛——是一根棍子的兩端，」基里洛夫憤怒地說。「我也說爲了博愛，請不要把我拉走，多末奇怪，天知道，我剛能站住腳，可是您用博愛來嚇我！我現在到哪兒去也沒有用……我沒有什麼理由去，而且我把妻留給誰看顧不成，不成……」

基里洛夫搖着手腕子，向後退去。

「也……也不要請求吧！」他害怕地說道。「請原諒我……按照第十三種法律我是一定要去的，而且您有權利抓着衣襟把我拖去……請您拖吧，不過……我沒有用了……連說話都說不清了……對不起……」

「醫生，您對我說這話可沒用！」阿包根又抓住了醫生的袖子，「叫上帝去看第十三種法

律吧！我沒有什麼權利強迫您的意志的您願意——就去不願意——上帝看到您不過我不是對您的意志說話，是對感情說話。年青的妻要死了！現在您說您的兒子死了，如果您不明白我的恐怖，還有誰能明白呢？」

阿包根的嗓音激動得顫抖了；在這顫抖聲中，比話句裏面更多了一種力量。阿包根是很誠懇的，但是顯然他所說的話却都成了意氣的，不能動人的，不適宜的話了，這些話似乎既侮辱了醫生家的空氣，又侮辱了也不知在哪兒將要死去的女人。他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但是因為害怕聽不明白，又拚命努力使自己的嗓音變得溫柔，爲了即使不能用語句感動，那末用音調的誠懇也可以感動的。無論多末溫和和深刻的句子，只能在冷淡的人們身上發生效力，但是並不一定能使那些幸福的，或者不幸的人們滿足的；因爲幸福的或者不幸的最高表現却時常是無聲的；兩個愛人在沉默的時候，更能互相瞭解，但是在墳頭上說的激情的，熱烈的話都只能感動不相干的人。至於寡婦和孤兒們，却覺得它是冷淡和無聊。

基里洛夫一聲不響地站着。當阿包根又說了幾句醫生的高尙天職，自我犧牲以及其他等等的话句時，醫生憂鬱地問道：

「路遠嗎？」

「差不多十三四里路。我的馬很好，醫生！我敢給您講老實話，把您拉一個來回不過一小時。」

「只委一小時！」

最後這些話，對醫生的效力，比那些對博愛或者醫生的天職的解釋要有用得多。他想了一下，嘆口氣說：

「好，走吧！」

他已經是邁着穩定的步子，迅速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了。等了一會兒，穿着長上衣出來了。高興的阿包根在他身旁倒動着腳，幫他穿外套。一同從房子裏走了出來。

院子裏很暗，但是却比前室裏亮。留着窄窄的一道長鬍子和生了一隻鷹鼻子的醫生的高大而又微駝的身體，在黑暗中很清楚地顯了出來。現在除了阿包根的一張蒼白臉外，還看到他的大腦袋和一頂小小的大學生制帽，剛剛能蓋住頭頂。圍巾只在前面閃白光，後面都隱藏在長頭髮裏面。

「請相信吧，我是懂得您的好心的。」阿包根嘟囔着說。叫醫生坐在車上。「我們趕快去。盧卡，好孩子，你趕的越快越好，請吧！」

車夫趕得很快。起初是閃過去了一排醫生院內的醜陋的房子，到處都很暗，只有院子的深處，也不知是從誰家的窗子裏，經過小花圃，照出了一塊光亮，還有醫生住宅上層的三個窗子露出了白光。後來廂車走進了濃重的黑暗，這時聞見了霉濕氣和聽見了樹的絲絲聲，被車輪聲驚

醒的鳥鴉們在樹葉中間撲動，升起了驚慌的訴怨似的呼叫聲，彷彿知道醫生的兒子死掉了，阿包根的妻病了。孤獨的樹，草叢閃了過去，水池子憂鬱地閃着光，有大片的黑色陰影躺在上面，廂車沿平坦的道路飛馳。鳥鴉聲音也已經啞下去了，遠遠地落在後面，快完全聽不到了。

基里洛夫和阿包根一路上幾乎一句話也沒有說。阿包根只有一次深深地嘆了口氣，嚶嚶着道：

「苦痛的生活，當要失去近人的時候，你簡直不知道怎樣愛他們！」

當車子輕輕地穿過一條小河時，基里洛夫忽然顫抖了一下，彷彿是水的拍濺聲嚇了他，動了動。

「您聽着，放我回去吧，」他傷感地說。「我以後再到您家裏去。我只要派個助手到妻那兒去，因為她是一個人哪！」

阿包根一聲不響。廂車搖擺着，在石頭上撞着，越過了一帶砂岸，向前奔去了。基里洛夫輾轉苦痛傷感中，看着自己的四週。後面，透過稀疏的星光，可以看到道路和消滅到黑暗中去的沿岸的柳樹。右面是一片平原，平坦得寬闊得和天空一樣，平原的遠處，「這兒那兒」的泥沼中，都反映着傷感的星光。左面，和道路一並排，是一帶山崗，上面毛茸茸地生滿了小樹叢，山崗頂上一動不動地站着很大的半個月亮，紅紅的，路微盪着一層霧氣，包圍着一些小片白雲，好像它們是從

雙方看它，守衛着它，免得它跑掉。

在全自然中感到了一種無希望的病態的東西，土地像一個墮落的女人，孤獨地坐在黑暗的屋子裏，雖然竭力不想到過去，却仍被春天和夏天的回憶折磨着，冷淡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冬天。不論你往哪兒看，自然界到處都是黑暗的，冰冷的，無邊際的深坑，不管是基里洛夫，不管是阿包根，不管是紅色的半月，誰都從這裏面逃不出來……

照車離目的地越近，阿包根也就越法不能忍耐了。他活動站起來，從車夫的肩膀上向前看。最後，當車子停在漂亮地用花條子麻布片包着的台階旁邊時，當他看到二層樓的反光的窗子時，可以聽到他的顫抖着的氣喘聲。

「如果發生什麼意外，那……我可就不能活了。」他說着，跟醫生一同走進前室，衝動地擦着手。「但是聽不見忙亂的聲音，大概，暫時還很平安。」他傾聽着寂靜，又加上一句。

前室裏聽不見人聲，也聽不見脚步声，雖然上下照的通亮，可是全部房子裏都好像睡去了。在這以前在黑暗中的醫生和阿包根，現在可以互相看清楚了。醫生很高，駝背，衣服不很乾淨，臉也不漂亮。他的黑黑人一樣的厚嘴唇上，鷹鼻子上，以及萎靡不振的，冷淡的目光上，都表現出了一種尖利的，不溫和的和嚴峻的表情。他的沒有梳過的頭，陷進去的眼皮，長而狹的鬍子上的白毛，透過鬍子還可以看到下頰，灰白色的皮膚和粗俗的笨拙的樣子——這一切的冷酷神氣都

使人想到他所受的苦惱命運的不良被生活和人們的折磨向他的乾瘦身形上一看不能相信這個人討過老婆，他還可以哭孩子。阿包根自身沒有什麼特別樣子。這是一個堅實的，強健的金色頭髮的人，一顆大頭，臉上有很粗的，但是很柔軟的紋路，穿着很漂亮，完全是最近的流行式樣。他的態度上，緊緊結着的上衣上，長頭髮上和臉上，都令人感到一種高貴的，勇猛的樣子；他高抬着頭，胸都向前挺着走路，用快活的中音講話，他的解除自己的圍巾，或者整理頭髮的姿勢上，露出下輕柔的，幾乎像女人一樣的美麗。甚至他脫衣服時那種臉色蒼白和小孩子一樣害怕的樣子，向樓梯望着的樣子，也沒有破壞他的態度，也沒有減少他全身表現出來的豐滿，強健和自信。

「沒有一個人，什麼也聽不見，」他沿樓梯走着，說道。「沒有忙亂樣子。上帝保佑！」他領着醫生通過前室，走到大廳裏去，那兒有一座黑色的鋼琴在發光，掛着一盞白罩的掛燈。他們倆人從這兒向一間很舒服的，美麗的，充滿悅人的粉紅色暗光的小客室走去。

「哦，請在這兒坐坐，醫生，」阿包根說道。「我……立刻就來。我去看看，先通告一下。」

基里洛夫一個人留下了。客室的奢華樣子，悅人的燈光，以及他自己在陌生人的，有着故事一樣風味的不熟悉的屋子中的出現，看來，都沒有使他動心。他坐在圓椅子裏，看着自己的被石炭酸腐蝕過的手。他只是一閃之間看到亮紅的燈罩，大提琴的匣子，還向鐘滴嗒響的地方一看，看見了一個狼形的玩具，也是那樣豐滿的和強健的，和阿包根一樣。

很安靜……在這處的隣室中有人大聲地喊了一聲「啊」大概是書架的玻璃門響了一下，一切又都安靜了。基里洛夫等了五分鐘，不再看自己的手了，抬起眼睛，看着那扇阿包根走到後面去了的門。

阿包根出現在這扇門的門坎邊，但是已經不像從前那個人了。他身上的豐滿和柔美的表情消逝了，他的臉，手，姿勢，也不知是由於恐怖呢，也不知是由於苦痛的肉體痛楚呢，都被一種令人討厭的表情所破壞了。他的鼻子，嘴唇，鬍子，一切特徵都改變了，好像是努力要脫離面孔，眼睛也好像痛苦得笑了……

阿包根沉重地和大步地走到客室中間，彎下身，呻吟着，揮着拳頭。

「她騙人！」他喊道，用力在「騙」字上一頓。「她騙人！逃走啦！害病，叫我出去請醫生，原來是爲了和這個巴普琴斯基逃走我的天！」

阿包根困難地向醫生走過去，把自己的白色的柔軟拳頭伸向他，搖晃着，繼續喊着：

「逃走啦！她騙人！嗚，這是爲什麼說謊我的天！我的天！這種鄙劣的騙人的戲法，這種魔鬼的毒蛇的玩意是爲了什麼？我對她怎麼樣？逃走啦！」

眼淚從他的眼裏迸濺出來了。他用一隻腳站着轉了一下，在客室中走了起來。現在他穿着自己的短上衣，穿着摩登的窄褲子，腿在褲子裏面顯着不合身材的細瘦，還有一顆大腦袋和一

頭長髮，他非常像一頭獅子了！在醫生的蒼白的臉上閃灼着好奇的表情。他立起來看了阿包混一下。

「請問，病人在哪兒？」他問。

病人病人！阿包根喊道，笑着，哭着，始終還在揮着拳頭。「這不是病人，而是該死的人！一種壞東西，簡直是不能想像的魔鬼！叫我出去，爲了要逃走，跟着小丑，跟着相好逃走！噢，天哪，她還是死了的好！我可忍受不了！我可忍耐不了啦！」

醫生站直了身子。他的眼睛霎了霎，眼淚充滿了，窄小的鬍子和下頰左右地搖動着。

「請問，這是怎麼回事？」他好奇地看着問。「我的孩子死了，妻正在難過，只有她一個人在家……我自己幾乎腳都立不住了，三夜沒睡了……爲什麼事？強迫我來在這一齣無恥的喜劇裏，扮演一個無用的配角！不……不明白！」

阿包根放開了一隻拳頭，把一張揉皺的紙片拋在地上，踏了踏它，好像是在踏一條想要跑掉的小虫。

「我也沒有留心……也不明白！」他透過咬緊的牙齒說，在自己的臉相近搖擺着一隻拳頭，面孔的表情好像生了一層繭子。「我沒有注意到他天天來，沒有注意到他今天是坐車來的！爲什麼坐車來？我也沒有留心混蛋！」

「不……不明白！」醫生嚙嚙着道。「這是什麼回事？這是對人格的嘲笑，對人的苦痛的愚弄！這是不可能的事……我生平第一次碰到！」

醫生驚奇地明白了他是受了重大侮辱，聳了聳肩，攤了一下手，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作什麼才好，沉默着坐到圓椅子裏去了。

「嗚，她愛上了別人——上帝看着你哪，可是這爲什麼要欺騙，這個無恥的，叛變的計策是爲了什麼？」阿包根用哭泣的嗓音說道。「爲什麼？爲了什麼？我對你怎樣？您聽着，醫生。」他熱情地說着，向基里洛夫走過去。「您成了我的不幸的不期而然的證人，我不能把真情隱瞞您。我向您發誓，我愛這個女人，虔誠地愛，像奴隸一樣！我爲了她犧牲一切：和親族爭吵，拋棄了我的職務和音樂，寬恕她的行爲，有時這種行爲是連對母親或者姊妹都不肯寬恕的……一次也沒有斜看過她一眼……什麼理由都沒有！這種欺騙是爲了什麼？我不要求愛，但是這種可恥的騙人又是爲什麼？你不愛，就照直說好了，實在話，進一步說，你是知道我對這事的態度的……！」

阿包根眼中含淚，全身顫抖着，坦白地在醫生面前把自己的心思都傾吐出來了。他熱情地說着，把兩手揪在心上，一點也不猶疑地，把自己家庭的祕密揭發出來，甚至好像有些高興，最後，竟能把這些祕密從他的胸中吐出來。他這樣一點鐘，又一點鐘，傾吐自己的心思，無疑地，他是輕鬆了。誰都知道，醫生聽完他的話，也許會很友愛地同情他，和時常發生的現象一樣，他於是毫不

反抗地和自己的苦痛講和，不再做什麼不必要的胡塗行動……但是事情出乎意外阿包根說話的時候，被侮辱的醫生，顯然改變了樣子。他的臉上的冷淡和驚奇的态度，漸漸讓位於苦痛的憤慨和激怒的感情了。他的臉上的線條越法明顯了，越法僵硬和不快了。這時阿包根把一張年青女人的照片放到他眼前來，女人有一張美麗的，但是像尼姑一樣的乾燥的和沒有表情的臉，他還問，看着這樣一張臉，會不會想到她會撒謊，這時醫生突然跳了起來，翻了翻眼睛，粗鹵地咬清每一個字，說道：

「您幹嗎把這個告訴我？我不願聽！不願意！」他喊着，用拳頭向桌子上一敲。「我不需要知道您這下流的祕密，滾它的吧！您不該把這種下賤的事對我講！或者您以為我受的侮辱還不夠嗎？怎麼，我是聽差嗎，應當被你侮辱到底嗎？不是！」

「阿包根從基里洛夫面前向後退去，不安地注視着他。

「您為什麼把我拉到這兒來？」醫生搖擺着鬍子，繼續說。「如果您是和胡里胡塗結的婚，胡里胡塗演短劇，可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我和你們的浪漫故事有什麼關係？讓我安靜吧！你們過着高貴的生活，裝着人道的理想，玩着（醫生斜眼向大提琴匣子看了一下）——玩着大提琴和豎笛，像閑雞一樣胖，請不要愚弄人吧，您不會敬重她，您還是忘掉她的注意吧！」

「請問，這話是什麼意思？」阿包根紅着臉，問。

「這是因爲您無恥地和下賤地玩弄人！我是醫生，您把醫生看作和工人一樣，他們身上都不會發生香味和作出淫蕩的樣子來，請您把自己的僕人和用人這樣看法吧，可是沒有人給您權利，叫您拿苦痛的人去充配角！」

「您怎麼能對我講這種話？」阿包根安靜地問，他的臉又紅了，這一次分明是由於憤怒。
「不是您明知道我有苦痛，却把我帶到這兒來聽下賤話嗎？」醫生喊着，又用拳頭向桌子上一敲。「誰給您的權利，叫您這樣捉弄別人的苦痛？」

「您瘋啦！」阿包根喊道。「好苦啊！我自己也是非常難過和……和……」
「不幸，」醫生輕視地笑了。「不要講這種話，不幸是和您沒有關係的。用期票都借不到錢的人，也管自己叫不幸的人。肥胖得太厲害的閹雞也是不幸。下賤的人們哪！」

「先生，您忘掉啦！」阿包根尖聲喊道。「對於這種話……該挨打明白嗎？」

阿包根急忙伸手進衣旁的口袋裏去，從那兒拿出錢包來，掏出兩張票子，擲在桌上。

「這是給您的診費！」他翕動着鼻孔，說道。「付給您錢！」

「您不要給我錢！」醫生喊着，把鈔票從桌上拋到地下去。「對於人的侮辱，不是用錢可以償付的！」

阿包根和醫生面對面站着，憤怒着，互相用過分的侮辱攻擊着。大概他們一生，甚至在夢中，

也沒有講過這樣不客氣的、殘忍的和愚蠢的話。在兩個人身上都充分顯露不幸者的自私心出來了。不幸的人們都是自私地、惡狠地、不客氣地、殘忍地、比愚蠢的人還要難互相瞭解的。不幸不能使人聯合，却能分離人們，甚至在那種本來可以被同類的苦痛聯合起來的地方，也是要大不客氣和大殘忍的，甚至比在同樣滿意的狀態中還要厲害。

「請您把我送回家去！」醫生喘着氣喊道。

阿包根尖利地揪鈴。沒有一個人應他的鈴聲進來，他又揪了一次，生氣地把小鈴拋在地板上，揪鈴瘡啞地落在地毯上，遠遠地却聽見了訴怨的、好像死前一樣的呻吟聲。僕人來了。

「你們躲到哪兒去啦，魔鬼把你們捉去了嗎？」主人向他奔去，揮着拳頭。「你在哪兒滾，快去說一聲，給這位先生預備廂車，再給我套上敞棚馬車，站住！」當僕人轉身要出去時，他喊道：「明天家裏一個負心人都不要留了！都滾！我僱新的毒蛇們！」

阿包根和醫生沉默地等候着馬車。阿包根的豐滿表情，輕柔的美麗又浮現出來了。他在客室裏踱着，溫和地搖着頭，顯然是在想什麼事。他的憤怒還沒有消下去，但是他竭力表示出一種不注意自己的敵人的神氣來……醫生站着，一手扶着桌邊，露着深刻的、諷刺的和不好看的輕視的神氣看着阿包根——那種神氣，是只有當人們看見自己面前的人顯着豐滿和美麗時，才會對苦痛和不幸這樣地看法。

過了一會兒，醫生坐上車走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輕視地繼續看着，路上很黑暗，比一小
時以前暗得多了。紅色的半月已經落到山崗後面去了，守衛它的黑雲，像黑點子一樣點綴在星
的附近。點着紅燈的敞棚馬車，在道路上轟隆地響着，追過了醫生。這是阿包根的抗議。胡來……
一路上，醫生已經不想到妻，不想到安得烈了，而是想着阿包根，以及住在不久才停留過的
房子中的人了。他的思想很不公正，而且是非人的殘酷。他批判阿包根和他的妻，還有巴普琴斯
基，以及一切生活在粉紅色的半昏暗狀態中和發着香味的人們，一路上憎恨他們，輕視他們到
心痛的地步。他的腦筋中對這些人們織成了這樣一種堅固的決定。

時光過去了，基里洛夫的苦痛也過去了，但是這種不公正的，在人心中不值得的決定並沒
有消逝，將一直留在醫生的腦筋裏，直到他死去。

惡夢

地方法院農事處的終身職員庫寧，是一個年青人，三十歲，從彼得堡回到自己的博里索窩莊園來，第一件事就是派個騎使到新根諾去，召喚那兒的神父亞珂夫·斯米爾諾夫來。

過了五小時，亞珂夫神父來了。

「我很高興我們能認識！」庫寧在前室裏迎着他。「我已經在這兒住居和服務一年了，大概到了該認識的時候啦。我誠意請求！不過，可是……您真年青！」庫寧奇怪了。「您高壽？」

「廿八歲，您哪……」亞珂夫說過，輕輕握住伸過來的手，不知道爲什麼臉紅了。

庫寧把客人領進自己的書房去，把他打量了一遍。

「真是一張不相襯的，女人般的臉！」他想到。

的確，在亞珂夫的臉上，有許多「像女人」的地方：蓬頭鼻子，亮紅色的腮頰，藍灰色的大眼睛，稀疏的，剛能看出的眉毛。紅色的長頭髮，又乾又平，像直棍子一樣披到肩上。上鬍子才剛剛開始生成男人式的鬍子，小海鬚却是屬於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一類，不知爲什麼神學校的學生稱

那種鬍子爲「搔癢鬚」是很稀疏的非常透亮的；想用木梳去平或梳都辦不到，只能用手去摸……這全部稀疏茸毛生得又不很平勻，一叢一叢，彷彿亞珂夫神父是想要化裝成爲神父的樣子，剛開始貼鬍子，却在半路上停頓下來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淡咖啡色的僧衣，兩肘上都補着大補釘。

「奇怪的人……」庫寧想，看着他的濺滿污泥的衣襟。「第一次到人家來，也不把衣服穿好一點。」

「請坐，神父，」他快活多於恭敬地說，把圓椅子向桌旁移動着。「請坐吧，我請求您！」亞珂夫神父向拳頭裏咳嗽了一下，笨拙地坐在椅子邊上，把手掌放在膝蓋上。他身材矮矮的，胸部窄窄的，臉上又是汗又是紅暈，第一眼就使庫寧發生了一種頂不快的印象。以前，庫寧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在俄羅斯會有這樣外表疲弱和可憐的神父，但是在亞珂夫的姿勢上，在這種把手掌放在膝蓋的姿勢上，在坐在椅邊的姿勢上，他覺得一點威嚴也沒有，而且簡直有點諂媚的樣子。

「神父，我請您來是爲了一件事情……」庫寧向椅背上一仰，開始說。「我幸運得到一件幫助您的快活任務，這是一件對您有益的事……事情就是我從彼得堡回來，在自己桌上發一封長官的信。葉高爾·德米特里耶維支向我建議，叫我担任教會小學的監護責任，這個小

學就是將要在您的新根諾開辦的。神父，我整個心裏都很高興……而且更進一步：我是非常狂喜地接受這個建議！」

庫寧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走着。

「自然，不管是葉日高爾·得米特里耶維支，不管是您，都知道我是不能想到什麼大辦法的。我的財產都押出去了，我只是依靠着終身職員的薪水生活。雖然您得不到大幫助，不過我總盡我最大的力量……神父，您打算什麼時候開辦學校？」

「有了錢的時候……」亞珂夫神父回答。

「現在您想到什麼辦法了嗎？」

「差不多什麼辦法也沒有，您哪……農民們在會議上答應每年一個男丁付三角稅錢，不過這只是答應對於最初的設備，頂少也得二百元……」

「唔，是……對不起，我現在沒有這樣一筆錢……」庫寧嘆了一口氣。「在路上我把錢都花了，而且……還欠了債。我們來共同想個什麼辦法。」

庫寧開始大聲地想起辦法來了。他講出了自己的幻想，注視着亞珂夫的臉，在臉上尋覓稱讚和同意。但是這張臉一點感情也沒有，一動不動，除了胆怯和不安之外，什麼表情也沒有。看他的樣子，就可以令人想到，好像庫寧所說的這許多聰明話，亞珂夫神父根本不明白，他只不過是

爲了表示慇懃和怕說他不懂才聽着的。

「小孩子，看來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庫寧想。「胆小和愚蠢到不成樣子。」

直到一個僕人用托盤端着兩杯茶和一隻裝着麵包圈的盤子，走進書室來時，亞珂夫神父才活潑了一點，而且有了笑容。他端起自己的杯子，立刻就喝起來了。

「我們不用給主教上一張呈子嗎？」庫寧繼續靜靜地說。「而且說實在話，提起教會小學問題的，不是地方當局，不是我們，而是上級宗教機關。他們應當指示我們正當的辦法。我記得，好像是在報紙上讀到，對於這件事情已經預備支出一個數目了。您什麼都不知道嗎？」

亞珂夫神父貪婪地喝着茶，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他把自己的藍灰色的眼睛拾向庫寧，想着，彷彿記起了他的問題，否定地搖了搖頭。他的不漂亮的臉上，從這隻耳朵到那隻耳朵，都充滿了滿足的和頂平凡的，無趣的食慾的表情。他喝着，體味着每一口茶。他喝到最後一滴，把自己的杯子放在桌上，然後把這個杯子倒拿着，看了看它的底，又放下了。滿足的表情從臉上滑走了……庫寧看見他的客人，從盤子裏拿起一個小麵包圈，把它咬了一小塊下來，後來在手中玩弄了一下，急忙把它塞進自己的口袋去了。

「這簡直不像神父的樣子！」庫寧想着，憎惡地聳聳肩。「這是怎麼的，是神父的貪心，還是小孩子行動呢？」

庫寧又給客人倒了一杯茶，把他送到前室去，自己跑到沙發上，全部精神都陷入到由於亞珂夫神父的來訪，使他感受到不快的感覺中去了。

「真是一個奇怪的、野蠻的人！」他想。「骯髒、醜陋、粗鹵、愚蠢，大概還是醉漢……我的天，這是聖徒，神父啊！這是人民的導師啊！我想，在神父每一次祈禱時，說出了「祝福，上帝！」的時候，在他的嗓音裏一定是很滑稽的。好一個神父！一個一點尊嚴也沒有，沒有一點教養，會把點心藏到口袋裏去的神父，像個小學生……呸！主啊，主教叫這個人作神父的時候，眼睛放到什麼地方去啦？他們把這種導師給人民，是把人民看做什麼人啦？誰是需要那種人……」

於是庫寧想到什麼人應當做俄羅斯的神父上去了……

「譬如，像我來做神父……一個受過教育的和愛好自己的職務的神父可以做許多事……我老早就把學校開辦了。至於傳道嗎？如果一個神父誠意地和熱心地愛自己的職務，他一定會講出驚人的動人的教義的！」

庫寧閉住了眼睛，開始意識地編造起了說教詞。過了一會兒，他坐到桌旁去，迅速寫了起來。「把這個給那個紅髮的傢伙，叫他在教堂裏讀……」他想。

在最近的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庫寧到新規諾去，想要結束掉學校問題，趁便和教堂熟悉一下，因為他算是教堂的信徒。雖然是道路泥濘的時候，但却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太陽眩目地照耀

着用它的光亮刺進了在地上閃光的白雪塊。雪和大地告別着，顯出了非常的晶瑩。簡直眼睛看着都刺痛的，雪片附近的過冬的麥苗很快就發綠了。烏鴉們頑強地從地面上飛過。一隻烏鴉飛着，落到地上來了，跳了幾跳，才站定了腳……

庫寧所要去的村中教堂，是古舊而且灰色，從前曾經漆成白色的門口的柱子，現在已經褪了色，很像兩根難看的車轅木。門上的聖像罩滿了綿密的黑點子。這種貧困的樣子感動了庫寧。使他的心軟了。他溫和地垂下眼睛，走進教堂去，停在門洞中了。祈禱剛剛開始。一個年老的，背駝成弧形的副神父，正用瘡啞的，聽不清的中音在做定時祈禱。也沒用執事領導的亞珂夫神父自己祈禱着，在教堂內點起香爐來。如果不是因為感動了庫寧的善心，當他走進這窮教堂時，一看到亞珂夫的樣子，一定會發笑的。矮矮身材的神父身上，穿着一件揉皺的，長大的僧衣，是用一種黃色的舊料子做的。僧衣的大襟在地上拖着。

教堂裏人並不多。庫寧一眼看到信徒們，首先有一種奇怪的情形使他詫異了：他只看到老頭子和小孩子……到了工作年齡的人都在哪兒呢？少年人和男丁都在哪兒呢？但是，站了一個兒，庫寧注視着老頭子們的臉，才發見原來他把年青人當作老頭子了。不過他對於這種小小的錯覺並沒有特別注意。

教堂內部，也和外邊一樣的古舊和灰色。神龕上和褐色的牆上，沒有一處地方沒有被時間

剝蝕過的痕跡。窗子很多，但是全都變成灰色的了，所以堂內很昏暗。

「魂靈純潔的人，在這兒禱告也很好……」庫寧想。「羅馬的聖彼得教堂是以偉大動人。那末這兒就是靠這種溫柔和單純動人。」

但是當亞珂夫神父走進聖壇去，開始祈禱時，他的禱告的心思却消逝到烟霧中去了。因為年青，剛剛從神學校的冷板凳上坐起來，一直就充任了神父，所以亞珂夫神父還沒能使自己養成一種固定的，禱告時的風度。他禱告着，彷彿是在選擇着他應當在什麼地方停頓，應當在高朗的中音處，還是應當在低弱的低音處；他笨拙地行禮，走起來很快，不斷地把聖門關閉……年老的副神父，顯然是又病又聾，聽不清他的聲音，因此時常弄出笑話來。有時，亞珂夫神父還沒有把應當祈禱的話禱告完畢，副神父倒已經唱起自己的來了，或者亞珂夫神父老早已經祈禱完了，老頭子却還把耳朵伸到聖壇方面去，傾聽着，一聲也不響，直等到有人牽牽他的衣襟才知道。老頭子因為氣喘，嗓音很低，又顫抖，又不清……頂頂不高明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給副神父伴奏，這小孩子剛剛能從唱詩班所在處的欄杆頂上看到。小孩子用又高又尖的嗓音唱，彷彿是努力不和唱詩合調。庫寧站了一會兒，聽了聽，走出去吸煙了。他已經有點失望，幾乎是不快地看着灰色的教堂了。

「人們都怨恨在民間的宗教信仰的墮落……」他嘆了口氣。「還有什麼！他們却還要把

這種神父派到這兒來」

後來庫寧又走進教堂去三次，每一次都非常使他想去吸吸新鮮空氣。他等到祈禱完結，走到亞珂夫神父家去了。神父的房子，外表和農民的小屋一點分別也沒有，只不過房頂上的草鋪得略平一點，窗子上有帘子閃光。亞珂夫神父把庫寧領到一間小而且亮的屋子裏，泥土的地面，牆上糊着廉價的花紙，不管是怎樣的想要表示奢華，譬如像照片放在小框子裏，銅擺上附有缺形的鐘，但是陳設依然令人感到寒酸。一看到傢俱，就會想到，大概亞珂夫神父是到各家去，一件一件募化了來的：一家給了他一張三條腿的圓桌子，另一家——給了一張凳子，第三家——給了一張靠背仰到後面去很厲害的椅子，第四家——却給了一張直背的椅子，不過坐處塌陷下去了，至於第五家——很慷慨，給了一張平背的和格子座位的小沙發。這個沙發漆成了暗紅色，刺鼻地發出了油漆味。庫寧起初想坐到一張椅子上去，但是想了想，又坐到凳子上去了。

「您這是初次到我們教堂裏來吧？」亞珂夫神父問着，把自己的帽子掛到一隻又大又難看的釘子上。

「是的，初次來。但是，神父……先給我點茶喝，我們再談到事情吧，否則我要乾死了。」亞珂夫神父擠了擠眼睛，哼哼着，走到板牆後面去了。傳過來噉噉啞啞的聲音……

「一定是去和老婆……」庫寧想道。「看看這個紅頭髮的傢伙有個什麼樣的老婆也很

有趣……」

等了一會兒，亞珂夫神父從板牆後面出來了，紅着臉，出了一頭汗，勉強地笑着，坐在庫寧對面的沙發邊上了。

「立刻就生起開水壺來，」他說，也不望他的客人。

「我的天，他們還沒有生起開水壺來哪！」庫寧自己暗暗發急了。「現在還要等啊！」

「我給您帶來了，」他說，「那封我要寫給大主教的草呈。吃過茶以後，我讀一遍……也許，您還要加上些什麼……」

「好吧，您哪！」

沉默。亞珂夫神父害怕地向板牆斜了一眼，整理了一下頭髮，擰了一下鼻子。

「天氣很好，您哪……」他說……

「是的。不過，昨天我讀到一段有趣的事情……地方當局打算把自己所有的學校都交給教會去辦。這樣有意思。」

庫寧站了起來，在泥土的地面上走着，開始講出他的理想來。

「這沒有什麼，」他說，「只要教會對於自己的高尙地位能稱職，很明白自己的責任就成了。我很不幸，我所認識的神父，在自己的才智上和道德的本性上，連充當軍隊書記的資格都不

狗不用講充當神父了您大概會同意的。這教員帶給學校的壞處，是比壞神父要少得多的。」

庫寧看了亞珂夫神父一眼。他彎着腰坐在那兒，也不知一心在想什麼事情，看來，沒有聽客人講話。

「亞沙，這兒來！」從板牆後面傳來女人的聲音。

亞珂夫神父又起來，走到板牆後面去了。又開始噉噉講話了。

庫寧簡直非常想要喝茶了。

「不成，我在這兒是等不到茶喝了！」他想，望了望鐘。「大概，我在這兒，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客人。主人一句話也不和我講，只是坐着，翻着眼睛。」

庫寧拿起帽子來，等着亞珂夫神父出來，和他道別了。

「白過了一個早晨！」他在路上恨恨地想道：「木頭！木墩子！他對學校的事，就好像我關心去年的雪一樣。不成，我不能和他共事！我們和他什麼也弄不成功！如果長官知道這兒的神父是這樣，決不會忙着來講到學校的事了。首先要有好的神父，然後才能談到學校！」

●庫寧現在幾乎是憎惡亞珂夫神父了。這個人，他的可憐的，穿着長僧衣，像漫畫中的人物一樣的身形，他的女人一樣的臉，禱告的姿勢，生活的態度和那種像在辦公廳裏所有的，低聲下氣的表情，都侮辱了還留在庫寧胸中的一小片宗教感，這一小片宗教感是暗暗地由奶母所講的

許多神話所培養起來的，他這樣冷淡地和不注意地來對待庫寧的熱誠參加他自己的事，這令人的自尊心難以忍耐……

當天晚上，庫寧走了和想了很久，後來毅然決然坐到桌旁去，給大主教寫了一張呈文。請求一筆建立學校和造福地方的款子，他又誠懇地，像兒子一樣地，把自己對新根諾的神父的意見報告了一遍。「他很年青，」他寫道，「才能不夠，大概他還酗酒，簡直不能滿足那種俄羅斯人民對他的牧師職務上永久要求。」庫寧寫完這封信，輕鬆地嘆一口氣，懷着一種做了一件善事的感覺躺下去睡了。

星期一早上，他還躺在床上，僕人向他報告亞珂夫神父來訪。他不願意起身，便叫僕人說他不在家。星期二他去開會，直到星期六才回來，他聽僕人說，他不在家的時候，亞珂夫神父幾乎每天來。

「他這樣歡喜我的麵包圈吃啊！」庫寧想道。

星期日，黃昏以前，亞珂夫神父來了。這一次，不僅衣襟上，連帽子上都濺滿污泥了。他和第一次來拜訪時一樣，臉上紅紅的，流滿了汗，像那次一樣坐在椅子邊上。庫寧決定不和他談起學校的事情，不談正事。

「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我給您送來一張教育經費的表……」亞珂夫神父開始說。

「謝謝。」

從各方面看來，亞珂夫神父決不單是為了送表格球的。他全部身心都表現出了一種非常的不安，同時在臉上又有一種毅然決然的神氣，好像一個忽然被理想破壞着的人一樣。他是想說些什麼重要的、非常必要的話，現在正竭力和自己的胆怯鬥爭。

「爲什麼他不做聲？」庫寧發恨了。「坐在這兒吧！我可沒有功夫陪他坐着！」

神父爲了想要打破自己的沉默的僵局和掩飾他內心中崎嶇爭鬥開始抑制地笑着，這種長久的、透過汗和臉的紅暈被壓迫出的笑容，和他的藍灰色眼睛的不動一動的目光一點關係也沒有，迫使庫寧扭轉身去了。他有點討厭了。

「對不起，神父，我要出去了……」他說。

亞珂夫神父站起身來了，像一個睡着的人被打了一下一樣，仍舊不停地笑着，開始不安地掩着自己的僧衣大襟。庫寧在那樣對這個人的全部憎惡的心情中，忽然開始可憐他了，他想要減低自己的殘忍心。

「神父，我請您下一次……」他說，「不過在分手的時候我求您一件事……：我不知怎麼一時高興，您知道吧，寫了兩篇說教詞……我請您看着……：如果能用，請讀讀吧。」

「好啊，您哪……」亞珂夫神父說，用手掌遮住放在桌上的，庫寧的說教詞。「我拿去，您哪

……」
他站了一會兒，不安着，始終還在掩着衣襟，忽然停止抑制的笑容，毅然地抬起頭來。

「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他說，看來是竭力想要說的響一點和清楚一點。

「您有什麼事？」

「我聽說，您好像……把自己的書記辭退了，還……現在還要找一個新的……」

「是的……您是想要介紹什麼人嗎？」

「我，您看到嗎……我……您能不能把這個職務……給我？」

「難道您要拋掉神聖的事嗎？」庫寧疑惑了。

「不，」亞珂夫神父說，不知爲什麼臉色蒼白着，全身都顫抖着。「上帝保佑我！如果您懷

疑，還不必就不必。我這不過是想在事務中間……多增加點收入……用不到，用不到不安！」

「嗯……收入……可是我一個月不過給書記二十元的薪水！」

「主啊，我十塊錢也成！」亞珂夫神父小聲說，攪順着。「十塊錢夠啦！您……疑惑，大家都都

疑惑，貪心不足的神父，他把錢藏到哪兒去啦？我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貪心不足……懲罰我，我

說……眼睛向着入看都澆漸攏，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我憑良心對您說……請誠實的上帝

做證人……」

頭柯夫神父喘了一口氣，又繼續說：

「我在路上準備好了一大篇懺悔詞要向您說，可是……全忘掉了，現在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了。我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元，這就是一切……他們奇怪我把這些錢藏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我可以憑良心完全對您講明白……每年我要代我弟弟彼得，向神學校交四十元學費。他在那兒什麼都預備好了，不過紙和筆要用我的……」

「啊，我相信，相信，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庫寧揮了一下手，覺得由於客人的這種坦白訴苦感到了可怕的沉重的心情，也不知道怎樣來躲避開他的閃着淚光的眼睛了。

「還有您哪，我還沒有把自己獲得職位的佣金付清教會總管理局。這個位置要我二百元，我每月要付出十元……現在請您想，還剩什麼？此外，我還要給阿甫拉米神父，至少每個月要三塊！」

「給什麼阿甫拉米神父？」

「阿甫拉米神父，是在我來以前，在新根諾充神父的。他是爲了……衰弱，把職位失掉的，可是他現在還住在新根諾！叫他到哪兒去？誰來養活他？雖然他老了，但是他也需要煤、麵包和衣服呀！我不能叫他這種地位去討飯！我造孽，如果這樣我作孽他……欠人家的錢，可是我要不替他還債，那是我的罪孽。」

亞珂夫神父從原處跑開了，失神地看着地面，從這個角落走到那個角落去。

「我的天！我的天！他噤噤着，忽而舉起手來，忽而放下來。」救我們的命，主啊，寬恕吧！如果你缺乏信心和力量不夠，爲什麼你要接受這種地位呢？我簡直失望透頂了！救命吧，聖母娘娘！」

「安心點吧，神父！」庫寧說。

「我要餓死了，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亞珂夫神父繼續說。「實在對不起，不過我沒有力量了……我知道，我要肯低頭去求，大家都能幫助，可是……我不能！我慚愧！我怎麼能向鄉下去請求？您在這兒服務，是親眼看到的……什麼樣的手能舉起來向窮人請求啊？如果去向有點錢的人，去向地主請求，我不能驕傲！慚愧！」

亞珂夫神父揮了一下手，神經質地用兩手搔着頭。

「慚愧呀！天哪，真慚愧呀！我是驕傲的人，不肯叫人們看到我的窮樣子！當您光臨敝寓的時候，簡直就沒有茶，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連一點茶葉末都沒有，可是驕傲不准許在您面前說出來呀！我對自己的衣服很羞愧，這些補釘……對自己的僧衣羞愧，飢餓……一個神父不應當驕傲嗎？」

亞珂夫神父停在書室中間了，彷彿沒有注意到庫寧的在場，開始自己對自己嘔叨個不停。

「嗚，就算我詭忍受飢餓和恥辱，可是主啊，我還有女人哪！我是把她從好家庭中領出來的，她沒有作過工，很溫柔，一向喝慣茶，吃慣白麵包，睡慣被褥子……她在父母家還彈鋼琴……年青的女人，還不到二十歲……大概，她也想穿穿好的，玩一玩，走走親眷……可是她跟了我……比一切女廚子還不如，羞得不敢上街去。我的天，我的天！只有一件事她可以得到安慰，就是我能從客人家拿回一隻蘋果，或者什麼麵包圈來……」

亞珂夫神父又用兩手搔頭了。

「我們之間不是戀愛，而是憐憫……我看到她不能不感到苦痛，主啊，這世界上是發生着什麼事啊。這種事，如果登在報上，人們都不會相信……也不知什麼時候這一切才能完結！」

「夠啦，神父！」庫寧幾乎是喊叫，嗓音都岔了。「爲什麼對生活看得這樣陰暗啊？」

「實在對不起，巴月爾·米哈依洛維支……」亞珂夫神父像醉漢一樣嘟囔道。「對不起，這都是……無聊的話，請您不要注意……我只怨我自己，而且我還要怨下去……怨下去！」

亞珂夫神父張望了一下，又小聲說：

「有一次，我一大清早，從新根諾到盧契珂窩去，我看見，河岸上有一個女人，也不死在幹什麼……我走近去，連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了……可怕是醫生伊萬·謝爾蓋依支的妻坐在那兒洗衣服……醫生的太太，大學畢業，爲了不叫人看到，趁着一大清早起來，走出村外一里路來

……不能克服的驕傲心啊！當她一看見我站在她身旁，看見了她的窮困樣子，整個臉都紅了……我害怕了，跑到她面前去，想幫幫她忙，可是她把襯衫，藏了起來，怕我看到她的破衣服……」

「這一切簡直是不可能的……」庫寧說着，坐了下去，幾乎是恐怖地，看着亞珂夫神父親白的臉。

「就是不可能啊！巴貝爾·米哈依洛維支，這種事從來沒有過，醫生太太在河邊上，洗衣服，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是牧師和神父，不應當叫她到這種地步，可是我能怎麼辦？怎麼辦？我自己有時候還要在她丈夫處白看看病呢！您說的很對，這簡直不可能！眼睛都不會相信！在禱告的時候，您知道，你從聖壇內向外一看，你就會看見自己的羣衆，飢餓的阿甫拉米和他的妻，你再想到醫生太太，她的手被冷水浸成青色了，您相信嗎，這樣你會忘掉和像傻瓜一樣站着，失去了感覺，直到執事把我喚醒……可怕呀！」

亞珂夫神父又走起來了。

「主耶穌！」他揮了一下手。「聖徒啊！我簡直不能服務了……您現在對我講到學校的事，可是我和木偶一樣，什麼也不明白，只是想夠吃飯……甚至在聖座前面……可是……我這算是什麼？」亞珂夫神父氣急敗壞地說。「您要走啦，再見吧，您哪，我真是……對不起……」

庫寧沉默着，握過亞珂夫神父的手，送他到前廳，又回到自己的書室去，停在窗前了。他看見

亞珂夫從屋內走出，把自己闊沿的破帽子戴在頭上，慢慢地垂下頭去，彷彿是對於自己的坦白講話感到了害羞，沿路走着。

「看不見他的馬，」庫寧想。

庫寧一想到，神父這些日子到他家來總是步行——他害怕了到新根諾有七八里路，路上的泥濘簡直拔不起腳來。庫寧遠遠地看見，車夫安得烈和小孩子帕拉蒙，從水窪上跳過，把污泥濺到亞珂夫神父身上，向他跑來要求祝福。亞珂夫神父摘了帽子，慢慢地給安得烈祝福過，然後又給小孩子祝福，還撫摸着他的頭。

庫寧用手在眼上擦了一下，他覺得他的手因此濕了。他離開了窗子，用昏花的眼睛瞥了屋子一眼，似乎在這兒他還聽見胆怯的，窒息的嗓音……他向桌子看了一眼……很幸運，亞珂夫神父匆忙中忘記把他的說教詞帶走了……庫寧跑過去，把它們撕成碎片，憎惡地拋到桌子下面去了。

「我也不知道！」他呻吟着跌在沙發上，「我已經在這兒擔任了一年的終身職員是簡易法庭的推事，還是校董會的董事！是一個瞎玩偶，傀儡！趕快去幫助他們趕快！」

他苦痛地輾轉着，捺着太陽穴，緊張着自己的腦筋。

「本月我可以領到二百元薪水……用一種很好的方式塞給他和醫生太太……叫他來

請告勸於醫生就裝病……這樣可以不損害他們的驕傲也幫助阿甫拉米……」

他用手指算了算自己的錢，害怕地自己明白過來，這二百塊錢剛剛夠他自己用，要付給管事人，僕人，還要付那個給他送肉來的鄉下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不久以前，倚靠著父親的財產，所過的浪費日子了，他還是個二十歲的乳臭未乾的孩子，就送給妓女一把貴重的扇子，一天給車夫十塊錢，爲了虛榮，送禮物給女戲子。啊呀，這些浪費掉的三元和十元的鈔票，現在多麼有用啊！

「阿甫拉米神父一個月只吃三塊錢，」庫寧想。「只要一塊錢，神父的太太就可以給自己作一件衣服，醫生太太就可以僱人洗衣服。不過我總得要幫助！一定幫助！」

這時，庫寧忽然想起了他寫給主教的那封信了，使備全身難過了，好像是由於一陣突然襲來的冷意而發作的。這種回憶，在自己面前，在看不到的真理面前，使他的整個靈魂上充滿了壓迫的羞辱的感覺……

一個非常溫飽的和不明世故的，但是想要行善的人對於有益工作的熱誠努力，就這樣開始和這樣完結了。

復活節之夜

我站在郭勒特瓦河岸上，等候從對岸開來的渡船。平常時候，郭勒特瓦河身不過是一條中等的河流，沉默的和沉思的，溫和地在濃密的蘆葦中間閃光的河流，現在却在我面前展開了一片大湖。奔放的春水漫過了兩岸，遠遠地淹沒了兩邊靠岸的地方，吞沒了菜園、草場和池沼，因此在水面上時常可以看到，孤獨地豎立着的楊樹和灌木叢，很像黑暗中的懸崖。

我覺得天氣非常好。天色已經暗了，但我依然可以看到樹、水和人……世界被密密地散佈在天上的星照亮了。我不記得，從前什麼時候我看見過這許多星。像用手來精確地計算一下是辦不到的。這兒有些大些的，好像鵝蛋，又有些小點的，和大芝麻一樣……爲了慶祝過節的盛況，它們一粒不剩地，連大帶小都出現在天空了；像洗過的，見過新的，快活的星，每一個都靜靜地閃着它的光亮。天色反映到水裏，繁星在黑暗的深處洗澡，和輕微的漣漪一同搖擺着。空氣裏面又溫暖，又安靜……遠處，在對岸，在看不透的黑暗中，有幾處亮紅色的火光，零落地燃燒着……

離我幾步，有一個鄉人的黑影，戴着高帽子，拿着一根多節的手杖，發着黑色……

「可是這樣久沒有渡船。」我說。

「到來的時候了。」黑影回答我。

「你也是等船嗎？」

「不是，我是……」鄉人打了個呵欠，「等候做法事。說實在話，想過河，但是沒有五分錢乘船。」

「我給你五分錢。」

「不要，我大大地謝謝……你還是把這五分錢替我在教堂裏點一枝蠟燭吧……這樣比較好一點，我還是站在這兒。說老實話，沒有渡船！彷彿沉到水裏去啦！」

鄉人走到水邊去，用手抓住了一根繩子，喊道：

「葉洛尼！葉洛尼！木！」

好像是回答他的喊叫聲，從對岸送過來大鐘的拖長的聲音。鐘聲濃重而低弱，好像是大提琴的粗絃子發出的聲音，令人覺得黑暗似乎自己在沙沙聲吼叫。立刻聽見放了一聲禮砲。砲聲從黑暗中滾過，消逝在我背後的遠方了。鄉人摘下帽子，畫了個十字。

「耶穌復活！」他說。

第一聲鐘響的音浪還沒在空氣中消逝，第二聲又傳來，緊跟在後面是第三聲，黑暗中充

滿了不斷的顫抖的轟隆聲。紅色火光的附近又點上了新的火光，都一同移動了，不安定地閃動了。

「葉洛尼木」又傳過來瘖啞的，拖長的喊聲。

「那邊岸上也有人喊。」鄉人說。「大概那邊也沒有渡船。我們的葉洛尼木去睡了。」

火光和鐘的響聲招着手……我已經開始失去忍耐力了，不安了，不過最後我向黑暗的遠方一望，看見一個好像絞刑架的黑影子。這是等了好久的渡船。他非常緩慢地前進，如果不是它的輪廓漸漸清楚起來，幾乎會使人以為它是停在原處，或者是向對岸駛去。

「快點，葉洛尼木！」我的鄉人喊道。「老爺等船哪！」

渡船靠到岸邊了，搖晃着，吱吱響着停下了。船上，站着一個高身材的，穿着僧衣和戴着圓樵形帽子的人，手扶着船棹。

「爲什麼這樣久？」我問着，跳上船去。

「爲了基督，請原諒吧，」葉洛尼木靜靜地回答。「再沒有人了嗎？」

「沒有了……」

葉洛尼木用雙手拉住繩索，身子變成了一個疑問符號，哼哧着。渡船吱吱響着，搖晃了。戴高帽子的鄉人的黑影慢慢地離我越來越遠了。——大概是渡船前進了。葉洛尼木很快地站直了。

身體開始用一隻手工作了。我們沉默着，望着駛過去的對岸。那兒，鄉村等候的「法事」已經開始了。水邊上，點着些松香罐頭，好像大火堆一樣。它們的紅色反光，像初升的月亮，把很長的、寬闊的光帶，向着我們送來。燃燒着的罐頭，照亮了自己發出的烟，還有在火旁閃動的、長長的人影，但是在稍遠處的旁邊，火堆後面，傳過來鐘聲的地方，始終還是那種沒有光亮的、黑色的雲霧。忽然，有一道起火砲的金色帶子，衝破了黑暗，蜿蜒着向天空飛去，畫成了一個弧符，好像碰到天空了，響了一聲炸成了火花。從岸上傳來，好像遠遠的喊着嗚啦的轟鬧聲。

「真好看！」我說。

「說不出的好看！」葉洛尼木嘆了一口氣。「這樣的夜，先生！從前的時候，你根本不會注意放花砲，可是現在你會高興各種不必要的東西。您自己是從哪兒來呀？」

我對他說過我是從哪兒來的。

「這個，您哪……今天是個快活的日子……」葉洛尼木用衰弱的、像病愈後的人說話時的喘息着的音調繼續說。「天地，黃泉，都高興。萬物都在慶祝。不過請您告訴我，好先生，爲什麼甚至在大歡喜的時候，一個人都不能忘掉自己的悲哀呢？」

我覺得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要引起我來做一次，很長的，挽救靈魂的談話，這種談話是空閒的和寂寞的神父們頂喜歡聽的。不過我不能多講話，後來只問道：

「神父，您有什麼悲哀的事？」

「也是和一般人一樣，老爺，好先生，今天教堂裏發生了一件特別悲哀的事，在禱告的時候正在唱詩，副神父尼古萊死了……」

「有什麼，這是天意呀！」我說，裝着神父的腔調。「大家都要死的。照我的意思，您還是應當高興……據說，靠近復活節時，或者在復活節死的人，那人一定是要升天堂的。」

「這不錯。」

我們不別聲了。教堂櫃子的鄉人的黑影，和堤岸的輪廓交織到一起了。松香罐頭越燒越多。

「聖經說的很明白，悲哀是無益的，而且想想，」葉洛尼木打破了沉默，「可是為什麼心裏難過，而且不服從理智呢？為什麼想要痛哭一場呢？」

葉洛尼木聳了聳肩，轉面向我，迅速地說道：

「我死掉，或者是另外一個人死掉，這大概不會被人注意，但是這是尼古萊死啦！不是別人，是尼古萊呀，簡直難以相信，他已經不在世界上啦！我站在這兒的船上，我總覺得，現在他正從岸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爲了不使我一個人在船上害怕，他總到岸上來喊我。這個人夜間故意從床上起來，好人啊！天哪，真是好人和善心人啊！別人連母親也沒有這樣好，像我的尼古萊呀！主啊，救

他的靈魂吧！」

葉洛尼本拉住繩纜，立刻又轉面問我。

「老爺，他是一個非常有頭腦的人！」他用唱歌一樣的腔調說。「他講的話真好聽，真甜蜜！譬如現在人們在早禱時就唱：『噢，親愛的！噢，你的甜蜜的聲音！』除了一切人所有的性格外，他還有一種不平凡的本事！」

「什麼本事？」我問。

神父看了我一眼，好像確證可以對我說明秘密，快活地笑了。

「他有一種寫讚美詩的本事……」他說。「先生，真是奇怪！如果我講給您聽，您會懷疑的！我們這兒有從莫斯科派來的修道院長，有在喀贊大學畢業的副修道院長，我們還有聰明的副神父和長老，但是說實在話，一個會寫作的也沒有，尼古萊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副神父，哪兒也沒有讀過書，甚至外表一點也看不出來，可是會寫作，奇怪！真奇怪！」

葉洛尼本拍了一下手，簡直把繫船纜忘掉了，繼續迷惘地說：

「副修道院長連寫一篇說教詞都困難，當寫一篇教堂的小史時，把全部神父都驅使得喘不過氣來，自己到城裏去了十次，可是尼古萊會寫讚美詩！讚美詩！這既不是說教詞，又不是小史！」

「難道讚美詩難寫嗎？」我問。

「頂頂難啦……」葉洛尼木扭了一下頭。「如果上帝沒有賜給這種本事，那末你不論是什麼才子，是聖人都辦不到。一些不明白道理的神父，他們以為對於這只要熟悉那個要描寫的聖人的生活，就可以編出各種讚美詩來的。先生，這是不對的。自然，那個要寫讚美詩的人，一定要非常明白聖人的生活，連頂瑣碎的地方都不能遺漏。要寫各種讚美詩，是要知道從哪兒開始，和描寫些什麼的。譬如，我對您說，第一首短歌，總是從『強者』或者『優秀者』開始的……：第一行總是要從天使講起。如果您有興趣的話，在讚美詩中，對於至聖耶穌，是這樣開始的：『創造的天使們和有權威的主，』對於聖母的讚美詩：『從天上派來的創世主的保護天使，』對於奇蹟的創造者尼古萊：『天使的模範，地上的自然』和其他等等的。到處都要從天使說起。自然不明白生活是不能編作的，不過，主要的還不在於生活，不在於和其他的相適應，而是在於美麗和甜蜜。一切都要和諧，簡短和正確。要每一行都輕柔，愛撫和溫和，一個粗鹵字眼都沒有，一個可怕的和適當的字眼都沒有。要描寫得使所禱的人從心裏高興和從心裏哭出來，使智慧都顛抖和戰慄。在對聖母的讚美詩中有幾句話：『高興吧，那種不是人類能想出的思想，高興吧，那種只有天使才能深深地看到的東西！』在這首詩另外一處寫着：『高興吧，結智慧果子的樹，信神的人都受它的贍養，高興吧，有燦爛葉子的樹，它們可以把大千世界遮蓋起來！』」

葉洛尼木彷彿害怕什麼，或者是害羞，用手掌遮住臉，搖了搖頭。

「結智慧果子的樹……有燦爛葉子的樹……」他嘟囔道。「這樣好的文字是主賜與的才能！把許多話和許多意思縮短到一個字裏面來，而且還表示得很流暢，很正確！發出的光亮就像是神燈……」是描寫在讚揚至聖耶穌的讚美詩中的發出的光亮！這種字，不論在談話中，不論在書裏面，都找不到的，這是發明的，在自己的智慧中找到的！您哪，除了流暢和活潑以外，還要每一行用各種色調配合起來，像閃電啊，大風啊，太陽啊，以及世界上凡是能看到的東西。各種的驚嘆句子，應當要編製這樣勻整，對於聽覺很舒服。「高興吧，過着天堂上的生活！」在稱頌奇蹟創造者尼古萊的讚美詩中說。不簡單地寫成「天堂上」却寫成「天堂上的生活！」是這樣的勻整，對於耳朵這樣的舒服。尼古萊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的確如此！我簡直對您講都講不出，他是怎麼寫的呀！

「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死掉是很可惜的，」我說。「不過，神父，請划船吧，不然我們會來不及……」

葉洛尼木着忙了，跑到繩梯邊去。所有的鐘開始在岸上響起來了。大概，十字架隊已經從教堂附近穿過去了，因為在松香罐頭後面的黑暗的廣原上，現在已經散佈着移動的火光了。

「尼古萊印過自己的讚美詩嗎？」我問葉洛尼木。

「在哪兒印啊？」他嘆了口氣。「能印出來可就怪了。爲什麼？因爲在我們的教堂裏沒有一個人對這事發生興趣。他們不歡喜。他們知道尼古萊會寫，但是並不注意。您哪，現在誰都不敬重新作品了！」

「他們對他是懷着偏見吧？」

「一點不錯。如果尼古萊是個長老，那也許神父團會感到好奇心，可是他還不滿四十歲哩。有些還嘲笑，認爲讀他的寫作是造孽的。」

「他爲了什麼寫作呢？」

「這個多半是爲了安慰自己。全部神父只有我一個人讀他的讚美詩。我悄悄地到他那兒去，爲了不要別人看到，但是他很高興我對這有興趣。他擁抱我，向頭上撫摸，用愛撫的話誇獎，像對小孩子一樣。關上自己的小屋子，叫我和他並排坐下來，於是讀起來……」

葉洛尼木又放下繩梯，到我面前來了。

「我和他簡直是好朋友。」他小聲說，用光亮的眼睛看着我。「他上哪兒，我也上哪兒。我不在，他就想念。他愛我，比愛誰都厲害，因爲我被他的讚美詩感動得哭過。想想都感動人！現在我就一個孤兒了，或者是一個寡婦了。您知道，我們教堂裏的人都是好人，善人，體面人，不過……一點溫柔，和慫慫的樣子也沒有，就像普通人一樣。總是大聲說話，走起路來，脚步砰砰的，喧鬧，咳嗽，

是尼古萊說話永遠是靜靜地，很和愛地。如果看到誰在睡覺，或者禱告，那末就輕輕走過去，像蒼蠅，像蚊子。他的臉上是溫柔的，憐憫的表情……」

葉洛尼木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抓住了繩索。我們已經靠近岸邊了。我們一直從黑暗中和河上的寂靜中，漸漸地走進了充滿着窒息的烟氣，有爆炸聲的光亮和喧鬧聲的神祕世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松香罐頭的附近有人移動了。火光的閃動，使他們的臉上和身上，增加了一種奇異的，幾乎是幻想出來的表情。不時在人頭和人臉中間閃動着馬頭，一動不動，好像用紫銅鑄成的。

「現在都在唱復活讚美詩……」葉洛尼木說，「可是尼古萊不在了，沒有人能明白了……這首讚美詩他認為是再好也沒有作品。他每一個字都能詳細明白！先生，您要是到那兒去，您也會明白唱的意思。簡直把魂靈都迷惑住啦！」

「難道您不到教堂去嗎？」

「我不能去，您哪……要渡人……」

「難道沒有人換您的班嗎？」

「我不知道……這是應當在九點鐘時就該交換我的班呢，可是您看，他們不來換……啊，我承認，是想到教堂裏去的……」

「您是神父嗎？」

「是的，您啊……我是聖門弟子。」

渡船靠了岸，停下了。我塞給葉洛尼木五分錢渡資，跳到陸地上了。立刻有一輛坐着一個小孩子和睡着一個婦人的車子，吱吱響着上了渡船。輕輕被火光照着的葉洛尼木疲弱無力地靠在繩線上，彎下腰，又使渡船離開了原處……

我在泥濘中走了幾步，再向前就沿着一條柔軟的，新踏出的小徑走了。這一條小徑直向黑暗的，像深淵一樣的，教堂的大門伸展過去，大門是要透過烟霧，透過混亂的人羣，卸掉的馬匹，以及各種車輛才能看到。這一切都在吱吱叫着，噴着鼻子，笑着，到處都閃着紫紅色的光亮和烟霧的波浪形的影子……真正的騷動！在這混亂的情形中，居然還能有一塊地方可以供給安設小禮砲和販賣蜜製菓子！

牆那邊的庭園裏面，也是非常忙亂，不過對於秩序比較保守的好。這兒發出了松枝和安息香的氣味。人們大聲地說話，不過嘻笑和噴鼻聲却聽不見了。攜着聖餅和包袱的人們，互相擁擠在墳場的紀念碑和十字架附近。看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從遠處來獻聖餅的，現在已經很疲倦了。年青的聖徒們，匆忙地，響亮地踏着靴子，沿從大門口鋪到教堂門前的一條鉄板上跑。鐘樓上也擠滿了人，喊叫着。

「多麼熱鬧的黑夜！我想，「真好！」

在整個自然界中，到處看到騷亂和失眠的情形，從夜的黑暗開始，直到墳場的鐵板十字架和下面有人們忙亂的樹木。不過不論何處，都沒有教堂內那樣劇烈地混亂和騷動。門口發生了進出的人浪的不能沉默的鬥爭。一部分進去了，另一部份人出來和很快又回來了，站了一會兒則又移動了。人們從這塊地方向那塊地方蠕動，徘徊，好像在尋覓什麼東西。人浪離開了進口，在整個教堂內滾動，甚至驚動了前排的人們，那兒的人們都站得很堅定和很吃力。對於集中禱告一事，簡直是談也不用談。簡直就沒有禱告，只有一種不斷的、幼稚的而不負責任的歡欣樣子，雖然是在連道歉也沒有的雜沓和混亂中，但還想藉詞發洩到外面來和表現在某種動作中。

在舉行復活節祈禱時，也是眼看到那種不平凡的活動情形。聖門開到了最大限度，蠟燭架子附近的空氣中，動蕩着安息的濃烟，你不論向哪兒看，到處是火光，閃光，蠟燭的爆炸聲……禱告二點也聽不出來，匆忙的和快活的歌聲一直繼續到儀式結束，每唱一次讚美歌之後，神父們便要換一次僧衣，出去燒一次香，幾乎每十分鐘就要重演一次。

我還沒有來得及佔住一塊地方，人浪已經從前面湧過來，把我拋到後面去了。一個高個子的、堅實的手拿一枝紅色長蠟燭的神父從我面前過去了，白髮的修道院長戴着金色的禮帽，拿着香爐，匆忙跟在他後面走。當已經看不到他們的時候，人羣又把我们擠到原處來了。但是還沒

有過十分鐘，新的人浪又激動了，神父又出現了，這一次躍在他後面，是副修道院長，就是那個葉洛尼木說過，寫教堂小史的人。

我和人羣融化到一起了，被大家的快活的興奮所感染了，可是對於葉洛尼木始終很苦痛。爲什麼不去換他的班？爲什麼不派一個感情少點的人去管渡船呢？

「西昂啊，放開你的眼界，看看……」唱詩班唱道，「當神光普照的時候，你的孩子們都從西方和北方，從海上，從東方到你這兒來啦……」

我望着人臉。一切人的臉上都有一種活潑的莊嚴表情；但是沒有一個人傾聽着和瞭解到唱的是什麼，也沒有一個人「魂靈兒被迷住」。爲什麼不換葉洛尼木的班？我自己假使是這個葉洛尼木，溫和地靠牆站着，彎着腰，貪婪地想捉住神聖的句子的美點。他把現在滑過了站在我附近的人們的聽覺的一切，貪婪地用自己的銳敏的感覺吸收着，達到狂歡的程度，達到靈魂被迷的程度，在整個寺院裏，再沒有比他更幸福的人了。現在他却沿着一條黑暗的河划過來划過去，想着自己的死去的弟兄和朋友。

人浪從後面衝上來了。一個肥胖的，含笑的神父，玩弄着念珠，向後回顧着，側着身子在我身旁擠過去，讓一條道路給一個戴着帽子和穿絨面皮襖的女太太。跟在女太太後面，有人從我們頭上搬過一張椅子去，教堂的祈禱加快了。

我從教堂裏出來，想要去看看死去的尼古萊，一個無名的讚美詩作者。我從庭院裏穿過，那兒沿牆有一排神父的住房，向幾個窗子內看了看，什麼也看不到，又回來了。現在我並不可惜我沒有見到這個尼古萊；上帝知道，如果我看到他，也許我會失去了現在我所要描寫的樣子了。這是一個很討人歡喜的，富有詩意的人，夜間出來和葉洛尼木互相叫應着，像鮮花、繁星和陽光一樣唱出自己的讚美詩，不被人瞭解和孤獨，我自己想出了一張胆怯的、蒼白的、生了輕柔的、短短的和憂鬱的紋路的臉。他的眼睛裏，和腦筋一樣，一定也閃着愛撫的光亮，和那種略微抑制着的、童年的歡快，這種歡快是我從葉洛尼木向我引用他的讚美詩的文句時的嗓音聽出來的。

祈禱完了以後，我們從教堂裏出來時，已經不是夜間了。清晨開始了。星光熄滅了，天空也顯出了憂傷的灰藍色。鉄板、紀念碑和樹上嫩芽都罩上了一層露珠。空氣中刺鼻地聞了新鮮氣息。庭院外面已經沒有我夜間所看到的那種活潑樣子了。馬匹和人都顯得很疲倦，睡眠惺忪，略微轉動着，松香罐頭只剩下一塊黑色的灰燼了。當一個人疲倦了和想要睡覺時，他就覺得自然界也有同樣的情形。我覺得樹木和嫩草都睡了。覺得連鐘聲都響得不像夜間那樣響亮和快活了。騷亂完結了，不久以前的激動只剩下了有一種快活的疲倦，以及對睡眠和溫暖的渴望。

現在我已經可以看到河的兩岸了。河岸上的山崗上，忽然這兒，忽然那兒地飄着些輕霧。從水上吹來勁峭的冷意。當我跳上渡船時，船上已經有了一輛車和二十個男女。我覺得一條潮濕

的繫船線，像睡着一樣，躺在寬闊的河面上，有些地方還消逝在白霧中。

「耶穌復活！再沒有人了嗎？」低低的嗓音問。

我聽出了是葉洛尼木的嗓音。現在夜的黑暗已經不再妨礙我細看神父的樣子了。這是一個高高的，窄肩膀的人，三十五歲年紀，一張大而圓的臉，懶懶地望着人的，半閉的眼睛，以及沒有梳過的，楔形的小鬍子。他的外表是非常的憂鬱和疲乏。「他們還沒來換你的班？」我奇怪了。

「換我嗎，您哪？」他把自己的凍得冷冰冰的，遮着一層露水的臉轉向我，微笑着反問。「現在已經到了早晨，沒有人肯來換我的班了。大家都到修道院長家去開葷了，您哪。」

他和一個戴着紅皮帽子（這種皮帽子是賣蜜人常戴的）的小鄉民拉住了繫船線，和氣地杭育着，渡船離開原處了。

我們前進着，擾亂了在半路上懶懶向上升的霧氣。大家都沉默不語。葉洛尼木機械地用一隻手工作。他用自己的溫柔的憂傷的眼睛向我們看了很久，後來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一個和我在船上並排站着的，年青的女販子的黑眉毛的粉臉上了，她這時正因為霧氣籠罩着，聳起肩來了。他在船上眼睛一直就沒有離開過她的臉。

這種長久注視的目光，很少像男人的地方。我覺得，葉洛尼木想在女人的臉上找到自己的死去的朋友的柔順的和溫和的輪廓。

幸 運

獻給亞·普·波倫斯基

一羣羊在一條通常叫作「官道」的草原大路的旁邊過夜了。兩個牧羊人看守着羊羣。一個是八十歲的老頭子，牙齒也沒有了，臉孔哆哆嗦嗦的，肚皮朝下伏在路旁，兩肘放在雜草的落滿塵土的葉子上；另外一個——是青年小伙子，生着濃黑的眉毛，沒有鬍子，穿的粗麻布衣服，這是不值錢的麻袋縫成的。他仰面躺着，兩臂放在頭下，向上望着天空，銀河就在他的臉的上方伸展着，星星在打着盹。

◎牧羊人們並不孤獨。離他們一沙繩（註）遠處，遮着道路的黑暗中，有一匹備着鞍子的馬發着黑，馬旁邊，站着一個穿肥大的靴子和短上衣的男人，靠在馬鞍上，從全身的樣子看來，是一個地主的巡丁。從他的挺直的和一動不動的身形上，從風度上，從對待牧人和馬匹的態度上，這是一個嚴肅的、理智的和明白自己地位的人。即使在黑暗中，也看到他身上殘留着的軍人的姿態，

（註）俄長度名，約等於六尺六寸華尺。——譯者

和那種由於時常和地主們以及管理員們接觸所獲得的，非常謙恭的表情。

羊兒們在睡着。早霞已經開始遮住了東方天空，在這灰色背景上，這兒那兒地可以看到沒有睡着的羊的黑影子；牠們低着頭站着，好像在想什麼。牠們的冗長的，緊張的，只能想到寬闊的草原，和天空，白晝和黑夜的思想，大概已經把牠們壓迫到一點感覺都沒有了，牠們現在就像被栽在那兒一樣，也不注意到陌生人的出現，也不注意到狗的騷擾了。

在盹睡的，凝結了的空氣中，有一種單調的喧鬧聲，沒有這種喧鬧聲，夏天的草原的夜是不能渡過的；蚱蟻不斷地鳴叫，鶉鶉歌唱着，離羊羣一里路遠的山谷裏，那兒有小溪的潺潺水聲，叢生着柳樹，小夜鶯們懶懶地唱着。

巡丁停下了，爲了向牧人請求一點火吸煙。他沉默地吸着煙，把一袋煙全吸光了，一句話也不說，雙肘交叉靠在鞍子上，沉思了起來。年青的牧人對他一點也不注意；他繼續躺着，向天空望着，老頭子則把巡丁看了半天，問道：

「你大概是馬加洛夫莊園的稽查吧？」

「就是我。」巡丁回答。

「我看着很像。可是認不出來了——好像大富翁一樣。你是從哪兒來呀？」

「從高維列夫地區上來。」

「真遠你們把田地交給人種是爲了自己食用嗎？」

「不一定。有些爲了自己食用，有些爲了收租，有些種點瓜菜。我自己是到磨坊去的。」

一條骯髒的白色捲毛的老牧羊犬，眼睛和鼻子上都生滿了毛，竭力表示着對於生人的出現滿不在乎，安靜地繞着馬走了三圈，忽然意想不到地惡狠狠地發出了老狗的沙吠聲，從後面向巡丁奔去，其餘的狗也忍耐不住，從自己的原處跳起來了。

「住聲，該死的東西！」老頭子抬起臂膊來，喝道。「啊，要挨揍嗎，瘋畜牲！」

狗安靜下來以後，老頭子又恢復了原來的神氣，用安靜的嗓音說道：

「基督升天節那天，葉飛木·日敏尼亞死在高維列夫了。不應當在夜間講，說說這種人是違擊的，這是一個壞老頭子。大概聽說過吧。」

「沒有，沒聽說過。」

「葉飛木·日敏尼亞是鐵匠喬普加的叔叔。全區的人都知道他。呵，是一個該死的老頭子！我認識他有六十年了，從把法蘭西人趕跑之後，從塔干洛格用大車把亞力山大皇帝送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就認識他了。我們一同去迎接去世的沙皇，而且那時的官道還不是向巴賀木特方面走去，是從葉薩烏洛甫加向郭洛吉士契方面走去，現在叫做高維列夫的地方，那時還都是雁巢——每一步都是雁巢。還是在那時我就看到，日敏尼亞把自己良心壞了，在他身上有一股

罪惡的氣息。我是這樣看的：如果一個人對於農人的本分始終不做，只幹些老太婆的事情，就是要乘機一個人過孤獨生活，那末這就沒有什麼好事情，而葉飛亦加從年青時候起，就什麼事也不做啊，不做啊，而且還斜眼看人，他總是像公鷄在母鷄面前一樣，驕傲啊和使威風啊。如果叫他到教堂裏去，或者到街上去和孩子們玩，或者到酒店裏去——他就沒有這種興趣，總是一個人坐着，或者和老太婆們耳語。年青時候，曾經作過養蜂人和種瓜人。有一次，好人們來到他的瓜田裏，可是他的西瓜和甜瓜會叫起來了。又有一次，當着人面前捉住一條梭魚，可是牠——哈哈！大笑起來啦……」

「這可能，」潘若萊說。

年青的牧人側着身子，抬起自己的黑眉毛，注視着老頭子。

「你聽見過西瓜怎麼叫嗎？」他問。

「上帝寬恕，聽是沒有聽見過，老頭子嘆了口氣，「不過人們都傳說沒有什麼奇怪的……罪惡的力量想要做的事，連石頭都可以叫起來。在那兒的牧場前面，有一塊石壁就叫過三天三夜。親自聽見。至於梭魚大笑，是因為日敏尼亞捉住了一條附着鬼的梭魚。」

老頭子不知道想起了什麼。他迅速跪了起來，聳聳肩，好像怕冷一樣，神經質地把手縮進袖子里去，鼻子裏哼哼着，用女人的快調子說：

「主啊，救我們的命，寬恕吧！有一次，我沿着河岸到諾沃帕甫洛夫克去。驟落大雨了，是這樣的暴風雨，聖母娘娘保佑吧……我趕快走，盡力奔，看見小路上，荆棘叢中間——那時荆棘正在開花——有一條白牛在跑着。我想：這是誰家的牛？怎麼會叫牠跑到這兒來？他甩着尾巴走着，哞哞叫着！兄弟們，可是等我一追到牠，走近牠，一看哪！——這已經不是牛了，却是日敏尼亞。上帝啊，主啊！我畫了一個十字，而他鼓着白眼珠向我望着，嘟囔着。我害怕了，恐怖啊！我們並排走着，我害怕對他說話——雷聲隆隆！閃電劃破了天空，柳樹一直彎到水面上——兄弟們，上帝懲罰我，叫我不懺悔就死掉（註），忽然一隻兔子跑着，橫過小路去了……牠跑啊跑的，又停下了，說起人話來：『好啊，鄉下人！』滾蛋，該死的東西！』老頭子向又在馬的身旁繞圈子的捲毛狗鳴道：『啊，餓死你！』」

「這可能，」巡丁說，始終還靠在馬鞍上，一動也不動；他用不響亮的瘡啞的聲調說這話，這種音調常是那種有重重心事的人說話時用的。

「這可能，」他又意義深刻地和確定地重複了一遍。

「唉，真是一個畜生！」老頭子已經不很熱情地繼續說了。「革命五年以後，曾經在局子裏打了他一次，他爲了要想發洩自己的仇恨，就採取了向全高維列夫散佈白喉症的惡毒手段。那

（註）即說實在話的意思——譯者

時的人死了無數，看也看不出，彷彿是虎烈拉症……」

「他怎麼散佈病症呢？」年青的牧人沉默了一下問。

「大家都知道怎麼散佈。這是用不到什麼大聰明的，只要肯做就成。日敏尼亞用毒蛇油向人身上塗。這種方劑不僅是人被塗上油會死掉，甚至聞到油氣都會死的。」

「這不錯，」潘苔萊同意了。

「那時孩子們想把他殺死，可是老人們不允許。不能把他殺死，他知道什麼地方有寶藏。除他以外，再沒有一個人曉得了。這兒的寶物是被唸過咒的，因此，即使你找到了寶物，你也看不出，但是他能看到。有一次，他沿着河岸，或者是沿着樹林子走，在樹叢下面和山崖下面有火星，火星……彷彿是硫黃發出的火光。我親眼看到的。大家都在等候着，日敏尼亞告訴人們地方，或者自己去掘，可是他——據說狗既吃不掉，又不肯給別人——就這樣死掉了，自己也沒有去掘，也沒有告訴過人。」

巡丁吸着烟斗，有一瞬間照亮了自己的大鬍子和尖尖的樣子，非常堅實的鼻子，小小的光圍從他的手上跳下來，跳到帽子上，沿着馬背跑過了馬鞍子，消逝在耳旁的馬鬃裏了。

「這些地方有很多寶物，」他說。

他慢慢地伸着懶腰，看了自己四周一遍，把自己的目光停在發了白的東方，又加上一句：

「一定是寶物。」

「都這樣說，」老頭子嘆了口氣。「從各方面看來是有的，老兄不過可沒有人去發掘它們。誰也不知道真正的地方，一直到现在，想想看，所有的寶物還都被咒禁着。如果你想找到寶物和看到寶物，非有一種咒語不可，沒有咒語，你什麼也辦不到。日敏尼亞有咒語，可是你能向他這個禿鬼求得出來嗎？他把持着咒語，誰也得不到。」

年青的牧人向老頭子爬近了兩步，用拳頭支着頭，目光凝視着他。他的暗色的眼睛裏閃着恐怖的和好奇的幼稚表情，在昏暗中，好像他的年青的，粗齒的臉的巨大輪廓被壓成扁平了。

「聖經上寫着，這兒的寶物很多，」老頭子繼續說。「這就是說什麼……也沒有什麼可說。伊萬諾夫克的人們，曾經拿一張紙條給一個諾沃帕甫洛夫斯克的老兵看，在那張紙條上就印着寶物的地方，甚至還印着有多少普特金子，裝在什麼東西裏，人們老早就照着這張紙條尋找過寶物了，不過寶物是被咒禁過的，你是不能接近的。」

「老公公，爲什麼不能接近啊？」青年人問。

「大概是有一種原因，不過老兵沒有說出來。被咒禁過的……是要咒語的。」

老頭子得意地講述着，好像要在過路人前面把自己的心事都傾倒出來。他因爲不慣於多說話和快說，鼻子都發紅了，口吃着，感覺到自己的語言的缺陷，努力用頭，手和瘦肩的動作來輔

助。每動作一下，他的麻布襪衣就皺成了摺子，縮到肩上去，露出了被太陽晒過和由於年老變黑了的脊背。他拉拉它，但是立刻又縮上去了。最後，老頭子似乎不能忍耐襪衣的不聽話了，跳了起來，苦痛地說道：

「幸運是有的，如果把它埋在地裏，它又有什麼用處？就這樣白白地犧牲了，一點益處也沒有，像穀糠，像羊糞，小伙子，幸運很多，多得不得了，它把全地方上的人都迷住了，可是又沒有一個人能看到它！人們只好等候着，叫地主們去發掘吧，或者官方拿去吧。地主們已經開始挖掘古墓了……後來又明白過來了！如果他們得去，是羨慕鄉下人的幸運！官方呢，也有自己的打算。依照法律規定，如果哪一個農民找到寶物，就要把它呈交長官。噫，就這樣等着吧——你反正不會等到的！美酒是有的，不過可不是給你預備的！」

老頭子輕視地笑了，又坐到地上去。巡丁注意地聽他講述，而且同意他的話，不過從他的身上的表情，從沉默的樣子上看來，老頭子對他講述的一切，對於他似乎並不新奇，好像他老早已經想到這一點了，而且比老頭子所知道的，還要多。

「說實在話，我這一輩子，曾經尋求過十次幸運，」老頭子說，慚愧地搔搔頭髮。「在真正有幸運的地方尋求過，不過要知道，總是沒遇到被呢禁的寶物。我的父親也尋求過，哥哥也尋求過——他媽的，什麼也沒找到過，都這樣毫無幸運地死去了。一個神父對我的哥哥，伊里亞——願

他在天竺幸福地過過，在塔干洛格的監獄裏的某處，三塊石頭的下面有寶物，這種寶物是被
監禁過的。不過那時，我記得這時是六月廿八日，在馬賽那法提，住着一個阿美尼
人他出售觀音，伊里亞向他贖得觀音，帶着兩個人到塔干洛格去了。老兄，當他剛一走近監獄
地方時，就在那塊地方站着一個抗着槍的兵士……

人一種響聲，沿着草原，散佈開，在安靜的空氣中傳遞。遠遠地也不知什麼東西，河和地，響了半
下撞在石頭上，響聲就順草原傳播起來，變成叮叮噠噠，拍嗒拍嗒，拍嗒拍嗒，拍嗒拍嗒，以後，老頭
子疑惑地向冷淡的一動不動站在那兒的潘若萊看了兩

「這是礦上的水槽爆炸了，」青年人想了想說。

天已經亮了。銀河發着白光，漸漸地像雪一樣融解了，消失着自己的輪廓。天陰陰而且
昏暗，你也辨別不出是明淨的天空呢，還是被密雲遮着，只有從東方的一帶清朗的燦爛發光的
地方，以及從稀疏的殘星上，你可以明白天亮了。

第一陣清晨的微風，一點響聲也沒有，小心地吹動着大戟和去年的蓬蒿的褐色莖子，沿

道路吹了過去。

巡丁醒悟過來了，搖了搖頭。他用雙手拍拍馬鞍子，動了動馬肚帶好像還沒有決心騎上馬
去，又沉思地停下來了。

「是的。」他說，「路臂肘子離得很近，可是你也咬不到……幸運是有的，可是沒有能力找到它。」

他的臉又轉向牧人，他的嚴肅的臉上是憂鬱，是嘲笑，好像一個失望的人。

「是的，你這樣死掉，連幸運是什麼樣子你也看不到……」他斷續地說，抬起左腿，踏到馬鞍上去。「誰的歲數最青，也許還可以等得到，可是我們連想想的時候都過去了。」

他撫摸着自己的，被露水遮着的長鬚子，沉重地騎到馬上，露出了一種彷彿忘了什麼話，或者有什麼話沒有說完的樣子，向遠方，眯起了眼睛。藍色的遠方，那兒有最後的一個山崗和雲霧交織着，一點什麼動靜也沒有；守衛的堡壘和墳丘，這兒和那兒，在地平綫上面和無邊際的草原上高聳着，嚴厲地和僵死地望着；它們的一動不動的和沉默的樣子，表示出了一種永遠對人類冷淡的表情，再過上一千年，再死去幾十萬萬人，它們還是和從前一樣站着，一點也不憐惜死去的人們，對活者也不感到興趣，而且也是一個人都不明白，為什麼它們要站着，也不知道在它們下面藏着什麼草原的祕密。

飛舞過來的鴉鳥，沉默地和孤單地，在大地上飛過，不論是在這些長壽的鳥兒的懶洋洋的飛翔中，在海一盞波都凝固地重複一次的清髮中，和這無邊際的草原上，都一點意義地，都不過巡行，等候說道：

個有學問的人……」

趕來的羊羣——牠們差不多有三千隻——不願意地，不過又沒有事情可作，便啃起了不獲播的，年被踐踏過的草。太陽還沒有出來，不過各種堡壘，以及遠方的，像一塊白雲的，尖頂的索瑪爾墳，都已經看得很清楚。如果攀登這座墳頂，那末就可以從墳頂上看到一片平原，像天一樣平坦和無邊際，看到貴族的莊園，德國人和莫洛康教徒的村落，如果是一個眼睛尖利的瞎子，梅克人還可以看到城市，和鐵路上的火車。只有從這兒可以看到，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堡壘以外，還有另外一種生活，那種生活和發掘幸福的事情以及羊的思想沒有絲毫關係的。

老頭子在身旁摸索到自己的拐杖，——一根頭頂上有鈎子的長棍，站了起來。他沉默著，想著。青年人的臉上還沒有失去那種恐怖的和好奇的幼稚表情。他沉浸在聽到的故事的印象中，而且還不能忍耐地等候著想聽新的故事。

「老公公，他站起身來，拿起自己的拐杖，問道：『你的哥哥伊里亞，和兵士怎樣啦？』」

「老頭子沒有聽清他的問題。他漫不經心地望著青年人，蠕動着嘴唇回答：『桑加，我始終在想着那條在伊萬請米克給兵士看過的紙條。我沒有告訴過普萊，上帝保佑，他在字條上寫明白了地方啦。那地方連女人都會找到的。你知道是什麼地方嗎？在第八谷，你

知道那塊地方的山谷就像一隻鵝掌，分成了三條山谷，這是在中間的一條。」

「怎麼的，你要去掘嗎？」

「想試試運氣……」

「老公公，如果你找到寶物，你打算怎麼辦？」

「我？」老頭子笑了。「嗯……只要能找到，不然……我都給庫節加的母親……嗯……我知道怎麼辦。」

老頭子到底沒有回答困難。如果他找到寶物，他究竟要怎麼辦。這個問題，大概這輩子在這天的早晨，還是第一次使他感覺到，從臉上的單純的和天真的表情看來，似乎考慮這個問題對他並不重要，而且不值得。桑加的腦袋裏還蠢動着一個疑問：爲什麼只有老頭子去尋找寶物，地上的幸運又是爲了什麼給那些每天都會苦死的人呢？但是桑加對這個疑問不會變成問題，只有等到老頭子找到幸運時，才能回答他。

太陽罩着一層輕霧，成了一個紅色的大球形。寬闊的，還很涼的光幅，在活潑露水的草中沐浴着，鋪張着，露出快活的樣子，彷彿努力在表示，它們決不厭煩，向大地上照下來。銀色的苦蓬，豬尾草的藍花，黃色的油菜，矢車菊——這一切都很快活地爭奇鬥豔，含着笑容承受陽光。

老頭子和桑加分開了，又停在羊羣邊上了。兩個人像柱子一樣，一動不動站着，望着地上默

想著，發覺每大股股地飄落了，奔避的念頭，竟一個個地閃著，夜間所說的，他對於那種他所不需要的，想不勝屈的，漸漸並不感到興趣。但是對於太陽類的對面，這暗紅想發神祕却感到了興趣。

在一個風暴中，不知受了什麼驚嚇，嗚嗚起來了，像撞了信號一樣，從大羣中向一旁奔去。桑加彷彿有一瞬間也被這種冗長的和緊張的羊的驚擾所傳染了，他也陷入這種莫明其妙的畜牲的恐懼中了，向一旁奔去了，但是立刻就醒悟了過來，喝道：

「這並不可怕的東西，你們要死嗎？」

太陽發出了連續的，不能征服的暑熱，開始炙烤着大地了，而現在夜間活動的，和發田聲音的生機都進入半睡狀態了。老頭子和桑加都拿着自己的牧杖，在羊羣兩邊對面站着，一動不動地站着，彷彿禱告着的行腳僧，集中地想着什麼。他們已經互相不注意了，他們每一個人都過着自己的生活，羊羣也在想……

傷寒病

在從彼得堡向莫斯科開去的郵車中，一個年青的陸軍中尉，姓克里莫夫的，坐在吸煙室內。他的對面坐着一個上年紀的人，頭髮剃成船長的樣子，從整個外表看來，是一個有錢的芬蘭人，或者瑞典人，一路上總是叼着煙袋，講着一個單調的題目：

「哈，您是軍官！我的弟弟也是軍官，不過他是海軍……他是海軍，在克隆斯達特服務。您幹嗎到莫斯科去？」

「我在那兒服務。」

「哈！您有家屬嗎？」

「沒有，我和姑母和妹妹同住。」

「我的弟弟也是軍官，海軍，不過他是有家屬的，有妻和三個孩子。哈！」

芬蘭人一喊出「哈」字時，不知爲什麼就驚奇着，癡呆地大笑了，而且還抽着自己的鼻煙袋。有點不大舒服的克里莫夫，不願回答他的問題，而且從心裏憎惡他。他幻想着，頂好把吱吱

舉的烟袋從他手中鬆下來，把它拋到座位下面去，再把芬蘭人驅逐到另外一輛車中去。

「這些芬蘭人和……希臘人，都是討厭的人民。」他想。「簡直是廢物，什麼用處也沒有，討厭的人民。他們只是佔據地球上的地方。他們有什麼用？」

一想到芬蘭人和希臘人，他的全身都發生了一種類似嘔吐的感覺。爲了平衡一下，他要想想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但是對這些民族的回憶，在他心中不知爲什麼只引起了一種關於音樂師的、裸體女人的和掛在他姑母家的衣櫥頂上的外國油畫的印象。

總之，軍官覺得自己有點不像正常人了。他的手和腳雖然都放在沙發床上，但是他覺得好像並沒有放在上面，口裏又乾又粘，頭裏是一陣陣的昏暈，他的思想好像不僅在頭中飄蕩，而且還飄蕩到頭燈以外，和被夜霧籠罩着的沙發床和人中間去了。透過頭中的昏暈狀態，彷彿透過睡夢一樣，他聽見了人的吶喊聲，車輛的叮噠聲，車間的碰撞聲，比平時更特別常聽到鈴聲，哨子聲，車隊員和乘客在站台上奔跑的聲音。時間迅速地，不注意地飛過去，因此覺得好像每一分鐘火車都要在車站上停一次，而且還從外面傳來金屬的聲音。

「郵務標準真好嗎？」

「好啦！」

覺得管火爐的車隊員時常進來，看看寒暑表，覺得迎面來的火車喧鬧聲和過橋時的車輪

的轟隆聲簡直不斷地聽到。噹噹，噹噹，芬蘭人，烟毒，這又與和埃羅的人影的可怕樣子和閃動混亂着。那個強健的人是不會想到這種種形的。埃羅後克里莫夫像在做着不能忍耐的惡夢。他非常殘傷地抬起沉重的頭來，再睜着了才眼，猶如暴風雨有黑雲和雲鬚子盤旋，他想弄點水喝，但是乾燥的舌頭能找不能動了。力量僅僅夠回答芬蘭人的問題。他努力想躺得舒服點，睡熟去，但是他沒有達到這個目的。芬蘭人睡熟了幾次，一醒過來就是吸烟，發着自己的「哈！」音向他招呼，然後又睡去了，但是搖動的腿無論如何想替安放在沙發床上，可怕的形象始終在他眼前豎立着。

在司皮洛境，他下車到站上去喝求他看見，人們都坐在真旁匆忙地吃東西。下車和他們怎麼能吃得下。他想，湯左極不嗅到忘蕩了烤麪味的空氣也不看嚼着的嘴裏。這都使他覺得討厭到發嘔了。

一個漂亮女人正大聲和一個戴紅帽子的軍人說話，含着笑容露出牙齦，笑着露出白牙齒，連女人自身都使克里莫夫感覺到那種惱怒的脾氣，像討厭火腿和炸丸子一樣。他不明白，怎麼這個戴紅帽子的軍人坐在她身旁和望着她的強健的含笑的脸會不難過。

他喝過水，回到車房裏，芬蘭人正坐着吸烟。他的烟袋頑皮地響着，像抽泣一樣，彷彿是穿着有洞的套鞋在雨天裏走路。

「哈！他驚奇了。這是什麼站？」

「不知道。」克里莫夫回答過，躺下去，閉住嘴，爲了不聞見烟氣的難味。

「我們什麼時候可到特月里？」

「不知道。對不起，我……我不能回答。我有病，今天着涼了。」

芬蘭人用烟袋在窗框上磕了磕，又開始講起自己的委任海軍的兄弟來了。克里莫夫已經再也不去聽他的話了，感傷地想起了自己的柔軟的，方便的床鋪，想起了裝冷水的玻璃瓶，想起了妹妹卡珈，她是這樣地會伺候，安慰，遞水。當他的幻想中閃過馬弁帽，便剛給老爺脫掉沉重的，難聞的靴子，把水擺在小桌子上時，他笑了。他覺得只要躺在自己的床上，喝着水，惡夢就會把自己前地位讓給熟睡了。

「郵車準備好了嗎？」從遠處傳來啞啞的聲音。

「好啦！幾乎似在窗邊的低聲說。」

這已經是離開司皮洛埠後第二站或者第三站了。

時間很快的過去，覺得鈴聲，哨子聲和停車簡直就沒有完結。克里莫夫失望地把臉伏在沙發角落，用手抱住頭，開始又想起妹妹卡珈和馬弁帽月爾來了，但是妹妹和馬弁叉和朦朧的影了混亂到一起，盤旋着，消逝了。他的滾熱的喘息，從沙發背垂反撲回來，磨着他的臉，腰肢被不響

微，風聲簫耳裏吹到書桌，但曉，杯管恁樣苦痛，他已經不願改變自己的髮髻了。困憊的惡夢，般的懶意，漸漸地纏繞住了他，凍轉住了他的五符。

然而當他決定捨起頭來時，車早已停下了。乘客們都穿地皮襖，走動了。火車停下來，穿著白圍裙和佩着徽章的脚夫，在乘客旁邊活動，抓着他們的箱子。克里莫夫穿上外套，機械地跟在別人後面從車中下來，他覺得好像不是他自己在走路，而是另外一個旁人代替他走着，他覺得，他的燥熱，乾渴和那些整夜不叫他睡眠的可怕的形象，也和他一同從車中走了下來了。他機械地領出行李，僱了一輛馬車。到波瓦爾斯卡亞街，車夫討他二元二角五分錢，他也沒有講價，毫不爭論地和服從地坐到雪橇中。對於錢數的差別他還明白，不過金錢對於他已經什麼價值也沒有了。

姑母和十八歲的妹妹，卡迦在家中接待克里莫夫了。卡迦問候的時候，手中還拿着一個小本子和一支鉛筆，於是他想起來，她是在預備數員考試。他也不曾答問題和敬禮，只是熱得喘息着，一點什麼目的也沒有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後來走到自己的床邊，倒在枕頭上了。芬蘭人，紅帽子，生白牙齒的女人，烤肉的氣味，閃動的黑點子，這一切佔據住了他的意識，他已經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也聽不見恐慌的呼叫聲了。

他緩緩醒過來，看見自己躺在自己的床上，脫掉了衣服，看見了裝水的瓶子和鹹月爾，但是他對這已經不感覺到什麼涼爽，柔軟，舒適了。脚和手依然是放不舒服，舌頭粘到上顎上了，又聽見

了芬蘭人的煙袋吱吱聲。床的旁邊，一個健壯的，黑鬚子的醫生，用雙膝的脊背推着帕月爾忙亂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小孩子。」他嘟囔道。「很好，很好……」「再個」「再個」……」

醫生管說，里漢夫叫小孩子，把這這個與說放重。「再個，」把這這說成了「再個」……」

醫生迅速的，不小心的談話，他的外貌和輕視的，小孩子，都激怒了亞里莫夫。

「爲什麼你稱我叫小孩子？」他呻吟道。這末親，這末親，這末親……」

他害怕自己的聲音了。這種是如此的乾燥，柔弱和輕飄，簡直不能聽出是他在。

「很好，很好，」醫生嘟囔道，一點也不生氣。「不要發火，」四，四，四……」

時光在，家裏過得飛快，像在火車裏一樣……寢室內，夜的黑暗已經代替了白晝的光亮。彷彿醫生沒離開過床，每分鐘都聽到他的四，四，四……的聲音。不斷地有許多人穿過寢室。這兒有帕月爾，芬蘭人，亞洛舍維支，二等大尉，馬克西姆，西爾，西爾，長，紅帽子，生白牙齒的女人，醫生。他們都在說話，揮手，吸煙，吃飯。甚至有一次白晝，克里莫夫，看過了，自己的聯隊神父亞力山大，穿着僧衣，手執聖書站在床前，臉部非常嚴肅地嘟囔着什麼。這種嚴肅樣子，克里莫夫從前沒看到他有過。中尉記起來，亞力山大，當全部加特利教的軍官們叫蘇不與波蘭人，與他懇談笑他一下，喊道……」

「神靈，讓靈魂飄飄然，踏踏地飄飄然。」

但霍拉狗想對笑和癡快話的強勒凶次殺有笑，而且越法嚴肅，和阿克里莫夫畫十字了。夜間有兩個強勒凶次殺又殺她，悄悄她進門去。這是姑母和妹妹。妹妹的影子跪下去，禱告了她。向聖像禱她的，照在牆上的灰色影子也行禮了。這樣就像有個影子在禱告。始終是聞到烤肉味和勞蘭的烟香味。有三次，德里莫感到了刺鼻的安息香味。他發嘔得移動着，開始喊道：

「霍拉，霍拉，霍拉！」

沒有回答。只聽到好像在什麼地方有神父大聲唱詩的響聲，還像有人顫着樓梯。

當克里莫夫去從香，迷狀態醒來時，內室裏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清晨的陽光透過垂下的帘子，透進了窗子顫抖的，像刀一樣輕薄的和美麗的光芒，在水瓶內跳動。聽見了車輪的聲音！——大概是街上已經沒有雪了。中尉梅光亮看着，何熟悉的傢俱，何關着，首先是笑了。胸部和腹部，由於甜蜜的，幸福的和動人的笑聲哆嗦了。他的全身，從頭到腳，都被一種無窮盡的幸福和生命的快樂感覺佔據了。這種快樂，大概是上帝創造的第一個人看到了世界所感覺到的。克里莫夫非常想要活動，看人說話。他的身體像塊一動不動的石板躺着，只有手顫動，但是他注意到這個了，而且把全部注意到許多瑣碎事情方面去。他高興自己的呼吸，自己的笑，高興有瓶子，天花板，光亮，窗簾上的總頭。這帶的世界，即使在像寢室這樣狹小的角落裏，也使他覺得美麗，奇怪。

偉大。當醫生出現時，中尉想着，醫學是多麼光榮的東西，醫生是多麼可愛可親，一切都好和有趣。

「四四四……」醫生說，「很好，很好……現在我們已經強健了……再個，再個……」

中尉聽見快活地笑了。他想起了芬蘭人，生白牙齒的女人，火腿，他也想吸煙，吃東西了。

「醫生，」他說，「請您命令給我拿一塊鹹麵包和……和沙丁魚來。」

醫生拒絕了，中尉爾沒有得到命令，就沒有去拿麵包。中尉忍受不了這個，哭起來了，像一個使氣的孩子。

「乖孩子，」醫生笑了，「媽媽，搖搖睡覺吧，啊啊！」

克理莫夫地笑了，醫生走後，他很熱地睡了一覺。他醒來時，仍然那樣歡快和懷着那樣幸福的感覺。姑母正坐在他的床前。

「啊，姑母，」他高興了，「我怎麼啦？」

「書酸膠傷寒……」

「原來如此。現在我可辦得很好，羊油在那兒？」

「不在家。秋撒邊激就完，準到什麼地方去了。」

老太太說這話時，低下頭來看她的嘴唇，哆嗦着，她扭轉頭去，忽然抽泣起來了，她在失

經中忘記了齊佳的寒冷，說道：

「啊呀，卡珈！卡珈！我們的天使不見囉！不見囉！」

她手中的襪子落掉了，又擱下去拾它，這時她的頭巾從頭上落下來了。克里莫夫望着她的白髮，什麼都不明白，爲卡珈也起來，問道：

「她在哪兒，姑母？」

老太太已經忘掉克里莫夫，只記得自己的苦痛了，說道：

「她從你傳染到傷寒病，就死了，已經埋了三夭了。」

這個可怕的突如其來的消息完全襲進了克里莫夫的意識，但是這消息不論多麼可怕，多麼猛烈，也戰慄不了，充滿了恢復健康的中尉的戰性的快活。他且哭且笑，很快就又因爲不給她吃東西罵起來了。

直到過了一個星期，他穿着睡衣，由帕月爾扶着，走到窗前去，向陰沉的春天的天空看了看，傾聽着從附近開過火車的舊鐵軌的聲音，他的心痛得揪了起來，額部伏到窗框上了。

「我是一個多麼不幸的人！他哪囉道。」天哪，我是一個多麼不幸的人啊！於是快活又把自己的地位讓給日常的寂寞和不可挽回的損失感覺了。

滿略儒科六，是一個九歲的男孩子，三個月之前才送到阿里奧與翰匠處來學徒。聖誕節的夜間連覺都沒有睡。他等到主人和伙計們都去作早禱時，從主人的櫥內拿出一個裝墨水的瓶，一枝裝着鋪筆頭的鋼筆來，把一張紙鋪在自已面前，開始寫起來了。他在寫第一個字母之前，害怕地閉閉眼睛，望着黑暗的聖像，聖像的兩旁都是裝滿了種種櫃頭的架子，嘩嘩地響着。白氣把紙放在凳上，他盡也靜跪在長凳前面。

「親愛的聖誕，蘇利丁，馬加雷我，他寫道。而我給你寫信了。我說您聖誕節禮，希望你從聖帶獲得功。我沒有父親，沒有媽媽，我只剩下你一個人了。」

白氣萬聲地振盪，移到黑暗的小窗上去，窗上閃着小蠟燈光，活潑地想起了自己的祖父克司。丁丁馬加雷，他是蘇利丁的丈夫，老爺爺克司更夫的。他是一個矮小，瘦弱的，但是非常靈敏和活動的遊行者，有幾身靈敏的天生，長着一張總是笑着的臉，和一付醉人的眼睛。白晝他睡在下人勤的房裏，或者和廣着騰，夜間，他裹着一件肥大的外套，在庭院周圍徘徊，敲着自己的梆子。

老喀希坦克和一隻小母狗維雲低着頭跟在他後面，小母狗之所以叫維雲（註）是因為自己的一身黑顏色，長長的身體像黑貓一樣。這隻維雲非常地服從和可愛，對於自己人和生人是一樣地看待，不過對於債主可不客氣。在牠的服從和和氣的裏面却藏着自己的奸猾。在偷東西的時候，再沒有誰能比牠更巧妙了，翹着腳，偷進冰窖去，或者偷去農夫一隻母雞。已經把牠的後腿打斷不止一次了，兩次把牠吊了起來，每星期都要打到半死，但是始終還活了下來。

現在，祖父大概站在大門口，眯縫着眼睛，向村教堂的亮紅色窗子望着，踏着毡靴子，和護院的聊着天。他的梆子縛在腰裏。他拍着手，冷得縮起肩來，老人般地嘿嘿笑着，忽而向女婢，忽而向女廚子開着玩笑。

「我們要聞點鼻烟嗎？」他說着，把自己的鼻烟瓶放在女人面前。

女人們聞着，打着噴嚏。祖父感到了描寫不出的高興，哈哈大笑，喊道：

「躲開點，凍死啦！」

還把鼻烟給狗聞。喀希坦克打着噴嚏，扭着臉，憤怒着躲到一旁去了。維雲因為服從的關係，所以不打噴嚏，只搖搖尾巴。天氣可是晴朗的。空氣是安靜，透明，新鮮。夜間很暗，不過可以看清整個村莊和白房頂子，以及從烟窗冒出來的烟流，也看到披了一層白霜的樹，雪堆。整個的天空佈

灑了活潑地閃灼着的星，銀河顯得很清楚，彷彿在過節之前把它沖洗了一遍和用雪塗了一遍……

萬喀嘆了一口氣，蘸了蘸筆，繼續寫道：

「昨天我挨了一頓打。主人拉着頭髮把我拖到院子裏去，用皮條打我，因為我把他們的睡在搖籃裏的小孩子，不小心地搖醒了。女主人便命令我收拾一禮拜鹹魚，我開始從尾巴上收拾起，可是她拿起魚來，用牠的頭向我的臉上擦起來。夥計們都嘲笑我，派我到酒店去買沃得克，又命令我去偷主人的黃瓜，主人却拿到什麼就用什麼打我。簡直沒有什麼吃的東西。早上給一塊麵包，中飯是一碗飯，晚上又是一塊麵包，至於茶或者菜湯，那只有主人自己大吃的份。他們叫我在門洞裏睡，可是他們的孩子哭的時候，我簡直就不能睡了，只好搖搖籃。親愛的祖父，請行好事吧，把我從這兒領回家去吧，回到村中去吧，我簡直一點也不能……我向你腳底下磕頭，永遠磕頭。求求上帝，把我從這兒領走吧，不然，我可要死了……」

萬喀歪着嘴，用自己的黑拳頭擦着眼睛，抽泣起來了。

「我將要給你塗鼻烟，」他繼續寫道，「求求上帝，他們打我，像打西道爾的山羊一樣。如果你以為我沒有事情做，那末爲了上帝，我去求求給老爺的管事擦靴子，或者替菲吉加去牧羊。親愛的爺爺，除了一個死之外，我一點什麼也不能做了。想步行跑回鄉下去，可是沒有靴子，我怕冷。」

我長大起來，我會自己養活自己的，我一點不會叫你生氣，如果你死掉，我就禱告你的靈魂安靜，和爲我的媽媽派拉蓋亞禱告一樣。

「莫斯科是個大城市，房子都是老爺住的，馬也很多，可是沒有羊，狗也不兇。這兒的孩子們從來不起早走路，唱詩班中也不放一個人進去合唱。有一次，我在一家店窗裏看見用拴着繩的鉤子賣東西，上面掛的都是很貴的魚，有一個鉤子上掛着一條一普特重的黑魚。還看見過出賣像老爺用的那種樣子的槍的店，大概一枝要一百元……在肉店裏還有野雞，鴿子，兔子，至於在什麼地方把牠們打下來的，店裏的夥計也不肯說。

「親愛的祖父，如果老爺家裏有掛着禮物的松樹，請給我留一個金胡桃，藏在小綠箱子裏，向奧麗迦·伊格娜琪耶福娜小姐請求，就說是給萬喀的。」

萬喀啞聲地嘆了一口氣，又望了望窗子。他記起來，一向是祖父帶着孫子到樹林裏去，給老爺家砍小松樹。那是頂快活的時候！祖父哼唧着，嚴寒也嘯叫，看看他們，萬喀也哼唧了。在砍松樹以前，祖父先要開起鼻烟來，聞半天鼻烟，嘲笑凍得發抖的萬紐石喀……罩上一層白霜的嫩松樹一動不動地直立着，等着，它們之中的哪一棵要死啦？也不知從哪兒來的，一隻被打傷的兔子沿着冰雪飛跑……祖父不能不喊叫了：

「攔住，攔住……攔住啊，啊呀，短尾巴的魔鬼！」

祖父把砍下來的松樹拖回老爺的家去，就在那兒收拾起來……萬喀頂歡喜的女孩子，與麗迦·伊格娜琪耶福娜，比誰都忙得厲害。萬喀的母親派拉蓋亞還活着的時候，是在老爺家當使女的，奧麗迦與伊格娜琪耶福娜常拿冰糖給萬喀吃，因為沒有事情做就教他讀書，寫字，算學，可以數到一百，甚至還教他跳加特里舞。派拉蓋亞死了以後，他們就把孤苦無告的萬喀送到下人的廚房去，和祖父一道住了，可是從廚房裏就到了莫斯科的鞋匠阿里亞興家……

「你來吧，親愛的祖父，」萬喀繼續說，「我禱告基督上帝保佑你，把我從這兒領走吧。你可憐我這個不幸的孤兒吧，不然別人都會打我，非常想吃東西，而且寂寞得沒法子說，我總是哭。近來主人用鞋楦頭向我頭上打，一下子就打倒，拚命才能掙扎起來。我的倒楣的生活，比狗還壞……還得向阿達尼亞，斜眼的葉高爾加和車夫問候，可是我的口琴，誰也不許給。我是你的唯一的孫子伊凡·儒科夫，親愛的祖父來吧。」

萬喀把寫好的信紙摺成四疊，又裝到信封裏去，這是前一天晚上花一分錢買來的……他想了下，又蘸了蘸鋼筆寫起住址來：

「寄村中的祖父。」

後來搔了搔頭，又加上：「交寬司坦丁·馬加雷支。」他很高興沒有什麼人來妨礙他，戴上帽子，也沒把小皮襖披在自己身上，只穿着襯衣跑到街上去了……

他前一天曾經探問過肉店夥計們，告訴他，信是要投進信筒去的，然後由信筒裝到有喝得醉醺醺的車夫和鏗鏘的小鈴的郵務車上，向全世界分送出去。萬喀跑到第一個信筒處，把寶貴的信投進筒縫去……

他被甜蜜的希望鼓舞着，過了一小時，睡熟了……他夢見了杭。祖父坐在杭上，赤裸的腳垂了下來，向女廚子讀着信……維雲在杭附近走着，搖着尾巴……

牧笛

從傑明琪耶甫村來的田產管事人梅立頓·石士金，手執着槍，穿着樹林子向外走去，被松林的氣味薰得非常難過，全身是蜘蛛網和針葉。他的達姆加——守夜犬和西特爾獵犬的混血種——非常瘦，而且還懷着孕，把潮濕的尾巴夾到自己身底下，跟在主人的身後，竭力不使自己的鼻子碰在各處。是個不很清朗的、陰鬱的早晨。從被薄霧包圍着的樹上，從羊齒莖上，滴下大粒的水珠來，林中的濕氣造成了刺鼻的腐爛氣味。

前面，樹林邊上，有幾棵白樺，透過它們的枝幹可以看到霧氣朦朧的遠方。有人在白樺後面吹自製的，牧人的笛子。吹的人至多不過吹出了五、六個調子，懶懶地反復地吹着，並不十分想使它合拍，但是在它的如泣如訴的聲音中，聽到了一種慘厲的和非常憂傷的情緒。

樹林漸漸稀疏了，松樹已經和小白樺混合起來了。梅立頓看見了一羣牲口。攏着籠頭的馬，牛和羊，在矮樹中間徘徊，咬着樹枝，聞嗅着林中的草。一個老牧人站在樹林邊，靠在一棵小白樺身上，是一個瘦弱的人，穿一件破爛的粗布上衣，也沒戴帽子。他向地上看着，也不知在想什麼事。

看來，是很機械地吹着牧笛。

「好嘍，老人家！上帝幫忙！」梅立頓用細聲細氣的沙嗓音向他問候，那種嗓音對於他這種長身軀和堆滿肥肉的大臉簡直不調和。「你吹笛子吹得真好聽啊！你是牧放誰家的牲口啊？」

阿爾塔蒙諾夫家的，「牧人不願意地回答，把牧笛塞到懷中去了。」

難道這是阿爾塔蒙諾夫家的樹林子嗎？「梅立頓四顧着問。」真是阿爾塔蒙諾夫的樹林子嗎，請說實在話……我簡直迷路了。在樹林裏把自己的臉都劃破了。」

他坐在濕地上，開始用報紙捲起紙烟來。

這個人身上的一切，都和那種細嗓音一樣地細小，對於他的寬闊的身軀和堆滿肉的臉非常不調和。微笑的樣子，小眼睛，小鈕子，在剃得油光的頭上輕輕顫動的小帽子。當他說話和笑出的時候，那末在他的刮過的腫臉上和整個身軀上，都感到一種女人式的，胆怯的和和平的神情。「噫，上帝可不要鬧天氣吧！」他說着，搖了搖頭。「人們還沒有把燕麥收割完，可是小雨下一個不停，上帝保佑吧。」

牧人看了看天空，雨從天空落了下來，落到樹林上，落到管事人的潮濕的衣服上，他想了想，什麼話也沒有說。

「整個夏天都是這樣的……」梅立頓嘆了口氣。「對於農夫不好，對於地主們也沒有什

麼高興。」

獵人又向天空望了一次，想了想，一頓一頓地，彷彿是咬着每一個字，說道：

「都是向一面倒去……不會好的。」

「你們這兒怎樣？」梅立頓吸着烟，問道。「你沒看見阿爾塔蒙諾夫林場上有沒有小野雞嗎？」

牧人沒有立刻回答。他又向天空和四方看了一眼，想了想，霎了霎眼睛……看來，他對自己的話加上了不少意義，爲了加強它們的價值，竭力拖着長聲，帶着威風的樣子說出來。他的面部表情是老人式地機智和瀟灑，由於鼻子像一個馬鞍子一樣橫着，鼻子又向天望着，覺得有點狡狴和可笑。

「沒有，大概，沒有看見過。」他回答。「我們的獵人葉列木加說，彷彿在伊里音節那天，在普司托溪附近趕出了一隻小雞，大概是撒謊。鳥是很少的。」

「是的，老兄，很少……到處都很少啊！如果能好好地想想，打獵真沒有意思，而且也不值得。野味簡直沒有，就是有一點，現在連手都不值得動——還沒長大哪！這這樣小，看看都害羞。」

梅立頓笑了，揮了一下手。

「把這個世界上弄成這種樣子，簡直是笑話，再沒有什麼啦！現在的鳥也不能想像了，孵蛋

「可憐」他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嘆口氣說：「天哪，真是可憐！自然，這是天意，世界又不是我們造成的，弟兄，總而言之，是可憐啊。如果一棵樹樹乾枯掉，或者死掉一頭牛，都要可憐，如果整個世界走向毀滅去，一個善人對這要怎麼看法呢？真是善心啊，主耶穌！太陽，天空，樹林，河流，萬物——創造了，設備了這一切，都設備得很整齊。一切的一切都設備得各安本位。可是這一切又都要毀滅！」

牧人的臉上顯出了憂鬱的笑容，他的眼皮也震動了。

「你說——世界要毀滅……」梅立頓想着說：「也許，世界快到末日了，不過這不能只從鳥上來判斷。從鳥類方面的表示，不過是湊巧了。」

「不單是鳥類，」牧人說：「獸類也是如此，家畜啊，蜂啊，魚啊……你不相信我，去問問老人們；每一個人都會告訴你，現在的魚，簡直不是從前那樣子了。在海裏，在湖裏，在河裏，魚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下去。我記得，在我們的皮司昌加河，裏曾經捉到過一阿爾申長的梭魚，鰻魚，鯽魚，鯉魚多得不得了，每一箇魚都很有樣子，現在如果能捉到一條小梭魚，或者一條四五寸長的小鱸魚，那就得謝天謝地了。甚至連一條真正的魚鱈子都沒有了。一年比一年壞下去，再過不久，魚簡直就會完全沒有啦。現在說到河……大概，河也會乾掉的！」

「這很對，會乾掉的。」

「就是這話。一年比一年淺，已經沒有從前那樣深了。哪，你看見灌木了嗎？」老頭子向旁邊一指，問道。「灌木後面是舊河道，叫做河灣，我父親活着的時候，皮司昌加河還是從那兒流過，現在你看，魔鬼把它搬到哪兒去啦！改變着河床，看着吧，一直要改變到完全乾涸為止。古庫加紹夫後面本來有許多水池，現在它們在哪兒呢？河流都跑到哪兒去啦！在我們這片樹林子裏，也有河道流過，是那樣的河，在鄉下還可以用籠子下到河裏去捉梭魚，雁就在它的旁邊過冬，現在河道裏面，即使在滿潮的時候，連過路水都一點也沒有。是的，老兄，不論向哪兒看，都是倒楣的樣子。到處一樣！」

沉默了。梅立頓沉思了一下，把眼睛注視到一點上。他想要想起一塊自然界中的，還沒有和毀滅發生關係的地方。光亮的點子沿着霧氣，沿着雨絲，就像沿着光亮的玻璃一樣，滑過去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這是上升的太陽，努力想要透過雲層，照耀到大地上來。

「連樹林子也……」梅立頓嘟囔道。

「連樹林子也……」牧人重複了一遍。「把它們砍掉，燒掉，它們就都乾掉，再也不能生出新芽來了。只要一長大，立刻就把它砍掉，今天發了芽，你看，明天人們就砍掉——一直等到砍的什麼也不剩為止。好人，你是從革命時（註）就收放這一羣公共的牲口的。在革命以前，也是在地

（註）這字（命）是指的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譯者

「主家牧放牲口，就一直在這一塊地方放牧，在我活過的年代中，我就不記得我有一天沒到這裏來過。我始終注意着上帝的工作。老兄，我注意了一輩子，現在是這樣地瞭解，各種植物都減少了。拿麥子，青菜，或者什麼小花來說吧，都是向一面倒去。」

「這樣，人會好起來的，」管事人說。

「這爲什麼會好起來？」

「會聰明起來的。」

「會聰明是會聰明的，不過這有什麼用處？在毀滅的前面，人的聰明有什麼用處？不管怎樣聰明也可以毀滅的。如果沒有野鳥的話，獵人要什麼聰明？我是這樣瞭解，上帝一把聰明給了人類，但是却把力量拿去了。人民開始衰弱了，衰弱到非常的程度。譬如我做例子……我的身價不過值一個銅子，全村中我是最後一個農夫，可是我有力量。你看我七十歲了，我白天牧放牲口，爲了多掙兩角錢還充任守夜更夫，睡也不睡，也不冷，我的兒子比我聰明，可是叫他來代我，他明天就會要求加工錢，或者裝生病了。就是這樣。我除了麵包以外，什麼都不要，因此麵包就是我們頂要緊的甘露，我的父親也是除了麵包以外什麼也沒有吃過，我的祖父也是如此，可是現在的農夫又要吃茶，又要喝酒，又要吃點心，睡起來從天亮睡到天亮，還要治病，還要什麼玩耍。爲什麼變得衰弱了，他沒有力量可以工作了。他很高興不睡覺，可是眼睛向一道粘——你一點辦法也

沒有。」

「這很對，梅立頓同意了。『現在的農夫都是不值錢的。』

「不必撒謊，我們是一年一年糟糕下去。如果現在議論到上帝，那末一定是關於使人們衰弱的事。現在的老爺一切都聽明，他明白一切不必要明白的事，這有什麼話說？你一看到他，立刻就會可憐起來……又瘦，又乾，像一個匈牙利人，或者像一個法蘭西人，他身上一點威嚴也沒有，一點外表也沒有——只有一個老爺的名字。他不論是站着，不論是做事，都一點定心也沒有，你不明白他要幹什麼。他們本來應當或者手執釣竿坐着釣魚，或者肚皮向上躺着讀小書，或者在農民中間徘徊說說空話，可是現在却是餓得不成樣子，只好去充任書記。這樣過着無聊的日子，根本沒有能使自己做真正事業的能力。從前的老爺有一半是將軍，而現在的老爺——簡直是飯桶！」

「太窮啦。」梅立頓說。

「因為上帝把他們的力量奪去，所以就窮了。你是不能反對上帝的。」

梅立頓又注視到一點去。想了一下，他嘆了口氣，好像體面的、慎重的人在嘆氣，搖了搖頭，說道：

「這都是爲了什麼？我們造罪太多，忘記上帝了……大概是一切都要完結的時代來到了。」

就是說世界也不能永久生存下去——到了末日了。」

牧人嘆了口氣，彷彿是想要停止不愉快的談話，離開白樺樹，開始用眼睛數起牛來。

「嘩嘩嘩！一他喊道。『嘩嘩嘩！要把你們，我不能饒你們！魔鬼引你們到樹林裏去！吓，吓，吓！』

他裝出發怒的臉相，向灌木叢走過去，召集着牛羣。梅立頓站起身來，輕輕地沿林邊走着。他看着自己的腳底下，想着，他始終還在想要記起一點什麼還沒有和死亡發生關係的事情。光亮的點子又順着斜形的雨絲爬過去了；它們跳到樹林頂上，又消逝在潮濕的樹葉中間了。達姆加在灌木叢下面發現了一隻刺蝟，想要引起主人對牠的注意，大聲吼叫了起來。

「你們的生活有過黑暗的時光嗎，還是沒有呢？」牧人從樹叢後喊道。

「有過啊！」梅立頓回答。

「對啦。人們到處都在訴怨生活黑暗。老兄，天空也是這樣混亂的！並不白費……：……：嘩嘩嘩，嘩嘩嘩！」

牧人把牲口羣趕到林邊上來，靠在一棵白樺上，向天空望着，不慌不忙地從懷中掏出牧笛來，吹起來了。他仍舊是機械地吹着，最多不過吹出五六個調子，好像牧笛是第一次到他的手中，聲音躊躇地，混亂地從笛中飛了出來，編不成腔調，但是一心想着世界毀滅的梅立頓，却在吹奏中聽到了一種很憂傷的和不願意聽到的難聽腔調。那顫抖着的，斷續的，如泣如訴的最高音，彷彿

佛是得不到安慰地哭泣着，就像牧笛感受到了痛苦和驚嚇，頂低的音調，不知爲什麼令人想起了雲霧、憂鬱的樹，灰色的天空。在天氣和老人的臉色上，以及在他的談話上，都有這種音樂的色調。

梅立頓想要訴苦一下。他走向老人去，望着他的憂鬱的、可笑的臉，望着牧笛，唧噥道：

「生活越來越壞了，老人家，簡直是不能活下去了。歉收，貧困……簡直是墮落，疾病……窮困，逼着人。」

管事人的腫臉漲紅了，露出了憂傷的、女人般的表情。他搖擺着手指頭，彷彿是在尋覓字句，想要表示出自己的不確定的感覺，又繼續說道：

「八個孩子，一個老婆……還有生病的母親，可是薪水一個月一共十塊錢，用來供給自己的衣食。因爲窮，老婆都瘋了……我自己也喝起酒來了。我是一個謹慎的體面人，受過教育。可是我整天價和狗一樣，拿着槍，因爲一點也不能安靜地坐在家裏討厭家啦！」

管事人覺得，舌頭簡直唧噥的不是想要說的話了，揮了一下手，辛酸地說道：

「如果世界要毀滅的話，還是快一點吧！沒有什麼可拖延的了，把人都折磨死了……」

老頭子把牧笛從口上拿下來，蹣跚起一隻眼睛，看着它的小孔。他的臉很憂鬱，大點的雨珠像眼淚一樣遮在臉上。他含笑說道：

「可憐哪，老兄！天哪！真可憐哪！土地，樹林，天空……各種生物——創造和設備出來的這一切東西，都具備着智慧。都要毀滅到一個銅子都不值。叫人們都可憐吧。」

林中，靠近林邊的地方，大雨點沙沙啦啦響了。梅立頓向喧鬧着的那面看了一眼，把自己身上的鈕子都結上，說道：

「我要到村中去了。再會，老人家。你貴姓？」

「盧卡·別得內。」

「噢，再會，盧卡！謝謝善言。達姆加，走吧！」

梅立頓和牧人道別過，沿林邊走着，後來下到一塊低窪的草地中去。這塊草地漸漸地變成池塘。腳底下水聲唧唧響，還綠着的和水零零的蘆葦俯到地面上，彷彿害怕被腳踏到它。池塘後面，老頭子剛才說過的皮司昌加河岸上，生着些柳樹，柳樹後面的雲霧中，地主的穀倉發着藍色。當田野已經黑暗下來，大地和泥濘冷卻了的時候，當飲泣着的柳樹越法悲哀，順它的枝子流下眼淚來時，感覺到了那種事前無論如何不能預防的不幸將要降臨的情緒，只有一些鶯羣飛離開了共同的不幸，而那些鶯羣又好像害怕用自己的幸福的表情侮辱了憂傷的自然界，也散佈出了憂鬱的、感傷的歌聲。

梅立頓走到河邊去，聽見身後的牧笛聲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他始終還想要訴怨一下。他悲

哀地向四方望着，他開始不能忍耐地可憐天空，大地，太陽，樹林和自己的達姆加了，當牧笛的最高音拖長地從空中傳過，像一個哭泣的人的嗓音哆嗦着的時候，他開始對於他所看到的，自然界中的一切混亂狀態感到非常苦痛和氣憤了。

高音哆嗦着，中斷了，牧笛聲音沉默了。

流浪人

(旅行的斷片)

我做這晚歸回來了。聖山教堂鐘樓上的大鐘，彷彿是奏前奏曲的樣子，先響起了一陣輕柔的，美妙的音樂，緊跟着音樂敲了十二下。寬暢的教堂庭院，座落在頓涅次河岸上的聖山腳下，一帶高大的旅舍房子包圍着它，像一面牆，現在，在夜間，只有憂傷的路燈光，窗內的微光和星光照耀着它，但是却呈現出了一種充滿了活動，聲音和奇怪的混亂的，活躍的騷動狀態。整個院子裏，從這邊到那邊，凡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稠密地擁擠着各種車輛，篷車，大車，二輪車，舊式馬車；車輛相近則擠滿了黑色和白色的馬，有角的牛，人們忙亂着，穿着黑色長襟衣服的教士們在各處徘徊，人影和從窗中透出的光亮在車輛上，人頭上和馬身上活動——這一切在濃重的黑暗中顯出了非常奇怪的，變幻莫測的形狀，忽而看到聳起的車輪，高聳入天空，忽而在馬臉上看到了火光般的眼晴，忽而在教士身上生了黑色的翅膀……可以聽到人聲，馬的噴鼻和咀嚼聲，孩子的哭泣聲，車輛的吱吱聲。新的人羣向大門內湧去，後來的車輛向裏面趕進去。一棵接一棵

地叢生在山坡上的松樹，低垂到旅舍的房頂上，向院子望着，就像向深淵中望着一樣，還奇怪地傾聽着；黑暗的松林中，鷓鴣和黃鶯不住地鳴叫……看看混亂的樣子，聽聽喧嘩的聲音，覺得在這種活躍的騷動中，誰也不明白誰，就好像在找尋什麼東西，但是又找不到，也不明白這一堆車輛和人羣是否將來還會分散。

在聖約翰和聖尼古拉節日的時候，有一萬多人都到聖山來了。不僅各旅舍內擠滿了人，甚至連麪包店、裁縫店、木匠店、車棚內都擠滿了人……那些等候着指定夜間住宿地方的人，像秋天的蒼蠅一樣，叢集在牆邊，井邊，或者在各旅舍的狹窄的過道內。年青的和老年的教士們不斷地活動着，沒有休息，也沒有換班的希望。不論在白天和深夜，他們都同樣地給人一種印象，好像是匆忙地要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受了什麼驚慌的樣子，他們的臉，不管是在多末疲倦的狀態中，總是同樣的活潑和有禮貌。噪音很愛撫，動作很迅速……他們應當給每一個來到的人指定住處，供給飲食；如果有人是聾子，不明白事理，或者對問題囉嗦不止，那末就要對那個人吃力地講半天，爲什麼沒有空屋子，幾點鐘做祈禱，什麼地方出售聖餅和其他等等。要奔跑，端拾，不住地說話，而且還要做成恭敬，有條理的樣子，竭力使馬里奧波爾的，一向比小俄羅斯人過得舒服的希臘人，住的房子不和其他的希臘人有什麼分別，竭力使從巴賀穆特或者里斯場來的，穿得很「漂亮」的女市民，不要和鄉下人們住在一個屋子裏，以免令她動氣。有時聽到「神父，請給點

克瓦司能吧！請給點乾草吧！」或者聽到「神父，懺悔以後可以給點水喝嗎？」於是教士就一定要拿給克瓦司乾草，或者答道：「老媽媽，請向管理懺悔的神父去說吧。我們沒有權力來決定這事。」緊跟着是新的問題：「懺悔神父在哪兒呢？」於是又要講明神父宿舍在什麼地方……在這種忙亂的工作中，還要抽出功夫來到教堂裏去祈禱，為貴族的那一方面服務。盡量地回答一些所謂知識階級的巡禮者們歡喜問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問題。如果向他們看看，很難明白，在這一晝夜之中，這些黑色的活動的身型什麼時候坐過一坐，什麼時候睡過一睡。

我做過晚禱回來，向我預備好的房舍走去，一個管理宿舍的神父正站在門中間，在他附近的台階上聚集着幾個男女，都穿着城市的衣服。

「老爺，」管理宿舍的神父攔住我，「請行行方便吧，准許這個青年人在您的屋內住一夜吧！行行方便吧！人太多，可是沒有地方——簡直不幸！」

他向一個穿着薄大衣和戴草帽的，不很高的人指了指。我答應了，我的偶然的同居人就跟着我後面進來了。我開着自己門上的掛鎖，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總要看到一張掛在門框上的，和我的臉相平的畫。這一張畫題着，「死的放慮」，畫着一個跪着的神父，望着了一口棺材，棺材裏面躺着一具骷髏，另外有一具較大的，手執鐮刀的骷髏站在他的背後。

(註) 自製飲料之一種。——譯者

「不會有這樣骨骼的。」我的同居人指着骷髏上的，大概是骨盤的地方說。「總而言之，您知道吧，給人們的精神食糧，不會是上等的東西。」他附加了一句，用鼻子嘆了一口長長的，悲傷的氣，這一定是向我表示，我是一個和明白精神食糧的意義的人有關係的。

在我找尋到火柴和點上蠟燭的時候，他又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在哈里科夫曾經參觀過幾次解剖室，看到過人骨架，甚至還到屍體室去過。我不確您的事嗎？」

我的房子又小又狹，也沒有桌椅，靠窗子一個五斗櫥已經佔滿了，靠牆有一隻火爐子和兩隻互相對放着的，中間隔了一條窄走道的小木床。一隻小床上放着薄薄的，發紅色的被褥和我的東西。兩隻床，大概房子是預備給兩個人住的，於是我向同居人指了一指。

「大概快要舉行祈禱了。」他說，「我不會妨礙您太久的。」

他始終還以為會妨礙我，感覺到有點不舒服，用遺憾的步伐走到自己的小床邊去，抱歉地嘆了口氣，坐了下來。蠟燭放出了自己的懶洋洋的和憂傷的火光，充分地燃燒了起來，照亮了我們兩個人，我已經可以看清楚他了。這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年青人，圓臉，樣子很親熱，生一雙幼稚的暗眼睛，全身穿着都是城市式的灰色的和廉價的衣服，從他的臉的顏色和窄小的肩膀上判斷起來，他是一個不知道體力勞動的人。他是一個頂難判定的人物，既不能判定他是個大學生，

又不能說他是商人，更不能說他是工人；而且看着他的臉和幼稚的，可愛的眼睛，你也不願褻瀆這是一一個常在各種公共的空屋內見到的，食於斯，宿於斯，甚至便溺於斯的流浪人的，那些人常自己冒稱是神學校的學生，爲了擁護真理而被開除了，或者說從前本來是歌唱家，現在却倒嗓了……他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典型的，很熟悉的表情，不過究竟是什麼，——我無論如何也不明白，也想不起來。

他沉默了很久，也不知在想什麼。大概是，因爲我沒有對他所說的骨骼和屍體室的話加以注意，他覺得我是生氣，而且不高興他的光臨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根香腸來，他把它放在眼前轉了一下，猶疑地說道：

「對不起，我要麻煩您……您沒有小刀子嗎？」
我把刀子遞給他。

「是壞腸子，」他皺皺眉，給自己切下一小塊來。「這兒店裏出賣壞東西，而且貴得可怕……我如果給您一塊，您一定難以下咽。您要嗎？」

在他所說的「給您」和「下咽」這些話句裏，也聽到一種典型的，和臉上的特徵有很多共同之點的地方，可是究竟是什麼，我始終無論如何還是不能明白。爲了使他對我信任，同時爲了表示我根本沒有生氣，便接過他所要給我的一塊腸子。的確是非常可怕的腸子；如果要想吃

下它去，必需要有頂好的看家狗的牙齒才能成功。我們用顎骨嚼着，說起話來了。開始從互相訴苦那種繼續不斷的禱告說起。

「這兒的規矩幾乎要和阿方地方差不多了，」我說，「在阿方，平常的夜禱要繼續十點鐘，在過大節的時候——要十四點鐘。你們到那兒去祈禱一下吧！」

「是的！」我的同居人說，搖了搖頭。「我在這兒要住三個星期。您知道嗎？每天要祈禱，每天要祈禱……平常的日子，十二點鐘，打鐘做晨前祈禱，五點鐘做早禱，九點鐘做最後一次的祈禱。簡直不能睡。白晝要唱讚美詩，讀聖訓，做晚禱……當我開葷的時候，簡直疲倦得要倒下去了。」他嘆口氣繼續說：「不到教堂又不好……神父給房子住，給飯吃，您知道吧，不去有點難為情。本來住上一兩天算不了什麼，又是三個星期，真難過！很難過！您來這兒好久了嗎？」

「我明天晚上走。」

「可是我還要住兩個星期。」

「大概，這兒不會准許住這樣久吧？」我說。

「是的，這很對，誰要是長久住在這兒和驅神父的飯吃，他們就會請那個人走路。請自己想想，如果准許下等人們在這兒，願住多少時間就在多少時間，那末這兒連一間空屋子也不會有，他們要把整個寺院吃光了。這很對。不過神父對於我是例外，我希望還不會很快把我從這兒

趕出去。您知道嗎，我是一個新改信宗教的人。」

「真的嗎？」

「我是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的教徒……不久才相信正教。」

現在我已明白他臉上那種從前不能明白的東西了：厚嘴唇，談話時喜歡翹起右嘴角和右眉毛的姿式，那種只有色米人才有的特別油亮的眼睛，我也明白了「給您」和「下咽」的話句中的東西了……從長時間的談話中，我知道他叫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從前是叫伊薩克，他是莫吉列夫省生人，是從諾沃柴爾喀斯克到聖山來的，他是在那兒改信的正教。

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吃完腸子，站起身來，拾起了右眉毛，向聖像禱告了。眉毛就這樣抬着，後來他又坐在床上了，開始向我簡單地講起自己的長歷史來。

「從很早的幼年時代，我就養成了讀書的嗜好。」他用一種好像並非談論自己，而是談論一個已經死去的偉人的聲調說。「我的父母——是窮苦的猶太人，做點小生意，您知道嗎，他們過乞丐一樣的生活，又骯髒。總之，那兒的人都是窮人和迷信的人，不歡喜讀書，因為教育和明白事理可以使人遠離開宗教……是些可憎的狂熱信徒……我的父母無論如何也不肯教我讀書，也想要我做生意，所以除了猶太經以外什麼都不懂……不過一輩子爲了一塊麪包勞碌，在泥濘中輾轉，讀這種猶太經，您同意吧，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從前，有些軍官和地主們常

到我父親的酒店裏來，他們講了許多那時我在夢中都沒見過的東西，當然引起了羨慕心。我哭了，請求把我送到學校裏去，但是他們教我學猶太文，再也沒有什麼可學了。有一次，我拾到了一張俄文報紙，把它帶回家來，想用它做一個風箏，因了這種原故，我雖然不會讀俄文，也把它拿回來了。自然，沒有狂熱的信仰是不成的，因為每一個民族都要本能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性，不過那時我還不明白這一點，所以很衝動……」

從前的伊薩克說着這種聰明的句子，滿意得把右眉毛抬得更高了，斜望着我，就像公雞看米粒一樣，露出一種樣子，彷彿是想說：「最後，現在您確信我是聰明人了吧？」又談到狂熱的信仰和自己的不能克服的，想受到教育的熱望，他繼續說：

「有什麼辦法？我逃到司莫連斯克去了。那兒有我一個表兄弟，他是從事鍍金和做罐頭工作的。明白吧，我就受僱到他家去担任工人了，因為我沒法子生活，我赤着腳走路，衣服破爛……我想，我白晝工作，夜間和星期六去讀書。我就這樣做了，但是警察一聽說我沒有居留證，就把我押解回到父親處去了……」

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簪簪一面肩膀，嘆了一口氣。

「你有什麼辦法！」他繼續說，越是在他心中復活了過去的一切，他的口音中也越法加強了猶太人的口音。「我的父母懲罰過我，又把我送給祖父去反省，他是一個老年的猶太教徒。可

是我夜間又逃到石克洛夫去了。當我的叔父要在石克洛夫捉我時，我就到莫吉列夫去。在那兒過了兩天，就和一個同伴到可塔洛杜布去了。」

後來，講述者在自己的回憶中歷數着郭默里、基輔、白教堂、烏曼——巴爾塔、滾迭爾，最後到了奧迭薩。

「在奧迭薩，我一點事也沒有，流浪了整一個星期，餓着肚皮，直到一些到城裏來收買舊衣服的人，猶太人把我收買下來為止。我那時已經會讀書寫字了，明白算學除法了，還想到什麼地方去讀一下書，但是沒有錢。有什麼辦法！我在奧迭薩過了半年，也收買舊衣服，但是猶太人是騙子，不給我薪金，我一氣又逃走了。後來我搭輪船到派列珂普去了。」

「爲什麼？」

「是這樣的。一個希臘人允許在那兒給我找個位置。一句話，我就這樣流浪到十六歲，沒有固定的職業，也一點基礎沒有，直到我到了波爾塔瓦爲止。在這兒，有一個猶太大學生，聽說我要讀書，便給我寫了一封寄給哈里斯科夫的大學生的介紹信。自然，我到哈里斯科夫去了。大學生們商量了一下，開始爲我準備放入工業學校了。您知道，我對您說吧，我遇到的那些大學生們，直到死我都不會忘掉他們的。不用說他們供給我在處和食物的事了，他們使我走上了真正的道路，使我學會思想，指示出了人生的目的。他們之間有些聰明的，有能力的人，現在他們已經出名了。譬

如說，您聽說過格魯瑪黑爾吧？」

「沒有，沒聽說過。」

「沒聽說過……他在哈里科夫的報紙上寫了許多很有學問的文章，還準備充任教授呢。我讀了很多書，參加了大學生的小組會，你在那兒不會聽到廢話的。我準備了半年，但是因為改工業學校需要明白中學的全部教學課程，於是格魯瑪黑爾就勸我預備改獸醫學校，因為那兒可以收留中學六年級出身的學生。自然，我開始準備起來了。我不願做獸醫，不過他們對我說，在獸醫學校畢業的人，可以不經考試進醫科大學三年級。我讀完了寇涅耳的全部作品，已經讀起珂爾涅里·涅波特的作品了，已經差不多把希臘文的庫爾琪烏司的作品都讀完了，可是您知道嗎，如此這般……大學生們都分散了，生活不安定了，而且這時我還聽說，我的媽媽來了，正在全哈里科夫找我。於是我就又走了。你有什麼辦法！不過，很幸運，我聽說這兒的頓涅次鐵路上有一所礦務學校，為什麼不去呢？您知道，礦務學校是可以獲得礦山技師的資格的。這是很高尚的職業，我知道某處的礦山技師年薪一千五百元。很好……我進去了。」

阿列克謝得爾·伊萬內支臉上露出敬畏的表情，歷數着礦務學校內所教的二十四種繁重的學科，描繪着學校的情況，礦山的構造，工人的情況……後來他講了一個好像是杜撰的，可怕的故事，但是我對這事不能不相信，因為講述人的聲音非常誠懇，在他的色米久的臉上露出

了非常恐怖的表情。

「在實習的時候，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件意外事情。」他抬起兩道眉毛，講述道。「我會到頓涅次區內的一個礦內去過。您是見過的，人們怎樣下到礦洞內去。您記得吧，他們趕動馬，使門活動起來的時候，一個吊籃順滑車下到洞內去了，另外一個升上來了，當第一個吊籃開始升上來時，第二個吊籃也開始放下去了——就像吊着兩個桶的井一樣。有一天，我坐在吊籃裏，開始向下降去，您請自己想想看，忽然我聽見——特爾爾爾！鍊子斷了，於是我連同籃子和斷了的鍊子一同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我簡直就連胸帶肚皮一齊從三丈高的地方跌下來了，吊籃則像一個特別重的東西，比我先落了下去，我的這個肩膀就撞在它的邊上了。您知道，我像呆子一樣躺着，我想，這一次要跌死了，忽然我又看見——新的不幸：另外一隻向上升去的吊籃失去了平衡，也轟轟隆隆地一直向我身上落下來了……您有什麼辦法？我看到這種情形，緊貼到牆上去，轉動着，等候這隻吊籃立刻用盡力量向頭上壓下來，我想起爸爸和媽媽，想起了莫吉利夫和格魯瑪黑爾……我禱告上帝，可是，很幸運……簡直連想想都害怕。」

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用力笑了出來，用手掌擦了擦額部。

「可是，很幸運，它落在我身旁了，只略微觸到了我的肋部一點。您知道，把這一面的上衣，襯衣和皮膚都劃破了……力量真可怕。後來我就失去知覺了。他們把我拖出來，送到醫院裏去。」

治了四個月，醫生們說，我要變成肺癆病了。現在我總在咳嗽，胸部疼痛，心理上完全混亂了……當我一個人留在屋內時，我會非常的害怕。自然，健康在這種狀態中，已經不能造成礦山技師了。又把礦務學校拋掉……」

「現在您做什麼事情呢？」我問。

「我放過鄉村教師。現在我是正教徒，我有權利做小學教員。在我受洗的諾沃柴爾喀斯克，我遇到了很大的幸運，他們答應給我教會學校的位置。再過兩星期我就到那裏去，我還要請

帶子。」
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脫掉大衣，只剩了一件襯衣，縫着俄羅斯式的領子，繫着一條毛

「該睡了。」他說，把自己的大衣放在頭邊，打着哈欠。「您知道嗎，直到最近，我完全不明白上帝。我是一個無神論者。當我臥病在醫院中時，我想起了宗教，開始想到了這個問題。照我的意見，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只有一種宗教可以接受，這就是基督教。如果你不相信基督，那末就再也沒有什麼可相信了……不對嗎？猶太教已經過時了，現在只有猶太人的子孫們還特別信仰它。當文化一接近到猶太人時，那末猶太教就一點痕跡也不剩了。您看看，所有的青年猶太人已經都是無神論者了。新約是舊約的自然的繼續，不對嗎？」

我開始想探究出他採取這樣認真和勇敢的步伐改信宗教的原因來，但是他只向我說一句話：「新約是舊約的繼續」——顯然這種句子是背誦的別人的，這種句子顯然沒有說明問題。不論我用過什麼方法，但是原因我依然不明白。如果可以相信如他所說的，他是爲了信仰才改信正教，那末這種信仰是怎麼形成的和怎麼產生的——從他的話中是沒法子明白的；如果推想他改信宗教是爲了利益，也不對。廉價的舊衣服，依靠着寺院的麪包來生活，而且渺茫的未來很少像有什麼利益的。只能在思想上想想，大概是那種把他像一塊木片一樣，從這個城市搬到那個城市去的不安定的靈魂，和那種照一般的說法，就是對於文明的希望，刺激我的同居人改變了宗教。

在睡覺以前，我從過道內走出去，想去喝點水。當我回來的時候，我的同居人正站在屋中間，害怕地看了我一眼。他的臉色灰白，額上閃着汗珠。

「我的神經非常混亂，」他嘟囔着，病態地笑了笑，「可怕呀！非常的精神錯亂。不過，這都是小事。」

他又講起什麼新約是舊約的自然的繼續，猶太教已經過時了等等話頭。他選擇着句子，竭力聚集着自己信仰的全部力量，想用它們來鎮壓住靈魂的不安，證明自己改變父親的宗教，他並沒做出什麼可怕的和特別的事實來，而是以一個有思想的，沒有偏見的，人的資格改宗教的。

因此他還敢一個人單獨地，伴隨着自己的良心留在屋裏。他證實着自己，用限時請求為幫助；一枝大蠟燭上，點着一根又大又難看的巷子。天已經亮了。昏暗的，藍色的，小窗子上，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頓涅次河的兩岸和河對岸的櫟樹林了。到睡的時候了。

「明天這兒很有趣，」當我熄滅蠟燭，躺下去時，我的同居人說。「做過早禱以後，十字行列要從教堂乘船到神父宿舍去。」

他抬起右眉毛，頭向一旁斜去，向聖像禱告着，也不脫衣服，躺在自己的小床上了。」

「是的，」他轉身到另一面去，說道。

「什麼——是的？」我問。

「當我在諾沃柴爾喀斯克改信正教時，我的媽媽正在羅斯托夫找我。她感覺到我要改信信仰了。」他嘆口氣，繼續說。「我已經有六年沒到過莫吉列夫省了。妹妹一定也出嫁了。」沉默了一刻，他看見我還沒有睡熟，開始輕輕地說到托天之福，人們快給他一個位置了，最後，他也會有自己的安樂鄉了，有固定的生活了，有固定的每天的飲食費了；我一面睡着一面想，這個人永遠不會有自己的安樂鄉，不會有固定的生活，不會有固定的飲食費。他小聲地幻想着教員的地位，好像是幻想着聖地一樣；他像大多數人一樣，對於流浪生活存着一種偏見，認為這是不平常的，奇怪的和偶然的事情，和生病一樣，要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尋覓救星。他的

聲音中可以聽到自己的不正常的意識和遺憾的情緒。他彷彿是在解釋和道歉。

離我不過一阿爾申遠的地方，躺着一個流浪人，在屋子的牆外，院子裏，車輛的附近，許多信徒的中間，有幾百這樣的流浪人，等候着清晨，再向遠處，如果我們可以想到整個的俄羅斯的土地上，有更多這樣的流浪人，尋覓着較好的地方，現在沿着大路和小路走着，或者在等候天亮，在旅店裏，酒店裏，客棧裏，在露天的草上打盹……我一面睡去，一面自己想，如果能找到那種理由和言語向他們證明，他們的生活實在用不到什麼解釋，是和一切人一樣的，那末這一切的人們也許都會驚奇起來，甚至高興起來。

睡夢中，我聽見門外有小鈴聲響着，訴怨地，彷彿流着悲苦的眼淚，教士喊了好幾次：

「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寬恕我們吧！請去禱告吧！」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的同居人已經不在屋內了。太陽照着，窗外人聲喧嘩。我走出去，知道禱禱已經完了，十字行列老早已經到神父宿舍去了。人們成羣地在岸上漫步，覺得自己是個閒散人，不知道自己應當做什麼，不能吃又不能喝，因為在神父的宿舍內還沒有結束最後一次祈禱，信徒們歡喜在那裏擁擠和講價錢的寺院設立的小店還關得緊緊的。許多人不願疲倦，由於無聊的原故，到神父宿舍去了。我現在也向宿舍走去，從教堂到宿舍去的小路，像蛇一樣沿高岸蜿蜒着，忽然向上升去，忽然向下落去，繞過柵欄和松樹，頓涅次河在下面閃光，太陽反映在河內，白

色的傾斜的岸坡閃着光，上面有樺樹和松樹的嫩葉子發着綠色，這些樹都一棵壓着一棵，好像是用靈工夫使它們生在這塊傾斜的懸崖上，而且落不下來。教徒們踵前接後地沿小路排着走。多數是鄰縣來的小俄羅斯人，不過也有許多是從遠處的庫爾斯克省和奧爾洛夫斯克省步行來的，在這五光十色的隊伍中，也有馬里奧波爾的希臘人，是些身體強健的，體面的和可愛的，非常不像那種充滿了我們南方的沿海城市的，他們同種的，退化了的瘦弱人們；這兒也有鑲着紅褲線（註）的頓河人們，以及從塔甫里昌省移來的塔甫里昌人。這兒有很多信徒，都是不能確定身份的人，就像我的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一樣：他們是些什麼人，以及從哪兒來的，都不能從他們的臉上，衣服上，言語上判斷出來。

小路在一隻小木筏旁邊斷掉了，從這兒起，另有一條不很寬的石子路，穿過山崗，向左轉去，直通到神父的宿舍。木筏旁邊繫着兩隻又大又笨的船，樣子很難看，活像在尤里·王爾納的小說中可以看到的新西蘭的獨木舟。一隻船上，椅子上鋪着墊子，這是預備給神父們坐的，另外一隻沒有墊子——給衆人坐的。當十字行列乘船回到寺院中去時，我成了可以坐在第二隻船上的特別人物。特別人物實在太多了，船只能略微移動着，一路上只好站着，一動不能動，還要防護自己的帽子不要被擠壞。道路很好看。兩岸——一面是非常峻急高聳，顏色發白，松樹和樺樹向

（註）頓河的哥羅克制服褲子上都鑲着一條紅邊這是哥羅克的特殊記號。

下垂着，上面有許多人沿小路匆忙地走回去，另外一面是一帶斜坡，上面有綠色的草原和小樹林。被陽光一照，發出了那樣一種幸福的和歡快的樣子，彷彿只有它們可以用自己的美麗點綴着五月的清晨。太陽的反光在頓涅次河的急流上顫動，向四方散開去，它的長長的光芒在神父的法衣上，在會旗上，在被槳打起的浪花上跳動。復活節讚美詩的歌聲，鐘聲，槳打水聲，鳥鳴聲——這一切都用一種有規律的和溫柔的情調混合在空氣中了。神父坐的和插着會旗的船在前面划。有一個穿黑衣服的教士，一動不動，像偶像一樣，站在船尾上。

當十字行列走近教堂的時候，我看見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也在特別人中。他站在大家的前面，滿意地張着口，向上翹起右眉，望着行列。他的臉發着光，大概在周圍有許多人，而且很光明的時候，他對自己和新的信仰，以及自己的良心都很滿足。

過了不久，我們坐在屋裏，喝着茶，他始終還閃耀着滿足的表情；他的臉似乎說，他對於茶和我都很滿意，完全敬重我是一個知識份子，不過他自己也不是一個下等人，如果能有機會談到這一點的話……

「請您說說，我應當讀什麼心理學？」他皺着鼻子，開始談起求學問的話來。

「您是爲了什麼？」

「沒有心理學的知識不能充任教員。特別是教育一個孩子，我必需瞭解他的心理。」

我對他說，單單一種心理學，是不能充分明瞭兒童的心理的，而且心理學對於那種還沒有學會教授寫作和算數的教授法的先生，只是一種裝飾品和高級數學一樣。他很高興地同意了。我的意見，開始描繪起教員，是一種多末艱難和負責任的職務，對於孩子的仇恨的觀念和迷信的心理的剷除，是如何困難，還要強迫他能獨立地和誠實地思想，要向他灌輸真正的宗教、人格和自由的理想，以及其他等等的。對於這個問題，我也不知回答了，他些什麼。他又同意了。總而言之，他是很高興地同意了。顯然，這一切的「學問」還沒有在他的頭腦中生根。

在我離開之前，我們就一直同在教堂附近徘徊，消磨着漫長的熱天。他一步也不離開我，他彷彿粘到我身上一樣，或者是害怕孤獨，只有天知道他！我記得，我們一同在一個座落在山上的小花園裏，坐在一叢金合歡下面。

「過兩個星期我就離開這兒了，」他說。「是時候啦！」

「您徒步走嗎？」

「從這兒徒步走到司拉文斯克，然後坐車到尼基托甫加，頓涅次克鐵路支綫是從尼基托甫加開始的。沿着這條支綫我步行到哈齊派托甫加，到那兒有一個熟識的車隊員會把我帶着向前走的。」

我想起了尼基托甫加和哈齊派托甫加中間的赤裸裸的草原，自己幻想着阿列克散得爾

·伊萬內支懷着他的疑問，懷着對故鄉的渴念以及孤獨的恐怖，沿着草原走着……他在我的臉上看到了苦悶的樣子，嘆了一口氣。

「妹妹一定已經出嫁啦！」——他小聲地叨唸，立刻想要脫離開憂鬱的思想，向山坡頂上指着說道：

「從這個山上可以看到伊酒木。」

在沿山散步的時候，他遇到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他大概是跌了一交，把自己的粗布褲子撕壞了一塊，把鞋底也給絆掉了。

「嚇……」他皺起眉來，脫掉鞋子，露出了沒有穿襪子的光腳。「真倒楣……您知道嗎？這都是那種精神錯亂……是啊！」

把鞋子放在眼前轉動着，好像是並不相信鞋底子是永遠壞掉了，他皺了半天眉，嘆着氣，噁着嘴唇。我的箱子裏有一雙舊的半高筒皮鞋，但是樣子很摩登，尖頭，還有鈕子；我帶着它們是爲了防備意外的，只有陰天時候才穿。我回到住處來，想出了幾句外交辭令，把這雙半高筒皮鞋給了他。他接了過去，很鄭重地說：

「我謝謝您，不過我知道，您以爲感謝這不過是一種偏見。」

半高筒的靴子的尖頭和鈕子使他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甚至使他改變了自己的計畫。

「現在我再過一星期就到諾沃柴爾喀斯克去了，不再過兩星期了。」他小聲地說着。「穿着這種鞋子，可以毫不慚愧地到教父那裏去。我自己不肯離開這兒，實在是因為我沒有好衣服穿……」

當車夫把我的箱子拿出去時，一個生着一張很好看的，有些嘲笑臉的教士走了進來，想要打掃屋子。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不知怎麼着起忙來了，很慚愧地和胆怯地問他：

「我留在這兒呢，還是到別處呢？」

他自己不能決定是否自己一個人可以佔據這間房子。看來，他對於依靠教堂食住的事感到害羞了。他非常不願意和我離開；他爲了可以排遣孤獨，請求送我一程。

從教堂出去，一條穿山的大路是費了不少工作的，向上走去，盤旋着繞過山去，從山脚下起，一直是在倒垂的松蔭中……首先是頓涅次河，從眼睛裏消逝了，後來是裝着幾萬人的教堂院落，最後是綠色的屋頂……被夕陽照着的教堂頂的十字架，像在深淵中一樣炫目地映照着，也消逝了。只剩一些松樹、檫樹和白色的道路了。現在四輪車走上平坦的田野了，這一切都留在下面和後面了；阿列克散得爾·伊萬內支跳了下來，憂傷地笑着，用自己的幼稚的眼睛向我看了最後一眼，開始向下走去，永遠在我眼前消逝了……

聖山的印象已經成了記憶了，我又看見了新的風景：平坦的田野，白褐色的遠景，道旁的小

樹林，小樹林後面是風磨，一動不動地站着，彷彿是因為過節的緣故，不教它轉動翅膀，所以感到寂寞了。

問題

爲了不要把烏斯珂夫家的家庭秘密流傳到外面去，採取了預防的辦法。把一半僕人放假，叫他們到戲院去，馬戲場去，另外一半——坐在廚房裏不許出去。下了命令，誰也不接待。大佐叔父的太太，她的妹妹和女教師，雖然明白秘密的內容，但是裝做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她們坐在飯廳裏，也不到客室裏去，也不到大廳裏去。

薩沙·烏斯珂夫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人，就是由於他發生的騷動，他老早已經來了，他的法定代理人，善心的舅父伊萬·瑪加洛維支，勸他安心地坐在大廳中的，走向書室去的門旁，要他準備來一次公開的，誠懇的解釋。

書室的門後正進行着家庭會議。談論着一個很不快和困難的題目。事情是這樣的：薩沙·烏斯珂夫三天以前，在一個銀行裏用了一張空頭期票，已經過期了，現在兩個叔父和伊萬·瑪加洛維支——舅父——正在商量一個問題：要不要按照期票付清款子，以挽救家族的名譽，或者袖手不管，把事情提交到司法機關去呢？

對於外人和對這類問題不關心的人們，是很容易的事情，對於那些遇到了不幸——要認眞解決問題的人們，却是非常困難的問題。叔父和舅父們已經談了好久，但是對於問題如何解決，一點進步也沒有。

「諸位！」大佐叔父說道，他的嗓音中發出了疲倦和痛苦的情緒。「諸位，誰說家族名譽是偏見呢？我根本沒有說這話。我只是警告你們不要用虛偽的目光來看事情，我是指出了有發生不能饒恕的錯誤的可能。你們對這是怎樣瞭解法？我並不是說的中國話，是說的俄國話！」

「親愛的，我們明白，」伊萬·瑪加洛維支簡短地聲明。

「如果你們說我反對家族的名譽，你們怎麼會明白呢？我再重複一次：從虛偽的方面瞭解家族名譽，那是偏見。虛偽的瞭解！這是我說的！這樣鼓勵掩飾和使騙子不受到懲罰，不論是誰，這都是違法的，不是正經人幹的，這不是挽救家族名譽，而是公民的卑怯！請你們拿軍隊做例子：軍隊的名譽對於我們，比任何別的名譽都寶貴，但是我們不能掩飾自己的犯罪份子，我們要裁判他們。有什麼難道爲了這會妨害軍隊的名譽嗎？正相反！」

另外一個叔父，是稅務監督局的官吏，一個沉默的，沒有遠見的和麻木不仁的人，總是沉默不語，或者只是說，在訴訟進行的一開始，烏斯珂夫的姓名就要登在報紙上了；照他的意思，事情應當在一開始就消滅掉的，不要叫事情公開出去，但是，除了說報紙會登載新聞以外，也說不出

什麼足以解釋自己的意見的別的話來。

善心的舅父伊萬·瑪加洛維支說的很活動，很柔和，嗓音中含着顫抖。他開始從青年是自己的權利的，青年是有自己的熱情的話講起。我們誰沒有年青過，誰沒有荒蕩過？不要講到普通的死去的人了，就是大聖賢在青年時代也免不了荒蕩和過錯。請用偉大作家們的傳記來做例子。他們年青的時候，有誰沒有輸過錢，沒有喝過酒，沒有引起思想健全的人對自己憤怒過？如果薩沙的荒蕩行為接近了犯罪，那末應當注意，他幾乎是沒有受到過什麼教育。從中學五年級把他開除了。他在很早的童年時代就喪失了雙親，在這樣可愛的年齡失去了看護，失去了良好的，有益的影響。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很容易受刺激，一點根基又沒有，主要的——是個失去了幸福的人。如果他沒有過失的話，不論如何他也應當獲得一切同情的人們的寬恕和憐憫。自然，應當處罰他，不過他現在等候着親屬的判決，所受到的良心的和苦痛的懲罰已經足夠了。至於大佐所提到的和軍隊的比較，這自然能使他得到高尚的名譽；至於說到引起他的公民的觀念，談到他的靈魂的高尚，不過這不應忘掉，每一個人的公民權都是和文明人有緊密關係的……

「如果對一個犯罪的小孩子，」伊萬·瑪加洛維支熱情地喊道，「我們不把他處死刑，都伸手去援助他，我們是不是違犯了公民的天職呢？」

伊萬·瑪加洛維支繼續說到家族名譽。他自己本來不是烏斯珂夫的同族人，當然也沒有

什麼名譽不名譽，不過很知道，這一個著名的家族是從十三世紀時候就開始傳了下來，他也同樣地不能忘掉，他的非常可愛的，難以忘掉的妹妹，嫁給這一族的一個家長做了太太。總而言之，這一族對於他非常可貴的原因是有很多的，他不准許自己想到，爲了一千五百塊錢，把暗影落在非常寶貴的玉樹上。如果他所舉出的一切理由還不夠充足，那末他，伊萬·瑪加洛維支，在下結論時對聽衆聲明，請對他講講：什麼叫做犯罪？犯罪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爲，要有惡意的根據。而且人類的意識是不是自由的呢？對於這個問題，科學還沒給以肯定的答覆。學者們還是抱着各種不同的看法。譬如說，像郎布羅梭的新派學說，就認爲沒有自由的意志，認爲每一個犯罪行爲只不過是個人的生理特性的產物。

「伊萬·瑪加洛維支！」大佐請求地說。「我們是談正經事，談要緊事，可是您講郎布羅梭聰明的人，您想想您說的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呀？您真以爲這些偏見和您的雄辯可以回答我們這個問題嗎？」

薩沙·烏斯珂夫坐在門口，聽着。他既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害羞，也不覺得苦痛，只覺得有一種疲倦和靈魂的空虛。他覺得對於他，不論怎麼辦都是一樣寬恕他，或者不寬恕他，他到這兒來等候判決和解釋，只是由於善心的舅父伊萬·瑪加洛維支的勸告。他並不害怕未來的事情。對於他，哪兒都是一樣。不論是坐在這兒的大廳裏，坐在監獄裏，或者充軍到西伯利亞去。

「西伯利亞就西伯利亞——滾它媽的蛋！」

生活真討厭，而且開始不能忍耐地困難了。他不能從債務的陷穽中爬出來，他的口袋裏連一個銅板都沒有，親族們都討厭他了，早晚是要和朋友們和女人們離開的，因為他們已經非常輕視他這種寄生的狀況了。未來是很黯淡的。

薩沙很冷淡，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就是在門後拚命加強他的無用性和認他是一個罪犯。他每一分鐘都預備跳起來，闖進書室去，對於大佐的難聽的，銅音的聲調高聲回答：

「您胡說！」

罪犯——是一個可怕的名詞。這是稱呼殺人兇手，竊賊，強盜的，總之是稱呼惡狠的和沒有道德的人們的。薩沙距離這種情形還遠得很……的確，他負了很多債務，沒有付清債款。但是負債——不是犯罪，很少有人不自負債的。大佐和伊萬·瑪加洛維支——兩個人都負債……

「我有什麼犯罪的地方？」——薩沙想。

他用了一張空頭期票。但是他所熟識的青年人都這樣做。譬如，像韓得利珂夫和馮——布爾斯特，他們每次沒有錢的時候，都會冒用父母名義的，或者朋友名義的空頭期票，一等從家中拿到錢，就在到期前把期票贖回來。薩沙也是這樣做法，不過沒能把期票贖回來，因為他沒有得到韓得利珂夫答應借給他的款子。他沒有過失，而是環境造成的。的確，冒用別人的簽字這是應當

非難的，但是這不能算是犯罪，而是大家通用的方法，不漂亮的方式，對於誰也沒有侮辱，也沒有害處，因為薩沙僞造大佐的簽字，並不是爲了想對誰不利，或者使誰受到損害。

「不對，我這並不是犯罪……」薩沙想。「我並沒有想犯罪的企圖。我太柔軟，感情……有錢的時候，拿來幫助窮人……」

薩沙想着這一類的事情，可是門後始終還在那裏談論。

「諸位，這簡直沒有完啦！」大佐熱情了。「請想想，如果我們寬恕了他，照期票償付清。可是這樣以後，他就要不住地過起不走正路的生活來了，浪費，負債，到我們的裁縫店去，用我們的名義給自己定製衣服！您能担保他這種做法是最後一次嗎？對我有什麼關係，不過我是深信他不會改過的！」

稅務監督局的官吏也不知唧噥些什麼回答他，他講完之後，伊萬·瑪加洛維支又很活動地和柔和地說了。大佐不能忍耐地移動着椅子，用自己的難聽的，銅音的嗚聲壓住他的話聲。最後，門開開了，伊萬·瑪加洛維支從書室走出來了。他的瘦削的，剃得光光的臉上顯出了紅點。

「我們進去！」他拉住薩沙的手，說。「去，誠實地解釋一下。好孩子，沒有什麼可驕傲的，不過要從心上說實在話。」

薩沙走進書室去。稅務監督局的官吏坐着，大佐兩手插在袋內，一個膝蓋放在椅子上，站在

桌子前面。書室內烟氣騰騰，氣悶之極。薩沙既不看官吏，也不看大佐；他忽然覺得很慚愧和難過了。他不安地望着伊萬·瑪加洛維支，嘟囔着：

「我付錢……我交出……」

「你在冒用期票時，是希望怎麼辦啊？」他聽見銅音的聲調。

「我……韓得利珂夫答應在這時借錢給我的。」

薩沙再也不能說一句話了。他從書室走出來，又坐到門口的椅子上去。他想立刻從這兒走開，不過憎惡的心理壓迫着他，使他非常想留在這兒，打斷大佐的談話，向他說些無禮的話。他坐着，想着，想對這個討厭的叔叔說幾句有力量的和有分量的話，正在這時，客室的門縫裏出現了一個被黑暗包圍着的女人身形。這是大佐太太。他把薩沙叫到自己面前來，彎着手臂，哭着說道：

「Alexandre 我知道你不歡喜我，不過……聽我的話，聽我的話，請求您……我的朋友，這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這真可怕，可怕呀！爲了上帝，您求求他們，解釋解釋，求求去罷。」

薩沙看着她的哆嗦着的肩膀，看着她的大粒淚珠，正順着她的腮頰流下來，聽見自己背後有疲倦了的，苦痛着的人們的瘡啞的，神經質的聲音，他聳了聳肩。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爲了一千五百塊錢，會引起他的高貴的親屬們鬧這樣一場大風波！他既不明白眼淚，也不明白聲音的顫抖。

過了一點鐘，他聽見彷彿大佐佔了上風。最後，叔父和舅父都傾向把案子送到司法機關去了。

「解決啦！」大佐說，嘆着氣。「住口吧！」

經過這樣決定之後，全部叔父和舅父，連頂堅強的大佐在內，都有點精神不振了。寂靜。

「主啊，主啊！」伊萬·瑪加洛維支嘆口氣。「我的不幸的人啊！」

他開始輕輕地說着，大概現在他的妹妹，薩沙的母親正眼睛看不到地在屋子裏出現了。他心靈上感覺到，這個不幸的，神聖的婦人正在哭，苦痛着，爲自己的孩子請求。爲了使她在陰間安寧，應當寬恕薩沙的。

聽見哭泣聲了。伊萬·瑪加洛維支哭着和嘟嘟囔囔着什麼，門外頭一點也聽不出來。大佐站起來，從這個角落向那個角落走去。冗長的談話又開始了。

但是在客室內鐘鳴二下了。家庭會議完結了。大佐爲了不願看到破壞了他的血統的人，不從書室走到客廳裏去，却從前室穿出去……伊萬·瑪加洛維支走進客廳……他不安着，快活地擦着手。他的哭過的眼睛很快活地望着，嘴笑得歪着。

「很好！」他對薩沙說。「托天之福！我的朋友，你可以回家了，安靜地去睡吧。我們決定照期來償付，但是有個條件，你要懺悔，明天你就到我的村中去做事。」

過了一分鐘，伊萬·瑪加洛維支和薩沙，穿上大衣和戴上帽子，沿樓梯走下來了。舅父也不知唧噥着些什麼教訓的語句。薩沙也不聽他的話，覺得好像有一種沉重的和難過的東西，漸漸地從肩上脫落了下來。饒恕他了，他自由了！快活的情緒像風一樣，吹進了他的胸部，使他的心上感覺到了甜蜜的涼意。他想要呼吸，迅速動作，活下去！他看着路燈和黑暗的天空，記起了今天週一布爾斯特在「熊劇場」過自己的命名日，快活又擁抱住了他……

「我去！」他決定了。

可是這時他記起來，他一個銅板也沒有，他現在到這些同伴們處去，他們會爲了他沒有錢有輕他的。無論如何要弄到點錢！

「舅舅，請你借給我一百塊錢！」他向伊萬·瑪加洛維支說。

舅父很驚奇地向他的臉上看，退到壁燈柱處。

「請借給我！」薩沙說，不慌不忙地倒動着腳步，開始喘粗氣來了。「舅舅，我請求！請給一百塊錢吧！」

他的臉歪着，他哆嗦着，已經向舅父進攻了……

「你不給嗎？」他問，看來，那人始終還在奇怪和不明白。「聽着，如果你不肯給，那末明天我想別的辦法！我不准你們付清期票！明天我要再買用一張新的空頭期票！」

伊萬·瑪加洛維支嚇得呆若木雞，嘟囔着什麼不能聯起來的句子，從錢包內掏出了一張百元紙幣，把它遞給薩沙。那人接過來，很快就離開他了……

薩沙僵了一輛馬車，安心下去了，覺得好像快活的情緒又襲進了他的胸部。善心的伊萬·瑪加洛維支在家庭會議上所談到的青年的權利，又恢復了。薩沙先給自己描寫着一幕飲酒的場面，他的頭內，在瓶子，女人和朋友中間，還閃着一點小念頭：

「現在我看，我是犯罪了。是的，我犯罪了。」

草原

(一個旅行的故事)

七月的早晨，一輛沒有彈簧的二輪車，轟轟響着，沿着驛路，從N省的N縣城奔馳出來；這是一輛非常舊式的車子，現在在俄國只有商店的夥計，小商人以及貧窮的神父們還坐這種車。只要稍微動動，車子就格格吱吱響起來了；一隻拴在車後的水桶，碰在車上乒乓響——只從這一種聲音上，以及從那種在它的斑駁的身軀上摸着的，可憐的皮片上看來，可以斷定它的陳舊性，以及走向毀壞的必然性。

車上坐着兩個N縣的住民：N縣的商人伊萬·伊萬內支·庫積米喬夫，臉刮得光光的，戴着眼鏡和草帽，與其說他像個商人，不如說他更像官吏；另外一個——是賀里斯托佛爾·西里斯基神父，N縣尼古拉耶夫教堂的主持，是個矮小的，長頭髮的小老頭子，穿着灰色的帆布上衣，戴着闊邊大禮帽，繫着一條繡花帶子。第一個人不知在集中地想什麼事，搖搖頭，想把睡意驅走；

他的臉上的習慣了的事務的呆板表情，正和剛剛離鄉的和喝酒喝得很舒服的人的溫柔的情緒鬥爭着；第二個人，用濕潤的小眼睛，驚奇地看着上帝的世界，張大嘴笑着，覺得他的笑容直連到帽沿上去；他的臉紅紅的，有點怕冷的樣子。他們兩個人，庫積米喬夫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現在都是去賣羊毛的。他們和家人們道別着，剛剛飽飽地吃了一頓奶油饅頭，雖然是大清早晨，依然喝了一頓酒……兩個人的精神都很快活。

除了剛剛所描寫的兩個人之外，還有車夫丁尼斯加，不住地向一對跑得很快的栗色馬身打去，車上還有一個客人——九歲的男孩子，臉被晒得很黑，因為哭過濕着。這是葉果魯希加，庫積米喬夫的外甥。他是得到舅父的許可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的善意幫助，到什麼地方去進中學的。他的媽媽，奧麗迦·伊萬諾福娜，是一個十等文官的寡婦，是庫積米喬夫的親姐姐，是個很歡喜受教育的人和高尙社會的婦人，所以請求去販售羊毛的兄弟，帶着葉果魯希加，把他送到中學裏去；現在小孩子也不明白他要到哪兒去，和幹什麼去，在車夫台上和丁尼斯加並排坐着，拉着他的臂肘，爲了怕跌下去，好像放在酒精燈上的茶壺一樣跳動。由於車跑的太快，他的紅色襯衫背上像水泡一樣鼓了起來，新的，插着孔雀翎的車夫式的帽子滑到後腦海上去。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頂頂不幸的人，想要哭出來了。

當車子趕過監獄的時候，葉果魯希加向在高聳的白牆附近緩緩走動的守衛們望着，向有

欄杆的小窗子，向在屋頂閃光的十字架望着；記得在一星期之前喀贊斯克的聖母節那天，他跟着母親到監獄的教堂裏去，參加過節日的儀式；還要以前，復活節的時候，他跟着女廚子榴德梅她和丁尼斯加到監獄裏來，把聖餅、雞蛋、包子和烤牛肉都送到這兒來；犯人們感謝他們，畫着十字，其中的一個還送給葉果魯希加一件自做的玩具。

小孩子注視着熟識的地方，但是討厭的車子跑過去了，一切都留在後面了。監獄的外邊有幾座黑色的，烟燻火燎的鐵匠店，它們的後面是一片圍繞着石頭牆垣的，舒適的，綠色的公墓；白色的十字架和隱藏在櫻桃樹綠蔭中的紀念碑，從圍牆裏面很快活地向外望着，遠遠看來，好像白點子。葉果魯希加記得，當櫻桃樹開花的時候，這些白色的點子和櫻桃花混合成了一片白色的海；當櫻實成熟的時候，白色的紀念碑和十字架上便點綴上了許多血紅的點子。葉果魯希加的父親和祖母集娜依姐·丹尼洛芙娜晝夜長眠在圍牆內的櫻桃樹下了。祖母死的時候，把她放進一個長形的，狹窄的棺材內去，用兩個五分的銅幣蓋上她的不願閉上的眼睛。她直到死都很活潑，嘗從市場上拿些柔軟的，撒了一層罌粟籽的圓麵包來，現在她長眠了，長眠了……

燒磚的工廠，在公墓後面冒烟。濃厚的黑烟，像大球一樣，從一帶長長的，緊貼到地面的，蘆葦房頂中透了出來，懶洋洋地向上升去。工廠和公墓上的天空很昏暗，烟球的巨大影子沿田野和橫過道路爬過去。屋頂附近的烟中有落簾了一身紅色塵層的人和馬在活動……

城市鐵工廠後面就完了，開始是田野了。葉果魯希最後一次回顧了一下城市，面孔伏到丁尼斯加的肘部上，很悲痛地哭起來了……

「嗚，還沒有哭完嗎，哭精！」庫積米喬夫說道。「淘氣鬼，又流鼻涕啦！你不願去，就留下來吧。沒有人強迫你！」

「不要緊，不要緊，葉果爾兄弟，不要緊……」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用快調子說。「不要緊，兄弟……求求上帝……你不是去做壞事情，是做好事啊。像一般所說，有學問是光明，沒有學問，是黑暗……真是這樣。」

「你想回去嗎？」庫積米喬夫問。

「想……我想……」葉果魯希加抽泣着，回答。

「回去吧，反正去也是白去，臭狗屎掇不上台去。」

「不要緊，不要緊，兄弟……」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繼續說。「求求上帝……羅蒙諾梭夫也是這樣跟着漁夫走過，但是他後來成了一個全歐洲聞名的人物。只要有信仰，天才總會獲得好結果的，上帝是不會白教人努力的。禱告文中怎麼說法？創造光榮，爲了安慰我們的父母，建立教堂是爲了祖國的利益……這話。」

「利益可是有各式各樣的……」庫積米喬夫吸着廉價的紙烟說。「有的人讀了廿年書，

還是什麼也不明白。」

「這種人是有的。」

「誰要是認爲科學有好處，那末這個人的頭腦就要混亂。姐姐——是一個不明白事理的女人，什麼都想要高貴，想叫葉果爾加出息成一個學者，可是她不明白，在我的職業上，也可以使葉果爾加永久幸福。我這樣對您說，如果都成爲學者，都想地位高尚，那末就沒有人做生意和種糧食了。大家都要餓死了。」

「如果大家都去做生意和種糧食，那末也就沒有人去研究學問了。」

庫積米喬夫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都說的很肯定，很有力，他們倆人想着，裝着嚴肅的臉相，又同時咳嗽了一下。傾聽着他們談話的丁尼斯加，什麼都不明白，搖了搖頭，欠起身來，向栗色馬的兩肋抽了一頓。沉默了。

但是在行路人的面前，已經展開了一帶寬廣的，無盡休的，被一道鐵鍊一樣的山崗橫過的平原了。這些山崗擁擠着，一個比一個高地向外注視着，和從路旁向右伸展到地平綫去和消滅在紫色的遠方中的高地連結到一起了；你走啊，走啊，無論如何也弄不明白，平原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在什麼地方完結……太陽已經從城市後面窺探出來，安靜地，不慌不忙地開始了自己的工作。起初，遠遠的前方，天空和大地交織到一起的地方，在許多小墳墓和遠遠地很像張着兩手

臂的小人一樣的風塵附近，有一道很闊的亮黃色的帶子沿地面爬過；過了一分鐘，又是一條這樣的帶子在較近處閃光了，向右爬去，包圍住了山崗，有一種溫暖的感覺觸到葉果魯希加的背上了，光帶悄悄從後面照過來，跨過了車子和馬匹，向另外一條光帶迎面衝去，忽然，整個的，廣闊的草原上，把自己身上的清晨的半陰暗狀態除掉了，露珠含着笑容閃光了。

收割過的大麥，蓬蒿，大戟，野麻——這一切都被暑熱晒得發黃，發紅和半死了，現在都披了一層露水，被太陽一照，又復活了，還想再開一次花。道路的上空，許多老鳥快活地叫着飛了過去，鼯鼠在草中吱吱叫，鷺鷥在遠遠的左面什麼地方哭着。一羣被車聲驚起的鷓鴣，柔軟地叫出了「得爾爾爾」的聲音，飛了起來，向山崗飛去。蚱猛，蟋蟀，紡織娘和鼯鼠在草中奏着自己的單調的音樂。

但是過了不多時間，露水被晒乾了，空氣也凝結了，誘人的草原顯出了自己的七月的憂鬱形狀。草垂下頭了。生命死亡了。被太陽蒸晒着的，褐綠色的，遠處變成紫色的，帶着自己的安靜的，像影子一樣の色調的山崗，顯出了朦朧的遠景的平原，和覆在平原上空的天空，這種天空在草原上，沒有樹林和高山的地方，顯出了非常的深邃和透明，現在這一切都顯出了無邊的遼遠憂傷的渺茫……

真是悶氣和悲哀呀！車子跑着，葉果魯希加總是看到同樣的——天空，平原，山崗……草中

的音樂靜下去了。老鳥們飛走了，鷓鴣也看不見了。一羣鴉鵝因為沒有事情做，從枯萎的草上飛過去了，牠們都互相很相像，這使草原更呈現出了單調。

一隻鷹活動地搦動翅膀，從地面上掠過，忽然停在空中了，彷彿是沉思着生活的苦悶，後來又搦動翅膀，像箭一樣在草原上掠過，也不明白牠為什麼飛，牠要幹什麼。遠處的風磨也揮動着翅膀……

爲了點綴單調，蓬蒿中有白色的頭骨和大石塊閃過，時而出現灰色的石像，或者乾枯了的，枝頂上落着藍色白嘴鴉的柳樹，齧鼠橫路跑過去——又是蓬蒿，山崗，烏鴉從眼前滑過……

托天之福，居然有一輛裝着糧捆的大車迎面趕來了。車頂上騎着一個女孩子。她被暑熱蒸得有朦朧睡意，很疲倦，抬起頭來，望着迎面的人們。丁尼斯加向她打了個哈欠，栗色馬的臉向糧禾捆子伸過去，二輪車吱吱響着，和大車碰着，麥穗的芒，像掃帚一樣，掃過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的大禮帽。

「你向人身上趕，胖女孩子！」丁尼斯加喊道。「你瞧，麥子都扎煞了出來，像蜂一樣螫人！」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笑着，翕動着嘴唇，又躺下去了……山崗上出現了一棵孤獨的楊樹，誰種的它，和它爲什麼生在這兒——只有天知道。眼睛一看上它的和諧的身形和綠色的衣裝，就不願離開。這棵美麗的樹幸福嗎？夏天被暑熱蒸晒，冬天被風雪吹打，秋天的可怕的夜間，只能看

到黑暗，除了無路的，怒吼的風以外，什麼都聽不到，而且頂要緊的——一生都是孤獨，孤獨……楊樹後面，從山崗頂起，直到路邊，是一片小麥，像亮黃色的毯子一樣。山頂上的糧食已經割過了，收集成堆了，下面的糧食才剛在收割……六個割麥人站成一排，揮動着鐮刀，鐮刀快活地閃着光，都一同有規律地發出了「吱吱，吱吱」的聲音。從捆紮糧食的女人的活動上，從割麥人的臉上，從鐮刀的閃光上，可以看出暑熱蒸晒得很厲害，而且令人窒息。一條黑狗伸着舌頭，從割麥人處向車子迎面跑來，大概是想要吠叫一頓，但是又停在半路上了，冷淡地看着用鞭子向牠恐嚇着的丁尼斯加。大叫起來了！一個女人抬起身來，用兩手撫摸着疼痛的脊背，用眼睛注視着葉果魯希加的紅襯衫。也不知道她是喜歡上了紅顏色呢，還是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她只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兒好半天，連跡着看……

小麥田閃過去了。又是被蒸晒着的平原，被太陽照着的山崗，暑熱的天空，鷹又從地上掠過。風塵依然在遠處揮動翅膀，依然還是像一個揮着手臂的小人。懶得再看它了，好像永遠走不近它，它是離開車子太遠了。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庫積米喬夫沉默不語。丁尼斯加向栗色馬身上抽着，喊叫，葉果魯希加已經不再哭了，只是冷淡地向四方看着。暑熱和草原上的寂寞使他感到疲倦。他覺得，他已經走了好久，跳動了好久，太陽也向他背上烤了好久了。還沒有走過半哩路，他已經想：「到休息的

時候啦！舅父的臉上漸漸消失了熱情，只留下了一種事務上的枯燥表情，在刮光的瘦臉上，特別是因為他戴着眼鏡，鼻子和太陽穴上落滿了塵土的原故，這種枯燥的表情更加上了一種冷淡的，殘酷的表情。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可是不住眼地，奇怪地看着神的世界，笑着，他沉默着，想着什麼好事情和快活事情，善良的和懇懇的笑容凝結在臉上了。彷彿有一種很好的和快活的思想被炎熱凝結在腦子中了……

「怎麼的，丁尼斯加，今天我們能趕上大隊嗎？」庫積米喬夫問。

丁尼斯加向天空看了一眼，欠了欠身，向馬身上抽了一鞭子，後來回答：

「上帝保佑，夜間可以趕上……」

一陣狗吠聲。六條巨大的，草原上的牧羊犬，彷彿是從埋伏中，突然跳了出來，狂吠着向車子迎面奔來。牠們都是非常兇猛的狗，生着毛茸茸的，蜘蛛一樣的面孔，眼睛由於惡狠發着紅，圍起了車子，熱情地互相擁擠着，升起了一陣沙聲的怒吼。牠們非常的兇惡，好像預備要把馬，車子和人都撕裂成一塊一塊……歡喜着狗發怒和抽鞭子的丁尼斯加很高興這個機會，自己的臉上露出了幸災樂禍的表情，彎下腰去，用鞭子向牧羊犬身上抽去。狗們更大叫了，馬飛奔了，坐在前座上略微哆嗦着的葉果喬希加，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齒，明白他如果倒下去，立刻就會把他撕成碎塊，但是他並沒有覺得恐怖，也和丁尼斯加一樣幸災樂禍地看着，覺得可惜他的手中缺少一

根鞭子。

車子和羊羣走不了。

「站下！」庫積米喬夫喊道。「拉住特爾爾……！」

「尼斯加全身向後挺去，勒住了栗色馬。車子停下了。」

「到這兒來！」庫積米喬夫向牧羊人喊道。「把狗趕開，尙牠們的媽！」

衣衫襤褸的和赤脚的老牧羊人，戴着一頂毡帽，屁股上掛着一條骯髒口袋，手拿着一根有鈎子的長竿——完全像舊約中所描寫那樣的身形——趕開了狗，摘下帽子，走近車來。還有一個也是很像舊約中所描寫的那樣的身形，一動不動地站在羊羣的另一邊，冷淡地望着過路人。

「這是誰的羊羣？」庫積米喬夫問。

「瓦爾拉莫夫的！」老頭子高聲回答。

「瓦爾拉莫夫的！」站在羊羣另一邊的牧人重複了一句。

「怎麼的，瓦爾拉莫夫昨天打這兒過了嗎，還是沒有呢？」

「沒有……他們的管事人打這兒過去了，這是實在的……！」

「趕車吧！」

車子向前走去了，牧人們也領着自己的惡狗留在後面了。葉果魯希加不願意地向前面，向

紫色的遠方望着，他已經開始覺得揮動翅膀的風磨漸漸走近了。它越來越大了，完全呈現出來了，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兩翼了。一個翅膀是舊的，修補過的，另一個則是不久才用新木板做成的，被太陽晒得閃着光。

車子一直走過去，不知爲什麼風磨却跑到左面去了。走啊，走啊，它越來越往左了，始終不離開眼睛。

「這光榮的風車是給包勒特瓦的孩子們預備的。」丁尼斯加說。

「爲什麼看不見他的村莊？」

「村莊在山谷後面呢。」

包勒特瓦的村莊很快就出現了，但是風車始終沒有留到後面去，用自己的光亮的翅子揮動着，望着葉果魯希加。真是好看啊！

二

中午時光車子從道路上向右轉去，走了幾步，停下來了。葉果魯希加聽見了安靜的，很愛撫的淙淙水聲，他覺得好像有一種另外的空氣，像冰涼的天鵝絨一樣觸到他的臉上了。細水流從用大塊的醜陋石塊堆成的山崗上，透過一個也不知什麼善人築成的管子奔流出來。水流到地面上，透明，快活，迎陽光閃耀着，輕輕地動蕩着，彷彿是用有力的和布嚙布嚙響的水流表現着自

已，迅速向左方奔去。離山崗不遠處有一道小溪，流成了水窪；熱烈的陽光和被蒸晒着的田地，都貪婪地吸收着溪水，把它的力量減低下來；在不遠處，大概，它和另外一條同樣的小溪會流了，因為離山崗有一百步遠地方，順着水流有一帶濃密的綠蘆葦，當車子走近時，從蘆葦中叫着飛出了三隻蘆葦。

同伴們散坐在溪旁休息了，餵馬了。庫積米喬夫，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葉果魯希加坐在車子的和卸掉的馬匹的淡薄的陰影中，坐在一塊鋪好的毯子上，開始吃起東西來了。被炎熱凝結在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腦子中的，很好的和快活的思想，在他喝過了水和吃了一隻烤雞蛋以後，竟表示到外面來了。他愛撫地看了葉果魯希加一眼，嚼着東西，開口道：

「兄弟，我自己讀過書。從很早的年齡，上帝就賦與我思想和瞭解力了，因此我並不像其餘的人一樣，很像你，願能用自己的聰明安慰父母和先生。我還沒到十五歲，我已經會用拉丁文寫詩和講話了，就像用俄文一樣。我記得，我是聖賀里斯托佛爾的衣鉢繼承人。現在我記得，有一次禱告完畢以後，是在亞歷山大·帕甫洛維支皇帝陛下命名日，他在講台上脫掉法衣，很愛撫地看着我，問道：『Puer bone, quam, appellaris?』(註一)我回答：『Christophorus Sum』(註二)

(註一)「你叫什麼名字？」——譯者。

(註二)「我叫賀里斯托佛爾。」——譯者。

他又說：「Erigo Cornominati Sumus」(註三)就是說我們是同名者……後來他用拉丁話問：「你是誰家的孩子？」我也用拉丁文回答，說我是李別金斯克村的副神父西里斯基的兒子。回答的這樣敏捷和清楚，看來使聖人賞識了我，說道：「寫封信給父親，說我不能放你回去，我要把你留下來。」那些在講台上的祭司和神父們，聽見講拉丁話，也都奇怪了，每一個都稱讚我，表示自己的滿意。我還沒有生鬍子，老弟，我已經讀會拉丁文，希臘文和法文了，明白哲學，數學，人民歷史和各種科學了。上帝賦與我的記憶力真是奇怪極了。只要讀上兩次，我就會背了。我的先生們都奇怪，以為我將出息成一個學者，教會的明星。我自己也想到基輔去繼續研究科學，可是父母不允許。父親說：「你如果讀一輩子書，我們要等你到什麼時候呀？」我一聽到這話，就拋掉科學，找個位置去做事了。自然，我也沒能成功一個學者，因為我不肯違背父母之命，要安慰他們的老年，很忠實地送他們的終。服從比齋戒和禱告更重要啊！」

「一定，您已經把全都科學都忘掉了！」庫積米喬夫說。

「怎麼不忘掉，托天之福，已經過了八十年啦！哲學和修辭學我還記得一點至於外國語和數學全忘完了。」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睜縫起了眼睛，想了想，小聲說道：

(註三)「我們是同名者。」——譯者。

「什麼叫主體？主體就是一種獨立的東西，不要別的東西來干涉自己的活動。」
他搖了搖頭，和氣地笑了。

「精神食糧！」他說。「實在，物質只能營養肉體，精神食糧却能營養靈魂！」

「科學就是科學，」庫積米喬夫嘆口氣道，「現在我們追不上瓦爾拉莫夫，這就是我們的科學。」

「不是一根針，我們會找到的。他現在在這些地方轉呢。」

三隻熟識的驚鷺從蘆葦上空飛過去了，牠們的叫聲中聽出了驚慌的和憤怒的聲音，因為把牠們從河邊趕開了。馬們慢慢地嚼着，噴着鼻子，丁尼斯加在牠們附近走着，努力表示出來他對主人們所吃的黃瓜、包子和雞蛋簡直不注意，全部精神都放在驅逐向馬肚皮和馬背上粘附的蚊虻和蒼蠅的工作上去了。他冷淡地，用喉嚨發出一種特別的，好像勝利者的噪音，向自己的犧牲者拍去，如果沒拍到的時候就憤怒地嘟囔着，目送着逃開死神的幸運者。

「丁尼斯加，你在那兒幹嗎？過來吃吧！」庫積米喬夫深深吸口氣說，這是爲了表示他已經吃好了。

丁尼斯加胆怯地走到毯子邊來，自己挑選了五根大黃瓜，這是所說的「黃胖子」一類的。（他很難爲情去挑選小些的和新鮮的，）拿了兩個烤雞蛋，都是黑而且裂了縫的，後來躊躇地，

彷彿是怕別人會向他的伸出去的手上打去，用手指觸上了小包子。

「拿去，拿去！」庫積米喬夫催促他了。

丁尼斯加毅然拿起了包子，遠遠地走到一旁去，坐在地上，背靠着車子。立刻就聽見大嚼聲了，連馬都回過頭來，疑惑地望着丁尼斯加。

庫積米喬夫吃過東西，從車上拿下一隻也不知裝着什麼的袋子來，對葉果魯希加說：

「我要睡一會兒，你瞧着點，不要叫別人把我頭底下的袋子拉出去。」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脫下法衣，解掉帶子和脫下上衣，葉果魯希加望了望他，奇怪得要命了。無論如何他也沒有想到，神父們也穿褲子，而且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身上穿的是真正的帆布褲子，褲筒掖在長靴子裏，還有短短的麻布襯衫。葉果魯希加望着他，發覺從這身不合他的身分的衣服，和自己的長頭髮和大鬍子也不相襯的形狀看來，他很像魯濱孫。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庫積米喬夫脫掉衣服，臉對臉，躺在車陰中了，閉上了眼睛。丁尼斯加吃完之後，也躺在沒有太陽的地方了，肚皮向上，閉上了眼睛。

「看着點，不要叫人把馬牽走！」他向葉果魯希加說，立刻就睡熟了。

寂靜了。只能聽到馬噴鼻聲和咀嚼聲，以及睡着的人們的鼾聲；一隻魚鷹在附近哭泣，不時傳過來三隻鷺鷥的鳴聲，牠們是飛來看看，這些連問候都不問候的客人走了沒有；水溪淙淙有

聲。但是這一切聲音都被壞不了寂靜，也驚動不了凝結的空氣，相反的，把自然界也驅入到睡夢中去了。

葉果魯希加熱得呼呼喘着，在吃飯以後更覺得特別熱，跑到盧葦處去，從這兒眺望風景。他又看見了在中午之前所看到的一切：平原，山崗，天空，紫色的遠方，只不過山崗好像近點了，沒有風塵了，它已經落在老遠的後面了。在流出小溪來的陡急的山坡後面，又高聳出來了一座較平的和更闊的山崗；山崗上有一座五六家人家的小村莊。小房子附近一個人也看不到，一棵樹，一個陰影也看不到，好像小村莊在炙熱的空氣中窒息了，乾枯了。葉果魯希因為沒有事情做，便在草中捉住一隻紡織娘，把牠攢在拳頭裏，放到耳邊來，聽了半天，聽牠怎樣在奏自己的音樂。他聽厭了音樂之後，又去追一羣飛到蘆葦邊來吸水的黃色胡蝶，自己也沒有注意，不知怎麼又回到車邊來了。舅父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睡興很濃，他們的睡大概要繼續兩三小時，直等到馬休息過來……怎樣消遣這樣長的時間，躲到哪儿去躲避暑熱！這是費腦筋的問題……葉果魯希加機械地把嘴湊到從管子裏流出來的水流旁邊，他的口內開始感到了水管子的涼意和氣味。他起初很高興地喝着，後來就竭力忍耐着，直等到刺人的涼意不再從口中跑到全身體中，水不再順襯衫灑注時才停止。後來，他又走到車邊去，凝視着睡覺的人們。舅父的臉上依然露出了事務上的枯燥表情。對自己的事業有狂熱信心的庫積米喬夫，甚至在夢中，在教堂中禱告的時候，

唱「智慧的天使」的時候，都永遠想着自己的事業，一分鐘也不能忘掉它們，現在大概他又夢到一捆一捆的羊毛，車輛，價錢，瓦爾拉莫夫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是一個溫柔的，頭腦簡單的和可笑的人物，一輩子就沒有遇到過一件成功，而且可以維繫住他的靈魂的事情。在他一輩子的所做的許多事情中，不僅事業的本身使他迷戀，而且那種從事各種事業的忙碌，以及和人際的交際，也都使他迷戀。即如在這一次旅行中，使他感到興趣的不僅是羊毛，瓦爾拉莫夫和價值，而且還有遙長的路途，路上的談話，車下的睡眠，不定時的睡眠……現在，從他的臉上看來，他一定是夢到聖賀里斯托佛爾了，夢到拉丁文談話，夢見他的妻和奶油餛飩，以及各種庫積米喬夫所夢不到的東西。

在葉果魯希加正看着睡覺的人們的臉時，忽然聽見一陣輕輕的歌聲。遠遠地有一個女人在唱歌，但是在什麼地方和在哪一方面，很難明白。歌聲很輕，很長和很悲哀，很像哭，聽覺僅能聽到，忽然聽見從右面傳來，忽然聽見從左面傳來，忽然從上面，忽然從下面傳來，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從草原上空飛過和唱着。葉果魯希加四面張望着，也不明白這奇怪的歌聲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後來他傾聽了一下，才覺得，這原來是草在唱，半枯死了的草，在自己的歌聲中，沒有字句地，但是訴怨地和誠懇地，彷彿是向誰說明，它並沒有過錯，太陽晒死它真不應該，它確證着，它非常想要活下去，它還年青，如果不是暑熱，不是乾旱，它依舊很美麗，它沒有過失，它却請求別人

寬恕，而且發着誓說，它忍耐不了痛苦、憂傷和憐憫……

葉果魯希加聽了不久，他開始覺得空氣由於悲哀的、拖長的歌聲，顯得更氣悶、更炎熱和一動不動了……爲了要壓倒歌聲，他也唱起來，努力用腳打着拍子，跑到蘆葦邊去了。他從這兒向四方望望，却又發現唱歌的人了。在村莊的儘邊上的一所小房子旁邊，站着一個穿短襯衣的、長腿的和粗壯有力的、像隻白鷺一樣的女人，也不知在篩什麼東西；從她的篩子內，沿斜坡向下懶懶地灑着白粉。現在顯然是她在唱。離她一沙繩遠處，一動不動地站着一個穿一件襯衣和沒戴帽子的小男孩子。他彷彿被歌聲迷惑住了，一動不動，向下方的某處望着，大概是望葉果魯希加的紅襯衣。

歌聲停止了。葉果魯希加回到車旁去，因爲沒有事情做，又玩起水流來了。

又聽見拖長聲的歌聲了。仍舊是那個在山崗上的小村中的粗壯女人在唱。寂寞忽然閃爍。葉果魯希加身上來了。他離開水管子，眼睛向上抬起。他意想不到所看見的情景，使他有些害怕了。那個從前站在女人身旁，只穿一件襯衣的、龐腫的、摸出了大肚皮的、腿很細的小男孩子，正站在他頭頂上的一塊又大又難看的石頭上。他驚奇地，而且害怕地，好像看見自己面前有一個鬼魂一樣，眼睛一霎也不霎地，張大了口，望着葉果魯希加的紅襯衣和車子。襯衣的紅色誘惑着他，使他歡喜，車子和睡在車旁的人們則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也許他自己並沒有注意到，舒服的紅

顏色和好奇心，如何把他從村中引到下面來了，大概現在正驚異自己的勇敢。葉果魯希加望了他好久，他也望着葉果魯希加。兩個人都沉默不語，都感覺到一點不舒適的樣子。沉默了好久以後，葉果魯希加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陌生人的臉頰顯得更腫了，他把脊背貼在石頭上，凸出了眼睛，翕動着嘴唇，用發沙的低音

回答：

「叫琪特。」

孩子們相互之間再沒有多說一句話。又沉默了一會兒，神祕的琪特眼睛不離開葉果魯希加，把一隻腳翹起來，用腳跟尋覓着支點，攀到石頭上去了；他從這兒向後退去，注視着葉果魯希加，彷彿是害怕那人可不要從後面打他一下子，又攀上第二塊石頭去，一直這樣攀到山崗頂上才完全清道了。

葉果魯希加目送着他，用兩手抱住膝蓋俯下頭去……炎熱的陽光燃燒着他的後腦海，脖頸和脊背悲傷的顫聲，忽而消滅，忽而在凝結住的，窒息的空氣中吹過，像小河一樣單調地響着，馬嚼着，時間簡直是過不完，就彷彿它已經凍結住和停止住了。覺得從清晨起，已經過了一百年……上帝不是想把葉果魯希加、車子和馬都凝結在這兒的空氣中，叫他們像山崗一樣僵化

和永遠停滯在一塊地方呢？

葉果魯希加抬起頭來，用黃褐色的眼睛看着自己前面；在這以前一直不動一動的紫色的遠景動蕩了，和天空一同向更遠處移動了……風景把褐色的草，蘆葦拖在自己後面，葉果魯希加好像也用出了非常的速度跟在好像逃出去的風景後面。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引誘他向那兒跑去，暑熱和疲倦的歌聲追在他的身後。葉果魯希加低下頭去，閉上眼睛了……

丁尼斯加首先醒了。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咬了他一口，因為他一跳起來，急忙搔搔肩膀，說道：「魔鬼，還沒能把你殺死啊！」

後來他走到河邊去，喝了點水，洗了半天臉。他的噴鼻聲和迸濺水的聲音，把葉果魯希加從昏冥狀態中喚回來了。小孩子看着他的濕臉，上面佈滿了水點和大粒雀癩，這使臉非常像一塊大理石，小孩子問道：

「我們快走了嗎？」

丁尼斯加看了看，太陽還在高空，回答：

「大概快了。」

他用衣服襟擦乾臉，做了一個非常嚴肅的面相，用一隻腳跳了跳。

「來試試，看誰能先跑到蘆葦處吧！」他說。

葉果魯希加被暑熱和半睡的狀態弄得很疲憊，但是仍舊跟在他後面跑去。丁尼斯加已經差不多廿歲了，他充任車夫而且預備結婚了，但是仍舊和小孩子一樣。他很歡喜放風箏，追鴿子，玩打羊拐，追著玩，總要參加孩子們的遊戲和口角。只要主人一走，或者一睡，他就做起類似一隻腳跳，或者擲石頭的把戲來了。他帶著那種天真的樣子去參加到幼年社會中去玩鬧，這很難使一般成年人忍耐住，不說：「這塊木頭呀！」孩子們對於成年的車夫侵入他們的勢力範圍，也沒有表示什麼奇怪。叫他玩好了，只要不打架，活像小狗們看到一隻天真的大狗參加到牠們羣中來，而且和牠們玩起來時，一點也不感到什麼奇怪一樣。

丁尼斯加追過了葉果魯希加，看來，他很高興這樣。他擠擠眼睛，似乎是表示，他可以用一隻腳隨便跳多少遠，那人向葉果魯希加提議，他願意不願意和他沿着道路，毫不休息地從那兒跳回車跟前去。葉果魯希加拒絕這一建議了，因為氣喘的太厲害，而且無力了。

忽然丁尼斯加裝了一個很嚴肅的臉相，即使庫積米喬夫罵他，或者用棍子向他揮去時也沒有做過這種臉相。他俯聽着，輕輕地跪下一個膝蓋去，他的臉上顯出了嚴厲和恐怖的表情。那種表情是聽到異端說教的人們常有的。他眼睛注視着，一點慢慢地抬起了變成圓形的手腕子，忽然肚皮貼到地面上，圓形的手腕拍到草上了。

「有啦！」他莊嚴地沙聲說，站起身來，把一隻大蚌殼放到葉果魯希加眼前。

葉果魯希加和丁尼斯加想使蚌蛭快活，於是用手撫摸着牠的寬闊的，綠色的脊背，動動牠的鬚鬚。後來丁尼斯加捉住了一隻吸飽了血的肥蒼蠅，把牠送給蚌蛭。牠很冷淡地，好像老早已經認識了。丁尼斯加了，活動着自己的很大的，像盞盞一樣的顎骨，把蒼蠅肚皮吃掉了。牠們放掉牠了，牠閃動着自己的翅膀的粉紅色裏子，跳到草地上，立刻就唱起自己的歌來。也把蒼蠅釋放了，牠整子整翅膀，就肚皮也沒有地飛到馬前去。

從車底下發出一聲長嘆。這是庫積米喬夫醒了。他迅速抬起頭來，不安地向遠處望着，從這一個冷淡地滑過葉果魯希加和丁尼斯加面前的眼光看來，他一醒來就想起了羊毛和瓦爾拉裏夫。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請起來吧，到時候啦！」他驚慌地說。「光顧了睡覺，事情都要糟糕啦！丁尼斯加，套車！」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又合着那種睡去時的笑容醒來了。他的臉因為睡覺顯枯萎了，皺了起來，似乎顯小了。他洗過臉和穿上衣服，不慌不忙地從口袋內掏出一小本聖詩來，面向東方，開始小聲讀起來，畫了個十字。」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庫積米喬夫謹慎地說道。「到走的時候啦，馬已經備好了，可是您真是天知道……」

「立刻就好，立刻就好……」賀里斯托佛爾嘆道。「要讀一篇讚美詩……今天還沒讀過呢。」

「可以以後再讀讚美詩的。」

「伊萬·伊萬內支，每天我的情況……可不成。」

「上帝不會討債的。」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一動不動地面向東方站着，翕動着嘴唇，足足有整一刻鐘，但是庫積米喬夫幾乎是憎惡地望着他，不能忍耐地聳了聳肩。特別使他氣憤的，是賀里斯托佛爾每唱完一首「詩」時，自己就吸一口氣，迅速地畫個十字，爲了使別人也畫十字，故意大聲咳嗽幾次。

「阿里露亞，阿里露亞，阿里露亞，（註）托你上帝的福！」

最後他含笑，向上望望天空，把聖詩放進口袋去，說道：

「完啦！」

過了五分鐘，車子上路了。它好像是向回走去，並不是前進，同伴們所看到的一切都和中午以前一樣。山崗始終還綿延在紫色的遠景中，看不見它們的盡頭，蓬蒿，石塊，割過的田地飛過去，仍舊是那些烏鴉，鷹，有力地擺動翅膀，在草原上飛着。空氣由於暑熱和安靜越來越凝結了，服

從的自然界凝凍在沉默中了……沒有風，沒有活潑的新鮮的響聲，沒有一片白雲。

最後，當太陽開始向西方落下去時，草原、山崗和空氣忍受不住壓迫了，消逝着忍耐力，苦痛着，企圖把壓迫從自己身上驅除掉。突然從山崗後面升起來一塊灰白色的，毛茸茸的雲片。它和草原互相交換着目光，而且準備要使天空暗一下了。忽然在凝結住的空氣中，也不知什麼東西爆炸了，風喧鬧着，努力吹着，呼呼叫着在草原上盤旋。青草和去年的蓬蒿立刻就發出了瑟瑟聲，塵土在道路上盤旋，沿草原飛奔，自己身後拖着乾草、樹枝和羽毛，像黑色的，盤旋的柱子一樣向天空升去，把太陽遮住了。沿着草原和橫過草原，有許多流浪人顛頭磕地地跳動着跑過，其中的一個被裹進旋風了，打起旋來了，像鳥一樣，飛向天去，變成一個黑點，完全看不見了。第二個，第三個緊跟着他飛起來了，葉果魯希加看見有兩個流浪人在一塊藍色的高地上相撞了，又互相摟扶，像聯到一起一樣。

一隻大雁在道路儘邊上跳動。牠滿身被太陽照着，擺動着翅膀和尾巴，向漁網，或者向池邊走去，當牠在水上閃動時，翅膀就和茸毛交織到一起了，好像牠的前面，後面，兩旁都生出了茸毛……雁在空中哆嗦着，像一條虫一樣，賣弄着自己的光彩，一直升到高空去了，後來，大概是被塵雲嚇住了，向一旁飛去，好久還能看到牠在閃動……

一隻被旋風嚇着的，也不知鬧了什麼事的秧雞，從草中飛出來了。牠在風外邊飛，和一切鳥

不一樣，牠逆着風飛，因此牠的羽毛都倒豎了起來，牠全身都鼓脹成一隻母雞大小了樣子變成惡毒可怕和動人。只有一些將老死在草原上的和習慣了草原上的騷動的烏鴉們安靜地在草上飛翔，或者沿溪地，對什麼都不注意，用自己的粗嘴啄堅硬的土地。

山崗後面，隱隱有打雷的聲音，吹起了新鮮空氣。丁尼斯加快活地打着哨子，向馬上抽去。德里斯托佛爾神父和庫積米喬夫扶着自己的帽子，眼睛向着山崗……如果下起雨來，可好啦！大概又經過了一陣風，吹之苦，草原佔了上風，看不見的，有壓力的力量漸漸地克服了風勢和空氣，把塵土壓了下去，又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了，涼靜了。黑雲不見了，被太陽晒着的山崗發暗了，空氣很服從地凝結了，只有一些驚慌的驚鷺們在什麼地方哭泣和訴苦着運命……

後來黃昏很快就光臨了。

三

在黃昏的朦朧狀態中出現了一座很大的一層房子，鐵房頂都鏽了，窗子也很黑暗。這一所房子就叫做旅館，雖然在它的周圍並沒有一所院子，而且它是座落在草原中間，四周什麼也沒有圍繞。離它旁邊不遠處，有一個修着籬笆的小櫻桃園發着暗色，窗子下面有幾棵睡去的向日葵垂下了自己的，沉重的頭。小花園裏面有一個小風磨拍啦拍啦響着，這是爲了用響聲恐嚇兔子的。房子附近，除了草原以外，再沒有什麼可以看到和聽到了。

車子剛一停在有遮簷的小台階旁邊，屋內已經發出了快活的聲音——一個是男人的，另一個是女人的——有滑車的門吱扭着響了，立刻就有一個高高的瘦身形在車旁出現了。揮動着雙手和衣襟。這是旅館的主人摩西·摩西伊文，是一個不很年青的人，一張非常蒼白的臉，一部像墨一樣黑的，很漂亮的鬍子。他穿着一件舊的黑色上衣，這件上衣在他的瘦肩上擺動着，活像掛在衣架上，攪着衣襟，彷彿是擺動着翅膀。摩西·摩西伊文不論是在快活的時候，或者害怕的時候，都要拍拍手。除了上衣之外，主人身上還有一件肥大的白色襯褲和一件纏着像大臭蟲一樣紅花的，天鵝絨的背心。

摩西·摩西伊文一聽說有客人來，起初由於感情的蜂湧而至，悶住聲了，後來又拍了一下手，陣降了。他的上衣襟擺動着，脊背彎成了弧形，蒼白的臉上有種歪曲的笑容，彷彿他一看見車子，不僅感覺到了快活，而且還感覺到了香痛的甜蜜。

「啊，我的天，我的天！」他用細聲細氣的，像唱歌一樣的嗓音說，喘着氣，忙亂着，用自己的身體的動作妨礙着客人從車上下來。「我今天真是個幸福的日子啊，我現在應當怎麼辦呢！伊萬·伊萬內支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是多末好一位小紳士坐在車前座上啊，上帝救我啊呀，我的天，我為什麼只站在一塊地方，不招呼客人進屋子去呀？請吧，誠懇地請求……請求寬恕，請把你們的東西都給我……啊，我的天！」

摩西·摩西伊支在車內摸索着，幫忙客人走下車來，忽然轉面向後，用野蠻的、震耳的聲音，好像沉到水中去一樣，喚人幫忙。

「梭羅孟！梭羅孟！」

「梭羅孟！梭羅孟！」屋內的女人嗓音重複了一遍。

「梭羅孟！梭羅孟！」屋內的女人嗓音重複了一遍。裝滑車的門吱咛咛了，一個不很高大的青年猶太人在門口出現了，臉紅紅的，一個大鷹鼻子，挺硬的，捲髮中間有禿了的地方，他穿着一件很舊的短上衣，圓襟，短袖，穿一件短短的布褲子，因此很像一個短毛短尾的脫毛鳥了。這就是梭羅孟摩西·摩西伊支的弟弟。他沉默着，也不問候，只是很奇怪地笑着，走近車來。

「伊萬·伊萬內支和賓里斯托佛爾神父來啦！」摩西·摩西伊支用彷彿害怕那人不相信的腔調對他說。「喂，真是奇怪的事，這樣好人來啦！梭羅孟，把東西拿進去請吧，貴重的客人！」

過了不久，庫積米喬夫，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葉果魯希加已經坐在一間大而且暗的空屋子內的舊木桌子旁邊了。這張桌子幾乎是很孤獨的，因為在大屋子內，除了它之外，還有一張破漆布沙發床和三張椅子，再沒有任何傢俱了。而且椅子也不能叫做椅子了。這只是一種可憐的，類似傢俱的東西，漆皮老早已經過了自己的年代，椅背非常不自然地挺向後去，使椅子很像一隻小孩子的雪橇。很難明白，莫明其妙的木匠把椅背彎成這種厲害樣子是爲了有什麼便利，

而且會令人想到這並不是木匠的過失，而是一個什麼過路的大力士幹出來的事。他想要試試自己的力量，把椅子背弄彎，後來修了修，却是彎得更厲害了。屋子裏很黑暗。牆壁灰色，天花板和花紋都變成烟燻火燎的樣子，地板上許多裂縫，點綴着許多莫明其妙的痕跡（令人想到這都是那個大力士用鞋後跟踏出來的），覺得，如果在屋子裏掛上十盞燈，它依然是很黑暗的。不論是牆上和窗上，都一點油漆的痕跡也沒有了。然而，在一面的牆上掛着二隻灰色的木框子，裏是一張畫着兩隻鷹的旅店規則，另外一面牆上也有一隻同樣的框子，是一張什麼畫，上面題着面幾個字：「人類的冷淡。」人類對於什麼冷淡，——也不能明白，因為畫由於時間長久，顏色太暗了，而且落滿了蒼蠅。屋子裏蒸發出了霉氣和酸味。

摩西·摩西伊支把客人領進屋子去，繼續彎着腰，拍着手，聳着肩和高興地喊着——他做這一切表情，他認為這是爲了表示非常的客氣和恭敬所必需的。

「我們的車輛什麼時候打這兒過去的？」庫積米喬夫問他。

「一隊是在今天早晨過去的，另一隊呀，伊萬·伊萬內支，是在這兒打尖吃中飯，黃昏以前走的。」

「可是……瓦爾拉莫夫打這兒走過沒有呢？」

「沒有，伊萬·伊萬內支。昨天早晨他的管事人葛利高里·葉高雷支過去了，他說，他現在

要到村中的一個莫洛康派教徒家去。」

「很好。這末說，我們馬上去追上大隊，然後再到莫洛康派教徒家去吧。」

「上帝保佑你們，伊萬·伊萬內支！」摩西·摩西伊支害怕了，拍了一下手。「您夜間往哪兒去呀？請你們在這兒吃過晚飯，過一夜，明天早上再走，再去追要追的人吧！」

「沒有功夫，沒有功夫……對不起，摩西·摩西伊支，下一次再往，現在可不是時候。我們坐一刻鐘就要走，可以在莫洛康派教徒家過夜。」

「一刻鐘！」摩西·摩西伊支尖聲叫了。「您害怕上帝吧，伊萬·伊萬內支，您要叫我把您的帽子藏起來，把大門鎖上啊！您總得要喝口茶，吃點東西呀！」

「我們沒有功夫和糖啊，茶啊打較道啊。」庫積米喬夫說。

摩西·摩西伊支頭歪向一旁去，彎着兩膝，手掌伸向前去，彷彿是防禦外來的毆打，露着很苦痛的甜羞的笑容，開始懇求道：

「伊萬·伊萬內支，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你們都是好人，請在我家喝杯茶吧！難道我真成了一個那樣壞人了嗎？連在我家喝杯茶都不成了嗎？伊萬·伊萬內支！」

「有什麼，可以喝杯茶。」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同情地嘆了口氣。「這是不會就攔什麼的。」
「噯，好吧！」庫積米喬夫同意了。

摩西·摩西伊支全身震動着，快活地啊呀了一聲，他好像剛剛從冷水裏跳到暖地方來，跑到門口去，用先前喊叫梭羅孟時那樣粗野的響亮的聲音喊道：

「蘇羅薩！生起自沸壺來！」

過了一分鐘，門開了，梭羅孟手中端着一個大托盤走進屋中來了。他把托盤放在桌上，囑笑地望着旁邊，依然是奇怪地笑着。現在在燈光下面可以看清他的笑容了；笑容是很複雜的，而且表現出了許多感情，特別在笑容中佔着特殊地位的一種感覺——是很清楚的藐視樣子。他好像在想什麼可笑的和愚蠢的事情，想使什麼人忍耐不住藐視；他很高興而且希望這種機會，能用嘲笑的样子觸人發怒，然後他笑着跑掉。他的長鼻子，厚嘴唇和狡猾的，凸出的眼睛，彷彿是由於想大笑的原因而顯着緊張。庫積米喬夫看了他的臉一眼，嘲諷地笑着問道：

「梭羅孟，你爲什麼今年沒有到我們N縣的市場上去表演一下猶太人的事情啊？」

葉果魯希加很清楚地記得兩年前，梭羅孟在N縣市場上的一家小店內，曾經表演過一件取材於猶太人生活的喜劇，收得很大的效果。對於這件事的提起，並沒有使梭羅孟發生任何印象。他什麼也不回答，走了出去，等了一會兒，又端着自沸壺回來了。

他在桌旁做完自己的事，走到一旁去，手臂交叉在胸前，一隻腿伸向前去，用自己的嘲笑的眼睛盯着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他的姿勢中有一種誘人的，傲慢的和藐視的表情，同時可憐的和

滑稽的表情也到了頂點，因為他的姿勢越是動人，他的短褲子，短上衣，諷刺畫一樣的眼睛，他的整個的鳥一樣的身形，也都越明顯地凸出了。

摩西·摩西伊支從另外一間屋子裏端來一張凳子，稍微離開桌子一點坐下來。

「請多用點糖和茶！」他招待着客人開始說。「多用點吧。這樣稀見的客人，真是少見，我已經五年沒見到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了。沒有人願意告訴我，這位很好的小紳士是什麼人嗎？」他溫和地望着葉果魯希加問。

「這是姐姐奧麗迦·伊萬諾美娜的兒子，」庫積米喬夫回答。

「他上哪兒去？」

「在讀書，把他送進中學去。」

摩西·摩西伊支爲了鄭重起見在自己臉上表示出了奇怪的表情，大搖了搖頭。

「噢，這很好！」他用手指指着自沸壺，說道。「這很好！從中學裏會出息這樣一個紳士，我們大家見他都要摘帽子。你會成個聰明人，富人，有高才，媽媽會歡喜的。噢，這很好！」

他沉默了一會兒，摸了摸自己的膝蓋，又用恭敬而又玩笑的腔調說道：

「請您原諒我，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我預備寫一張呈子給大僧正，請您向商人們去討點糧食。我拿呈文紙來，我寫上，大概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自己的錢很少，因為他在經商，開始販售羊毛。」

了」

「是的，在老年時光這樣……」賓里斯托佛爾神父說着，笑了。「老兄，從神父變成商人了。現在應當坐在家裏，禱告上帝，可是我坐着車子跑，像警官坐在車上巡行……忙啊！」

「這樣錢會多起來的！」

「是啊，不過這是沒有辦法，並非爲了錢，錢物並不是我的，是女婿米海依洛的！」

「爲什麼他自己不去呢？」

「因爲……因爲這是乳臭未乾的小孩子，羊毛買可買來了，但是說到買——不懂，還年青，把自己的錢都浪費了，想要發一下財，於是這兒那兒地亂來一泡，可是沒有看見他。小夥子這樣亂幹了一年，後來跑到我家來，說：『神父，請您買掉羊毛吧，行行好事！我對這事一點也不明白！』這算什麼。現在用剝神父了，從前不要神父也可以做事。買的時候問也不問，現在沒有辦法了，又用剝神父了。神父有什麼用？如果不是伊萬·伊萬內支，連神父也沒有辦法。真叫他們忙死了！」

「是的，跟孩子們只有忙碌，我對您說吧！」摩西·摩西伊支嘆口氣說。「我自己有六個孩子。教一個讀書，給另外一個治病，把第三個抱在手中，可是他們長大以後，還要更忙。不僅現在如此，在聖經裏面也是這樣說法。當亞珂夫有了小孩子的時候，他哭了，但是當他們長大時，還有比哭更壞的情況！」

「唔，是的……」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同意了，沉思地望着杯子。「我自己一點也不怨恨上帝，我已經活到自己的生命的盡頭了，這是上帝所能賦與一切人的……女兒已經嫁了好人家，兒子已經出息成人了，現在自由了，盡完自己的責任了，向四方去也沒有妨礙了。安靜地和老妻住在一起，有吃，有喝，有睡，高興看看孫子們，禱告禱告上帝，我再也不要什麼了。我再也不想認識什麼人了。我從來沒有什麼苦惱，我們說吧，如果現在皇帝問我：『你要什麼？你想要怎樣？』我可什麼也不要！我一切都有，一切都托天之福。全城再沒有比我更幸福的人了。不過只是罪孽深重，可是說實在話，只有一個上帝是沒有罪過的。這對嗎？」

「當然對的。」

「噢，自然，沒有牙齒了，老得背都駝了，那兒和這兒的……到處氣喘……我害病，身體並不強健，可是自己想忍，總算活過來啦！八十歲了，不會永久活下去的，應當明白道理。」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情，湊到杯子上去，笑得咳嗽了一下。摩西·摩西伊支因為禮貌的關係也笑了，咳嗽了。

「真可安慰！」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揮了一下手，說道。「我的大兒子噶甫里勒到我家來了。他是學的醫科，在柴爾尼圖甫斯克充任地方警官……很好，您哪……我對他說：『那兒這兒都氣喘……你是醫生，給父親治治！』他立叫我脫了衣服，敲了敲，聽了聽，做過各種手續……」

肚皮，後來他說：「爸爸，您要用氣壓方法治療。」

賀里斯托佛爾癡癡地哈哈笑着，流出了眼淚，站了起來。

「可是我對他說：『上帝保佑這種氣壓治療法吧！』」他透過笑聲，揮着兩隻手說道。「上帝保佑這種氣壓治療法罷！」

摩西·摩西伊支也站了起來，捧着肚皮，輕鬆地笑着，很像狗叫。

「上帝保佑這種氣壓治療法吧！」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哈哈笑着，重複一遍說。

摩西·摩西伊支比他高了兩個調門，也這樣癡癡地笑着，幾乎連腳都站不住了。

「噢，我的天……」他笑聲中呻吟着。「叫我喘口氣吧……這樣好笑……噢嘛……我要死啦！」

他笑着，說着，但是却害怕地和猶疑地望着梭羅孟。那人仍然是從前的樣子站着，笑着。從他的笑容和眼睛上判斷，他是真正地藐視而且憎惡了，但是這對於他的像脫毛鳥一樣的身形非常不相襯，使葉果魯希加覺得，誘人的姿勢和惡狠的，藐視的表情，只是使他更顯出來是故意在玩笑，和引逗貴客們笑一笑。

庫積米喬夫沉默着，喝了六杯茶，把自己面前的桌子上清除出了一塊地方，把那個他在車底下睡時，放在頭底下的口袋拿出來，解開口袋上的繩子，搖了搖它。從口袋內落出了幾束紙幣。

「時間還來得及，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我們來數數吧。」庫積米喬夫說。

摩西·摩西伊支一看見錢臉紅了，站了起來，彷彿一個很世故的，不願曉得別人的祕密的人，顯着脚和平均地擱着手，從屋內走出去了。梭羅孟仍舊留在原處。

「單元頭的捆子每捆多少？」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說。

「五十元……三元頭的九十元……二十五元和一百元的，每捆一千元。您數出七千八百元來給瓦爾拉莫夫，我數的給古謝維支。注意點，不要數錯……」

葉果魯希加從來沒有看見過像現在擺在桌上的一大堆錢。大概，錢是很多，因為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給瓦爾拉莫夫數出的七千八百元錢的一捆，和整個的錢堆比較起來，顯得很小。如果在別的時候，這樣一大堆錢，也許會使葉果魯希加吃一驚，引起他的幻想，以為這一堆錢可以買許多圓點心，羊拐，有罌粟籽的麵包；現在他却毫不關心地望着它，只聞到了從錢堆中發出的爛蕪菜的和煤油的臭味。他在車內被搖動的非常難過，疲倦了，想要睡覺。他的頭向下低去，眼睛粘到了一起了，思想像亂綫一樣。如果可以的話，他一定很舒服地把頭俯到桌子上，閉上眼睛，爲了不要看見燈和在錢堆上活動的手指，叫自己的疲倦的，朦朧的思想更混亂起來。當他努力不要打盹的時候，燈火，杯子和手指都變成雙的了，自沸盞搖擺了，爛蕪菜的氣味越法刺鼻了和難聞了。

「啊呀，錢啊，錢啊！」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嘆了口氣，合着笑說。「苦痛都是你們生出的！現在

我的米海依洛大概正在睡覺，夢見我給他帶回這樣一堆錢去。」

「您的米海依洛·琪摩菲依支是一個什麼也不明白的人。」盧積米喬夫小聲說，「不肯爲自己的事業努力，您可是明白人，您也可以想想。如果您說過的，您把羊毛交給我，然後自己回去有多好，我給您的價錢，已經比本來的價錢高五毛錢了。這是爲了客氣……」

「不成，伊萬·伊萬諾維支，」賀里斯托佛爾嘆了一口氣，「謝謝您的關心……自然如果我獲得權力，我連話都不說一句，但是您自己明白，貨物不是我的……」

摩西·摩西伊支顫着腳走進來了，由於世故的厚誼，勢力不著錢堆，悄悄地走到葉果魯希加面前，從後面拉了拉他的襯衣。

「走吧，小紳士，」他小聲說，「我給你看一隻好看的小熊，是很可怕，喜歡生氣的小熊嗎？」

睡眼惺忪的葉果魯希加站起來了，懶洋洋地跟在摩西·摩西伊支後面去看熊了。他走進一間小屋子去，在他還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之前，首先有一種酸腐的和霉濕的氣味窒息住了他的呼吸，這種氣味在這兒比大屋子裏還要濃厚，大概就是從這兒傳播到整座房子裏去的。小屋子的半被一個遮着一床油污的棉被的大錘佔滿了，另一半安着一隻五斗櫥和一堆山一樣的各种破布片，從硬梆梆的裙子起，一直到孩子們們的襯褲和尿布。五斗櫥上點着一枝蠟燭。

葉果魯希加並沒有看到熊，却看到了一個長大粗壯的猶太女人，披散着頭髮穿着一件紅色的紗衣服，上面有些黑點子。她很困難地在床鋪與五斗櫥之間的狹窄走路中間轉動着，發出了一聲呻吟的長嘆，彷彿她在害牙疼病。她一看見葉果魯希加，裝了一個哭相，又長嘆着，在他還沒有看清一切之前，把一塊塗了蜜的麵包送到他口中去。

「吃吧，孩子，吃吧！」她說。「你媽媽不在這兒，也沒有人給你東西吃，吃吧。」

葉果魯希加吃起來了，不過因為每天在自己家中吃的是冰糖麵包和罌粟籽麵包，所以對於這種慘雜了一半黃臘和蜂蜜的蜜沒有什麼好感。她吃着，但是摩西·摩西伊支和猶太女人看着，又嘆氣了。

「你上哪兒去，孩子？」猶太女人問。

「讀書去。」葉果魯希加回答。

「媽媽生了你們幾個人？」

「我一個人，再沒有什麼人了。」

「啊，噢嚇！」猶太女人嘆口氣，抬起眼睛來。「可憐的媽媽，可憐的媽媽！她要怎樣寂寞和哭泣啊！再過一年，我們也要把自己的拿烏木送去讀書了，噢嚇！」

「啊嚇，拿烏木，拿烏木！」摩西·摩西伊支嘆口氣，他的臉上的皮膚神經質地哆嗦着。「他

是一個病孩子。」

油污的被子活動了，從被子下面鑽出來一個捲髮的小孩子的頭，生在很細的脖頸上；兩隻黑眼睛閃灼着，好奇地盯住了葉果魯希加。摩西·摩西伊支不住地嘆着氣，走到五斗櫥邊去，開始用猶太話講什麼了。摩西·摩西伊支小聲說，用低音，他講的全部猶太話好像是不斷的「呱呱，呱呱……」的聲音，妻却用一種細聲的印度鷄一樣的調子回答，她的聲音好像是「嗶，嗶，嗶……」。他們在商談着的時候，又從被子下面鑽出來另外一個，生在細脖頸上的，捲髮的頭，他以後是第三個，後來是第四個……如果葉果魯希加富於幻想的話，那末可以想到，在被子下面一定有一個百頭怪物。

「呱呱，呱呱……」摩西·摩西伊支說。

「嗶，嗶，嗶……」猶太女人回答他。

猶太女人深深地嘆着氣，結束了商談，她走到五斗櫥邊，在那兒打開一塊綠色破布片，拿出一隻心形的大蜜點心。

「拿着吧，孩子，」她把點心遞給葉果魯希加，說道。「你現在見不到媽媽了，沒有人送你禮物了。」

葉果魯希加把點心塞進口袋去，向門口退去，因為他已經不能忍耐住，再繼續聞這種酸腐

的空氣了。雖然主人們就是生活在這裏面。他回到大屋子裏去，舒服地坐在沙發床上，已經不妨礙自己的幻想了。

庫積米喬夫剛剛數完錢，把它們放回口袋去。他對於錢並不特別敬重，毫不客氣地和冷冰冰地把它們塞進髒口袋去，好像這並不是錢，不過是些爛紙。

賀里斯托德爾神父和梭羅孟講着話。

「噢，怎樣，聰明的梭羅孟？」他打着哈欠，向口畫着十字，問道。「事情怎樣？」

「這您是說的什麼事啊？」梭羅孟問，彷彿是有人說他犯了罪一樣，那末兇狠地望着人。

「一切……你做什麼事？」

「我做什麼事？」梭羅孟重問一遍，聳了聳肩。「也是那一切事啊……您看我是僕人。我是哥哥的僕人，哥哥是過路人的僕人，過路人又是瓦爾拉莫夫的僕人，不過我如果有一千萬塊錢，那末瓦爾拉莫夫便又是我的僕人了。」

「爲什麼他會是你的僕人呢？」

「爲什麼？因爲沒有一個老爺或者百萬富翁，不爲了一個多餘的小錢當着卑鄙的猶太人，祇手指頭的。我現在是一個卑鄙的和貧窮的猶太人，大家都像看狗一樣看着我，可是如果我有錢的話，那末瓦爾拉莫夫在我面前，也就會像摩西在你們面前一樣裝傻子了。」

賽里斯托佛爾神父和庫積米喬夫互遞了一下目光。兩個都不明白梭羅孟的意思。庫積米喬夫厭惡地和枯燥地看了他一眼，問道：

「傻瓜，你怎麼能把自己和瓦爾拉莫夫相比呢？」

「我來把自己和瓦爾拉莫夫比，還算不了什麼傻瓜呢。」梭羅孟譏刺地看着自己的對話人，回答道。「瓦爾拉莫夫雖說是俄羅斯人，但是他的靈魂却是卑鄙的猶太人的；他全部生活都是放在掙錢中間，可是我却把自己的錢在爐子裏燒掉。我不要錢，不要土地，不要羊，我不要的原因，是由於怕在我走路的時候人們摘掉帽子，嚇着我。這就是說，我比你們的瓦爾拉莫夫更聰明，更像一個人！」

過了一會兒，賽果魯希加朦朧中聽見梭羅孟正用瘡瘻的和由於窒息着他的憎惡而發沙的嗓音唧唧着，匆忙地談論着猶太人；他起初很正確地說俄國話，後來講述者一談到猶太人的生活，就開始和從前在小店中說話時一樣，夾雜着很厲害的猶太人口音了。

「等等……」賽里斯托佛爾神父打斷他。「如果你不高興你的信仰，你可以改變它，但是嘲笑可是罪過，那種對信仰嘲笑的人，是小人。」

「您什麼都不明白！」梭羅孟粗鹵地打斷他的話。「我給您說的是一件事，可是您是另外一件事……」

「您是善人，請寬恕吧，不要生氣吧。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啊！嚇，我的天！我的天！他是我的親兄弟，但是我除跟他受罪外，什麼都沒有見到過。他是，您知道……」

摩西·摩西伊支用手指在額上轉了轉，繼續說道：

「自己腦筋不好……一個沒有用的人。我也不知道對他應當怎麼辦！他誰也不歡喜，誰也不敬重，誰也不怕……您知道，他嘲笑一切人，說胡塗話，向一切人鼓眼睛。您不會相信，有一次瓦爾拉莫夫到這兒來了，梭羅孟也對他說這話，以致那人用鞭子抽他和我……爲什麼打我？難道我有錯誤嗎？上帝把他的智慧剝奪了，這是上帝的意志，我難道有錯誤嗎？」

過了十分鐘，摩西·摩西伊支始終還在小聲嘟囔着，嘆氣：

「他夜裏不睡覺，總在想啊，想啊，想啊，可是他在想什麼，只有天知道。夜間你走近他去，他却發着怒和笑着。他也不歡喜我……他什麼都不要！爸爸死的時候，給他和我各留下了六千塊錢。我給自己買下了這座旅館，結了婚，現在也有小孩子了，但是他却把自己的錢放在爐子裏燒掉了。真可惜，真可惜！爲什麼要燒掉？你如果不要，給我好啦，爲什麼要燒掉？」

忽然裝着滑車的門吱扭響了，地板在也不知誰的脚步下面顫動了。一陣輕風吹到葉果魯希加身上，他覺得好像有一隻黑色的大鳥從他身旁掠過，翅膀在他的臉旁煽動着。他睜開了眼睛……舅父站在沙發床旁邊，手中拿着口袋，準備上路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拿着闊沿的禮帽，

也不知對誰行禮，和平常一樣，不很柔和地，不很慈愛地，但是很恭敬地和很緊張地笑着，這對於他的臉很不配合。摩西·摩西伊支的身體彷彿分成三部分了，平衡着，努力不使它分開。只有一個梭羅孟，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一樣，站在角落裏，交叉着手，依然藐視地微笑着。

「太太，對不起，我們這兒太靜了！」摩西·摩西伊支露着苦痛而甜蜜的笑容呻吟着，已經不是對庫積米喬夫說，也不是對賓里斯托佛爾說了，只是平衡着全部身體，努力不使它散開。「我們是些頭腦簡單的人，太太！」

葉果魯希加擦了擦眼睛。屋子中間的確站着一位年青的，美麗的和肥胖的，穿着黑衣服和戴着草帽的女太太。在葉果魯希加看清她的輪廓之前，不知爲什麼他的記憶中想起了那一棵他白天，在山崗上看到的孤獨的，和諧的楊樹。

「瓦爾拉莫夫今天打這兒過去了嗎？」女人的聲音問。

「沒有，太太！」摩西·摩西伊支回答。

「如果明天要看到他，請您叫他到我家去一次。」

忽然，簡直想不到地，葉果魯希加看見離自己的眼睛半寸遠，有兩道黑色的，天鵝絨一樣的眉毛，一對大眼睛和生着酒渦的，可愛的女人的腮頰，就像從太陽上發出來的光亮一樣，全部臉上都顯出了笑容。有一種很好聞的氣味發了出來。

「多末好的小孩子啊！」女太太說。「這是誰的孩子？卡濟米爾·米哈依洛維支，您看，多末好看我的天，他在睡哪！你是我的親愛的孩子……」

女太太用力吻着葉果魯希加的兩頰，他笑着，就算是睡着吧，閉上了眼睛。裝着滑車的門吱吱響了，聽見了匆忙的脚步聲：有人走進和走出了。

「葉果魯希加葉果魯希加！」兩個人的濃重的低音傳過來了。「起來，走啦！」

大概是丁尼斯加扶他立起來，領着他的手，他一面走，一面睜開了半個眼睛，又看了一次穿黑衣服的，吻過他的美麗女人一眼。她站在屋子中間，目送他走出去，含笑和和氣地向他點點頭。他走近門口，看見了一個很漂亮的和強健的褐色頭髮的男人，戴着一頂小禮帽式的草帽，穿着長靴子。大概這是陪着女太太的人。

「特爾爾爾！」從院子裏傳來馬聲。

葉果魯希加在房子門坎處看見了一輛新的，很漂亮的四輪廐車和一對黑色馬。車夫座上坐着一個穿制服的車夫，手中握着一根長鞭子。只有梭羅孟一個人出來送客人。他的臉由於想要哈哈大笑的原故很緊張，他望着，好像有點非常難耐地等着客人離開，好使他放聲對他們大笑一頓。

「德蘭妮慈卡亞伯爵夫人，」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小聲說着，登上車去。

「是的，德蘭妮、卡亞、伯爵夫人，庫積米喬夫也小聲重複了一遍。

伯爵夫人的來到，大概發生了很強烈的印象，因為連丁尼斯加都小聲說話了，直到車子已經走出了四分之一哩路，旅館遠遠地留在後面，已經只看到一點黯淡的燈光時，才毅然地向栗色馬身上抽去和喊叫了。

四

這個不可捉摸的，神祕的瓦爾拉莫夫究竟是個什麼人呢？許多人都談論到他，梭羅孟却輕視他，甚至漂亮的伯爵夫人也要找到他。半睡半醒的葉果魯希加和丁尼斯加一並排坐在前座上，也在想着這個人。他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可是時常聽到談論他，不時在自己的幻想中描繪着他。他知道，瓦爾拉莫夫有幾萬畝田地，將近十萬隻羊和很多的錢，關於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形，葉果魯希加只曉得他永遠「在這些地方巡迴」，人們也永遠在找他。

葉果魯希加在自己家裏也時常聽到談論德蘭妮、卡亞、伯爵夫人。她也有幾萬畝田地，許多羊，養馬場和許多錢，但是她並不「巡迴」，却是住在自己的富麗的莊園裏，熱人們和伊萬·伊萬內支講過她許多奇怪的事情，因為他曾經有事情到伯爵夫人家去過許多次。人們說，在伯爵夫人的客室裏掛着一切波蘭國王的照片的地方，有一隻大座鐘，很像一座小山，小山上有一匹豎立起來的金馬，馬的眼睛是用寶石鑲成的，馬身上騎着一個金騎士，只要鐘一響的時候，騎

士就左右揮動起刀來。也說到，伯爵夫人一年舉行兩次跳舞會，把全省的貴族和官吏都請來參加，連瓦爾拉莫夫也在內，全體客人都喝銀自沸壺內的茶，吃一切不平常的東西（例如，冬天過聖誕節時有覆盆子和楊梅吃），晝夜奏着音樂跳舞……

「她真是美麗呀！」葉果魯希加記起了她的臉和笑容，想着。

大概庫積米喬夫也在想伯爵夫人，因為當車子走出了兩哩路時，他說：

「這個卡濟米爾·米哈依雷支可真會賺她的錢！一九〇三年，您記得吧，我到她家去收買羊毛，他從我的一筆生意上竟賺三千塊錢。」

「別的波蘭人可不會這樣，」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說。

「不過她沒有什麼苦惱。她年青，但是胡塗。腦袋裏就像被風吹着一樣。」

葉果魯希加不知爲什麼只要想到瓦爾拉莫夫和伯爵夫人，特別是對於後者。他的懵懂懂懂的腦子，已經完全把普通思想排除了，朦朧中只有一種神話般的、幻想的形象，這種形象對於自己是很方便的，在，想的人方面一點什麼忙碌也用不着，自己在腦子中生出來了，又自己——只要站着好好地搖搖頭——消滅到一點痕跡也不留了；周圍的一切，都不能引起普通思想的印象。右面的一帶山崗發着暗色，好像它們遮住了一種看不見的、可怕的東西，左面，地平綫上的整個的天空上，佈滿了紫色的晚霞，很難明白，這是否是什麼地方發生了火警，或者是月亮要出

來了。遠景和白晝一樣，但是它的被晚霧所遮住了的溫柔的紫色光彩消逝了，整個的草原都藏到霧中去了，就像摩西·摩西伊支的，藏在被子下面的孩子們一樣。

七月的黃昏和夜間，鷓鴣和秧雞已經都不叫了，黃鶯也不在森林的山谷中唱歌了，花香也聞不到了，但是草原仍舊很美麗，充滿了生命。太陽剛一落山，大地遮上了一層霧氣，好像把白晝的苦悶都忘掉了，都除去了，草原用闊胸輕輕嘆息着。草似乎在黑暗中看不到自己的衰老了，在早中間升起了一種，白天所沒有，快活的和輕柔的繚繞聲，爆裂聲，嘯叫聲，磨擦聲，草原的低音，中音和高音——都混雜成了不斷的，單調的喧鬧聲，在這種喧鬧聲中很容易令人憂傷。單調的繚繞聲，啾啾着，好像是搖籃曲；你走着，會覺得要睡覺了，而且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沒有睡去的鳥的斷續的和恐慌的叫聲，或者傳出來一陣像是有人因為驚奇喊出的「啊，啊！」的不能確定的聲音，晚睡使眼皮垂下去了。否則，當你走過山谷中的灌木叢時，你也會聽見，好像有一隻草原上的人所說的催眠鳥，不知在向誰喊叫「我要睡！我要睡！我要睡！」另外一隻鳥則哈哈笑着，或者歇斯底里地哭着——這是貓頭鷹。牠們是為誰歌唱，在這片平原上誰聽牠們的歌唱，只有天知道，但是牠們的呼叫聲中却有很多憂鬱和訴怨……發出了晒乾了的草味和晚開的花香，但是氣味很濃重，甜蜜和溫柔。

透過霧氣是可以看到東西的，但是很難辨別出花和物件的輪廓來了。一切東西都看不清。

了。你走着，忽然會看見前面的路旁站着一個黑影，很像一個神父，他一动不动，等候着，手中拿着什麼……這不是強盜嗎？人形越來越近了，長高了，它和車子相平了，您又可以看見，這不是人，是一棵孤獨的灌木，或者是一塊大石頭。這種一动不动的，好像在等候什麼人的身形們站在山崗上，藏在墳墓後面，從迷叢中向外張望着，它們都很像人，引起人的疑惑來。

月亮升上來的時候，夜變得蒼白和昏暗了。霧氣沒有了。空氣透明，新鮮和溫暖，到處都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看清道旁的一根一根的蓬蒿莖。遠遠的廣原上可以看到人頭骨和石塊。很像神父的可疑的人形，在夜間的光亮中顯得更黑了，憂鬱地望着。在單調的蟋蟀聲中，時常聽到一種奇怪的「啊，啊！」聲，驚破了一動不動的空氣，也會聽到不肯睡去的，或者講夢話的鳥叫聲。闊大的影子沿草原走着，好像天空的白雲，但是在不能瞭解的遠景中，如果多看一會兒功夫，就會看見有朦朧的，奇怪的形像一個跟一個地高聳出來和堆積起來……有點兒難過。向着綠色的，佈滿星的天空望望，上面連一片雲，一個黑點都沒有，你還可以明白，爲什麼溫暖的空氣一動不動，爲什麼自然界會警戒着和害怕活動，因爲它難過，連一瞬間的生命也不願失去。對於出了月亮的，夜的草原上的天空的不可測的深和無邊際的廣闊，只有用海可以來形容。天空恐怖地，美麗地和愛撫地向下望着，疲倦地向自己招引着，但是因爲它的愛撫人會感到頭暈。

你再走一點鐘……路上會遇到沉默的古墓，或者什麼人爲了敬上帝而安置的女人石像，

當夜鳥無聲地從田地上飛過時漸漸地記憶中想起了草原的神話中的故事，草原母親的靈柩，所有能親自看到的一切都會想起來。於是在昆蟲的唧唧聲中，在可疑的人形和古墓上，在藍色的天空上，在月亮的光亮中，在夜鳥的飛翔中，在一切你能看到和聽到的現象中，開始看到了美麗的莊嚴，青春，力量的煥發和生命的渴望，靈魂上感覺到了美麗的，嚴峻的故鄉的呼叫，也想要和夜鳥一同在草原上空飛一飛。在美麗的莊嚴中，在多餘的幸福中，你會感覺到緊張和憂鬱，彷彿草原在承認它是孤獨的，它的富源和靈感都為世界白犧牲了，誰也不歌頌，誰也不要它，透過快活的喧鬧聲，你可以聽到它的憂鬱的，絕望的呼叫：歌者啊，歌者啊！

「特爾爾爾好，啊，潘若萊，一切平安嗎？」

「托天之福，伊萬·伊萬內支！」

「孩子們，沒有看見過瓦爾拉莫夫嗎？」

「沒有，沒看見。」

葉果魯希加醒了，張開了眼睛。車子站住了。道路的右面，一隊貨車遠遠地向前伸展出去，人們在貨車隊附近徘徊。一切車輛上都裝着裝滿羊毛的口袋，所以都顯得很高和臃腫，馬匹——却是又小，腿又短。

「我們現在就到莫洛康派欽徒家去吧！」庫積米喬夫大聲說。「猶太人說，瓦爾拉莫夫住

在一個莫洛康派教徒家。這樣再見吧，弟兄們！上帝保佑！」

「再會，伊萬·伊萬內支！」有幾個人聲回答。

「還有件事，孩子們，」庫積米喬夫活潑地說道，「請你們把我那小夥子帶在身旁，為什麼叫他白跟着我們跑路？滄苔萊叫他坐到口袋上去，叫他自己走一程吧，我們隨後追來。去吧，葉果爾！去吧，不要緊……」

葉果魯希加從前座上下來，有幾隻手扶住了他，把他高舉起來，他覺得好像坐在一個什麼很大的，柔軟的，被露水略微打濕的東西上面了。現在他覺得，天空離他很近，地面離他很遠了。

「喂，把自己的小大衣拿去！」丁尼斯加遠遠地在下面喊道。

從下面扔上來的大衣和一個小包，落在葉果魯希加身旁了。他什麼都不願想了，急忙把小包放到頭底下，蓋上大衣，腿完全伸直，被露水一浸聳了聳肩，滿意地笑了。

「睡啦，睡啦，睡啦……」他想。

「媽的，你們可不要欺侮他呀！」聽見了丁尼斯加的聲音從下面傳來。

「再會，弟兄們！上帝保佑！」庫積米喬夫喊道。「我完全託靠你們囉！」

「請放心吧，伊萬·伊萬內支！」

丁尼斯加向馬吆喝了一聲，車子吱扭着響了，向前移動了，但是已經不是沿着大道走了，而

是響到旁邊去了。安靜了兩分鐘，彷彿貨車隊都睡去了，只聽到遠處，拴在車後的桶的叮噠聲漸漸消逝下去。這時貨車隊前面有人喊道：

「基流哈，走吧！」

最前面的車子響動了，第二輛跟在他後面，第三輛……葉果魯希加覺得他乘的車子搖動了，也吱吱響了。貨車隊移動了。葉果魯希加牢牢地用手抓住綁縛口袋的繩子，還在滿意地笑着，把口袋裏的蜜點心動了動，開始像在自己家中，睡在床上一樣睡去了……

他醒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了；古墓遮着它，但是它努力放出光明照着世界，緊張地把自己光亮向四方散去，使地平綫成了金色。葉果魯希加覺得，太陽似乎不像昨天一樣，從他身後地方出來了，今天却非常地偏左了……而且有許多地方都不像昨天了。已經沒有山崗了，不論你向哪兒望去，到處都是一片褐色的，不愉快的平原，沒有盡頭；平原上聳立着些不很高大的古墓，昨天的烏鴉還在飛。遠遠的前面，有村莊的鐘樓和房子閃着白光，因為是星期日的時候，小俄羅斯人都坐在家裏，烤麵包和燒菜——這從由各家烟囪裏冒出來的，像懸在村莊上的灰色的透明的幕一樣的烟就可以看出來。房子的空隙中間和教堂後面有一道河發出了藍光，河對岸的遠景朦朧朧的路上很少像昨天的地方了。有一種廣闊的，奔放的和勇敢的東西沿草原伸展了出去，代替了道路，這就是人踏出來的，遮着塵土的，像一切道路一樣的一帶，不過它的闊度

却有幾十丈闊。它用自己的闊度使葉果魯希加發生了疑惑，把他引到神話的念頭中去了。誰在它的上面走過，誰要這樣的寬闊道路，神祕而且奇怪。也可以想到，在俄羅斯，像伊里亞·穆洛梅次和梭羅維·拉茲博依尼克（註）那樣的巨人還沒有消滅，勇士的馬也還沒有死光。葉果魯希加向路上看了一眼，把六輛並排奔馳的，很高的車輛幻想成了一個他在聖史畫中所見到的東西，這些車輛套着六匹野蠻而又瘋狂的馬，自己的高大的車輪子把塵霧向天空捲去。那種夢中的，或者在神話中出現的人管理着馬。如果這些人形是真的話，那末他們就適合於這片草原和道路了！

道路的右方，整個的一面上，都豎立着有兩根電綫的電報柱子。它們越來越小了，在村莊附近消逝到房子和綠蔭後面去了，後來又在紫色的遠景中出現，彷彿是很小的，像鉛筆一樣的，栽在地中的細棍子。鷹，鴉，烏鴉都落在電綫上，冷淡地望着移動的車輛。

葉果魯希加躺在最後一輛車上，因此可以看到全部車輛。隊中的車一共有將近二十輛。每三輛車由一個車夫管理。葉果魯希加所乘的最後一輛車子附近，跟着一個老頭子，一部白鬍子，又瘦，身材很小，就像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一樣，但是面色被太陽晒成了褐色，表情很嚴厲和慎重。也許這個老頭子根本不嚴厲，不慎重，但是他的紅色眼臉和長長的尖鼻子，使他的臉上有了這

（註）這都是俄國神話中的傳說人物。——譯者

種嚴厲的，枯燥的表情，那種表情是習慣於思攷嚴重事件和孤獨的人們所常有的。也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一樣，戴着一頂闊沿的禮帽，不過不是上等人戴的，而是毡子做的，與其說它像一頂禮帽，不如說它更像一隻迅速削成的圓椎形。他赤着腳。大概是由於在寒冷的冬天，不止一次地在車子旁邊凍着的緣故而養成了習慣，他一面走着，一面拍自己的屁股和踩着腳。他一看見葉果魯希加醒來，看着他，好像冷得聳聳肩，說道：

「醒啦，好孩子！你是伊萬·伊萬諾維支的兒子嗎？」
「不是，是外甥。」

「伊萬·伊萬內支的，我現在把靴子脫掉，光腳跑路。我的腳被夾的疼，不穿靴子倒是舒服……舒服，好孩子……就是不穿靴子……是外甥嗎？他是一個好人，沒有什麼……上帝保佑他健康……很好……我是說的伊萬·伊萬內支……到莫洛康派教徒家去了……噢，主寬恕吧！」

老頭子說起話來好像是很冷，一頓一頓地，不能把嘴張開；他對於唇音字說的很壞，一說到這種字就口吃，彷彿他的嘴唇都凍住了。他對葉果魯希加一次也沒有笑過，好像很嚴厲。

前面過去一輛車子，有一個手執鞭子，穿一件紅色長外套，戴制帽和穿翻筒靴子的人走着。這個人並不老，四十歲。他回顧的時候，葉果魯希加看見了長長的，生着稀疏的山羊鬍子的紅臉，

右眼瞞下面生着一個小瘤子。除掉這個很難看的小瘤子之外，他還有一個很刺目的特徵：他用左手拿着鞭子，右手却大揮起來，好像在指揮合唱。他不時把鞭子夾在腋下，這時便雙手揮動起來，自己的鼻子下面就轟轟響起來了。

他前面的一個車夫是個長身材，直綫型的人，肩膀斜得很厲害，脊背像板子一樣平。他挺得很直，彷彿是在下操，或者是吞下去了一根尺，他的手一動不動，垂下來，像直棍子，他走路的姿勢活像一個玩具兵的樣子。膝蓋幾乎一彎也不彎，努力壓邁着大步，當老頭子或者生瘤子的人邁了兩步時，他才只邁了一步，因為他比一切人走的都慢，所以落在後面了。他的臉上綁着一塊破布，頭上頂着一頂彷彿和尚帽子的東西；他穿着一件很短的，小俄羅斯式的外套，上面縫滿了補釘，穿一條不結鈕子的藍褲子，腳上穿的草鞋。

那些更遠的人，葉果魯希加已經看不清了。他肚皮向下躺著，把一隻袋子弄了一個洞，因為沒有事情做，開始用羊毛搓起絨來。在下面走著的老頭子，從他的臉上看去，好像不那末嚴厲和認真了。他既然已經開始說話，那就沒法停止了。

「你往哪兒去？」他踏着腳問。

「去讀書。」葉果魯希加回答。

「去讀書？啊哈……歌，上帝幫忙吧。這是對的。聰明很要緊，有兩種聰明更好。上帝給這一個

人一種聰明，給另外一個人兩種聰明，給別一個三種……給別一個三種，這是對的……一種聰明是由母親傳下來的，另外一種是學來的，第三種是由於好的生活來的。老弟，這很好，如果那個人能有三種聰明，不僅活得好，而且死也輕鬆。死起來……我們反正都要死的。」

老頭子搔了搔自己的額角，用紅色的眼睛向上望着葉果魯希加，繼續說道：

「馬克西木·尼珂拉依支，一個司拉原講謝爾布斯克出身的紳士，去年也把自己的小夥子送去讀書了。我不知道，他在那兒對於科學研究得怎樣，可是是一個復好的小夥子……上帝保佑健康，光榮的主啊。也送去讀書了……因為在司拉原講謝爾布斯克沒有那種可以學得科學的學校。沒有……城市是個很好的城市……普通的，簡單認識字的學校是有的，至於說到大學問，可沒有這種學校……沒有，這是對的。你叫什麼名字？」

「葉果魯希加。」

「就是葉果里……四月二十三號是偉大的受難者，聖葉果里的生日。我的聖名是潘苔萊……潘苔萊·雜哈洛夫·賀羅道夫……我們是賀羅道夫家……我聽說，我自己是生在庫爾斯克省的琪姆城的。我的弟兄們都成了小市民，在城裏開作坊，我可是農夫……依然是農夫。七年前，我到那兒去過……就是回家去。也到過鄉村，也到過城市……我是說，到邁琪姆那時，感謝上帝，他們都活着，而且很壯實，可是現在我不知道了……也許，有誰死了……不過已經到了死

的時候了，因為都老了，有幾個比我還老。死是沒有什麼的，很好，不過沒有懺悔可不能死。沒有比橫死更壞的了。只有魔鬼才歡喜橫死。如果你想要懺悔過再死，就是說爲了不要使天國的門對你關住，就應當禱告偉大的女受難者茱爾娃拉。她是一個有求必應的人。她，這很好……因爲上帝在天上給了她這種地位，每一個人都有充分的權利爲了懺悔向她禱告的。」

潘苔萊，渾噥着，看來，並沒有顧到葉果魯希加是否聽他的話。他無精打采地說着，鼻子哼哼着，聲音也不高，也不低，但是能在很短的時候說許多話。他講的一切，都是一段一段的，很少能聯繫起來，而且葉果魯希加簡直一點也不感到興趣。也許他說話的原因，只不過爲了現在是沉默了一夜後的清晨，想來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它們都還在家嗎？他說完關於懺悔的話以後，又談論起什麼司拉原諾謝爾布斯克出身的馬克西木·尼珂拉耶維支。

「是的，送小夥子去……送去，這很對……」

一個遠遠地走到前面去的車夫，離開了原位，跑到旁邊去，開始用鞭子向地上抽起來。這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高身材，闊肩的人，一頭紅色捲髮，看來是個很有力量 and 很強壯的人。從他的肩膀和鞭子的活動上，從他的姿勢上所表現出來的狼樣子上看來，他是在打一隻什麼活東西。另外一個低矮的粗壯的，生了一部濃密的黑鬍子，穿着敞懷的背心和襯衫的車夫，向他跑來了。這人發出低音的，咳嗽着的，笑聲，喊道：

「兄弟們，德莫夫殺了一條蛇！說真話！」

有些人的能力可以從他們的嗓音和笑聲上正確地估計出來。黑鬍子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幸福的人：他的嗓音和笑聲中可以表現出來不通世故的愚蠢。紅頭髮的德莫夫從地上舉起鞭子來，笑着把一條像繩子一樣的東西拋到車旁來。

「這不是毒蛇，是菜蟒，」有人叫道。

像木頭一樣走着的，臉上縛着布片的人迅速走到死蛇面前來了，向他看了一眼，拍了一下自己的，像棍子一樣的手。

「該死的！」他瘖啞地，哭聲地喊道。「你為什麼殺死一條小菜蟒？牠礙爾十麼事？拉爾這該死的人瞧，殺死了一條小菜蟒！如果要對你這樣呢？」

「不能殺死菜蟒，這是對的……」潘苔萊鎮定地說。「不行……這不是毒蛇。牠雖然像蛇的樣子，但是很安靜的，沒有罪過的生物……很愛人……菜蟒啊……」

大概德莫夫和黑鬍子的人覺得有點難為情了，因為他們都大聲笑了，對於責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懶洋洋地走到自己的車前去了。當最後的一輛車和騎着死蟒的地方走平時，那個臉上縛着布片的人還站在蟒的旁邊，轉面向潘苔萊，用哭聲的腔調問道：

「老人家，為什麼他要殺死小菜蟒？」

葉果魯希加現在才看清了他的眼睛很小，暗淡無光，灰色的臉，顯出了病態，也好像很暗淡。下頰是紅色，顯得非常腫脹。

「老人家，爲什麼要殺死？」他重複了一句，和潘苔萊並排走着。

「胡塗人，手癢啦，因此就殺死啦。」老頭子回答。「不過是不能殺死笨驢的……這是對的……誰都知道德莫夫是個粗鄙人，凡是落到他手下的東西都能殺死的，可是葉流哈並沒有參加。應當參加，可是他——哈哈，和呵呵呵……瓦霞，你不要生氣……爲什麼生氣？殺死啦，上帝看着他們呢……德莫夫是個粗鄙人，基流哈是因爲胡塗……沒有什麼……胡塗的，不明白事理的人們，上帝保佑他們。葉麥里揚從來就不做不該做的事情……從來不，這是對的……因爲他是有學問的人，而他們是胡塗人……葉麥里揚啊，他一動也不動。」

穿紅色大衣的和坐着小溜子的，像在指揮着不見的合唱隊的車夫，一聽到自己的名字，停下來等候着潘苔萊和瓦霞和他走平，便並排走起來。

「說什麼話呀？」他用沉悶的沙聲問。

「是瓦霞在生氣，」潘苔萊說。「我對他講各種話，叫他不耍生氣……哎呀，我的腳被夾的疼啊！哎呀！爲了過星期日，把靴子脫掉啦，主的安息日！」

「這是走路走出來的，」瓦霞說。

「不是，小夥子，不是……不是走路走出來的。我走路的時候似乎輕鬆點，但是躺下來就發燒——我要死了。我走起來很自由。」

穿紅大衣的葉麥里揚，站在潘苔萊和瓦霞之間了，揮着手，彷彿是要唱歌。他揮了一會兒，放下手去，失望地嘟囔了。

「我沒有嗓子！」他說。「簡直是不幸！整個的夜間和早晨我總在叨唸着『主寬恕！』就是我們在馬林請甫斯基家結婚時唱的，這隻歌在我的頭內和喉內盤據着……這應當唱出來呀，我成是不成！沒有嗓子！」

他沉默了一會兒，想了想，繼續說道：

「唱了十五年的功夫，在全部盧干斯克的工廠中，也許誰也沒有這樣的噪音，可是真是開玩笑，一九〇三年跑到頓涅次河裏洗了洗澡，從那時起，我就一個調子都唱不出了。把喉嚨凍壞了。我失去了嗓子，就等於工人失去了手一樣。」

「這是對的，」潘苔萊同意了。

「我明白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人了，再也沒有什麼了。」

這時，瓦霞忽然看見葉果魯希加。他的眼睛發油亮了，越法小了。

小紳士和我們一同走哪！他用襖子掩住鼻子說，彷彿是有点害羞。「多末威風的車夫

啊！就跟着我們吧，你跟着羊毛車走吧。」

大概，他覺得小紳士和草夫的思想能結合在一個人的身體上，這是很奇妙的，很聰明的，因為他大聲地嘿嘿笑着，繼續發展着這種思想。葉麥逞揚也向上看見了葉果魯希加，但是不過一閃，而且很冷淡。他正在想自己的念頭，如果不是死，他就不會看見葉果魯希加的。還沒過五分鐘，他又揮起手來，後來，爲了向自己的同伴表示一下夜間所記起的結婚歌「主寬恕」的美麗，把鞭子夾在腋下，雙手揮動起來。

貨車隊停在離村莊有一哩路遠處的一個有鞭轆架的井旁邊了。黑鬍子的基流哈肚皮靠在井架子上，把自己的桶垂下去，自己的亂蓬蓬的頭，肩膀和胸部也鑽到黑洞中去，這使葉果魯希加只能看到他的，剛剛接觸到地面的兩條短腿；他遠遠地看見井底上的自己的頭的反影，高興起來了，發出了蟲的，低音的笑聲，弄的回聲也用這種腔調回答他；當他站直起來時，他的臉和脖子都紅了，像紅布一樣。德莫夫第一個跑來喝水了。他笑着喝水，不住地離開水桶，向基流哈講着什麼可笑的事情，後來轉過面來，大聲地向着整個草原，發出了五句不好聽的話。葉果魯希加並不明白這些話的意思，不過它們都是壞話，他是很知道這一點的。他的親人和朋友們默默中使他養成了懂得憎惡，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有了這種感覺和習慣地想着，認爲只有醉漢和粗野的人才有權利大聲講這些話。他想起了殺蝶的事情，傾聽着德莫夫的笑聲，覺得對這

個人發生了一種類似憎惡的感覺。好像是有意的，德莫夫這時看見葉果魯希加從車上下來，向井邊走去，他大聲笑着喊道：

「兄弟們，老頭子在夜間生了個男孩子！」

基流哈笑得咳嗽了起來。還有一個人也笑了，但是葉果魯希加臉紅了，毅然地認定，德莫夫是個很壞的人。

德莫夫一頭紅色捲髮，沒戴帽子，襯衫胸前的鈕子都敞着，顯出一個很漂亮的和非常有力量的人；在他的每一動作中都看出來是一個粗獷的人和有力氣的人，而且也很知道自己的價值。他聳着肩，兩手叉住腰，比一切人聲大聲地說話和笑，樣子好像是想用手舉起一件很重的東西，用這種動作震驚全世界。他的粗野的嘲諷的目光順道路、車輛、天空滑着，什麼上也不停住，好像是因為沒有事情做，想找到個什麼人殺死，或對什麼嘲笑一下。看來，他誰也不怕，什麼都不能拘束住他。大概，簡直對於葉果魯希加的意見就不感到興趣……但是葉果魯希加已經從心裏討厭他的紅頭髮的頭，討厭白淨的臉和孔武有力了，他憎惡地和恐怖地聽着他的笑聲，想編一些罵人的話向他報復一下。

潘苔萊也走到桶邊來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來一盞用小燈泡做成的玻璃杯子，用破布片擦擦它，用它從桶內汲起水來喝，後來又汲了一次，又把杯子裏到破布片中去，仍舊放回口袋裏去。

「老人家，爲什麼你用燈泡喝水？」葉果魯希加奇怪了。

「有人就着水桶喝，有人用燈泡喝，」老頭子規避地回答。「每一個人都照自己的……你就着水桶喝，爲了健康而喝……」

「我的寶貝，美麗的媽媽，」瓦霞忽然用愛撫的哭聲說道。「我的寶貝！」

他的眼睛向遠處注視着，發着油光，當他看着葉果魯希加時，露出了笑容，臉上顯出了他以前沒有的表情。

「你這是說的什麼人？」基流哈問。

「一個狐狸媽媽……仰面躺着玩哪，好像一隻狗……」

大家都向遠方看去，用眼睛尋找狐狸，但是什麼也沒有找到。只有瓦霞一個人用自己的昏暗的灰色眼睛也不知看到什麼東西，高興地笑着。後來葉果魯希加確信了他的目光是非常尖利的。他看得很清楚，褐色的、空曠的草原，對於他充滿了生命和內容。他只是向遠方望着，想要看一些離人很遠的狐狸啦，兔子啦，野雁啦，或者另外的什麼活東西。看見跑着的兔子或者飛着的野雁並不難——所有走過草原的人都可以看到這個。——但是要想看見野獸的家庭生活，牠們不跑不藏，也不驚慌地向四方張望的時候，却不是每個人都能辦得到的。而瓦霞却能看到玩耍的狐狸，用爪子洗臉的兔子，搗動翅膀的野雁，唱着自己的「獨奏」的鵝鳥。由於視線這樣尖

銳的關係，瓦霞除了看到大家都看到的世界外，還看到一個另外的，獨特的，誰也看不到的，而且大概是很美麗的世界，因為當他看着和高興着的時候，你是很難不羨慕他的。

車輛再向前移動的時候，教堂裏已經響起了做禱告的鐘聲。

五

貨車隊停留在村莊一旁的河邊了。太陽和昨天一樣晒着，空氣一動不動，很憂傷。岸上有幾棵柳樹，它們的影子落在地上，落在水上，一點用處也沒有，車下的陰影中，又氣悶，又寂寞，被天空一反映變成了藍色的水，很熱情地招引着。

小車夫司喬普加，葉果魯希加現在才注意到他，是個十八歲的小俄羅斯男孩子，穿一件長襯衫，沒繫帶子，穿一條沒結鈕子的肥褲子，走起路來，像一面旗子一樣擺動，他很快地脫掉衣服，沿着峻急的堤岸跑下去，跳到水中去了。他鑽進水去三次，後來仰面游泳起來，滿足地閉上了眼睛。他的臉上微笑着，皺了起來，彷彿他是又癢，又疼，又可笑。

炎熱的日子，當無法躲避暑熱和窒息時，水的拍濺和洗澡的人的響亮的呼吸，使人聽着彷彿很好的音樂。德莫夫和基流哈看着司喬普加，也迅速脫掉衣服，一個跟一個，哈哈大笑，嚐味着舒服的感覺，跳到水裏去了。安靜的，溫柔的小河被噴鼻聲，拍濺聲，呼聲弄混亂了。基流哈咳嗽了一下，笑了，又好像誰要淹死他一樣喊叫起來，德莫夫却追在他後面，努力想拉住他的腿。

「嗨，嗨！」他喊道。「捉牢，攔住他！」

基流哈哈大笑着，很快活，但是他的臉上的表情很尷尬：愚蠢，癡呆，活像有人出其不意地，悄悄從他後面搬住了他的頭。葉果魯希加也脫掉衣服，但是並沒有走下岸去，却是跑着，從一沙灘半高的岸頂上飛躍了下去。他在空中劃了一個弧形，落到水中去了，深深地沉了下去，但是並沒有夠到底；一種又冷又舒適的感覺包圍住了他，把他又漂了上來。他鑽了出來，噴着鼻子，吐着水沫子，睜開了眼睛，但是太陽反映在河上的地方，恰好在他的臉附近。起初鑽進眼來的是耀目的火花，然後是些彩光和黑暗的點子；他又趕快鑽進去，在水中張開眼，看見了一種濁綠色的東西，就像在有月亮的夜的天空上所看到的一樣。又是那一種力量，不使他觸到河底，不叫他涼爽一下，又把他漂上來了，他鑽出來，深深地嘆了口氣，覺得不僅胸內寬暢和新鮮，甚至腹內也寬暢和新鮮了。後來，爲了要表現一下水上的功夫，他自己便大顯其身手了：仰面向上輪着，享受着，進着水，上下翻動，又肚皮向下游泳，又側泳，又仰泳，又立泳——隨心所欲，直到疲倦爲止。另外一面岸上，濃密地生着蘆葦，在太陽中閃着金光，蘆花形成了美麗的穗狀，彎到水面上。有一處地方的蘆葦哆嗦着，用自己的花鞠躬不已，發出了爆裂聲——這是司喬普加和基流哈在「打」鱉蟹。

「鱉蟹！鱉蟹！弟兄們，鱉蟹！」基流哈高興地喊道，真拿出了一隻鱉蟹。

葉果魯希加向蘆葦游去，扎進水去，開始在蘆葦附近摸起來。他在稀爛滑膩的泥漿中掘着，

摸到了一個尖利有角的和醜陋的東西，也許真是鱗蟹，但是這時有人抓住了他的腿，把他拖到上面來了。葉果魯希加噙着水，咳嗽着，張開了眼睛，看見自己面前是野人德莫夫的潮濕的，笑着的臉。野人困難地呼吸着，從眼睛上看來，還想繼續玩笑。他牢牢地捉住葉果魯希加的腿，已經拚起另一隻手來，想抓住他的頸頸，但是葉果魯希加彷彿是討厭和害怕大力士把他淹死，憎惡地和恐怖地從他手中掙脫出去，說道：

「混蛋！我要打你的耳光啦！」

他覺得這還不足以表現他的憎惡，想了想，又加上一句道：

「混帳東西！狗崽子！」

但是德莫夫好像什麼事也沒有，已經不管葉果魯希加，向基流哈游去，喊道：

「嗨，嗨，來捉魚吧！孩子們，捉魚吧！」

「有什麼？」基流哈同意了。「這兒一定有很多魚……」

「司喬普加，跑到村裏去，向莊稼佬借一張網來！」

「他們不肯！」

「肯的！你求求我就說爲了基流，反正我們都是過路人啊！」

「這很對！」

司喬普加從水中鑽出來，迅速穿上衣服，也不戴帽子，搥蕩着自己的肥褲子，向村中跑去了。自從和德莫夫衝突以後，水對於葉果魯希加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爬出來，開始穿衣服了。潘若萊和瓦霞坐在峻急的岸上，垂下腿去，望着洗澡的人們。赤裸裸的葉麥里，揚跪在岸邊的水裏，用一隻手抓住草，爲了不要跌下去，另一隻手摸着自己的身體。他的肩胛骨瘦得聳了起來，眼睛下面生着小瘡子，非常害怕水，自己的樣子非常可笑。他的臉很認真，很嚴肅，他氣哼哼地向水中望着，彷彿是想爲了水從前曾經在頓涅次河中使他受過涼，使他的驕子失了音，把它罵一頓。

「你爲什麼不洗澡？」葉果魯希加問瓦霞。

「這個……不歡喜……」瓦霞回答。

「爲什麼你的下顎腫起來呢？」

「疼……小紳士，我在火柴工廠作過工……醫生說我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下顎腫起來的。那兒的空氣很壞。除了我以外，還有三個同伴下顎腫了，其中的一個完全爛掉了。」

司喬普加很快拿着網回來了。德莫夫和基流哈因爲在水中浸得太久，皮膚已經變成紫色，聲音也發沙了，但是很高興地又去捉魚了。起初，他們沿着蘆葦附近的水深處走，這兒的水可以沒到德莫夫的頸部，但是小身材的基流哈却已經沒頂了。基流哈喝到水了，吐水泡了，但是德莫夫在剝足的蘆葦上磕絆着，倒了下去，纏到網裏去了，兩個人掙扎着大喊了，他們捉魚的結果只

是鬧了一場笑話。

「真深，」基流哈沙聲說。「你什麼也捉不到！」

「不要拉魔鬼！」德莫夫努力把網弄妥當。「用手扶住！」

「你們在這兒捉不到的！」潘苔萊從岸上向他們喊道。「你們只不過嚇嚇魚而已，混蛋！向

左面去一點！那兒淺一點！」

有一次，一條大魚在魚網上閃動了，大家都咬呀了一聲，但是德莫夫用拳頭向牠消逝的地方打了一拳，他的臉上露出了氣憤的表情。

「哎呀！」潘苔萊踩着腳，嘟囔道。「胡塗虫們打哈欠啦！牠跑啦！」

德莫夫向左移去，慢慢地選擇着淺地方，在這兒進行起真正的捉魚了。他們在離車輪三百步遠處活動，遠遠看着，他們沉默着，輕輕移動着腳，努力想向深處打去，向蘆葦走近去，拖着網，他們又恐嚇着魚，使牠們向自己的網裏跑來，用拳頭向水上打，在蘆葦中摸索。他們從蘆葦處向對岸走去，把網拖到那兒去，後來，又露出失望的樣子，高高地舉起膝蓋，回到蘆葦處來。他們說了些話，不過他們說的什麼——可是聽不出來。太陽晒着他們的脊背，蒼蠅咬着他們身上都從紫色變成棕色了。司喬普加手中提着桶，襯衫一直捲到腋下，用牙齒咬着衣襟，跟在他們後面。在每捉到一次魚後，他就舉起一條魚來，迎太陽閃着光，喊道：

「你們看，一條大鱷魚這樣的魚已經有五條啦！」

看見把網拖出來，德莫夫，基流哈和司喬普加總是在爛泥中掙半天，向水桶裏放進些什麼，又拋掉些什麼；有時落到網裏的東西，他們拿起來，互相傳觀，好奇地看着，後來也扔掉了……

「那兒是什麼東西？」岸上人向他們喊道。

司喬普加回答了些什麼，但是很難聽清他的話。他從水中爬出來，用雙手捧着桶也忘記放下襯衫來了，向車旁跑來。

「已經滿啦！」他困難地呼吸着，喊道。「再給一隻桶！」

葉果魯希加向水桶中看了一眼：真的滿了；有一條小梭魚從水中露出了自己的難看的嘴臉；他旁邊有許多螃蟹和小魚。葉果魯希加把手伸進桶底去，攪混着水，梭魚消逝到螃蟹下面去了，但是另有些鱸魚和鯉魚漂上來了。瓦霞也向水桶望了一眼。他的眼睛發亮了，臉也變得可愛了，彷彿他從前看見狐狸時的樣子。他從桶中撈出了一條什麼，向口中一送，開始大嚼起來。聽見了咯吱咯吱的聲音。

「兄弟們，」司喬普加奇怪了，「瓦西加把一條鱷魚活吃啦！」

「這不是鱷魚，是泥鰍，」瓦霞安靜地回答，繼續嚼着。

他把魚尾巴從口中掏出來，愛撫地向它看了看，又塞進口去了。他嚼着和牙齒咯吱咯吱響

着的時候，葉果魯希加覺得自己前面不是一個人，瓦霞的腫下頰，暗淡的眼睛，非常尖利的視線，口中的小魚尾巴，以及他嚼着鱻魚時的可愛樣子，使他變得非常像一隻野獸。

葉果魯希加在他身旁覺得有點寂寞了。捕魚工作也已經完了。他在車旁走來走去，想了想，因為寂寞向村中走去了。

過了一會兒，他已經站在教堂裏，把額角觸在也不知什麼人的，發出了大藤子味的脊背上了，聽見正在唱讚美歌。禱告已經快完了。葉果魯希加對於教堂的歌一點也不明白，所以對它很冷淡。他聽了一會兒，打了一個哈欠，開始看起許多後腦海和脊背來了。他在一個人的後腦海上，因為不久以前才洗過澡，還濕漉漉的，發着紅色，認出了是葉麥里揚。腦袋是剃成鍋蓋形的，不過比一班人的更短，鬚角也剃得很短，葉麥里揚雙耳豎起來，好像兩朵喇叭花，彷彿自己也覺得生得不是地方。葉果魯希加看着後腦海和耳朵，不知爲什麼想着，大概葉麥里揚很不幸。他記起了他的指揮樂隊的樣子，沙嗓音，洗澡時的胆怯樣子，覺得非常可憐他。他想說幾句愛撫的話。

「我在這兒哪！」他拉拉他的袖子，說道。

用中音或者低音合唱着的人們，特別是那些一生只獲得一次指揮樂隊機會的人們，都習慣於很嚴厲地和粗暴地看着小孩子們的。這種習慣一切唱歌的人都有的。葉麥里揚轉面向葉果魯希加，眼睛翻着看了他一眼，說道：

「不要在教堂裏鬧！」

後來，葉果魯希加向聖像走近去。他在這兒看見了許多有趣的人們。大家的前面，右方的
一個地毯上，站着一位老爺和一位太太。他們每人後面都有一張椅子。老爺穿一身新燙過的蘭
綢西裝，一動不動地站着，像一個行禮的兵士一樣，高高地仰起了自己的，刮得發青的下頰。他的
硬領子上，青色的下巴上，不大一片禿頂上，以及身段上，都有很多的威風。因為威風得太厲害，他
的額頭很緊張，下頰向上仰去，令人感到，活像他的頭，每分鐘都在準備離開身體，向上飛去。太太
是一個肥胖的和上了年歲的婦人，圍着一幅白綉子圍巾，頭歪向一旁去，眼睛望着，好像她剛剛
向誰施了些什麼恩惠，還想說：「啊嚇，請不要搗亂吧！我不歡喜這樣……」毯子周圍站了許多
小俄羅斯人，像一堵厚牆。

葉果魯希加走到神龕處去，開始向每一個神像行起禮來。他在每一個神像前不慌不忙地
磕着額頭，也不從地上站起來，向後回顧着人們，後來站起來，又行禮。額角碰在冰涼的地面上，他
感到很滿意。當一個穿長衣服的管事人從祭台後面出來去熄滅蠟燭時，葉果魯希加迅速從地
上跳了起來，向他跑過去。

「已經散過聖餅了嗎？」他問。

「沒有，沒有……」管事人憂鬱地嘟囔道。「這兒什麼也沒有……」

禱告完了。葉果魯希加不慌不忙地從教堂裏走出來，在廣場上徘徊着。他在自己的短短的生命上，看見了不少村莊、廣場和農民，現在他眼看到的一切，簡直使他感到什麼興趣。爲了沒有事做，爲了用不拘什麼方法消遣一下時光，他走進一個小鋪子去，門上懸着一塊很寬的紅布招牌。小鋪子是由兩間寬暢的，但是光綫不好的房子組成的一間出售衣服和日用品，另一間裏放着些裝膠的桶子，天棚上掛着馬套。從另外那一間裏還蒸發出了皮革和樹膠的，很好聞的氣味。地板被沖刷過了，大概沖刷地板的人是一個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爲地板到處都留下了花紋和神祕的痕跡。一個面孔胖胖的，留着一部圓鬍子，看來很像大俄羅斯人的老板，正肚皮靠在櫃台裏的櫃桌上。他咬着糖塊喝着茶，每嚥下一口去，總要深深嘆口氣。他的臉上非常冷淡，但是每嘆一聲氣，總聽到：「等着吧，看我對付你！」

「給我一分錢的葵花子！」葉果魯希加對他說。

老板抬起了眉毛，從櫃台後面走出來，向葉果魯希加的口袋裏裝了一分錢的葵花子，他用一隻空油瓶子來量的。葉果魯希加不想走。他向裝着點心的箱子看了半天，想了想，指着一種打成結的小點心。上面因爲時間太久已經有了黴點，問道：

「這種點心多少錢？」

「二分錢一對。」

葉果魯希加從口袋裏掏出昨天那個猶太女人送給他的點心來，又問道：

「你們這種點心多少錢？」

老板把點心接到手中，從四面看了它一遍，抬起了一條眉毛。

「這種的？」他問。

後來又抬起了另外一隻眉毛，想了想，回答：

「三分錢一對……」

沉默了。

「您是什麼人？」老板從一把紅銅茶壺中給自己斟着茶，問道。

「伊萬·伊萬內支的外甥。」

「伊萬·伊萬內支可多得哪，」老板嘆了一口氣，他從葉果魯希加的頭上看着門，沉默

了一下，又問：「您要喝點茶嗎？」

「好吧……」葉果魯希加雖然非常想喝早茶，但是却不高興地同意了。

老板給他倒了一杯，同時還遞過了一小块咬下來的糖。葉果魯希加坐在一張能摺起來的椅子上，喝起來了。他還想問問糖浸杏子多少錢一斤，剛剛一說到這話，恰好進來一個顧客，主人便把自己的杯子推到一旁去，做起事來了。他把顧客領到另外那間蒸發出了膠味的屋子去，也

不知和他說了些什麼，說的很長久。看來，顧客是一個很直爽的人，總是用搖頭和向門口邊去表示不同意。老板也不知向他證明着什麼，開始向他的口袋裏裝起燕麥來了。

「這是什麼燕麥？」顧客很傷心地說。「這不是燕麥，這是粗穀子，只好饃鷄……不要，我到班達連科家去吧！」

當葉果魯希加回到河邊時，岸上已經生起了一小堆篝火。這是車夫們正在給自己燒飯吃。司喬普加站在烟霧中，正用一隻大木杓子在鍋內攪混。基流哈和死霞，眼睛被烟燻得紅紅的，坐在旁邊宰魚。遮了一層爛泥和水草的網放在他們面前，魚網有魚在閃光，蟹在爬動。

不久才從教堂中回來的葉麥里揚和潘苔萊並排坐着，揮了一下手，僅能聽到用沙嗓子唱着：「我們唱給你聽……」德莫夫在馬傍邊徘徊。

基流哈和死霞宰好了魚，把魚和螃蟹都收進桶去，然後攪了攪，把所有的東西都從桶中傾進沸水去了。

「放油嗎？」司喬普加用杓子向外撇着沫子，問道。

「爲什麼魚自己就會出油的？」基流哈回答。

在把鍋子從火上端下來之前，司喬普加向湯中撒了三把麥子和一杓鹽；他又嚐了嚐，啞啞嘴唇，舐了舐杓子，很自滿地哼唧着——這是表示飯已經好了。

除了潘苔萊以外，大家都坐在鍋子四周用杓子舀着吃了。

「你們給小伙子一個杓子呀！」潘苔萊嚴厲地說道。「大概他也要吃啦！」

「我們是鄉下飯……」基流哈嘆了口氣。

「鄉下飯對於健康也有益的，只要歡喜吃。」

給了葉果魯希加一隻杓子。他開始吃起來了，但是並不坐下，而是站在鍋子旁邊，望着它就像望着一個坑。飯內蒸發出了魚味，在葉麥中間有時會吃出魚鱗來；螃蟹不能用杓子舀起來，吃飯的人便簡直用手從鍋子裏把牠們取出來，特別是瓦霞，對於這種樣子毫不客氣，他不僅把手在飯內浸濕了，而且連袖子都浸濕了。但是葉果魯希加覺得飯很好吃，使他想起了在家中，大齋時媽媽給他燒的螃蟹湯。潘苔萊坐在旁邊，嚼着麪包。

「老人家，爲什麼你不吃？」葉麥里揚問他。

「我不吃鱸蟹……看牠們！」老頭子說過，憎惡地扭轉頭去了。

吃着的時候，進行着籠統的談話。葉果魯希加從這次談話中，明白在他所有的新朋友中間，不論年歲和脾氣有何差別，却有一個共同之點，使他們形成了相互之間非常相像。他們都是有光榮的過去和現狀很惡劣的人，他們一談到自己的過去，都說得非常高興，一說到現在，便幾乎是露出了輕蔑的樣子了。俄羅斯人歡喜回憶，不歡喜生活。葉果魯希加還不明白這個，但是在吃

完飯之前，他已經深深地相信，坐在鍋子周圍的人，都是些被命運侮辱與損害了的人們。潘苔萊說，在從前還沒有鐵路的時候，他跟着貨車到莫斯科和尼日尼去過，掙了許多錢，簡直沒有地方可以放了。那時的商人多如過江之鱗，一切東西都很便宜！現在的道路縮短了，商人也吝嗇了，人民也窮了，麪包也貴了，一切東西都渺小，緊縮到頂點了。葉麥里揚說他從前在盧干斯克的工廠內賣唱，有美麗的歌喉，讀起樂譜來很好聽，現在他却變成了鄉下人，依靠兄弟的憐惜過活，因為他把自己的馬借給他用，所以自己也要取一半工錢。瓦霞從前曾經在火柴工廠做過工，基流哈曾經在一些闊人處充過車夫，而且全州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最好的三馬車的車夫。德莫夫是個富農的兒子，自己過得很舒服，整天游樂，不知愁苦，但是剛一過廿歲，嚴厲的父親想叫他學習事業，又爲了怕他在家裏荒蕩下來，便派他跟着車出去，像工人一樣。只有一個司喬普加一聲不響，不過從他的沒有鬍子的臉上看來，他從前一定比現在過得好。

德莫夫一想起父親，便不吃了，皺起眉來。他翻着眼睛望着同伴們，把自己的眼光停在葉果魯希加身上。

「你不是基督徒，摘下帽子來！」他粗鹵地說。「怎麼能戴着帽子吃飯？還算是貴族呢！」葉果魯希加摘了帽子，一句話也沒說，但是已經不知道飯的滋味，不聽到潘苔萊和瓦霞如何爲他辯護了。他的胸內沉重地翻騰着對野人的仇恨，他決心要給他來一件壞事。

吃過飯，大家都到車旁去了，倒在陰影中。

「老人家，我們快走了嗎？」葉果魯希加問潘苔萊。

「什麼時候上帝允許走，我們就走……現在你不能走太熱……噢嚇主啊你的意志啊權威啊……騎下來，小伙子！」

很快聽見車底下傳出了嘶聲。葉果魯希加又想到村中去了，但是想了想，打了個哈欠，和老頭子並排騎下來了。

六

貨車隊在河邊停了一整天，直到太陽落山時，才從原處移動起來。

葉果魯希加又騎到口袋上去，車子輕輕吱扭着，搖晃着，潘苔萊在下面走着，踏踏腳，拍拍屁股，唧唧着；空中仍然和昨天一樣，奏着草原上的音樂。

葉果魯希加仰面騎着，把雙手放在頭底下，向上望着天空。他看見，晚霞燃燒了一陣，後來就熄滅了；守護天使用自己的金色翅膀遮住了地平綫，準備過夜了；白晝很平安地過去了，靜謐的平安的夜光臨了，他們可以安靜地坐在天空的自己的家中了……葉果魯希加看見，天空漸漸地暗了下去，雲霧垂在大地上，星星一個一個地閃灼着。

當你不住眼地，向深遠的天空看上很長久時，會不知為什麼使思想和靈魂交織成了孤獨。

的感覺。你開始覺得自己成了一個非常孤獨的人，一切從前認爲近的和親的人們，變成非常遙遠和無價值了。從天空已經向下望了幾千萬年的星星，什麼也不明白的天空和雲霧，對於短促的人生非常冷視，當你和它們眼對着眼時，你是竭力想要明白它們的思想，它們却用自己的沉默壓迫你的靈魂；那種在墳墓中等候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孤獨襲來了，生命的本質變成絕望，恐怖了……

葉果魯希加想起了祖母，她現在已經躺在櫻桃樹下的墳墓中了；他記得，她眼睛裏含着金色點子，騎進棺材裏去，後來就把她蓋上，放進墳坑去了；他想起了土塊砸在棺材蓋上的瘡痍聲。……他自己覺得，被一切人拋棄掉的和孤苦無告的祖母正躺在狹小的和黑暗的棺材裏。他幻想着，祖母忽然醒了回來，她也不明白是在哪兒，向棺材蓋上敲着，呼求援助，結果，因爲恐怖失了聲，又死去了。他幻想着，媽媽，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德蘭妮，瑟卡亞伯爵夫人，梭羅孟都成了死人。但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成了一個孤苦無告的，被拋棄在離家遠遠的黑暗墳墓中的死人。這却沒有成功，因爲他自己實在不能死，而且覺得永遠不會死……

但是那個已經到了死期的潘苔萊，在下面走着，而且對自己的思想作了一個反響。

「很好……好老爺們……」他嚶嚶道。「把小孩子送去讀書，至於他在那兒怎樣，却没有聽說過……我說，在司拉原諾謝爾布斯克沒有那種可以使人求得大學問的學堂……沒有這

是對的……小孩子很好，沒有什麼……長大起來，會幫父親的忙的。葉果里，你現在還小，等到大起來，你要養活父母的。這是上帝安排定的……要尊敬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我自己也有過孩子，可是燒死了……老婆也燒死了，還有孩子……這是對的，在克利士琴尼耶，夜間把房子燒掉了……我沒有在家，到奧遼爾去了。到奧遼爾去了……瑪麗亞跑到街上來了，想起來孩子們還睡在屋裏，又跑回去，就和孩子們一同燒死了……是的……第二天只找到了些骨頭。」

半夜時，車夫們和葉果魯希加又坐在一堆小篝火附近了。在燃燒起了蓬蒿的時候，基流哈和瓦霞到一處山谷中去取水了；他們消逝在黑暗中了，但是始終能聽到他把水桶碰得叮噠響的聲音，而且還在講話；大概，山谷離得不很遠。篝火的光亮，在地上很像一團很大的，閃爍着的紅點子；雖然有月亮照着，可是紅點子以外，一切都還是不能透視的黑暗。光亮射進車夫們的眼睛，他們只能看到大路的一部分，裝着袋子和套着馬的車子，在黑暗中很像形式不固定的山一樣。離篝火二十步遠，在道路和田地交界的地方，豎立着一個歪向一旁去的墳墓上的木十字架。當還沒有燃起篝火時，葉果魯希加本來可以看得很遠，曾經看見大路的另一面也豎立着這樣一個古老的，歪着的十字架。

基流哈和瓦霞取水回來，把鍋子裏倒滿水，把它安到火堆上去。司喬普加手中拿着一柄木杓，在鍋子旁邊的烟霧中佔了一塊地方，沉思地望着水，等着它冒起泡來。潘苔萊和葉麥里揚並

排坐着，沉默不語。什麼也沒有想。德莫夫肚皮向下爬在地上，兩拳撐住頭，向火望着。司喬普加的影子在他身上跳着，因此他的很漂亮的臉，忽然罩上了一層暗影，忽然紅了起來……基流哈和瓦霞在離園稍遠處徘徊，給篝火收集着乾蓬蒿和白樺皮。葉果魯希加兩手插在袋內，站在潘苔萊旁邊，看着火在吞食乾草。

大家都在休息，也不知在想什麼，迅速向十字架看一眼，上面正有紅點子跳動。在這個孤獨的墳墓上，有一種憂鬱的，幻想的和非常富於詩意的情緒……聽聽，墳墓沉默不語，在這種沉默中，覺得躺在十字架下面的無名氏的靈魂出現了。這個靈魂在草原上出現好不好呢？是否他想念月夜了呢？墳墓附近的草原好像很憂鬱，悲傷和沉思，草也更悲哀了，似乎連蚱蜢的鳴叫都很抑製了……沒有一個過路的人，想不到孤獨的靈魂，沒有一個過路的人，在墳墓還沒有遠留在後面和被雲霧遮住的時候，不向它回顧的……

「老人家，這是爲什麼豎立十字架？」葉果魯希加問道。

潘苔萊向十字架看了一眼，後來又看了看德莫夫，問道：

「米珂拉，這不是那塊砍草人殺死商人的地方嗎？」

德莫夫不願意地用肘部支起身體來，向大路看了一眼，回答道：

「是這塊地方……」

沉默了。基流哈折斷了乾草，把它們潛成一團，塞到鏡子底下去。火光很亮地燒起來了；司喬普加被黑烟包圍住了，黑暗中，十字架的影子，沿車旁的道上跑了過去。

「是的，殺死了……」德莫夫不願意地回答。「商人是父子兩個，販賣聖像。就住在離這兒不遠處的小旅館裏了，就是現在伊格拿特·佛明主持的那家。老頭子酒喝多了，開始吹起他有很多錢來。大家知道，商人都是歡喜吹牛的人，上帝不允許……他忍耐不住，不能不在我們弟兄面前表示一下闊氣了。那時，割草的人們正住在旅館裏。嗚，他們一聽見商人的吹牛，就注意起來了。」

「噢，主啊……聖母啊！」潘苔萊嘆了口氣。

「第二天天剛亮，」德莫夫繼續說，「商人們預備上路了，割草人和他們交談起來了。」老爺，我們一同走吧。快活而且危險又少，因為這兒是偏僻的地方……」商人們爲了不使聖像破碎，所以步行走，這使割草人得了手……」

德莫夫跪起來，伸了個懶腰。

「是的，」他打着哈欠，繼續說。「一切經過很好，可是商人一走到這塊地方，割草人就用鐮刀來殺他們。兒子還年青，奪了一個人的鐮刀，也殺起來……嗚，自然，那些人們勝利了，因爲他們一共八個人。把商人砍死，身上一點好地方也沒有了；他們幹完自己的事，便把兩個人從路上拖

了下去，把父親拖到一兩去，把兒子拖到另一面去。在這個十字架對面的那一旁，還豎着一個十字架……我不知道還完整嗎……打這兒看不見。」

「完整的，」基流哈說。

「據說，後來只找到很少錢。」

「很少，」潘普萊又證明了一下，「找到了一百塊錢。」

「是呀，後來，他們之中也有三個大死掉了，因為商人也用鐮刀把他們砍得很重……流血太多了。據說，有一個被商人把手臂砍掉了，他失掉手之後，跑出了四哩路，直到庫里珂夫附近的小山崗邊才找着了牠。他蹲在那兒，頭伏在膝蓋上，彷彿是在沉思，但是向前一看——他已經沒有靈魂了，死啦……」

「按照着血跡把他找到的……」潘普萊說。

大家都向十字架看去，又是一陣寂靜。也不知從什麼地方，大概是從山谷裏，傳來鳥的憂鬱的呼聲：「我要睡！我要睡！我要睡……」（註）

「世界太壞人很多，」葉麥里揚說。

「很多，很多，」潘普萊又證明了一句，向篝火移近了一點，面上的表情似乎有點難過。

（註）這兒是譯者——讀者

子。「很多」他繼續小聲說。「我自己一輩子看到過他們……那些壞人們……聖人和正義的人我見過很多，但是聖人修也難來呀……天老爺救命和寬恕吧……我記得有一夜，在三十年前，也許還要久，我從帽兒山斯克拉了一位商人。商人是個很體面的，很有樣子的有錢人……商人……是個好人，沒有什麼……我們走着，在一個旅館裏過夜了。在俄羅斯地方的旅館，並不像這兒的。那兒的院子都像牲口棚一樣有天棚，或者說，就像大莊園裏的穀倉。不過比穀倉要高一點。噢，我們停下來了，也沒有什麼。我的商人住在一間小屋裏，我伴着馬匹，一切都合乎規矩。兄弟們，我聽告過上帝，預備睡了，又沿院子走一遍。夜是很黑暗的，什麼東西都不見。我走了一會兒，當我走到車邊時，看見——有火光閃動了。這是什麼事？主人們老早就睡了，除了我和商人以外，再沒有別的住客了……哪兒來的火光？我疑惑起來了……我走近了一點……就是向火光跟前……主寬恕和天老爺救命吧！我一看，地上有一個小窗子，窗上有格子……在屋子裏呀……我伏在地面上看了看，我只看了一眼，已經渾身冒冷氣了……」

基流哈竭力不要聲音太大，向篝火中塞了一束蓬蒿。直等到蓬蒿不起爆炸聲和不噼噼響了時，老頭子又繼續說：

「我向那兒一看，原來是一個大地窖，又暗，又陰，沉……桶上點着一個小燈。地窖中間站着有十個穿紅襯衣的人，都捲起了袖子，磨長刀……噯！噯！噯！噯！大概我們是遇到盜匪啦……這時怎

麼辦？我趕快跑到商人處，悄悄把他喊醒，我說：「生意人，你可不要害怕，我們的事情可不妙……我們落到盜窟裏面啦。」他的臉變了顏色，問道：「潘吉來，我們現在怎麼辦？我身上帶了很多孤兒的款子……至於我自己，並不怕死，不過把孤兒的款子失落可真可怕……」你說現在怎麼辦？大門上了鎖，哪兒也跑不出去，走不出去……只有跳過板牆一個辦法，但是院子裏又有天棚……我說：「生意人，你不要害怕，應當禱告上帝。也許，主不願意使孤兒們受欺侮的。你留下來，不要露出神色來，我或者可以利用時間想出點什麼辦法……」好吧……我禱告上帝，請求上帝賜我智慧……我爬上自己的車去，悄悄地……悄悄地，爲了使誰也不聽見，開始向下披著屋頂上的乾草，拔穿了一個洞，於是爬到外面去。到了外面……後來，我就從屋頂上跳下來，沿路飛奔起來。我跑啊，跑啊，簡直難過死了……也許，一氣跑了有五哩路，也許還要多……感謝上帝，我看見——有一個村莊。我跑到一座小房子邊去，開始敲起管子來。我說：「正教徒啊，如此這般，可不要叫毀滅基督徒的性命啊……」把大家都吵醒了……農夫們聚集起來，跟我去了……有人拿著繩子，有人拿著木棒，有人拿著叉子……我們破壞了這座旅館的大門，立刻跑到地窖裏去……強盜們已經磨完刀，預備殺死商人了。農夫們把他們都捉住了，綁了起來，送到衙門裏去了。商人因爲快活，捐給了他們三百塊錢，又給了我五塊金幣，爲了記住我的姓名，還記到日記本上去。據說，後來在地窖內找到了人骨頭。人骨頭啊……大概，他們搶劫了人們，後來就埋了，爲了

不留痕跡……咳後來把他們送到帽兒山斯克去由劊子手來結果了他們。」

潘苔萊講完了故事，向自己的聽衆看了一遍。那些人沉默着，望着他。水已經開了，司喬普加正在撇沫子。

「油預備好了嗎？」基流哈小聲問他。

「稍等一會兒……立刻就拿來。」

司喬普加眼睛不離開潘苔萊，彷彿是害怕那人趁他不在講故事，跑到車旁去，他很快就拿着一個大木杯子回來了，開始把裏面的豬油向外倒了。

「又一次，我也是跟一個商人一同走……」潘苔萊依然像從前那樣低聲地繼續說，眼睛裏也不雲。「現在我記得，好像都叫他漂特爾·戈里高利支。是一個好人……商人……我們也是這樣停在一個旅館裏了……他住在——一間小屋裏，我伴着馬……主人是夫妻二人，彷彿都是可愛的好人，工人們也好像還好，兄弟們，只是我不能睡着，我的心裏很不安，非常地不安。大門關着，四周人很多，不知爲什麼總覺得害怕，心不由主。大家都早睡了，已經完全夜間了，而且快到起身的時候了，可是我一個人躺在自己的車篷裏，眼睛也閉不上，彷彿一個傻子。兄弟們，我忽然聽見：唧！唧！有人偷偷地向車篷處走來。我伸出頭去，一看——一個赤腳，只穿一件襯衫的女人站在那兒……我說：『你有什麼事，太太？』她全身哆嗦着，臉上沒有人色……她說：『起來吧，好人！』

不幸啊……主人們在想壞主意……他們想解決你的商人。我親自聽見老板和老板娘悄悄地商量……」噫，心可並沒有白難過啊！『你是什麼人？』我問。他說：『我是他們的女廚子……』好極……我從車篷裏爬出來，到商人屋子裏去。我叫醒了他，說道：『如此這般，漂特爾·戈里高利支，事情並不很好……老爺，你總能有功夫睡夠的，趁現在還有時間，穿起衣服來，趕快逃開倒楣的事吧……』他剛剛穿好衣服，把門開開，好啊……我一看，聖母娘娘——男主人，女主人和三個工人走進我們屋子來了……大概，連工人都咬使了……就說商人有很多錢，我們來分一下吧……五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把長刀……長刀啊……男主人把門下了鎖，說道：『過路的客人，請禱告上帝吧，如果你們要喊叫，那末在死以前我們就不叫你們禱告……』這兒還有什麼可喊叫的？我們害怕得連嗓子都堵住了，這兒不能喊叫了……商人哭着說：『正教徒啊！你們決定殺死我，因為羨慕我的錢。就這樣辦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我們的商人弟兄們，已經有許多在旅館裏被殺掉啦。正教的弟兄們，可是爲什麼要把我的車夫殺死啊？他爲什麼要爲了我的錢受苦痛呢？』他說的這樣可憐，可是男主人對他說：『如果我們留他活着，那末他就是第一個告發我們的證人。殺死一個，殺死兩個，反正一樣。七件不幸，不過負一個責任……』禱告上帝吧，這就是一切了，沒有什麼話說啦！』我和商人並排跪了下去，哭着禱告上帝。他回憶着自己的孩子，我那時還年青，還想活下去……我們看着聖像，禱告着，非常可憐，現在想起來

還會流眼淚……女主人望着我們，說道：「你們都是好人，到陰間可不要記恨我們的不好，不要講上帝降禍我們頭上，因為我們是迫不得已。」我們禱告啊，禱告啊，哭啊，哭啊，果然上帝聽見我們的聲音了。大概是發了慈悲心……真巧，當男主人把商人的鬍子拉住，想用刀向他的脖頸上刺去時，忽然有人在院子裏敲小窗子了！我們都蹲下去了，主人的手也落下去了……有人向小窗子上敲着，好像喊道：「漂特爾·戈里高利支，你在這兒嗎？預備上路吧！」主人們一看是來叫商人的，都害怕了，腳底下穿了兔子鞋……我們趕快到院子裏去，套上車——只能看着我們……」

「誰敲小窗子啦？」德莫夫問。

「敲小窗子一定是上帝的侍從，或者是天使。因為此外並無一人……當我們從院子裏走出去時，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怪事！」

潘苔萊還講了些什麼，在他的一切故事中，都是「長刀」盡了重要任務，都覺得有點吹牛。他這些故事還是從旁人口中聽來的呢，還是在很早以前自己編造的它們，後來記憶力衰退，就把經受過的事和瞎編的事混合起來，以致真假不分了呢？一切事都是可能的，只是有一件奇怪，現在他一路上，一當講起故事來時，他首先講起瞎編的事情來，倒是從來不講起自身經過的事了。現在葉魯希加完全聽了他的話，而且對每一句話都信以為真，後來他又覺得有點奇怪，

一個一生周遊了全部俄羅斯，看到和知道許多事情，把老婆和孩子都燒死了的人，每當坐在篝火旁邊，或者沉默不語，或者說些沒有的事情時，常把自己的富裕生活估價得一文不值。

大家都沉默地吃着飯，想着剛剛聽到的話。生活是恐怖而又奇怪，因為不管是講述俄羅斯的恐怖的故事，不管是用強盜窩、長刀和奇蹟來點綴它，它永遠在聽者的靈魂上喚起一種真實的感覺，只有非常有學問的人才會懷疑地斜斜眼睛，而且沉默不語。道旁的十字架，黑暗的口袋，廣原和聚集在篝火旁邊的人們的命運——這一切都自己顯得很奇怪，很可怕，有一種不真實的或者童話般的幻像閃灼着，和真生活交織到一起了。

大家都從鍋子裏盛起來吃，潘杏菜却一個人坐在旁邊，用一個木杓子吃飯。他的杓子不像大家用的，是硬木製，還有個小十字。葉果魯希加望着他，想起了燈座子一樣的小杯子，便輕輕地問司喬普加：

「爲什麼這位老人家一個人單坐？」

「他是舊教徒，」司喬普加和瓦霞小聲說，他們都這樣望了望，好像是在談論一點弱點，或者祕密的缺點。

大家都沉默着，想着。在聽完可怕的故事以後，都不想再說到平凡的事情了。忽然，在寂靜中間，瓦霞挺直了身體，自己的暗淡的眼睛注視着一處，豎起了耳朵。

「什麼東西」德莫夫問他。

「有一個人走啊，」瓦霞回答。

「你看他在哪兒呢？」

「就是他！路微閃着白光……」

瓦霞所看的地方，除了黑暗以外，什麼都看不到，大家都懷疑着，並聽不到脚步声。

「他沿路走嗎？」德莫夫問。

「不是，沿田埂……向這兒來啦。」

沉默了一分鐘。

「也許這是那個埋在這兒的商人到草原上來玩吧，」德莫夫說。

大家向十字架望了一眼，互相望了望，忽然都笑了，開始爲了自己的恐怖而感到可恥了。

「爲什麼他要出來玩？」潘苔萊說。「這只有那些在夜間行路，土地都不敢留的人們才這

人們是沒有什麼的……商人們都戴上了殉教者的冠冕……」

現在聽到腳步聲了，有人匆忙地走着。

「不知什麼事，」瓦霞說。

聽見走路人腳下的草聲纏繞了，蓬蒿擦擦響了，但是在火光以外還是什麼人也看不見。

後，脚步在附近響了，有人咳嗽了一聲，閃動的火光似乎熄滅了一下，好像揭去了眼睛上的幕，車夫們忽然都看見前面有一個人。

也不知是由於火光閃動的原因，還是由於大家都想先看看這個人的臉的原故，發生了奇怪的現象，大家第一眼看到的並不是他的臉，也不是衣服，而是笑容。這是非常善良的，溫柔的，好像被驚醒的小孩子的笑容，是非常有傳染性的笑容，對於這種笑容很難不以笑容答復。大家看清了這個陌生人，有三十歲年紀，不很漂亮，一點特殊地方也沒有。這是一個高身材，長鼻子，長手長腳的小俄羅斯人。他的一切都很长，只有一個脖頸是短的，使他成了駝背。他穿一件繡花領子的，很乾淨的白襯衫，白褲子和新靴子，和車夫們比起來體面多了。他的手中拿着一件很大的白東西，第一眼看去好像很奇怪，他的肩後可以看到槍筒子，也很長。

他從黑暗中一走到光亮裏來，停下了，好像一個人栽在那兒，向車夫們看了有半分鐘，彷彿是想說：「瞧啊，看我有許多末好看的笑容！」後來他向篝火走過來，笑得更厲害了，說道：

「好啊，兄弟們！」

「好啊！」潘苔萊代大家回答。

陌生人把手中拿的東西放在篝火堆旁邊——這是一隻打死的野雁，——又問候了一次。大家都來看野雁了，仔細地看他。

「很威嚴的鳥。你是用什麼把牠打死的？」德莫夫問。

「用榴霰彈……用沙子你是打不着的，牠不會叫打到……請買吧，兄弟們！我兩毛錢賣給你們。」

「我們要牠有什麼用？把牠烤烤是可以的，煮煮恐怕就太硬了——你咬不動……」

「哎呀，氣人！如果把牠送到莊園上的地主處去，他們會給半塊錢的，不過太遠——十五哩路！」

陌生人坐下來，卸下槍，把它放在自己身旁。他好像很疲倦，要睡覺，笑着，被火光一照，睜起眼睛，看來是在想什麼很快活的事。給了他一把杓子。他吃起來了。

「你是什麼人？」德莫夫問他。

陌生人沒有聽見問話，他沒有回答，也沒有看德莫夫。大概，這個含笑的人也沒有覺得飯的滋味，因為好像機械地，懶洋洋地嚼着，忽而把一滿杓子塞進口去，忽而又空杓子塞進去。他並沒有喝醉酒，但是他的頭內却有一種呆裏呆氣的感覺。

「我問你：你是什麼人？」德莫夫重說了一遍。

「我嗎？」陌生人咳嗽了一下。「寬司坦琴·茲沃內克，羅甫內生人。離這兒四哩路。」

寬司坦琴想首先表示一下，他並不是那種和大家一樣的農夫，而是比較高尚點的人，便急

忙加上一句：

「我們養蜂和餵豬。」

「你住在父親家呢，還是自己住呢？」

「不，現在自己住。已經分開了。本月彼得洛夫節以後結的婚。現在是有家室的人啦……現在才結婚十八天。」

在才結婚十八天。」

「真是好事！」潘苔萊說。「老婆沒有什麼……這是上帝給的福氣……」

「年青的女人在家裏睡覺，他却在草原上徘徊，」基潘哈笑了。「怪人哪！」

寬司坦琴彷彿被人搔着他的癢處，哆嗦了一下，笑了，臉紅了……

「主啊，她不在家！」他急忙從口中把杓子拔出來，歡喜地和驚奇地向大家看了一眼，說道。

「不在家！回娘家去了兩天啦！說實在話，她走啦，我又和沒有結婚的人一樣了……」

寬司坦琴揮了一下手，搖了搖頭，他想繼續想下去，但是浮現到臉上來的快活妨礙了他。他

好像坐着不大方便，改了一個樣子，笑着，又揮了一下手，把自己的快活思想分給別人，感到很

愧，但是同時又忍不住想把快活分給別人。

「到傑米道窩的娘家去啦！」他紅着臉說，把槍放在另一塊地方。「明天回來……她說，吃

早飯前回來。」

「你寂寞嗎？」德莫夫問。

「主啊，不然怎麼呢？結婚還不多日子，她就走啦……啊？是個很大胆的女人，真話這樣漂亮，體面，這樣和氣和活潑，簡直是水銀！她一走，路來，捱啊，捱啊，可是沒有她，我就像失落了什麼，像果子一樣在草原上走，從吃早飯時走起，守夜人喊也無用。」

寬司坦琴擦了一下眼睛，向火中望了望，笑了。

「你歡喜她，一定……」潘苔萊說。

「這樣漂亮，這樣體面，」寬司坦琴不聽他說話，重說着，「這樣的女主人，聰明，伶俐，別的一個普通人，在全省也找不到這樣女人。她走啦……她寂寞，我明白，我非常明白，喜鵲她說，明天早飯前回來……是這麼一回事。」寬司坦琴幾乎是喊起來了，忽然提高了嗓子，改變着姿勢，「現在她很寂寞，因為她不願嫁我呀！」

「你吃吧！」基流哈說。

「她不願意嫁我！」寬司坦琴不聽他的話，繼續說，「我追了她三年，我是在加拉契克的市場上看見她的，愛到死了，叫我上絞刑台都可以……我住在羅甫內，她住在傑米道窩，互相距離二十五哩路，我簡直辦不到。我派個媒人去，她說：我不願意啊呀，你喜鵲！我又這樣，又那樣，送花，送點心，還送半普特蜜——我不願意！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想想看，我怎麼能和她是一對呢？她年青，

美麗，活潑，可是我却老了，快三十歲了，真是漂亮得很呢，稠密的鬍子——像釘子，滿臉——是疤痕。我哪兒能和她比呢！難道我們是剛過好日子嗎，他們，羅賀拉敏克家，已經過得很好啦。有三對牛，僱了兩個工人。弟兄們，我愛啊，瘋啦……我不睡，不吃，頭裏想，變成了傻瓜，上帝可不要這樣吧！想看到她，她住在傑米道窩……您想怎麼辦？說實在話，我不說說，一星期步行到那兒去三次，爲了見她一面。事情也不做啦，胡塗到這種樣子，甚至想在傑米道窩作個工人，爲了她近一點。真苦惱啊！母親叫法師來給我治，父親打了我有十次。但是，三年過去了，我這樣決定了，爲你媽的三代祖宗，我到城裏去充任車夫……這是運氣不好，復活節的時候，我到傑米道窩去，想最後一次看看她……」

寬司坦琴頭向後一仰，發出了輕輕的，快活的，笑聲，彷彿他剛才很狡猾地吹了誰一口氣。

「我看見，她正和青年們在河邊上，」他繼續說。「我恨起來了……我把她叫到一旁來也許，我對她講了整一點鐘的話……她愛上我啦！三年功夫不覺，幾句話竟愛上啦……」

「是什麼話呢？」德莫夫問。

「話？我不記得了……怎麼能記住那時說話就像水管子裏冒出的水，一停也不停，嘩嘩，嘩嘩，可是現在一句也說不出了……嗚，就嫁給我啦……現在書寫到娘家去了，她不在家我就跑到草草上來。我在家裏坐不住，我忍耐不了！」

寬司坦琴笨拙地把腳從自己身底鬆出來，在地上伸直，用拳頭撐住頭，後來站起身來，又坐下了。現在大家都很明白，這是一個有愛情的和幸福的人，幸福到痛苦了，他的笑容，眼睛，每一舉動，都表現出了惱人的幸福。他自己找不到安頓的地方，也不知道怎樣擺正姿勢，以及怎麼辦，爲了不因爲幸福的念頭過多而麻木。他在生人面前傾吐出了自己的心上話，後來，安靜地坐下去了，望着火中，沉思着。

由於幸福人的樣子，大家都覺得寂寞了，都也想要幸福了。大家都沉思起來。德莫夫站起身來，輕輕地從篝火旁邊走過去，從他的步法上，從他的肩膀骨的活動上看來，他是很疲倦，很寂寞。他站了一下，向寬司坦琴看了一眼，又坐下來了。

篝火已經熄滅了。火光已經不閃動了，紅點子縮小了，暗下去了……火越燒得快，月夜便越顯得清楚了。現在已經看到大路的全部闊度了，看到口袋，車轆，嚼着的馬匹們了，另外一個十字架也在那面朦朧露了出來……

德莫夫用手扶着腮頰，輕輕地唱起了一個哀怨的歌曲。寬司坦琴睡眼惺忪地笑着，用細嗓子給他伴奏。他們唱了有半分鐘，安靜下來了……葉麥里揚哆嗦了一下，用肘部動着，搖擺着手。

「兄弟們，」他祈求地說。「我們來唱一個神歌吧！」

他的眼睛裏顯出了淚珠。

「兄弟們！」他重複着說，把手放在心口。「我們來唱一個神歌吧！」

「我不會，」寬司坦說。

大家都拒絕了；於是葉麥里揚獨自唱了起來。他雙手揮動，點着頭，張着嘴，但是從他的口中只透出了一種沙聲的，無聲的喘氣。他用手，用頭，用眼睛，甚至用小嗓子唱，熱情地唱，越是為了要唱出一個調門來，緊張得連胸部都疼了，他的出氣聲却越法無音了……

劉果魯希也和大家一樣，感到了寂寞。他走到自己的車旁去，爬到袋子上，又躺下了。他向天空望着，想着幸福的寬司坦和他的妻。爲什麼人要結婚？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用處？葉果魯希加自己提出了不清楚的問題，想着，大概如果一個男人身旁經常住着一個可愛的，風流的和美麗的女人，這對於男人是很好的。他也不知怎麼就想起了德蘭妮，卡亞，伯爵夫人，他想的和這種女人一同過日子，一定很快活；如果這用不到害羞的話，他一定很高興地和她結婚。他想起這種女人一同過日子，一定很快活；如果這用不到害羞的話，他一定很高興地和她結婚。他想起了她的眉毛，眼珠子，四輪廂車，有騎士的鐘……安靜的，溫暖的夜撲到他身上了，也不知向他的耳朵上說了些什麼，他覺得，這是那個美麗的女人正俯身向他來，含笑望着他，想要吻一下……篝火堆只剩兩個紅眼睛了，而且越來越小了。黑暗的，一動不動的軍夫們和寬司坦坐在它們的旁邊，現在顯得他們比從前大得多了。兩個十字架都同樣看清了，遠遠的大路上，有紅火

光閃動了——大概也是有人在美飯。

「我們的俄羅斯母親，是全世界的首領！」——忽然基流哈用粗野的嗓音唱了起來，噙了一下，又沉默了。草原上的回聲響應着他的聲音，飄蕩着，好像沉重的車輪上載着笨重的東西，沿草原滾了過去。

「到走的時候啦！」潘苔萊說。「起來吧，孩子們。」

大家套車的時候，寬司坦琴在車旁走着，叨唸着自己的妻。

「別了，兄弟們！」他喊道，貨車隊移動了。「謝謝你們的款待！我又要去有火的地方去了。我忍耐不了！」

他很快地消逝在黑暗中了，好半天還聽到他向有火的那邊走去而腳步聲，想去把自己的幸福對陌生人講講。

次日，葉果魯希加醒來時，已經是清早了；太陽還沒有出來。貨車隊停下了。有一個戴白鋼帽，穿廉價的灰色斜子西服的人，騎着一匹哥薩克種的小馬，正靠在俄前面的一輛車前，和德莫夫及基流哈講話。前面，離貨車隊有二哩路處，有長長的一排不很高的倉房和瓦頂的小房子閃着白光。小房子附近看不見一個院牆，看不見一棵樹。

「老人家，這是什麼村？」葉果魯希加問。

「小孩子，這是阿美尼亞人的村莊，」潘苔萊回答。「阿美尼亞人住在這兒，人民很好……
阿美尼亞人呀。」

穿灰色衣服的人和德莫夫和基流哈說完話，勒了自己的馬一下子，向村中望着。

「算什麼事，你想想！」潘苔萊嘆了口氣，也向村中望着，因為屋簷縮着肩。「他派人到村中去取什麼文書，那人不肯去……派司喬普加去吧！」

「老人家，這是誰？」葉果魯希加問。

「瓦爾拉莫夫。」

我的天葉果魯希加跳了起來，隨着，望着白制帽。一個矮小身材，穿灰色衣服，大靴子，騎一匹難看的小馬，在一切都還睡覺的時候，却和農人們談話的人，很難能辨認出他就是那個大家都在找他，而他却永遠「巡迴」着，比德蘭妮慈卡亞伯爵夫，還有多錢的，神祕而難捉摸的瓦爾拉莫夫。

「沒有什麼，是個好人……」潘苔萊望着村莊說。「上帝保佑他健康，體面老爺……瓦爾拉莫夫，謝敏·阿列克散得雷支……老兄，世界就是靠這種人支持的。這是對的……雞還沒叫，他已經起身了……別人還在睡覺，或者在家裏和客人們聊天，可是他整天在草原上……巡迴……這個人決不會誤事……不會這是英雄……」

瓦爾拉莫夫不住眼地望着村莊，說着什麼，小馬駒子不能忍耐地倒躡着脚。

「謝敏·阿列克散得雷支，」潘苔萊喊道，摘下帽子，「請派司喬普加去吧，葉麥里揚，喊一聲，派司喬普加去！」

最後，有一個騎馬的人離開了村莊。他用力側向一旁去，把鞭子揮過頭上去，彷彿是在賽馬，想用自己的騎術使大家吃驚，他像鳥一樣迅速地飛到貨草隊處來了。

「這大概是他的巡查員，」潘苔萊說，「他有一百個巡查員，也許還要多。」

騎士和前面的一輛車走平，勒住了馬，摘下帽子，把一本什麼書遞給瓦爾拉莫夫。瓦爾拉莫夫從書內掏出了幾張紙，讀過它們，喊道：

「伊萬奴契加的字據在哪兒？」

騎士又把書本接過來，看了看紙片，聳了聳肩，他開始說起什麼話來，大概是解釋，請求准許再到村中去一次。小馬駒子忽然動了一下，彷彿瓦爾拉莫夫本身加重了。瓦爾拉莫夫也動了。

「滾吧！」他生氣地喊道，向騎士揮了一鞭子。

後來他把馬轉回來，看着書中的紙片，一步一步沿車輛走過來。當他走近最後一輛車時，葉魯希加把自己的視線緊張起來，想仔細地看看他。瓦爾拉莫夫已經老了，他的臉上生了一部不很大的白鬍子，單純的俄羅斯人的，被晒過的臉，紅紅地，被露水浸濕了，上面佈了一層青色的

細血管，和伊萬·伊萬內支的臉一樣，表現出了一種事業上的冷酷性，也有那種事業上的熱忱。不過在他和伊萬·伊萬諾維支之間，是有一種區別的。庫積米喬夫舅父臉上，除了事業上的冷酷性之外，還有一種在瓦爾拉莫夫臉上找不到的，永遠關心和害怕耽擱了事，或失去好價錢的衷情；和這個小小的，獨立的瓦爾拉莫夫，不論在身形上，面孔上，都沒有什麼共同之點。這個人自己創造了價值，他誰也不用找，和誰也沒有關係；不僅在他的外表上，在一切上面，甚至如執鞭的姿勢上，都感到一種有力量的和對於草原有充分權力的感覺。

他從葉果魯希加面前走過去，連看也不看他；只有馬駒子却注意到了葉果魯希加，用自己的大而且愚蠢的眼睛看着他，不過很冷淡。潘苔萊向瓦爾拉莫夫鞠躬；那人看見，眼睛仍不離開紙片，發音不清地說道：

「好啊，老頭子！」

瓦爾拉莫夫和騎馬人的談話和他的揮鞭子的姿勢，看來使全部貨車隊都發生了一種壓迫的印象。大家的臉都變得很嚴肅。那個被有力量的人的憤怒弄得發昏了的騎士，光着頭，撥開馬羣，站在前面的車子旁邊，一聲也不響，好像不相信，這天對於他會是這樣倒楣。

「嚴厲的老頭子……」潘苔萊嘟囔道。「不幸，太厲害！不過沒有什麼，是個好人……不會無故欺侮人的……沒有什麼……」

瓦爾拉莫夫看完紙片，又把書本塞進口袋去。馬駒子好像明白他的思想，也不等候命令，哆嗦了一下，沿大道奔馳起來了。

七

第二天夜間，車夫們又停下來，燒飯了。這一次，從一開始，大家都感到了一種不能確定的愁意。空氣很窒息，大家都喝了很多水，無論如何也消除不了渴意。非常紅的和昏暗的月亮，像生了病一樣，升上來；星星也發着愁，霧氣很濃，遠景朦朧。自然界好像有什麼預感，疲憊不堪的樣子。篝火堆旁邊已經沒有昨天那種活潑和談話的樣子了。大家都很寂寞，精神萎靡地和不高興地談話。潘苔萊只是嘆氣，對於自己的腳訴苦，或者說起什麼討厭的死的話來。

德莫夫肚皮向下躺着一聲也不響，嚼着乾草；他的臉上有一種憎惡的表情，好像因為乾草上發出了臭味，恨恨的，有些疲倦……瓦霞怨恨他的下顎壞了，又責罵天氣不好，葉麥里揚沒有揮手，一動不動地坐着，憂傷地看着火光。葉果魯希加也感到不快。旅行每一步都使他疲倦，由於白晝的暑熱，他的頭痛了。

燒飯的時候，德莫夫因為寂寞得難過，開始向同伴們尋事了。

「坐開去，瘤子，想第一個拿着杓子上去啊！」他惡狠地望着葉麥里揚，說道。「饑鬼！總想乘機第一個向鍋子旁邊坐。不過是個戲子，他倒已經想做老爺啦！你們這種戲子，在大路上討飯的

多得很哪！」

「你是找什麼岔兒啊？」葉麥里揚也惡狠地望着他問道。

「爲了你頭一個坐到鍋邊來。連自己都不明白！」

「混蛋，完啦！」葉麥里揚沙着喉嚨說。

潘苔萊和瓦霞從經驗上曉得，只要他們一參加進去，開始求德莫夫不要空罵人時，這種話就總歸可以完結了。

「戲子……」野人這次仍舊不肯讓步，而且還藐視地笑着說。「這種歌誰都會唱，自己在教堂的門口，唱道：『爲了基督，請行好吧！』哎呀，你們！」

葉麥里揚不響了。他的沉默更激起了德莫夫的憤怒。他更憎惡地望着從前的戲子說道：

「不過我不願意找麻煩，否則我要叫你明白一下，怎樣來明白自己！」

「你是爲什麼向我找岔兒啊，野鬼！」葉麥里揚臉紅了。「我惹你了嗎？」

「你叫我什麼？」德莫夫挺直了身體，眼睛裏充滿了血，問道。「怎麼，我是野鬼，是嗎？叫你嚐嚐滋味吧，去找去！」

德莫夫從葉麥里揚手中把杓子奪了過來，遠遠地拋到一旁去了。基流哈、瓦霞和司喬普加都跳起來，跑去找它了。葉麥里揚則祈求地和疑問地盯住了潘苔萊。他的臉忽然變小了，皺了起來。

來，揉着眼睛，從前的戲子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了。

葉果魯希加老早已經討厭德莫夫了，他覺得好像空氣中突然不能忍耐地氣悶起來了，彷彿篝火的光很熱地烤着他的臉，他想趕快跑到貨車的黑影中去，但是野人的惡狠而又苦悶的眼睛却吸引他向他那兒走去。他非常想說幾句頂頂難聽的話，走到德莫夫面前，喘着氣，說道：

「你比誰都壞！我簡直忍受不了你！」

這以後，他應當跑到貨車處去，但是無論如何離不開原處了，又繼續說道：

「到陰間去以後，你要被送進火燒地獄去的！我告訴伊萬·伊萬諾維支，你不該侮辱葉果魯希加呢？」

「請你隨便說吧！」德莫夫笑了。「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居然也教訓起人來了。如果揪住耳

朵呢？」

葉果魯希加覺得氣都透不過了，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忽然全身哆嗦着，跳着

腳，響亮地喊叫了起來：

「打他！打他！」

他的眼睛裏迸出了眼淚，他感到害羞了，他搖擺着，向車旁跑去。他也沒有看見，他的呼叫發生了什麼印象。他跑到口袋上去，哭着，手和腳都哆嗦着，小聲說：

「媽媽！媽媽！」

這些人，篝火周圍的影子，黑暗的口袋，遠方的，每分鐘都在閃爍的閃光——現在他覺得這一切都非復是人間的了，變得非常可怕了。他害怕着，絕望地問自己，他這是爲什麼會跑到這塊陌生的地方來，會跑到可怕的鄉下人羣中來呢？現在舅父，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丁尼斯加在呢？爲什麼他們這樣久還不來？他們不會忘了他吧？他一想到他已經被忘掉，被遺棄掉，將要任憑命運支配，他覺得渾身冷了，難過了，他有幾次想從口袋上跳下來，趕快沿路向回跑去，連回願都不回願，但是一想到黑暗的，憂鬱的十字架，一定在大路上迎着，以及在遠處閃爍的電光，才使他不敢動了……直到他小聲喊着：「媽媽！媽媽！」他才覺得輕鬆了……

車夫們一定是很難過。自從葉果魯希加從篝火旁邊跑開之後，他們起初是沉默了好久，後來便悄悄地，啞聲地說起了什麼，彷彿是預備要趕快躲開這種難過……他們急忙吃過晚飯，熄了火，沉默地套起車來。從他們的匆忙樣子上，很明顯地看出來，他們是預見到要發生什麼不幸了。

在土路之前，德莫夫走到潘苔萊跟前來，悄悄地道：

「他叫什麼名字？」

「葉果里……」潘苔萊回答。

德莫夫用一隻腳踏在車輪上，抓住了綁扎口袋的繩子，攀了上來。葉果魯希加看見了他的臉和捲毛的頭。臉色蒼白，疲倦而嚴肅，但是已經沒有兇狠的表情。

「葉拉！他低聲說。『哪，打吧！』」

葉果魯希加奇怪地看了看他，這時閃光閃了一下。

「不要緊，打吧！」德莫夫又說。

他沒有等到葉果魯希加打他，或者和他說話，就又跳下去，說道：

「我真無聊！」

後來，他倒動着腳，聳動着肩胛骨，懶懶地沿車旁走起來，用也不知是哭的，也不知是憤怒的噪音，竟說了一遍：

「我真無聊！主啊！你可不要生氣，葉麥里亞，」他走過葉麥里揚面前，說道。「我的倒楣的，殘忍的生活呀！」

右面電光閃灼了，好像是用鏡子照了一下，立刻又在遠方閃灼了。

「葉果里，拿去！」潘吉萊喊了一聲，從下面遞上來一個又大又黑的東西。

「這是什麼？」葉果魯希加問。

「是雨布！要下雨啦，你要蓋起來。」

葉果魯希加抬起身來，向自己周圍看了一遍。遠方更黑了，而且更加連續地打閃了，好像簡直不斷了。黑暗彷彿由於重壓，向右方移去了。

「老人家，要有大雷雨了嗎？」葉果魯希加問。

「啊，我的腳疼啊，凍壞啦！」潘苔萊像唱歌一樣說，沒有聽他的話，跺着腳。

左面，好像有人在天空劃了一根火柴，蒼白的磷火閃了一下，又熄滅了。聽見彷彿在很遠的地方，有人沿鐵房頂走過了。太概，還是赤腳從房頂上走過的，因為鐵聲很瘡啞地轟隆隆着。

「要下大雨啦！基流哈喊道。」

遠景和右面的地平綫之間電光閃了一下，而且非常亮，把草原的一部分，把清朗的天空和黑暗相連接的地方都照亮了。恐怖的黑雲不慌不忙地移動着，形成了厚層；雲邊上懸着大塊的黑色茸毛片；右面和左面的地平綫上，好像也有這種茸毛片堆積起來了。黑雲的這種破裂的，亂蓬蓬的樣子，使它多了一種沉醉的，粗野的表態。葉果魯希加畫了一個十字，很快地穿起了大衣。

「我真無聊！」德莫夫的喊叫聲從前面的車子處傳過來，從他的嗓音上可以斷定，他已經文開始發狠了。「無聊啊！」

忽然刮來一陣風，力量很大，幾乎沒有把葉果魯希加手中的小包袱和雨布吹跑。雨布哆嗦着，向四方吹動，向口袋上和葉果魯希加的臉上拍打。風哨叫着，沿草原吹過，混亂地打着旋，把草

吹得喧鬧起來，由於這種喧鬧，不論是雷聲，不論是車輪聲都聽不辨了。他吹動了黑雲，捲起了塵霧，夾雜着雨和潮濕的土地的氣息。月光被遮住了，彷彿被染污了，星光也越法昏暗了，看來，彷彿塵霧和它們的影子正沿着道路的邊沿，向後跑去。現在，一般地說起來，旋風旋轉着，從地上捲起了塵土，乾草和羽毛，直升到天空了；大概，有野鳥在最黑的雲附近飛翔，一定牠們也很害怕！不過透過迷眼睛的塵霧，除了閃光以外，什麼也看不見。

葉果魯希加想着馬上就會下雨了，跪了起來，用雨布蓋住。

「潘苔萊！有人在前面喊了一聲。」啊……啊……哇！」

「聽不見！」潘苔萊大聲回答。

「啊……啊……哇！阿拉……啊……！」

猛烈地打了一聲雷，沿着天空從右面向左面滾去，後來又翻回來，消逝在前面車輛附近了。

「神聖，神聖，神聖，主上帝，」葉果魯希加小聲說道，畫着十字，「你是天地的神……！」

天空的黑暗張開了大口，噴出了白光，雷聲立刻又響了；剛一停下來，電光就很寬闊地閃了一下，使葉果魯希加透過雨布的縫，忽然看見了大道的全部，直到很遠處，看見了全部車夫，甚至看清了基流哈的背心。黑色的雲片已經從左邊向上升去了，其中有一片很難看，頗像伸出手指去的手掌，直向月亮處伸去。葉果魯希加決定閉緊了眼睛，不去注意和等候着一切事情的結束。

不知道爲什麼雨好久不下來。葉果魯希加希望着，黑雲已經過去了，從雨布中探出頭來看。非常黑暗的葉果魯希加既看不到潘苔萊，也看不到麻袋，甚至連自己都看不出了；他向不久以前有過月亮的地方看了一眼，那兒也是這樣黑暗了，和在車上一樣。黑暗中的閃電越法的亮，越法的耀眼了，使眼睛都感到痛了。

「潘苔萊！葉果魯希加喊道。

沒有回答。後來，風最後一次把雨布吹了一下，便逃到不知何處去了。聽見一陣平勻的，安靜的喧嘩聲。一滴大粒的，冰涼的雨點落到葉果魯希加的膝蓋上了，又一粒順手流了。他看見他的膝蓋並沒有遮着，想把雨布整理一下，但是這時聽見向大路上，後來是向車轅上，口袋上劈拍落了下來。這是下雨了。他和雨布好像互相明白了，迅速地說着什麼，很快活，頗像兩隻喜鵲。

葉果魯希加跪着，或者是箕踞坐着。當雨點打到雨布上的時候，他把身體向前一伏，爲了遮住忽然打濕了的膝蓋，膝蓋被遮住了，後來，連一分鐘都不到，覺得後面脊背下方和臀部處有刺骨的，不快的潮氣浸了進來，他仍舊恢復了以前的樣子，把膝蓋伸到雨中去，開始想辦法，如何在黑暗中能把雨布弄好。但是他的手已經濕了，向袖子裏和領子裏流水，肩膀骨也發冷了。他又決定不動了，只呆坐着，等候着一切事情的結束。

「神聖，神聖，神聖……」他小聲說。

忽然一聲震耳的，可怕的爆炸聲在他的頭頂上響了，他彎下身去，閉住了呼吸，等候着碎片向他的後腦海上，和脊背上打下來。他的眼睛忽然間睜開了，他看見有一道刺目的光亮在他的手指上，在濕袖子上，在順雨布滾的水流上，在口袋上，以及向大地上照着，連續着閃動了五次。又響了一次有力的，可怕的雷聲。天空已經不是轟隆響了，而是乾燥的，很像乾樹的爆裂聲響了。

「呱呱啦！呱呱啦！呱呱啦！」雷聲很清楚地響着，沿天空滾動，有時顛簸一下，在前面的車輪處，或者後方的遠處，還來一下斷續的聲音：「呱呱啊……」

從前對於閃電只覺得可怕，現在一響起這種大雷，它們更變成了不祥的東西了，它們的閃光透過黑暗的世界，像一陣冷風照透了全身。怎麼能看不到它們呢？葉果魯希加決定把臉轉回去。很小心地，彷彿怕有人在後面注視他，四肢伏在地上，用手掌順濕口袋滑着，轉向後去了。

「呱呱啦！呱呱啦！」從他的頭上飄了過去，落在車子下面，爆炸開了。「呱呱啊！」

眼睛又突然睜開了，葉果魯希加又看到了新的恐怖現象：車子後面跟着三個巨人都手執長矛。電光照亮了他們的矛尖，非常清楚地照亮了他們的身形。這些巨大的人，臉都遮着，低着头，步法沉重。他們很悲哀憂傷，彷彿在沉思。他們跟在車後面走，也許並不是爲了加害，但是他們的接近，總歸是有點可怕。

葉果魯希加急忙轉身向前全身哆嗦着喊道：

「潘苔萊老人家」

「呱呱啦！呱呱啦！」天空回答他。

他張開眼睛，想看看車夫們是否在此地。閃電又在兩處地方亮了，照亮了道路，直看到很遠，照亮了車輛和全體車夫。小溪沿着道路流，水泡冒個不停。潘苔萊在車旁走着，他的高帽子和肩膀上遮着一小塊雨布；身上一點害怕，不安的樣子也沒有，彷彿他被雷震聾了，被雷閃照癡了。

「老人家，有巨人哪！」葉果魯希加哭着向他喊。

但是老頭子聽不見。葉麥里揚在稍遠處走着。這個人從頭到腳披了一塊大雨布，現在變成三角形了。瓦霞什麼東西都沒有披，依舊是那樣和從來一樣，麻木地走着，高高抬着腳，膝蓋也不打灣。被電光一照，彷彿車輛都不動了，車夫們也都凝固住了，瓦霞的抬起的腿也不動了……

葉果魯希加又叫了一次老頭子。因為得不到回答，他只好一動不動地坐了下來，已經不再等候一切事情如何結束了。他確信，在這一瞬間，雷會劈死他，眼睛大張着，他又看見了可怕的人。他已經不畫十字了，不喊老頭子了，不想到母親了，只是被凍得哆嗦着，堅信雷雨永遠不會完結了。

但是忽然聽見了人聲。

「葉果里，你睡了嗎，怎麼的？」潘苔萊從下面喊道。「下來吧！傻子，小呆子……」

「這樣大雷雨！」一個陌生的低音說道，好像喝過一杯好酒。

葉果魯希加睜開了眼睛。潘苔萊，三角形的葉麥里揚和巨人們都站在車旁。巨人們現在却都變成小身材了。葉果魯希加仔細地向他們看了一眼，原來是些普通的農民，肩抗的並不是長矛，却不過是鐵叉子。在潘苔萊和三角形之間，有一個小房子上窗子閃着光。大概，車輛是停在村中了。葉果魯希加把自己身上的雨布掀掉，拿起了小包袱，急忙從車上下來。現在人們在附近說着話，窗子照出了光亮，他已經不害怕了，雖然雷仍然爆炸着，閃電仍然交織着全部天空。

「好雷呀，沒有什麼……」潘苔萊嘟囔道。「托天之福……腳有點被雨浸壞了，也沒有關係……下來嗎，葉果里？到屋子裏去……沒有關係……」

「神聖，神聖，神聖……」葉麥里揚沙聲說。「一定是什麼地方劈死了……你們是本地人嗎？」他向巨人們問。

「不，格林諾甫來的……我們是格林諾甫人。我們在普拉喬洛夫老爺家做工。」

「打穀子嗎，怎麼的？」

「各種事都做。現在正在收麥子。可是打閃啊，打閃啊！這種雷雨很久不見了……」

葉果魯希加走進屋子去。一個瘦弱的，駝背的，尖下頰的老太婆接着他。她手中端着一根牛油蠟燭，睜縫起了眼睛，嘆了一口氣。

「上帝，這是打什麼樣的雷呀！」她說。「我們的人在草原上過夜，心肝們受苦啦！天哪，脫脫衣服吧，脫脫衣服吧……」

葉果魯希加凍得哆嗦着，憎嫌地聳着肩，把自己身上的濕大衣脫下來，後來大劈開手和腳，好久不動一動。每一個小動作，都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種潮濕和冰冷的感覺。襯衫的袖子和脊背都潮濕了，褲子粘到腿上了，從頭上向下流水……

「小孩子，爲什麼劈開腿站着啊？」老太婆說。「坐下來吧！」

葉果魯希加大邁開脚步，向桌子走去，坐在也不知什麼人頭前的一張長椅子上。頭動了動，鼻子裏出了一口長氣，嘴吧啞了吧啞，又安靜下去了。從頭部沿着長椅子，好像躺着一座被皮襖遮起來的小山。這是一個女人在睡着。

老太婆嘆着氣，走出去了，很快又拿着西瓜和甜瓜回來了。

「吃吧，老天爺！我們也沒有別的東西款待客人……」她打着哈欠說，後來在桌子裏翻了翻，從那兒拿出了一柄又長又尖的刀，這很像旅館中強盜用來殺死商人的刀。「吃吧，天老爺！」葉果魯希加像發瘧疾一般哆嗦着，吃了一塊甜瓜和一塊黑麪包，後來又吃了一塊西瓜，因此他覺得更冷了。

「我們的人在草原上過夜……」他一面吃，老太婆又嘆口氣說。「主耶穌……應當把聖

像前面的蠟燭點起來，可是我也不知道司琪潘妮姐藏到哪兒去啦。吃吧，天老爺，吃吧……」

老太婆又打了一個哈欠，把右手伸到後面去，搔了搔她的左肩。

「現在大概有兩點鐘了，」她說。「快到起來的時候了。我們的人在草原上過夜……大概全都淋濕啦……」

「老奶奶，葉果魯希加說，「我想睡了。」

「躺下吧，天老爺，躺下吧……」老太婆打着哈欠，嘆了口氣。「主耶穌基督！我自己正在睡着，聽見好像有人敲門。我醒過來看看，上帝正在下着這樣大雷雨……應當點上蠟燭，可是找不到。」

她自己和自已講着，從長椅子上拿起一塊破布片，大概是自己的被褥，又從爐旁的釘子上取下兩件衣服，給葉果魯希加鋪上了。

「雷雨還不完，」她嘟囔着說。「差不多有一個鐘點不停了。我們的人在草原上過夜……躺下去，天老爺，睡吧……基督保佑你，小孩子……我不把甜瓜收去了，也許你還要起來吃的。」老太婆的嘆息和哈欠，睡着的女人的有規律的呼吸，屋中的昏暗，以及窗外的雨聲，都迫人入睡。葉果魯希加當着老太婆脫衣服覺得難爲情。他只脫掉靴子，躺下去，蓋上了一件羊皮襖。

「小夥子睡了嗎？」過了一分鐘聽見潘苔萊的耳語聲。

「睡啦！老太婆也小聲回答。」主耶穌啊！打雷呀，打雷呀，也沒有完啦……」

「立刻就要過去啦……」潘苔萊坐下，嚇嚇地說。「開始安靜了……孩子們都到人家內去了，只留兩個人看守馬……孩子們……不行……馬會被拉去……我稍坐一會兒，就去換班……不行，會被拉走……」

潘苔萊和老太婆並排坐在葉果魯希加的腳旁，用嚇嚇的聲音說話，有時因為嘆氣和打哈欠，頓着自己的談話。但是葉果魯希加無論如何暖不過來了。他身上蓋了一件溫暖、沉重的皮襪，但是全身哆嗦着，手脚都溼漉漉起來了，內臟也哆嗦了……他在皮襪下面脫了衣服，但是這也沒有用。寒戰越來越厲害了。

潘苔萊去換班了，後來又回來了，但是葉果魯希加始終還沒有睡着，全身哆嗦個不停。有什麼東西壓迫着他的頭和胸，折磨着他，他也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上年紀的人們的耳語聲呢，還是羊皮的騾聞氣味呢？因為吃西瓜和甜瓜的結果，嘴裏留了一股不快的鐵鏽味。同時螻蚤還來咬他。

「老人家，我冷啊！」他說，連自己的聲音都聽不出了。

「睡吧，小孩子，睡吧……」老太婆嘆了一口氣。

琪特用細腿走到床前來了，揮了一下手，後來長高到天花板，向一塵風塵望去。賀里斯托佛

爾神父也不是坐在車子裏面時的樣子了，穿了一件肥大的法衣，手拄法杖，繞着風塵走了一圈，它不再攔路了。葉果魯希加明白這是夢魘，張開了眼睛。

「老人家！他喊了一聲。『給我點水！』」

沒有人回答他。葉果魯希加覺得非常氣悶，輪也不方便了。他立起來，穿上衣服，從屋內走了出去。清晨已經降臨了。天空陰暗，不過雨已經不下了。葉果魯希加哆嗦着，裹着濕大衣，沿泥濘的院子走過去，傾聽着寂靜中有無聲音；他眼看到有一間蘆葦頂的小草房子，門半開着。他向這間小草房子裏看了一眼，走了進去，坐在黑暗角落中的糞堆上。

他的沉重的頭中思想很混亂，嘴裏乾燥，鐵鏽味很難聞。他看了看自己的帽子整理了一下。上面的烏毛，想起了和媽媽一同去買這頂帽子的事。他把手塞進口袋去，從裏面掏出了一團褐色的粘油泥。這塊油泥怎樣跑到他口袋裏來的？他想了想，聞發出了蜜味。啊哈，這是猶太人的點心啊！可憐，它濕成這樣子啦！

葉果魯希加看了自己的大衣一遍。他的大衣是灰色的，釘着幾粒大骨頭鈕子，做成了禮服樣子。這件衣服本來是新的和貴重的東西，在家是和母親的衣服放在一道的，並不把它掛在藏室；只有過節時才穿它。葉果魯希加看着它，感到很可憐，想着他和大衣——兩個都被拋棄，任憑命運支配了，他們再也不能回家去了，哭起來了，幾乎沒有感覺上失去。

一條大白狗，被雨淋得精濕，臉上的毛片一塊一塊的，活像透出了油的包皮紙，走進小茅屋來了，好奇地注視着葉果魯希加。看來，牠正在想：吠叫不吠叫呢？牠決定以爲沒有吠叫的必要，便小心地走到葉果魯希加面前，吃完了那塊油泥團，走出去了。

「這是瓦爾拉莫夫家的！」有人在街上喊。

葉果魯希加哭着，從小茅屋中走出來，繞過水窪，向街上走去。許多車輛恰好都停在大門前的道路上。渾身淋得精濕的車夫們，腳上都沾滿了泥濘，像秋天的蒼蠅一樣，無精打采地和睡眼惺忪地在附近徘徊着，或者坐在車轆上。葉果魯希加向他們望了望，想道：「真無聊，做一個鄉下人真不方便！」他走近潘苔萊去，和他並排坐在車轆上。

「老人家，我很冷！」他說，哆嗦着，把手插進袖子去。

「不要緊，我們快到地方了，」潘苔萊打了個哈欠。「不要緊，你會暖 and 過來的。」

貨車隊一大清早便動身了，因爲天氣還不熱。葉果魯希加躺在口袋上，冷得哆嗦着，雖然太陽很快地出來了，晒乾了他的衣服、口袋和大地。他略閉上眼睛，好像又看見琪特和風磨了。他覺得要嘔吐，全身都很沉重，用了一下力氣，想把這些現象驅除掉，但是這些現象剛一消滅，野人德莫夫又眼睛發着紅，舉起拳頭來，大叫着向葉果魯希加奔來了，或者又聽見，好像他在難過：「我真無聊！」瓦爾拉莫夫騎在哥薩克馬上過去了，克司坦琴，含着笑容，和露出幸福的樣子走過去。

了，好像對這一切人都覺得很難過，不能忍耐，而且討厭！

有一次——這已是在黃昏之前了——他抬起頭來，想要點水喝。貨車隊正停在一座穿過一條寬河的大橋上。下面的河面上冒着黑烟，透過黑烟看到一艘輪船，還用長纜拖着另一艘拖船。前面的河對岸，有建築着房子和教堂的大山坡閃閃發光，山坡下面的貨車附近有機關車跑來跑去……

以前，葉果魯希加從來沒有看到過輪船，火車，寬河。現在他一看到它們，並沒有害怕，也沒有驚奇，他的臉上根本也沒有露出像好奇的樣子來。他只覺得一陣難過，急忙胸部伏在口袋上了。他嘔吐起來了。潘苔萊一看到這情形，嚇壞着搖了搖頭。

「我們的小夥子病啦！」他說。「大概是肚子受涼了……小夥子……在陌生的地方……事情真糟！」

八

貨車隊停在離碼頭不遠處的一所大商店的院內了。葉果魯希加從車上下來，聽見了一個人的很熟悉的嗓音。也不知是誰幫他下了車，說道：

「我們還是昨天晚上就到啦……今天等了你們一整天。昨天就想趕上你們，可是不湊巧，走了另一條路了。哎呀，看你把自己的大衣弄皺成什麼樣子啦！叫舅舅給爾拿一半來吧！一

葉果魯希加向說話的人的陰暗臉上看了一眼，記起了這是丁尼斯加。

「舅舅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現在都在屋裏，」丁尼斯加繼續說，「正在喝茶。我們走吧！」他領着葉果魯希加走到一所很大的，又黑又暗的二層樓去，這兒很像N省的神學校。葉果魯希加和丁尼斯加穿過門洞，穿過黑暗的樓梯和長而狹的過道，走進一間小屋子去。伊萬·伊萬內支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的確坐在這間屋子裏的茶桌旁邊。兩個老人一看見小孩子，臉上都露出了奇怪和快活的樣子。

「啊，葉果魯·尼珂拉·阿伊支！」賀里斯托佛爾說道。「羅蒙諾梭夫先生！」

「啊，貴族老爺！」庫積米喬夫說。「請坐。」

葉果魯希加脫掉大衣，吻過舅父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的手，坐在桌旁了。

「嗚，怎麼來的孩子！」賀里斯托佛爾問他，給他斟着茶，照例很高興地笑着。「大概厭氣了吧？坐車來得這樣慢啊！你走啊，走啊，向前面一看，始終是那樣廣闊的草原，看不見邊！不是旅行，簡直是恥辱。你怎麼不喝茶喝吧！你隨着車走的時候，我們已經把一切事都辦好啦。托天之福，把羊毛賣給柴列巴欣了，這是上帝保佑……很有利錢。」

葉果魯希加一看到自己人，簡直非常想要訴苦一下。他沒有聽賀里斯托佛爾講話，只在想怎樣開始和訴告些什麼。但是令人不快的和刺耳的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的緊音妨礙了他集中

思想，混亂了他的腦筋。他還沒坐到五分鐘，從桌旁站了起來，走到沙發處去，躺了下來。

「看！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奇怪了。」茶怎樣啊？」

葉果魯希加想要訴告什麼，把額部貼在床邊上，忽然抽泣起來了。

「我……我病啦！」葉果魯希加說。

「病啦？」賀里斯托佛爾不安了。「這可是不好，兄弟……難道在路上好害病嗎？嚶，你這個人，兄弟……啊？」

他把手放在葉果魯希加的頭上，摸了摸腮頰，說道：

「是的，頭很熱……你這一定是着涼了，或者吃了什麼東西……你禱告上帝吧。」

「給他點金雞納霜吃……」伊萬·伊萬內支不安地說道。

「不成，應當給他點什麼熱東西吃……葉果里，你想吃湯嗎？」

「不……不想……」葉果魯希加回答。

「你發冷嗎，怎麼的？」

「先是冷，現在……現在是熱了。我全身都痛……」

伊萬·伊萬內支走到床前去，摸摸葉果魯希加的頭，不安地癩癩着，又回到桌旁去。

「這樣吧，你脫掉衣服，躺下去睡吧。」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說，「你應當睡覺。」

他幫着葉果魯希加脫掉衣服，給了他一個枕頭，給他蓋上被頭，被頭上面又把伊萬·伊萬內支的大衣蓋上，然後顛起腳來走開去，坐在桌旁了。葉果魯希加閉上了眼睛，他立刻覺得，他並不是在屋內，而是在路上的篝火旁邊，葉麥里揚揮着手，德莫夫眼睛紅紅地爬在地上，嘲笑地望着葉果魯希加。

「打他！打他！」葉果魯希加喊道。

「他說夢話……」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小聲說。

「煩死啦！」伊萬·伊萬內支嘆了口氣。

「應當用油醋給他塗塗。上帝保佑，明天就會好起來的。」

葉果魯希加爲了要擺脫惡夢，張開了眼睛，向燈火望着。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伊萬·伊萬內支已經喝完了茶，正在小聲談論什麼。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很幸福地笑着，看來，無論如何也忘記不了從羊毛上獲得了好利錢的事；他不僅爲了自己的利錢而高興，他還想到回到家裏去，把自己全部家脩都召集了來，狡猾地擠擠眼，大笑起來；他先騙大家，說羊毛賣出的價錢比原價還低，後來却又把一厚疊鈔票給女婿米海依洛，說道：「哪，拿去！這是做出來的事情！」庫積米喬夫看來不很滿意。他的臉上依然是露出了事務上的冷酷和關心的表情。

「噯，如果我要知道柴列巴欣肯出這樣價錢，」他小聲說，「那末我在家裏就不會把那三

百普特賣給馬加洛夫了！真氣人！可是誰又知道這兒的價錢漲了呢？」

一個穿白襯衫的人收去了自湧壺，把角落裏聖像前的小燈點了起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向他耳朵上小聲說了些什麼，那人做了一個神秘的臉相，好像魔法師一樣——我明白啦——走出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回來了，把一個磁盆放到沙發床底下去了。伊萬·伊萬內支自己在地板上鋪上行李，打了幾次哈欠，懶懶地禱告過，躺下睡了。

「明天我想到教堂裏去……」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說。「那兒我有一個熟識的看守聖器的神父，訪問主教是要在祈禱以後才成，據說他有病了。」

他打了一個哈欠，熄了燈。現在已經只剩一盞小燈照着了。

「據說，他不接待客人，」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脫着衣服繼續說，「如果我見不到就回去啦。」他脫了上衣，葉果魯希加看見自己面前出現了一個魯濱孫。魯濱孫也不知在小盤子裏調了些什麼，走到葉果魯希加面前來，小聲說道：

「羅蒙諾梭夫，你還沒睡吧？起來！我給你塗點油醋。它很有用處，你只要禱告上帝。」

葉果魯希加很快抬起身來，坐好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把他的襯衫脫掉，聳着肩，斷續地呼喚着，好像他自己也很癢，開始向葉果魯希加胸前塗起來。

「爲了天父和上帝的兒子，爲了聖靈……」他小聲說。「脊背向上躺着……這樣對啦。閉

天你就好啦。只要不再燒的厲害……像火一樣熱。大概下雨的時候正在路上吧。」

「在路上啦。」

「怎麼能不病啊！爲了天父和上帝的兒子，爲了聖靈……怎麼能不病啊！」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給葉果魯希加塗過，又給他穿上衣服，蓋了個十字，走開了。後來葉果魯希加看見他禱告過上帝。大概老頭子會背誦很多禱告文，因爲他在聖像前站了很久，小聲唧唧着。他禱告着，對門窗，對葉果魯希加和伊萬·伊萬內支都畫過十字，也不枕枕頭就躺在一張小沙發床上了，蓋上自己外套。過道裏的鐘聲敲了十下。葉果魯希加知道，到天亮還有很多時間，很難過地把額部貼在沙發床背上，已經不再努力去擺脫那些朦朧的，壓迫人的夢境了。但是清晨比他想像的來得特別早。

他覺得，把額部貼在沙發床背上，躺了並不很久，當他睜開眼睛時，已經從小屋的兩扇窗子裏向地板射進了斜形的陽光。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和伊萬·伊萬內支都不在屋。小屋內已經收拾過，很亮，很舒適，還蒸發着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身上發出來的松樹枝和乾矢車菊氣味（因爲他在家用矢車菊做了些油漆，用來塗漆聖像龕，因此這種氣味就留住了。）葉果魯希加向枕頭上，向斜形的光綫上，向自己的靴子上（現在已經刷得很乾淨，並排擺在床前）看了看，笑了。他覺得很奇怪，他會沒有躺在口袋上，四週都很乾燥，天花板上也沒有打閃和打雷。

他從床上跳下來，穿起衣服來。他感覺到非常快活；昨天的病只是使他的腿和頸頸還有點無力。一定是油和醋奏了功效。他想起了輪船、火車和寬橋。昨天朦朧中看到這些東西，現在趕快穿起衣服來，爲了好跑到碼頭上去看看它們。當他洗完臉，穿上紅色襯衣的時候，忽然門上的鎖響了，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戴着自己的禮帽在門坎上出現了，手裏拄着長杖，帆布上衣外邊還套了一件淺色綉法衣。他含笑和滿臉光采地（剛剛從教堂回來的老人們，永遠是滿臉光采的）把一塊聖餅和一個包放在桌上，禱告過，說道：

「上帝發了善心，健康怎樣？」

「現在好啦，」葉果魯希加吻着他的手回答。

「托天之福……我是祈禱回來……和一個熟識的神父去看望主教。他叫我到他家去吃茶，我可沒有去。我不願這樣早去到人家做客。上帝保佑他們吧！」

他脫掉法衣，摸了摸自己的胸部，不慌不忙地打開了小包。葉果魯希加看見有一個裝魚子的小罐頭，一塊鱈魚和一塊法國麵包。

「我這是走過魚店時買的，」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說。「平常日子沒有浪費的必要，不過我想家裏有病，這就應當原諒了。魚子很好，是鱈魚子……」

穿白襯衫的人拿進一隻自沸壺來，還端着一隻上面擺着碗碟的托盤。

「吃吧。」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把魚子塗到麪包片上，遞給葉果魯希加說：「現在吃玩玩吧，不久就要去讀書啦。看，讀書可要注意和用功，這樣才可以明白。應當背熟的，就要背熟，那兒應當用自己的話講出內部的意義，以表示和外部的意義無關時，就要用自己的話講。這樣努力，把所有的科學都讀好。有的人很明白數學，但是可不知道彼得·莫吉拉的事，有人明白彼得·莫吉拉的事，但是又不會說明月亮不成，你要這樣用功，什麼都要學會！學會拉丁文，法文，德文……自然還有地理，歷史，神學，哲學，數學……你只要什麼都學會的時候，就可以不慌不忙地，禱告着熱心地去做事了。等你什麼都明白的時候，做什麼事情也都容易了。你只要用功，行好事，上帝自然會指導你成功什麼樣的人的。醫生啦，法官啦，工程師啦……」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向一小塊麪包上塗了點魚子，放到口中去，說道：

「使徒保羅說：對於學問不要驚奇，不要差別看待。自然，如果是神怪的，粗俗的，或者荒誕不經的，像薩烏爾的書，或者讀了那種科學，不論自己，不論別人，都得不到益處，那末最好還是不讀它們。應當只讀那些上帝認為好的書。你想想……使徒們會說各種話——你也去讀各種語言，偉大的瓦西里讀過數學和哲學——你也去讀，聖涅司陀耳寫過歷史，你也去讀和寫歷史。你想想聖人……」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喝完了小碟子中的茶，擦了擦鬍子，搖了搖頭。

「很好」他說。「我是受的舊式教育，已經忘了很多了，不過我的生活和別人是不同的，而且簡直不能比。譬如說，在什麼大集會上，或者是宴會啦，或者是在會議上要用拉丁文說話啦，或者引用些歷史上的，哲學上的話，人們高興，我自己也高興……還有，譬如巡迴地方法院來到的時候，應當去監誓，所有的神父們都客氣，可是我和推事啦，檢察官啦，甚至和律師們交際，我說有學問的話，和他們喝茶，笑，問訊我不明白的事……他們也高興，就是這樣，兄弟……有學問是明白人，沒有學問就是沒字碑。用功吧！自然這是很困難的，現代學問是很值錢的……你的寡婦母親，依靠撫恤金生活，嗚，不過……」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害怕地向門看了一眼，繼續小聲說道：

「伊萬·伊萬內支會幫忙的。他不會拋掉你不管。他自己沒有孩子，他會幫助你的。放心吧。」

他裝了一個嚴肅的臉相，更小聲地說道：

「只要你看，藥果里，上帝會保佑你，不要忘掉母親和伊萬·伊萬內支。聽母親的教訓，伊萬·伊萬內支是你的監護人，等於父親。如果你能出息成有學問的人，你還會被比你胡塗的人們看不起，那你就苦惱啦，苦惱啦！」

賀里斯托佛爾把一隻手舉向上去，用細嗓音重述着說：

「苦惱啦！苦惱啦！」

賀里斯托佛爾神父講得很有滋味；他還沒吃完飯，門開開了，伊萬·伊萬內支走進來了。舅舅父急忙問候過，坐在桌旁來，急忙喝起茶來了。

「喲，什麼事都辦好啦，」他說。「今天就可以回家，不過葉果爾還有事。要給他找地方住。姐姐說，這兒有她一個女朋友住着，叫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也許她肯把他帶到自己家去住的。」

他向自己的文件包內，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敝信，讀道：

「交馬拉亞尼日尼亞街，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陶斯庫諾娃收，自置房屋。」馬上就得去找她。煩死啦！」

吃過茶，伊萬·伊萬內支和葉果魯希加立刻從旅館走出去了。

「煩死啦！舅父卿嚙道：『你粘到我身上啦，像牛蒡子一樣，直滾你的吧！你們要學問，要地位，我跟你們只是受苦……』」

當他們穿過院子時，車輛和車夫已經都不見了，他們還是在一大清早晨就到碼頭上去了。一輛熟悉的二輪車在遠處的院子角落裏發暗，車旁邊站着栗色馬正在吃麥子。

「別了，二輪車！」葉果魯希加總。

先是沿着一條林蔭路上了半天山，後來又穿過一片很大的市場的廣場，伊萬·伊萬內支在這兒向警察打聽了一下，「馬拉亞尼日尼亞街在什麼地方。」

「噢哈！警察笑了。」還遠呢，向牧場那兒去！」

路上迎面遇到了一些一匹馬的輕馬車，舅父自己只有在有特別事故和過大節的時候才坐這種輕馬車。他和葉果魯希加沿着石子馬路走，後來又沿着只有便道，連石子路也沒有的街道走，最後走上了既沒有石子路，也沒有便道的街道。當依靠了腳和舌頭把他們送到馬拉亞日尼亞街時，兩個人臉都紅了，摘掉帽子，擦着汗。

「請您告訴一下，」伊萬·伊萬內支向一個坐在門口的板凳上的老頭子問，「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陶斯庫諾娃的房子在哪兒呀？」

「這兒沒有什麼陶斯庫諾娃，」老頭子想了想答，「也許是琪摩申科吧。」

「不是，是陶斯庫諾娃……」

「對不起，沒有陶斯庫諾娃……」

伊萬·伊萬內支聳了聳肩，向前走了。

「您找不到的！」老頭子在他身後喊道。「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您聽着，孀子，」伊萬·伊萬內支向一個在街角提着籃子賣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問：

「娜絲塔茜亞·彼德蘿福娜·陶斯庫諾娃的房子在什麼地方？」

老太婆很奇怪地向他看了一眼，笑了。

「現在是什麼娜絲塔茜亞·彼德蘿福娜住在自己的房裏呢？」她問。「主啊，已經八年啦，她把女兒一嫁出去，就把自己的房子給女婿啦！現在是女婿住在那兒呢。」

可是她的眼睛在說：「混蛋，你們連這樣點小事都不知道嗎？」

「現在她住在哪兒啊？」伊萬·伊萬內支問。

「主啊！」老太婆奇怪了，拍了一下手。「她老早就住在自己家裏啦！已經八年啦，和把自己的房子給女婿一樣年代啦。您怎麼啦！」

大概她是在期待着伊萬·伊萬內支也吃一驚和喊道：「這不可能！」但是那人很安靜地問道：

「她的房子在哪兒？」

女販子挽起了袖子，用光手指着，用響亮的尖嗓音喊道：

「一直走，一直，一直……您一看到一所小紅房子，向左手轉去，有一個小胡同。您在這個小

胡同裏看右手第三個門……」

伊萬·伊萬內支和葉果魯希加走到小紅房子處，向左轉進小胡同去，走到右手第三個門

面前。沿着這些灰色的，很舊的大門兩旁伸展出去了一帶灰色的，有了寬縫隙的板柵；板柵的右面一部分拚命向前傾去，幾乎要倒的樣子，左面的一部分則向後仰到院子裏去，大門依然站的很直，彷彿還在選擇它向哪邊倒去比較方便，還是向前呢，還是向後呢。伊萬·伊萬內支開開板門，和葉果魯希加一同看見了一個大院子，護在蓬蒿和牛蒡花。離大門一百步遠處站着一座紅頂綠窗的小房子。一個肥胖的女人，正挽起袖子和撩起上衣，站在院子中間，向地上撒什麼東西，也像女販子一樣尖聲地喊道：

「咕咕……咕咕咕咕！」

她的後面蹲着一條尖耳朵的紅狗。牠一看見客人，就跑到板門處去，用中音大叫起來（所有的紅毛狗都是用中音叫的。）

「您找什麼人？」女人喊道，用手遮住眼睛上的太陽光。

「您好！」伊萬·伊萬內支用手帕擦退着紅狗，也向她喊。「請您告訴一下，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維娜·陶斯庫諾娃是住在這兒嗎？」

「是住在這兒！您有什麼事？」

伊萬·伊萬內支和葉果魯希加走向她去。她很懷疑地看着他們，重述一遍：

「您找她有什麼事？」

「是的，也許您就是娜絲塔茜亞·伊德羅福娜吧！」

「就是我！」

「很高興……您看，是您的老朋友向您問候啦，就是奧麗珈·伊萬諾芙娜·克尼亞捷娃。這是她的兒子。我，您也許記得吧，是她的親弟弟伊萬·伊萬內支……您也是我們N地人……您是生在我們那兒的，後來出嫁了……」

沉默了。肥胖女人毫無意義地注視着伊萬·伊萬內支，好像不相信或者是不明白後來整個臉都紅了，拍了一下手，從她的上衣內撒出了些麥子，眼睛裏迸出了眼淚。

「奧麗珈·伊萬諾芙娜！」她尖聲叫道，因為衝動很困難地呼吸着。「我的親愛的寶貝呀！啊嚇，天老爺，我是怎麼啦，像傻子一樣站着？你是我的美麗的小天使……」

她抱住葉果魯希加，用眼淚浸濕了他的臉，簡直哭起來了。

「主啊！」她說，彎着手臂。「奧麗珈的兒子！真高興！簡直像母親！非常像母親！你們幹嗎站在院子裏，請到屋子裏去吧！」

他哭着，喘着，一面走一面說着，急忙向屋子走去，客人們跟在她後面。

「我的屋子還沒有收拾哩！」她說着，把客人領進一間很小的，有香氣的屋子去，屋內到處都陳設着照片和花瓶。「啊嚇！聖母娘娘！瓦茜莉薩，去把百葉窗打開！我的小天使！我的描寫不出

的美麗啊！我不知道奧麗珈會有這樣好的兒子！」

當她安靜了下去，對於客人已經習慣了時，伊萬·伊萬內支請她出去單獨講一下。葉果魯希加走到另外一間小屋去了，這兒擺着一架縫紉機，窗上掛着一隻鸚鵡籠子，也和大廳內一樣，有許多照像和花。一個女孩子一動不動地站在機器旁邊，面孔晒得黑黑的，腮巴腫了起來，就和琪特一樣，穿了一件很乾淨的棉布上衣。她眼睛一霎不霎，望着葉果魯希加，看來，覺得自己很不舒服。葉果魯希加望着她，沉默了一下，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女孩子動了動嘴唇，作出要哭的臉相，輕輕地回答：

「叫奧麗珈……」

這大概是卡琪珈。

「他住在您這兒，」伊萬·伊萬內支在大廳中小聲說，「您如果能行行好事，我就每月付您十塊錢。他住在您這兒，是一個不會洩氣的，很安靜的孩子……」

「伊萬·伊萬內支，我可是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您！」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哭聲地嘆了口氣。「十塊錢是不少，不過可很怕收留別人的孩子！忽然有病啦，或者怎麼的……」

當把葉果魯希加又喚進大廳去時，伊萬·伊萬內支手中已經拿起了帽子，告別過了。

「怎麼呢！他現在就留在您這兒吧。」他說。「再見留下吧，葉果爾！」他向外甥說。「不要在這兒淘氣，聽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的話……別了！我明天還要來。」

他走了。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又擁抱了葉果魯希加一次，叫他小天使，哭着，收拾桌子。過了三分鐘，葉果魯希加已經和她並排坐下來，回答她的無盡休的問題和吃起油膩膩的熱菜湯來了。

黃昏時光，他又坐在那張桌子旁邊，把頭放在手上，聽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講話。她忽而哭，忽而笑地向他講述他的母親的青年時代，又講自己的出嫁，講自己的孩子……爐子裏發出了蟋蟀的叫聲，剛能聽到燈內的芯的吱吱聲。女主人小聲說着，因為不安把針繡也失落了，她的外孫女卡加爬到桌子下面去把它拾了起來，每一次她都在桌子下面坐好久，大概是在看葉果魯希加的腿。葉果魯希加聽着，打着盹，看着老太婆的臉，看着她的生着毛的小疣子，流眼淚的痕跡……他很傷感，很傷感！叫他睡在一隻大箱子上，還對他說，如果夜間他要吃東西，那末可以自己到過道裏去，那兒的窗子上掛着一隻小鷄，用碟子扣着，可以拿來吃。

第二天早上，伊萬·伊萬內支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來道別了。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很高興，預備擺上自沸壺來了，但是伊萬·伊萬內支很匆忙的樣子，揮了一下手，說道：

「我們沒有功夫喝糖茶啦！我們馬上就走。」

在離別以前，大家都坐着，沉默了一刻。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用哭着的眼睛看了聖像一眼。

「噢，」伊萬·伊萬內支站起身來，開始說，「你就留下吧……」

那種事務上的冷酷性忽然從他臉上消逝了，臉有點兒紅了，憂傷地笑着和說道：

「瞧，讀書……不要忘掉母親，聽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那內舌……葉果爾，如果你好好地讀書，我總不會拋棄你的。」

他從口袋裏掏出錢包來，脊背轉對着葉果魯希加，在小額錢幣裏檢了半天，找到了一枚一角銀幣，給了葉果魯希加。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嘆了一口氣，不慌不忙地給葉果魯希加祝福過。

「爲了天父和上帝的兒子，爲了聖靈……讀書吧，」他說。「努力吧，兄弟……如果我死掉，可要記住我。我現在給你一毛銀幣吧……」

葉果魯希加吻了他的手一下，哭了。好像有什麼人小聲在他的心內說他再也不會見到這個老人了。

「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我已經遞呈子給中學校了，」伊萬·伊萬內支用那種好像大廳內有死人的聲音說。「請您在八月七日領他去考試……噢，再會！上帝保佑你，留下吧。再會，葉果爾！」

「你們吃點茶再走吧！」娜絲塔茜亞·彼德羅福娜呻吟道。

葉果魯希加不能透過佈滿眼淚的眼睛，看到舅父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如何走出去的。他奔到窗前去，他們已經不在院子裏了，但是剛剛還吠叫的紅毛狗，帶着已經執行完任務的表情，跑回來了。葉果魯希加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離開了原處，從屋子裏飛奔了出去。當他跑出了大門時，伊萬·伊萬內支和賀里斯托佛爾神父揮動有鉤的棍子和長杖，轉過角去了。葉果魯希加覺得，這些人他永遠再見不到了，像烟一樣消逝了，不論他活到什麼時候，他昏沉地坐到長凳子上去，用苦淚迎接現在才開始的，莫明其妙的新生活。

這種生活是什麼樣子呢？

沉 滓

一個青年人，穿着雪白的軍官制服，騎在馬鞍上很悠遊地搖擺着，走進了「M·E·羅特施吞繼承人」酒精工廠的大院子。太陽漫不經心地照在陸軍中尉的星章上，照在樺樹的白枝上，照在散佈在院中各處的破碎玻璃堆上。夏日的燦爛壯麗的色彩照耀在一切東西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攙雜的嫩青草快活地顫抖着，和亮藍色的天互襯着眼睛。即使那種骯髒的，磚棚的烟燻火燻樣子和桐油的氣味也沒有破壞掉整個的快活印象。陸軍中尉快活地從馬鞍上跳下來，把馬交給一個跑過來的人，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稀薄的小黑鬍子，走進了正門。一個生了一張不很年青的，有點兒微慢的臉的女僕，在老朽的，但是很光亮和很柔軟的樓梯的最上層迎住了他。陸軍中尉沉默着遞給了他一張名片。

女僕安穩地接過名片走着，讀出了「阿列克散得爾·格里高利耶維支·索珂里斯基」。過了一分鐘，她回來了，對陸軍中尉說，小姐不能接見他，因為她自己覺得不很舒服。索珂里斯基

向天花板上看了一眼，翹起了下嘴唇。

「真可惱！」他說。「您聽着，我的親愛的，」他活潑地說，「去對蘇桑娜·莫伊謝福娜說，我一定要和她談談。一定要！我不過耽擱她一分鐘，叫她寬恕我吧。」

女僕聳了聳一面的肩膀，懶懶地向小姐處走去。

「好吧！」她過了一會兒回來，嘆了口氣。「請吧！」

陸軍中尉跟在後面，走過了五六間很大的，陳設華麗的房子，走過過道，最後到了一間寬大的方形屋子內，一走進去，首先是許多開花的植物和甜蜜的，濃到令人討厭的素馨氣味叫他吃了一驚。花像花棚一樣生滿了牆，遮住了窗子，從天花板上垂了下來，向角落裏蜿蜒出去，這樣使房間與其說像住人的房間，不如說更像花園。青鳥，金絲鳥，金翅雀唧唧叫着向綠叢內鑽，向窗玻璃上撞。

「對不住，我在這兒接見您！」陸軍中尉聽見了水潤的女人聲音，而且有點兒高興，對於「R」音說得很重。「昨天我頭痛了，希望今天可不要再痛了，我竭力不想活動。您有什麼事？」

一個穿着中國式睡衣，包着頭的女人恰好對着門口，坐在一個很大的太師椅內，頭仰到後面的枕頭上。臉上因為包着毛頭巾，所以只能看到蒼白的，尖尖的，略有點隆起的長鼻子和一隻又大又黑的眼睛。寬大的睡衣遮住了她的身體和姿勢，但是從白而且美的手上，從嗓音上，從鼻

子眼睛上看來，她不過二十六到二十八歲光景。

「對不起，我這樣固執……」陸軍中尉弄得刺馬針拍拍響着說：「我是索珂里斯基！我是受我的表兄，您的隣居阿列克塞·伊萬諾維支·克留柯夫的委託來的他……」

「啊嚇，我知道！」蘇桑娜·莫伊謝福娜打斷他的話說：「我認識克留柯夫。請坐，我不歡喜我面前站立着很大的東西。」

「我的表兄弟託我來求您一件事，」陸軍中尉又碰響了一次刺馬針，坐下去，繼續說：「因為您的去世的爸爸曾經在冬天裏向我表兄買過一點麥子，欠了他小小一筆款子。期票的期限只有一星期了，表兄一定要問問您，今天您能不能付清這筆債呢？」

陸軍中尉說着，自己的眼睛却斜着向一旁望去。

「我一定是在寢室內吧？」他想。

屋子的一个角落裏，綠叢最稠密的和生得較高的地方，在一個粉紅色的，彷彿墓蓋的東西下面，放了一隻床，上面是凌亂的，還沒疊起的被褥。這兒有兩張椅子上都堆着團起來的女人衣服。繡着花邊的衣襟和袖子垂到地毯上，地毯上到處是鞋帶發着白光，有兩三個烟蒂，包糖紙……床底下露出了一長排各種圓頭和尖頭的鞋子。陸軍中尉覺得濃厚的藥膏氣味不是花露水來的，而是從被褥上和許多鞋子上發出來的。

「期票是少錢？」蘇桑娜·莫伊謝福娜問。

「二千三百元。」

「噢呵！」猶太女人露出了另外一隻又大又黑的眼睛說。「您說——不很多！不過不論是今天付，或者過一星期付，對我都是一樣，我在父親去世後這兩個月之內要付這許多債……真是煩死啦，頭都昏啦！我實在要到外國去，可是他們強迫我幹些無意義的事。酒啦，麥子啦……」她半閉着眼睛嘟囔。「麥子啦，期票啦，利息啦，或者像我的主要管事人所說的『利鈿』啦……這真可怕。昨天我簡直就把收稅人趕跑了。他帶着自己的特拉列司來找我啦。我對他說：請您帶着自己的特拉列司滾開吧，我誰也不接見！他吻了一下手就走了。您聽，您的令兄可否等兩三個月呢？」

「好難的問題！」陸軍中尉笑了。「表兄也許可以等一年，不過我可不能等了！對您說吧，我這是爲了自己忙啊！無論如何我是要錢的，但是家兄好像故意一樣，一個閒錢也沒有。因爲沒有辦法才來收賬。剛才到一個鄉下租戶處去過，現在又坐到您這兒來了，還要從您這兒到別處，直到湊夠五千塊錢爲止。因爲非常需要！」

「夠啦，年青大幹嗎需要錢？荒蕩，胡鬧。您還是浪費了，賭輸了，還是要討老婆呢？」

「您猜對啦！」陸軍中尉笑道，輕輕抬起點身來，響了一下刺馬針。「的確，我是想結婚……」

蘇桑娜·莫伊謝福娜注視着客人，作了一個酸相，嘆了口氣。

「我不明白，人爲什麼要結婚！」她說着，向自己四周尋覓手帕。「生命是如此的短，自由是這樣的少，但是他們還要束縛住自己。」

「各人有自己的觀點……」

「是的，是的，自然，各人有自己的觀點……不過您聽着，難道您是娶個窮女人嗎？是熱戀嗎？爲什麼您一定要五千塊錢呢，不能四千，三千嗎？」

「看她多末能說！」陸軍中尉想了想，回答：

「事情是因爲依照法律，軍官不能在二十八歲以前結婚。如果要結婚，就得離開職務，或者繳進五千元押金。」

「啊哈，現在我明白了。請聽着，您剛才說過，各人有自己的觀點……也許，您的未婚妻是個很美麗的，很漂亮的人，不過……我不明白，這樣一個體面人怎麼能和女人同居？打死我也不明白。託主之福，我已經活了廿七歲了，從來還沒看見過一個有耐心的女人。都是很脆弱，沒有道德，歡喜說謊……我只能忍耐女僕和女廚子這種女人，至於所謂體面女人，即使把刀放在頭頸上，我也不讓她們進來。是的，託天之福，她們也看不起我，也不到我家來。如果需要丈夫給她送錢來，但是無論如何自己不去，並不是由於驕傲，不是，只是由於胆怯，害怕我裏叫她開笑話。啊嚇，我很

明白她們討厭我的道理！還有呢！我更坦白地說，她們都用全部力量竭力瞞住上帝和人。這樣怎麼會不討厭？您大概已經聽到許多關於我的壞話了……」

「我不久才回來……」

「啞，啞，啞……從眼睛上我就看出來啦！難道您令兄的太太就沒有給您錢行嗎？叫年青人去接近這樣可怕的女人，也不警告一下，怎麼可以呢？哈，哈……您的令兄是爲了什麼？他是你們家裏的一個好漢子，這樣一個漂亮男人……我會經在舉行祈禱時看見過他幾次。您幹嗎這樣看着我呢？我時常到教堂裏去！大家都只有一個神。照理這種表面的東西，對於一個有教養的人並不怎樣重要的……不對嗎？」

「是的，自然……」陸軍中尉含笑說。

「是的，理想……您簡直完全不像令兄。您也很漂亮，不過您的令兄更漂亮。奇怪，怎麼這樣不像！」

「沒有意思我們不是親兄弟是表兄弟呀。」

「是的，對啊。那末您一定今天要錢嗎？爲什麼要今天？」

「這兩天我的假期就過啦。」

「噢，對您有什麼辦法！」蘇桑娜·莫伊謝福娜嘆了一口氣。「就是我給了您錢，我知道，您

將來也是會罵我的。結婚後如果和太太一吵嘴，您就會說：「如果那個討厭的猶太女人不給我錢，也許我現在還和鳥一樣自由呢！」您的未婚妻很好嗎？」

「是的，不錯……」

「嗯……應當說漂亮，比不錯好多啦。不過，女人不論怎樣漂亮，也是不能替丈夫還債的。」

「這本來嗎！」陸軍中尉笑了。「您自己是女人，却是這樣地厭惡女人！」

「女人……」蘇桑娜笑了。「難道是我不對嗎，上帝給了我這樣的皮殼？如果我對這要負責，那末您也要對您生鬍子負責了。這並非是關於提琴選擇套子的問題。我很歡喜自己，不過我一想到我是女人，那末我就開始憎惡自己了。噢，請您從這兒出去，我要穿衣服了。請在客室等我。」

陸軍中尉走出來，首先是深深地嘆一口氣，爲了脫離開了濃重的素馨氣味，他被薰得已經開始頭暈了，喉間都噁心了。他很覺得奇怪。

「真是一個怪女人！」他四面張望着，想。「她說話很有次序，不過……已經太多了，太坦白了。是一個神經質的女人吧。」

他現在站在裏面的客室裏，陳設得頗爲富麗，努力表示出奢侈和摩登來。這兒有暗色的銅器皿，上面刻着雕像，桌上有尼慈和萊茵的風景畫，舊蠟燭臺，日本的石像，這一切對奢侈與摩登

的偏愛，只不過使那種鍍金的飛簷，花紙，亮色天鵝絨的桌布，沉重的櫃子內的劣等油畫所表示出的俗氣暗淡一點。當一覺得必需要用那些無數的東西來補救這種俗氣時，立刻又覺得有什麼不足和必需拋棄掉許多東西了。很明顯，全部陳設並不是一下子買進來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利用拍賣時最便宜的機會買進來的。

陸軍中尉自己雖然沒有這種興趣，不過他倒發覺了全部陳設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是奢侈與摩登也拭不去的，就是——完全沒有女主人的手，把溫暖，詩意和舒適的淡影加到屋內陳設上的痕跡。這兒散佈出了像火車站內的房間，俱樂部和戲院內的散步廊內的冷氣。

真正猶太人的樣子，屋子裏幾乎一點也沒有，除了一張很大的，畫看亞珂夫和伊薩沃會見的畫以外。陸軍中尉向四周張望了一下，聳了聳肩，想着自己新認識的奇怪女朋友，想着她的氣質和說話的風度。門關開了，女主人在門間出現了，很和諧，穿了一件黑色長衣服，繫得很緊，腰部彷彿雕琢出來的。現在陸軍中尉已經不僅看到她鼻子和眼睛，而且還看清白色的瘦臉，黑色的捲髮的頭了。他不很喜歡她，雖然她並不難看。他本來對於非俄羅斯人的面孔就有一種偏見，而這兒她更發現這一張白臉，對於女主人的黑色鬚髮和濃眉毛非常不相襯，這種白色不知爲什麼總使他想到了濃厚的素馨味，這發現耳朶和鼻子是非常的蒼白，活像死人的一樣，或者是像用透明的臘質鑄成的。她一笑，蒼白色的牙齦和牙齒都一同露了出來，這也使他不歡喜。

「有萎黃病……」他想。「大概，像火雞一樣有神經病。」

「我來啦！我們走吧！」他說着，很快地走到他前面去，一面走着，一面撕着花上的黃色的葉子。「我馬上就給您錢，如果您願意，我請您吃早飯。二千三百元！您有了這樣高興事以後，一定會吃得很多的。您喜歡我的屋子嗎？本地的太太們都說，我這兒有一股大蒜味。她們的嗅覺對這種廚房的氣息會這樣靈敏。我敢向您證明，我連地窖裏都不儲藏大蒜，有一天有一位醫生到我家來拜訪，他身上發出了大蒜味，我就請他拿起自己的帽子，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身上不是大蒜味，是藥味。父親害了一年半心臟病，全家都是藥味了。一年半！我可憐他，不過他死掉我很高興，因為他太痛苦了！」

她領着軍官，穿過兩間像客室的屋子，穿過大廳，停在自己的書房裏了，那兒擺着一張女人的寫字台，上面擺滿了小擺設。寫字台附近地毯上堆了幾本打開的，折着頁的書。書室有一扇小門向外開着，門外可以看到一張已經擺好早餐的桌子。

蘇桑娜不停地嚙叨着，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束小鑰匙，用一把開着一隻很奇怪，有曲形的斜蓋的櫃櫥。把櫃蓋掀起來時，發出了訴怨的調子，使陸軍中尉想起風神的豎琴。蘇桑娜又挑出了一把鑰匙，再開了一下。

「我這兒有地道和祕門，」她拿出一隻小羊皮皮包，說道。「很滑稽的櫃子，不對嗎？我的財

產有四分之一都在這個皮包裏您看它裝的多末滿！您可不要掐死我啊！」

蘇桑娜把眼睛抬到陸軍中尉臉上，親熱地笑了。陸軍中尉也笑了。

「她是個體面女人！」他想，看着鑰匙在她的手指縫中間活動。

「就是他！」她把鑰匙從皮包上拔下來，說道。「您哪，債權人先生，請拿出期票來吧。本質上說來，錢真是件愚蠢的東西，非常下賤，可是女人們都歡喜它！您知道，我是道地的猶太女人，我非常歡喜猶太人，不過却討厭我們的血統，因為太歡喜飲錢了。攢錢啊，可是自己都不明白爲了什麼攢錢。應當過生活和享樂，可是他生怕多花費一個銅子。在這一點上，與其說我像一個猶太人，不如說我更像一個驃騎兵。我不歡喜錢總放在一處。總而言之，大概，我很少像一個猶太女人。我講話的口音很聽得出嗎，啊？」

「這麼回答您呢？」陸軍中尉不安了。「您說的很道地，只是發音太重咽喉了。」

蘇桑娜笑了，又把鑰匙插進皮包的小鎖去。陸軍中尉從口袋裏掏出了一疊期票，把它和本小記事冊一同放在桌上了。

「再沒有比口音上更容易聽出猶太人來的了，」蘇桑娜笑了笑，很快活地望着陸軍中尉。「不論他怎麼說自己是俄國人，或者是法國人，只要一請他講一句柔毛，他就會對您說：油毛嗅嗅……可是我說的很正確：柔毛！柔毛！柔毛！」

倆人都笑了。

「實在她是個體面女人。」索珂里斯基想。

蘇桑娜把皮包放在椅子上，向陸軍中尉走近了一步，把自己的臉湊近他的臉，快活地繼續說：

「除了猶太人以外，我就頂歡喜俄國人和法國人。我在中學讀書時很糟，不明白歷史，不過我覺得，世界的運命是操在這兩民族的手中。我在國外住了很久……還在馬德里住了半年……觀察着人們，發生了這樣一種信仰，覺得除了俄國人和法國人以外，再沒有更體面的人民了。您就拿語言來說……德國話是馬叫，英國話——愚蠢到不能想像。意大利話只有說的慢的時候才好聽，如果聽聽意大利人講得快起來，也是和猶太人講不通的話一樣。波蘭人嗎？我的天主啊！再沒有比這更難聽的話了！涅派普希，派特希，派普希，木月普沙，博莫日，希普晒，派普希，特希月普沙，派普希，木」——這就是不要撒，彼得，是胡椒小豬，否則你會把胡椒小豬弄得太辣的。哈哈！」

蘇桑娜·莫伊謝福娜凸出了眼睛，很漂亮地，有傳染性地笑了，使陸軍中尉望着她，快活地和響亮地哈哈笑了。她抓住客人的鈕子，繼續說：

（註）俄文原本即係照波蘭音譯出，故此處亦譯音，下面另有說明——譯者

「自然，您不歡喜猶太人……我也不爭論，缺點的確很多，和各種民族一樣。難道這是猶太人的錯誤嗎？不，這不是猶太人的錯誤，是猶太女人的錯誤！她們目光短小，貪心，沒有詩意，苦惱……您從來沒和猶太女人同居過，所以您也不明白她是怎樣的好法！」

蘇桑娜·莫伊謝福娜拖着長聲，說完了最後的幾句話，已經沒有興奮的樣子，也不笑了。她沉默了，彷彿是害怕自己的坦白，她的臉忽然變成了一種奇怪的和不可解的神氣。眼睛裏也不露，注視着陸軍中尉，嘴唇張開，露出了咬緊的牙齒。在整個的臉上，脖頸上，甚至在胸部上，都露出了惡狠的，貓一樣的表情。她眼睛不離開客人，迅速把腰彎到一旁去，像貓一樣，很巧妙地从桌子上抓起了一件東西。這一切經過不過幾秒鐘。陸軍中尉注意着她的動作，看見五個手指揉皺了他的期票，一張白色的，沙沙響的紙在他的眼前閃了一下，消逝到她的拳頭裏去了。這樣迅速的，非常的轉變，從親熱的笑變到犯罪，使他大吃一驚，臉色發白，向後退了一步……

她的害怕的，試探的眼睛依然不離開他，把自己的攢住的拳頭放到屁股上，尋覓着口袋。拳頭癢癢地，好像一條被捕的魚，在口袋邊跳動，無論如何也塞不進口袋縫去。又一瞬間，期票已經消逝到女人衣服的隱秘處去了，這時，陸軍中尉輕輕喊了一聲，本能地衝動着，沒有什麼理智地，抓住了猶太女人的攢拳頭的手臂。女人更嚙出了牙齒，用盡力氣一掙，掙脫了。這時，索珂里斯送一隻手緊緊地抱住了她的腰，另一隻手——按在胸，他們開始發生鬭爭了。他害怕侮辱了女

人的特徵和觸疼了她，竭力不使她動，捉住拿着期票的拳頭，但是她好像一條鱧魚，把自己的柔軟的，有彈性的身體在他手中擺動着，掙扎着，用肘部向他胸上打，抓，因此他的手就順她的全身移動了，他不由自主地使她受到了痛苦，侮辱了女人怕羞的地方。

「這真是意外！真奇怪！」他想，也不記得自己是奇怪了，也不相信自己了，覺得自己全身好像被素馨味弄得很難過了。

他們沉默着，沉重地呼吸着，向傢俱上碰着，從這兒移到那兒。鬪爭迷住了蘇桑娜。她臉紅了，閉住眼睛，甚至有一次自己也不記得自己了，把自己的臉緊貼在陸軍中佐的臉上，因此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股甜味。最後他捉了拳頭……把它打開，可是找不到期票了，他放開了猶太女人。他們臉紅着，鬚髮散亂，緊促地呼吸着，互相望了望。猶太女人臉上的惡狠的，貓一樣的表情又漸漸地變成親熱的笑容了。她哈哈笑了，用一隻腳轉過身去，向預備好早飯的屋子走去。陸軍中尉跟在她後面。她坐到桌旁，臉還紅着，緊促地呼吸着，喝了半盃葡萄酒。

「您聽着，」陸軍中尉打破了沉默，「我希望您是開玩笑吧。」

「有點兒，」她回答，向口中塞了一塊麪包。

「您……您叫人怎樣瞭解這一切呢？」

「隨便好啦。請坐下吃早飯。」

「不過……這太不體面了！」

「也許。不過，您不要教訓我。我有我自己對物事的觀點。」

「您不肯還嗎？」

「自然不還！如果您是一個窮人，不幸的人，什麼也沒有，那末就另是一回事了，可是——要結婚啊！」

「不過這不是我的錢，是表兄的！」

「您的表兄要錢幹什麼？給老婆添時髦嗎？我覺得反正一樣，您的 Belle-soeur（註）有沒有衣服穿，與我無關。」

陸軍中尉已經想不到這是在別人家了，是在一個陌生的女人家了，也不講究禮貌了。他在屋裏裏走着，皺起了眉頭，神經質地揪着背心。因為猶太女子當着他的面，做出了不體面的行爲，貶低了自己的人格，他覺得自己更勇敢了，更快活了。

「鬼曉得是什麼事！」他嘟囔道。「您聽着，我在沒有從您那兒收回期票之前，我是不能離開這兒的！」

「啊呀，頂好啦！」蘇桑娜笑了。「您住在這兒吧，我會更快活的。」

（註）大姊是嫂嫂的意思，不過這兒用法文說出，也許還帶着一種嘲笑的意味。——譯者

被鬪爭弄得衝動不安的陸軍中尉，望着蘇桑娜的笑着的，無恥的臉，望着正在咀嚼的口，望着沉重呼吸的胸部，他更勇敢了，更大胆了。他不再想期票了，不知爲什麼非常貪婪地想起了自己表兄所講的，猶太女人的浪漫行動的話來了，會講到她的生活的自由方式，這些回憶只是加強了他的冒險心。他活潑地和猶太女人並排坐下來，也不再想到期票，吃起來了……

「您要沃得克還是葡萄酒？」蘇桑娜笑着問。「您這是要留下來等候期票嗎？可憐的人，您在我這兒等候期票，可是不知要過多少日子哩！您的未婚妻不會告狀去嗎？」

二

過了五小時。陸軍中尉的表兄，阿列克塞·伊萬諾維支·克留柯夫，穿着睡衣和拖鞋，在自已莊園裏的屋子裏走來走去，不能忍耐地看着窗子。這是個高身材的，堅實的男人，生了一部很大的黑鬍子，一張很英勇的臉，猶太女人說的很對，是個很漂亮的人，雖然已臨近了男人應當發胖和頭禿的年齡。他的精神和理智都是屬於我們的知識階級所富有的那一類的。溫和，親熱，有教養，對於科學，藝術，宗教都不疏遠，對於名譽有一種騎士的作風，不過做事不深入，而且很懶。他歡喜吃好的和喝好的，沉湎於打紙牌，對於女人和馬也頗有興趣，對其餘的事便糊塗，而且一動也不肯動了，像海豹一樣，如果想把他從安靜的環境中喚出來，必需要非常的，頂頂刺激的事情，於是他才會忘記世界上的一切，表現出大活動來：參加決鬥，寫七張紙的呈文呈給首相，歪着頭

騎馬飛跑，當衆罵人「壞小子」，打官司和其他等等的都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的薩沙到現在還不回來？」他問妻，向窗子望着。「到吃飯的時候啦！」
克留柯夫家的人等了陸軍中尉六個鐘點，就坐下吃飯了。黃昏時光，已經到吃晚飯的時候了，阿列克塞·伊萬諾維支傾聽着腳步聲，敲門聲，聳了聳肩。

「奇怪！」他說。「壞小子一定是在租戶家裏長坐起來啦。」

晚飯以後，要睡覺了，克留柯夫認定陸軍中尉是作了租戶的客人，在那兒大喝了一頓，就留下過夜了。

阿列克謝得爾·格里高利耶維支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來。他的神氣很難爲情，萎靡不振。

「我要和你單獨講一下話……」他悄悄向表兄說。

他們到書房裏去了。陸軍中尉關上了房門，在說話之前，從這個角落向那個角落走了半天。
「表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他開始說，「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對你說，你不會相信……」
他口吃着，臉紅着，也不看表兄，把期票的事情講了一遍。克留柯夫又開腦，低下頭去，聽着，皺起了眉頭。

「你這是開玩笑吧？」他問。

「開什麼玩笑？這是什麼玩笑！」

「我不明白！」克留柯夫攤了一下手，臉紅着嘟囔。「這簡直……在你這方面是不道德。女人當着你的眼犯他媽的罪，做下賤事，你倒去吻她！」

「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陸軍中尉遺憾地裹着眼睛，小聲說。「說實在話，我不明白！生平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怪事！她不用美麗，不用智慧來征服人，你明白，却用這和無恥，不要臉的方法來引誘……」

「無恥，不要臉……推的真乾淨！如果你歡喜無恥和不要臉時，也會把母猪從污泥裏拖起來，夾生把牠吃下去的！真是太便宜啦，二千三百元！」

「你說的真漂亮！」陸軍中尉皺皺眉。「我還你這二千三百元！」

「我知道你會還我，難道這是錢的事嗎？叫這些錢滾他們的蛋吧！我不放心的是你的隨便胡來，意志薄弱……是個頂壞的沒有靈魂的人！新郎官！有未婚妻啦！」

「請不要提吧……」陸軍中尉臉紅了。「我現在自己都討厭自己了。想鑽進地裏去……討厭和氣惱，現在只好向姑母去借五千元了……」

克留柯夫鬧了半天，後來安靜下去，坐在沙發上，開始嘲笑起表弟來了。

「陸軍中尉呀！」他嗓音中帶着輕視的諷刺說。「新郎官呀！」

他忽然跳起來，像被刺了一下，蹣跚腳，在書房內跑着。

「不成，我不准許這樣！」他搖晃着拳頭說。「我要把期票取回來！我要去告她！人家不打女人，我可要收拾她……連一塊好地方都不留！我可不是陸軍中尉！無恥和不要臉是不能打動我的！不成，滾她媽蛋米士加！」他喊道，「快跑，叫他們給我套上一輛跑車！」

克留柯夫急忙穿上衣服，也不聽驚慌的陸軍中尉的講話，坐上跑車，毅然地揮了一下手，向蘇桑娜·莫伊謝福娜家奔去。陸軍中尉對着窗子，望了半天在跑車後面揚起的塵霧，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哈欠，回到自己屋內去。過了一刻鐘，他便睡得很熟了。

六點鐘時把他喊醒，叫他去吃飯。

「阿列克塞是怎麼回事！」堂嫂在飯廳裏迎住他。「要人等他吃午飯！」

「難道他還沒有回來嗎？」陸軍中尉打了個哈欠。「嗯……大概是到租戶家去了。」

但是阿列克塞·伊萬諾維支直到吃晚飯也沒有回來。他的妻和索珂里斯基便決定他是

在租戶家打牌，大概是要在那兒過夜了。可是發生的事情完全不是他們所猜測的。

克留柯夫第二天早晨才回來，和誰也不問候，沉默地藏在自己的書房裏。

「噫，怎樣？」陸軍中尉睜大眼睛望着他，悄悄說。

克留柯夫揮了一下手，哼了一聲。

「什麼事，你笑什麼？」

克留柯夫倒在沙發床上，把頭鑽進枕頭去，由於不能抑制的笑聲，全身都哆嗦了。過了一分鐘，他站起身來，用笑出了眼淚的眼睛望着奇怪的陸軍中尉，說道：

「關上門。嗚，女人哪，我告訴你吧！」

「期票拿回來了嗎？」

克留柯夫揮了一下手，又哈哈大笑。

「嗚，女人哪！」他繼續說。「謝謝吧，兄弟，我算認識啦！這是一個穿裙子的魔鬼。我到她家去，你知道，一走進去，像由皮喬爾（註）一樣，自己都害怕自己了……皺着眉頭，氣勢汹汹，捏着拳以億萬……我說：『太太，和我開玩笑可沒有意思！』又講了些這一類的話。又用告狀威嚇，又用報告者曼威曼……她先哭起來了，說是和你玩笑，還把我領到櫃檯處去，想要給錢，後來就開始說，歐，未來的命運是掌握在俄羅斯人和法蘭西人的手中，罵一頓女人……我也像你一樣，聳起耳朵來，我是這樣一頭驢子……她稱讚我的美麗，搖着我的肩膀，想看看我是有多末強壯……你看，直到現在我才從她那兒回來……哈哈……他歡喜你，得不得了！」

「好孩子！」陸軍中尉笑了。「結過婚的人，體面人……怎麼，害羞嗎？討厭嗎？表兄，不要開玩

（註）羅馬神話中的英雄——譯者

笑，您可是在縣裏還有自己的塔瑪拉女王哪……」

「縣裏是什麼東西，在全俄羅斯你再找不到這樣一個傢伙啦！從來我還沒見過像這樣的女人，我對這一門也不算是不熟悉了吧？大概是和女妖住了一夜，從來還沒見過這樣的。她用無聊和不要臉來誘人，她有一種迷人的地方，這就是脾氣轉變的快，顏色改變的快，這是妓女的靈活手段……布爾喬亞期票——算飛啦！就算完了吧。我和你倆人都是大罪人，咱們的罪惡是二一添作五。我向你算賬不能要二千三百元了。要一半吧。不過對妻只好說到租戶家去啦。」

克留柯夫和陸軍中尉都把頭鑽進枕頭去，哈哈大笑起來了。他們抬起頭來，互相望了望，又伏到枕頭上了。

「新郎官啊！克留柯夫激將地說。『陸軍中尉啊！』

「結過婚的人啊！索珂里斯基回答。『體面人啊！家長啊！』

午飯時候，他們用暗示講話，互相擠擠眼，把菜噴到飯單上，使僕人們都奇怪了。飯後，大家都還在休息的時候，他們却假扮起了土耳其人，拿着槍互相追逐着，很像小孩子打仗。黃昏時光，他們爭論了好久。陸軍中尉說，如果雙方熱烈相愛的話，再要女人的粧奩，那就太卑鄙和下賤了。克留柯夫却用拳頭向桌上一敲，說丈夫不願意妻有財產是胡說八道，這是個人主義者和專制暴君。兩個人喊叫，呼噪，互相不能明瞭，一盃一盃地喝酒，最後掖起自己的睡衣襟，分散開，各回寢室。

去了。他們很快就睡去，而且睡得很熟。

生活依然是很平靜地，懶洋洋地，無憂無慮地過去了。陰影罩住了大地，雲彩中間響起了雷聲，風不時訴怨地呻吟着，彷彿是想要說，連自然界都要哭了，可是什麼也不能驚擾這些人們的照例的安靜。他們不再談到蘇桑娜·莫伊謝福娜和期票了。兩個人好像都很難為情講出這事來了。然而他們一想到她，却又都很高興，好像是想起了一件在他們的生命上，意外地出現了的奇蹟，如果在熱情之下一想到這事，是感到很高興的……

和猶太女人會晤以後第六天，或者是第七天的早晨，克留柯夫正坐在自己的書房裏，寫一封問候姑母的信。阿列克散得爾·格里高利耶維支沉默着在桌子附近踱來踱去。陸軍中尉夜間睡得很不好，醒來很不舒服，現在更苦悶。他一面走，一面想到自己的假期，想着正在等候着他的未婚妻，想到那種永久住在鄉村中的人們，怎麼會不寂寞。他停在窗前，向樹上看了半天，一連吸了三枝捲烟，忽然轉面向表兄。

「阿遼沙，我有一件事求你，」他說，「今天就給我一匹能跑的馬……」

克留柯夫試探地看了他一眼，皺皺眉頭，繼續寫下去了。

「你肯給嗎？」陸軍中尉問。

克留柯夫又看了他一眼，後來慢慢地把捲煙拉開來，從那兒找到一束復厚的紙捲，把它遞

給表弟。

「給你五千元……」他說。「雖然這些錢不是我的，上帝保佑你，反正一樣。我勸你立刻去找一輛郵車，走吧！正經話！」

這一回是陸軍中尉試探地向克留柯夫看了一眼，忽然笑了。

「你猜對啦，阿達沙，」他紅着臉說。「我是想到她那兒去的。昨天晚上洗衣店才把這件該死的衣服給我送來，就是有素馨香味時穿的那件……這樣使我想念！」

「應當走啦。」

「是的，的確。而且假期也完了。真的，今天就走！實在話！不管住多少日子，反正是要走的……我走！」

就在這天吃中飯以前，預備好了郵車；陸軍中尉和很高興地來送他的克留柯夫告別過去了。

又過了一星期。一個陰沉的，但是悶熱的日子。從一大清早晨起來，克留柯夫就毫無目的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向窗子望着，或者翻閱那早已討厭了的照像冊。當他眼睛一看到妻和孩子們時，就開始發起脾氣來了。不知爲什麼，這一天他覺得孩子們使自己討厭，妻也對僕人看管得不嚴，以致收入和支出也不能相抵。這一切，都是「老爺們」精神不快時必然的現象。

吃過午飯，克留柯夫因為湯不好吃和天氣熱感到不快，命令套上跑車。他緩緩地從院子裏走出去，一步一步地走了有半里路，停下了。

「不用去……到那個魔鬼那兒去嗎？」他想了想，望着陰沉的天空。

克留柯夫笑了，彷彿這一天第一次才提出了這個問題。苦悶立刻從他心中除去了，懶懶的眼睛中閃着滿意的光亮。他抽了馬一下子……

一路上想着，猶太女人如何驚奇他的光臨，他如何笑着，充滿了朝氣，回到家裏去……

「一個月應當使自己改換一次空氣……不是平常的空氣，」他想，「應當用一種東西使停滯了的機構活潑起來……反應……或者是喝酒，或者……蘇桑娜沒有這是不成的。」

天已經黑了，他進了酒廠的院子的大門。從女主人的房子開着的窗內，傳出了笑聲和歌聲：

比閃電還亮，比火焰還燙……

是一個强有力的，濃重的低音在唱。

「愛囉，誰有客人！」克留柯夫想。

因為她有客人，他覺得不快了。「不要回去嗎？」他揪在電鈴上想，但是終於揪響了，沿着熱

讓的樓梯向上走去。他在前室向大廳裏望一望。那兒有五個男人——都是熟識的地主和官吏。一個瘦長子坐在鋼琴旁邊，用長手指彈着琴鍵，唱着。其餘的人都聽着，因為高興曬着牙。克留柯夫對着鏡子看了看，已經想要走進大廳去了。蘇桑娜·莫伊謝福娜走進前室來了，很快活，依舊穿那身黑衣服……她一看見克留柯夫，呆了一下，後來喊了一聲，快活得露出了光采。

「是您哪？」她說着，抓住他的手臂。「真是想不到的禮物！」

「就是她！」克留柯夫扶住她的腰，笑了。「這樣嗎？是因為歐洲的命運掌握在俄羅斯人和法蘭西人手中嗎？」

「我真高興！」猶太女人輕輕地推開他的手，笑了。「噢，請到大廳裏去。那兒都是熟人……我去告訴一聲，給您倒茶來。您是叫阿列克塞嗎？噢，請進吧，我立刻就來……」

她做着手勢，從前室跑出去了，只留下了一陣濃厚的素馨氣味。克留柯夫抬起頭來，走進了大廳。他本來和大廳內的人都熟識，但只略微向他們點了點頭；那些人也略微向他答禮，好像他們相遇的地方不很高尚，或者是他們意識地已經商量好了，對於他們最好還是彼此裝做不認識。

克留柯夫從大廳走進客室去，從這兒又到另一客室去。一路遇到了三四個客人，也都是些熟人，不過他們只略能認出他來。他們的臉都是醉醺醺的，很快活的樣子。阿列克塞·伊萬諾維

支斜眼向他們看了一下，有點疑惑了，這些有家庭的體面人，一感覺苦痛和壓迫，會使自己墮落。這種可憐的，不值錢的歡樂場中來！他聳聳肩，笑着向前走去了。

「有些地方可以使清醒的人嘔吐，」他想，「但是醉人却很高興。我記得，我去看小戲和到基卜西人家去，從來沒有清醒着去過。葡萄酒可以使人良善，它可以和罪惡講和……」

忽然他停住了，像泥塑木雕一樣，雙手抓住了門紐。阿列克散得爾·格里郭利耶維支陸軍中佐，正坐在蘇桑娜的書室裏的寫字台旁邊。他正在和一個肥胖的，大肚子猶太人說什麼，一看見表兄，臉紅了，把眼睛垂到照像冊上去了。

克留柯夫的尊嚴動搖了，血向他頭腦衝去。他也不記得自己是由於奇怪呢，羞慚呢，還是由於憤怒呢，沉默地在桌旁走着。索珂里斯基頭更低垂下去了。他的臉上罩上了一層苦痛的羞辱的表情。

「啊呀，這是你呀，阿達沙！」他說，勉強抬起眼睛來，笑了。「我是到這兒來告別的，你看……」

「明天我一定走了！」

「噢，叫我怎樣回答你怎樣？」阿列克塞·伊萬諾維支想。「如果我自己也在這兒，我怎麼可以來裁判他？」

他一句話也沒說，只哼哼着，慢慢走出去了。

不要管她叫天使，不要把她從地上奪去……

低音在大廳裏唱着。過了一會兒，克留柯夫的跑車已經在塵土飛揚的路上跑了。

三品官

一八七〇年四月初，我的母親，克拉福吉亞·阿爾黑波美娜——陸軍中尉的寡婦——接到了一封住在彼得堡的兄弟，伊萬——三品文官——的信，信內寫道：「肝臟病迫我每年夏天要到國外去住，不過現在我可沒有這許多閒錢到馬達巴德去了，因此，很可能，今年夏天我要到你們珂楚耶甫克來住，親愛的姐姐……」

我的母親讀完信，面色蒼白了，全身哆嗦了，後來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和哭的表情。她又哭又笑。這種哭和笑的鬪爭，永遠使我想到當一根很亮的蠟燭被迸濺上水時，發出來的閃光和爆炸聲。母親又讀了一遍信，把全部家中人都叫了來，用因為不安而斷續的嗓音向我們解釋，說貢達索夫家一共有四位弟兄：一個貢達索夫還是在幼年時就死了，另外一個去從軍，也死了，第三個說出來難聽，是個戲子，至於第四個……」

「你用手都夠不到第四個的，」母親抽泣着說。「我的親兄弟，一同長大起來的，我全身都哆嗦，哆嗦……是三品官，是將軍啊！我怎樣歡迎我的天使呢？我是一個不識字的糊塗虫，我和他

講什麼話呢？有十五年不見他啦！安德流申加：「母親對我說：『快活肥，小傻瓜！這是上帝給你降福啦！』」……

當我們曉得了貢達索夫家的詳情時，莊園裏就忙亂起來了，這種忙亂我一向只有在過節前才會看到。除了天空和河水以外，其餘的東西都洗刷過，油漆過。如果天空低一點和小一點，河不流的那樣快，那末一定也要用磚磨，用棧刷打打。牆上本來雪白，但是又粉刷了一遍；地板閃閃發光，每天都要刷。把「短尾巴」貓（我小時候用一把切糖的刀子，把牠的尾巴砍去了四分之一，因此牠得了「短尾巴」的綽號）也從高樓大廈內送到廚房裏去，交給妮西亞看管；告訴菲吉加，如果使狗走近台階來，那末「上帝就會懲罰」他的。但是頂頂倒楣的是可憐的沙發床，圓椅子和地毯，從來它們沒有像現在這樣被棍子敲打過，這是爲了接待客人。我的鴿子一聽見棍子敲聲，都害怕得飛到天空去了。

司皮里頓裁縫特地從諾沃斯特洛耶甫克起來，他是全縣的唯一能爲老爺們做衣服的裁縫。這是一個既不喝酒，又勤快又能幹的人，很富於幻想和美術感覺，但是做的仍舊很壞。遲疑不決毀壞了全部事業……他總以爲自己做的不夠時髦，強迫自己把每一件衣服要改五次，專門步行到城裏去研究時髦人物，最後把衣服給我們穿在身上，還是連諷刺畫家都稱爲太誇張。我們穿着小到不能再小的褲子，穿那樣短的上衣，如果當女人的面，我們便只好永遠難爲情了。

這個司皮里頓把我身上量了半天，他把我全身橫豎都量過來了，好像是準備把我縫起來，用一枝粗鉛筆在一片小紙上寫了很久，把全部尺寸上都打上了三角記號。他量完我的尺寸，就量我的先生葉高爾。阿列克塞耶維支。波別吉德斯基。我的難忘的先生，正常人們很注意自己生計業和縫穿衣服的年數，因此，您可以想想，司皮里頓給我先生量身材是懷着什麼樣的恐怖。葉高爾。阿列克塞耶維支一定要把頭向後仰去，把腿岔開，形成翻向外去的樣子，手忽而拾起來，忽而放下來。司皮里頓把他量了幾次，在他的周圍打轉，好像一隻求食的鴿子在母鴿子附近一樣打轉，一個膝蓋跪下去，像鉤子一樣纏着身子……我的母親忙亂得又疲倦，又苦惱，被熨斗烤得很難過，注視着就量了這樣久，說道：

「看吧，司皮里頓，如果你把料子弄壞，可就要你賠的！如果不合身，你可要倒楣的！」

司皮里頓被母親說的，忽而渾身發熱，忽然出汗，因為他堅信是不會做得很合身的。我的衣服工錢他要了一元二角，沙別吉德斯基的衣服要了兩塊錢，不過呢子，裏子和鈕子都是我們的。這不能說貴，而且從諾沃斯特洛耶甫克到我們這兒有九哩路，裁縫倒要來試四次樣子。當我們試樣子時，把用活綫縫着的瘦褲子和上衣穿到自己身上來，母親每次都是憎惡地皺起眉頭，奇怪着說：

「天知道，現在是流行的什麼樣子啊，看看都難為情。如果弟弟不是城市中人，我真不會給

你們做時髦衣服的！」

司皮里頓很高興，別人這不是罵他，是罵樣式，他聳了聳肩，嘆了口氣，似乎是要說：「你有什么辦法時代的精神！」

我們不安地等候客人降臨，那種緊張的情緒，只有和神巫等候鬼魂出現時的緊張可以相比。母親正害頭痛病，每分鐘都在哭泣。我食慾不振，睡眠不足，功課也不能讀了。連在夢中我都忘不了想趕快看到將軍的願望，那人身佩勳章，縱有硬領，直達到耳邊，手中拿着拔出鞘來的刀——好像掛在我們大廳內沙發床上的刀一樣，對於凡是敢看他的人，都用可怕的黑眼睛釘上去。只有一個波別吉姆斯基覺得自己很神氣。他也不害怕，也不高興，僅在有時聽母親講着賈達索夫家的事，說道：

「是的，和新來的人談談天，是很高興的。」

莊園裏的人對我的先生，都把他當一個特殊的人物看待。這是一個青年人，二十歲，臉上生滿粉刺，亂髮蓬鬆，額部很小，鼻子很長，鼻子大得不得了，我的先生要想看什麼東西時，一定非像鳥一樣把頭扭向一旁去不可。照我們的意見，認為全省的人，再沒有比他更聰明，更有學問和更有天才了。他讀完了六年中學，後來進了獸醫學校，從那兒被開除了，還沒有讀到半年。他始終隱瞞着開除的原因，這樣使一般想知道我的先生內幕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受冤屈的人，而且

是個有點兒神祕的人。他說話很少，只談些學問上的話，大齋的時候他却要吃肉，對於周圍的生活看法也並不怎樣特別，只好像是自高向下地和輕視地望着，但是這並不妨害他接受我母親的禮物，像衣服一類，在我的風箏上畫過一個生了紅牙齒的醜臉。母親不歡喜他的「驕傲」，但是很心折他的學問。

我們等候客人並不很久。五月初，兩輛裝着大箱子的車從車站上駛來了。這些箱子看來很莊嚴，把它們從車上搬下來時，車夫們都摘了帽子。

「一定的，」我想，「這些大箱子真是軍服和火藥……」

爲什麼是火藥？大概，因爲我腦袋裏對將軍的觀念是和火砲和火藥緊聯繫着。

五月十日的早晨，我醒來的時候，保姆告訴我，說「舅舅來了。」我急忙穿起衣服來，草草漱洗過，也不向上帝禱告，從寢室飛跑了出來。在門洞中，我撞上了一位高大的，堅實的先生，留着流行的鬚鬚，穿着很時髦的外套。我害怕地看了看他，向他走去，記起了母親講的禮節，更在他面前轉了一下腳，低低地行下禮去，伸出手去，但是先生並不叫我吻手，而且聲稱他不是舅舅，只不過是舅父的侍僕彼得。這個穿着比我和波別吉姆斯基還闊氣的彼得的外表，使我發生了很大疑惑，說實在話，直到今天我還忘不了。這樣堅強有力的，生着聰明的和嚴肅的臉的體面人，會真是僕人嗎？是爲了什麼？

彼得告訴我，舅父和母親都在花園裏，我向花園奔去了。

不知道賈達索夫家的歷史和我的舅父的階級的自然界，是比我更覺得自由和快活多了。花園裏正在忙亂，好像市場上一樣。無數的喜鵲劃破空氣，沿樹枝跳着，叫着和鬧着。追逐五月的甲虫。麻雀在丁香叢內亂飛，丁香把自己的溫柔的花香直撲到臉上來。不論向哪兒看，到處都聽到鶯唱，啄木鳥和鷹的鳴叫聲。如果在別的時候，我一定要去追蚱蜢，或者用石頭擲烏鴉了，烏鴉正落在一棵白楊樹下面的矮草堆上，把自己的銳喙向各方扭來扭去，我現在是沒有功夫玩了。我的心跳着，全身都冷了：我準備看一個佩着勳章，拔出刀和生着可怕的眼睛的人啦！

請想想我的失望吧！一個穿白色的綢衣服，戴白色制帽的瘦小紳士，正和母親並排在花園裏散步。他把手插在袋內，頭向後仰去，跑在母親的前面，彷彿是一個很年青的人。他的全部身形上都很有活動和富有生命，直到我從後面走近他時才發現了他的老態，向制帽邊上看去，那兒露出了修理過的銀髮。我看他很像一個活潑的小孩子，不像將軍那樣莊嚴和蠢笨，也沒有豎到耳邊的高領子——却是一條普通的藍色領帶。母親和舅父沿樹蔭走着，談着話。我輕輕地從後面向他走來，等候着他們之中的不拘哪一個向回看看。

「你這兒多末快活，克拉珈！舅父說：「多末可愛和美麗呀！我如果從前就知道你這兒這樣幽雅時，無論如何那些年也不到國外去了。」

舅父迅速彎下腰去，聞聞繡球花。他不論看到什麼東西，全身都會激起歡欣和好奇的表情，好像他從來沒有見過花園和有太陽的白晝。這個奇怪的人像上在彈簧上一樣活動，不住口地說，不叫母親說一句話。忽然，在樹蔭路轉角處，波別吉姆斯基從一叢蘋果樹後轉出來了。他的出現很突然，使舅父哆嗦了一下，向後退了一步。這一次，我的先生是穿着自己的有袖子的燕翅服，他穿着這身衣服，特別是從後面看來，很像一座風磨。他的儀表很莊嚴。他照西班牙式，把帽子掀至胸前，向舅父邁去一步，行下禮去，就像扮侯爵的戲子在小戲中行禮一樣。向前一轉身，又向一旁一斜。

「我敢向您大人介紹一下自己，」他大聲說。「您令甥的教師，從前的獸醫學校的學生，貴族波別吉姆斯基。」

我母親很歡喜先生這種禮貌。她笑着，等候他再說些什麼聰明的話，但是我的先生也在等候他們回答他的莊嚴的敬禮，照將軍的樣子說聲「唔」，然後伸出兩個手指來，可是我的舅父却很客氣地笑着，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這使他難爲情了，臉紅了。他又嘟囔了幾句不清楚的話，咳嗽了一下，走到一旁去了。

「噢，不是很好嗎？」舅父笑笑。「你瞧：穿着有翅膀的衣服，他以為他是很聰明的人！我很歡喜這樣，說實在話……穿這種有翅膀的衣服，是多末充滿了自信心啊，多末充滿了生命啊！這個

小孩子是什麼事？」他忽然轉過頭來看見我問道。

「這是我的安德流申加。」母親臉紅着介紹我一遍。「我的安慰……」

我在砂地上轉了一下腳，低低地行下禮去。

「好孩子……好孩子……」舅父嘟囔着，把手從我的嘴唇上拿下來，撫摸着我的頭。「你叫安德流沙嗎？好，好……唔是……我感謝上蒼……讀書嗎？」

我母親和一切母親一樣，開始誇讚我對科學和品行的成績，我在舅父附近走，依照禮節不住地低低鞠躬。當我的母親談到，像有我這種優秀的才幹，我將來不難進軍官學校去服務時，當我依照禮節，必需哭泣和請求舅父照顧時，舅父忽然停下腳步，猶疑地攤了一下手。

「天老爺！這是什麼事？」他問。

我們的管事人，菲道爾·彼特洛維支的太太，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沿着林蔭路一直向我們走來了。她挽着一塊很平的板子和一件漿過的裙子。她胆怯地走過我門前，透過眉毛向客人看了一眼，臉紅了。

「越來越不明白了……」舅父透過牙齒說，很愛撫地看着她的後影。「姐姐，在你家中每一步都有珍奇的東西遇到……我感謝上蒼。」

「她是我們家的美人……」母親說。「是從城裏給菲道爾選來的……從那兒到這兒有

「一百哩路……」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稱塔琪揚娜·伊萬諾美娜爲美人的。這是一個矮小的，胖女人，廿歲，身材勻稱，黑眉毛，臉色總是紅紅的和很和氣的樣子，不過臉上和全部身形上沒有一點較大的特徵，沒有一點勇敢的綫條，可以足供人注目之處，大概創造她的時候，好像自然界一樣，缺少了煽動性和自信力。塔琪揚娜·伊萬諾美娜很胆小，喜歡難爲情，品行很好，走起路來又安靜，又輕快，不大說話，很少笑，她的全部生命都是很勻整和平坦的，和她的臉和梳平的頭髮一樣。舅父眯縫着眼睛看着她的後影，笑了。母親注視着他的含笑的臉，裝做很嚴肅的樣子。

「兄弟，您好像還沒有結婚哩！」她嘆了口氣。

「沒有結婚……」

「爲什麼？」母親輕輕地問。

「怎麼對你講，命運這樣註定了。年青時候要努力工作，想不到生活等你想到生活時——回頭一看，已經過了五十歲了。來不及啦，不過，說到這一點……很寂寞。」

母親和舅父一同嘆了口氣，又向前走去，但是我留在他們後面了，跑去找先生了，想把自己

的印象來對他講講。波別吉姆斯基正站在院子中間，很莊嚴地望天空。

「很顯然，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搖着頭說。「我希望我們能和他處得來。」

昆蟲子，一點鐘是到我們這兒來了。

「昆蟲子們，我傳佈着福音。」他喘着氣開始說。「兄弟帶了一個用人來，這位用人真是天知道，倒不能抱他塞在廚房裏，又不能安在門洞裏，一定還要給他特別預備一間屋子。我簡直胡塗了，我怎麼辦呢？孩子們，好，不，好，你們先搬到非道爾的廂房裏去住呢？暫把你們的屋子讓給用人吧。」

「我們完全同意了，因為住在廂房裏，比住在正屋裏受母親的監視要自由多了。」

「真奇怪！」母親繼續說。「兄弟說，他不在中午吃中飯，要像在京城一樣，七點鐘吃午飯。我簡直頭腦昏漲了！在七點鐘以前，要把所有的飯菜放在爐子裏煮着。對啦，男人簡直一點也不明白家務事，雖然他們有大學問也沒用。我的不幸，是要做兩次午飯！孩子們，你們是要依舊在中午吃飯的，可是我這個老太婆，爲了親兄弟，要忍耐到七點鐘。」

後來母親深深地嘆了口氣，命令我要討舅父的歡喜，他來，這是上帝賜給我們的幸福。她又到廚房裏去了。就在這一天，我和波別吉娜斯基都搬到廂房裏去住了。把我們夾插在一間過道正在前頭和管事人住屋之間。

不管舅父的來臨和我們的搬入新居，生活依然像從前一樣過去，又萎靡不振，又單調。「因這天」的關係，我們的功課停止了。從來什麼書也不讀和什麼也不幹。波別吉娜斯基照

們坐在自己的床邊，把自己的長鼻子翹在空中，也不知在想什麼。他有時站起來，比量自己的新衣服，又坐下去了，沉默地想着。他只關心一件東西——這就是蒼蠅，他毫不留神地用手掌拍打牠們。午飯以後，他照例要「休息」一下，但是斯聲德整個莊院裏的人都感到一種苦惱。我從早到晚在花園裏跑，或者坐在自己的廂房裏翻風箏。最初的兩三個星期，我們很少看到舅父。他整天坐在自己室內工作，也不管蒼蠅，也不管天熱。他的長久伏案和坐着的時，殊本領，使我們發生了一種莫明其妙的神祕印象。對於我們這些不明自有組織的工作的蠅人，他這種愛好工作的熱心簡直是奇蹟。他九點鐘回來，坐到桌旁去，直到吃中飯才站起身來。吃過午飯又開始工作。直到深夜。當我從鎖孔中向他張望時，總是看到毫不改變的一種樣子。舅父坐在桌旁，工作不停。他工作時的情形，是用一隻手寫，另一隻手翻書本，頂頂奇怪的是他全身都動，腳像一隻鐘擺一樣擺來擺去，口中打着呼哨，頭不住地點。他這時的样子好像漫不經心，和什麼也沒想，活像他並不在工作，而是在玩弄圈和十字。我每次看見他，身上總是穿一件很短的，很漂亮的上衣，打一條很英勇的領帶，每次，甚至是在從鎖孔中張望時，總從他那兒傳來一陣淡薄的女人香氣。只有吃飯時，他才從自己屋內出來，但是吃的並不多。

「我不明白舅父」母親抱怨他。——每天我們專門爲他殺火鷄和鴿子，我親手做糖醬，但是他隻吃一小盤子肉，沒一塊指頭大的肉，就從桌旁站起來了。我請求他多吃一點，他回到桌旁

去再喝點牛奶。牛奶裏有什麼都是些水！這樣吃法你會死的。——你一開始勸他，他只是笑笑，說：「玩笑話……不成親愛的，他不歡喜我們的飯菜！」

黃昏我們比白天過的快活。照例，太陽落山以後，陰影罩住院子的時候，我們就是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波別吉姆斯基和我，都坐在廂房的台階上。我們沉默地坐到天黑。什麼話都已經說完了的時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只有一件新鮮事——舅父的來到，不過這個題目也很快就要過時了。先生始終是眼睛不離開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的臉，深深地嘆口氣……那時我還不明白這種嘆息和撲捉不到它們的意義，如果是現在它們就使我明白許多了。

當地上的陰影織成綿密的一黑片時，菲道爾就從獵場或者從田地上回來了。這個菲道爾給我的印像，使我覺得他是個野蠻人，是個可怕的人。他是一個俄羅斯化了了的伊秀姆的基卜西人的後裔，皮膚淺黑，生了一雙大而黑的眼睛，捲髮，一部亂蓬蓬的鬍子，有時我們珂楚耶甫克的鄉下人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妖怪」。是的，除了外表以外，他身上還留着很多基卜西人的性格。就像他不肯坐在家裏，整天價要跑到田地上去，或者去打獵。他很陰沉，易怒，沉默，又誰都不怕，也不承認任何人對他有權勢。他對母親很粗魯，對我稱呼「你」。對波別吉姆斯基的學問更藐視。我們對這一切都寬恕他，認為他是一個歡喜發發脾氣的病態的人。母親歡喜他，因為他雖然有自己的基卜西人的脾氣，但是非常忠實和勤謹。他熱愛自己的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像一

個新來的人講話的波別吉姆斯基，對這個機會很高興，首先打破了沉默。轉到學術的談話，他只有一個題目——家畜流行病。有時您跑到幾千人的會場上去，不知為什麼在幾千人中，只有一個特殊的人物使你永久不忘，波別吉姆斯基就是這樣一個人，因為他曾經在獸醫學校聽過半年講，只記住了一個地方。

「家畜流行病會使人民經受到鉅大損害。爲了消滅這種疫病，社會必需和政府合作。」我的先生在向真達索夫講這話之前先哼了三次，因爲不安把燕翅服掩了好幾次。鼻父聽到獸疫流行病的話，就注視着先生，用鼻子發出了笑聲。

「實在的這很好……」他嘟囔道，看看我們，好像是看木偶人，「這就是生活……在本質上，生活就是這樣的。您爲什麼不想派拉蓋亞·伊萬諾福娜？」他向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說。

那……咳了咳嗽了一下。

「諸位……話吧，唱吧……玩吧！不要喪失時光。狡猾的時間跑得很快是不等候人的。感謝上蒼，你們還沒有來得及回顧一下，年華已經老大啦……那時候才想到生活也晚了！就是這樣，派拉蓋亞·伊萬諾福娜……不要一動不動地坐着，一聲不響……」

這時從廚房裏給我們送飯來了。鼻父跟在我們後面，走進廂房來了和我們一同吃了五

塊奶油糕和一個鴨翅。他一面吃，一面望着我們。我們大家都很使他高興和覺得可愛。不管我的不能忘記的先生是怎樣吞吞吐吐地講愚蠢的話，不管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幹什麼，他都很快活，很高興。晚飯後，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很和露地坐到角落裏去，織起編物來，他的眼睛不離開編針，不住口地說着。

「朋友們，你們應當趕快設法生活……」他說「爲了將來犧牲現在真沒意思現在有的是青春，健康，熱情，至於將來——這是騙人，烟霧——只要一到廿歲，就要開始生活啦。」

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失落了一根針。舅父跳起來，拾起針來，很恭敬地把它遞給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這時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波別吉姆斯基更細心的人。

「是的……」舅父繼續說。「戀愛吧，結婚吧……做糊塗事吧。糊塗事是比我們的受苦和追求有意義的生活是更有生命，更強健的。」

舅父說了很多，說了很久，長久到使我們討厭了。我坐在一旁的大箱子上聽着他的話打盹。我很苦痛，因爲他始終沒有注意過我一次。夜間兩點鐘他才從廂房裏走出去，那時我已經和昨晚掙扎不來，而且睡熟了。

從這一天起，舅父便每天晚上到我們廂房裏來了。他和我們一個唱，一個吃晚飯。總是要坐到兩點鐘，不住口地講着同一的事情。他把黃昏和夜間的工作都放棄了，及至六月底，當三福官

已經學會了吃母親做的火鷄和菓醬。時連白天的工作也放棄了。舅父說離期終在活路進其「生活」來了。白晝他在花園裏散步吹着口哨，妨礙着工人工作，強迫他們對他講各種故事。他一看見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就向她跑去，如果她拿着什麼東西，就提議由她來幫忙，常使她很難為情。

越到深夏的時光，我的舅父越顯出腦筋簡單，漫不經心的樣子來了。波別吉姆斯基對他完全失望了。

「是一個很偏執的人……」他說「一點兒也看不出他是站在上層階級的人，連話都不。每句話後面都拖上一句『我感謝上蒼。』不對，我不歡喜他。」

從那時起，我的舅父一來造訪我們的廂房時，在菲道爾臉上和我先生的臉上，都發生了一顯的變化。菲道爾不再去打獵了，很早就回到家裏來，變得更沉默了，而且特別惡狠狠地注視妻。先生也不再參加和舅父講什麼家畜流行的話了，皺着眉頭，甚至嘲諷地笑着。

「我們的小馬駒子又來啦！」有一天當舅父向廂房走來時，他悄悄說。

對這兩個人的改變態度，我是這樣的瞭解，以為是舅父得罪了他們，漫不經心的舅父連他的名字都弄不清，直到離開這兒時，他還沒弄清楚他們倆人，誰是先生，誰是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管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忽然叫絲塔西亞，忽然叫派拉蓋亞，忽然叫萊福道。

吉亞。他很喜歡我們，笑着，自己常像和小孩子們一道玩……這一切，自然很能侮辱青年人的。不過現在我才明白，事情並非關係什麼得罪不得罪，原來內中還有細情。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坐在箱子上，正和囑囑鬧爭。我的眼睛上好像土了一層粘膠，被整天的跑動弄得很疲倦的身體向一旁倒去了。但是我還在和睡囑鬧爭，努力望去。已經是半夜了，臉色粉紅的和和霽的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和一向一樣，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給丈夫做襯衫。菲道爾從一個角落裏注視着她，他很陰沉，很憂鬱，波別吉姆斯基把自己的頭縮進襯衫的高領子裏去，坐在另一角落裏，憤怒地打着鼾聲。舅父從這面角落，走到另一角落裏地來回走，想着什麼，沉默盤據着，只聽見塔琪揚娜·伊萬諾福手中的布沙沙響。忽然舅父在塔琪揚娜·伊萬諾福面前停下來，說道：

「你們都是這樣年青，鮮活，美麗的人，都這樣毫不苦惱地住在這種安靜的地方，使我真羨慕你們。我撥入到你們的生活裏來，我的心都揪起來了，我一想到時，覺得應當離開這兒……請相信我的實話！」

他睡闖上了我的眼睛，我什麼都忘了。當一聲什麼響動把我驚醒時，舅父正站在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前面，很親熱地！看着她。他的腮頰通紅。

我的生活算完啦！他說：「我不是生活你們的年青的版，使我想着我的要萎轉的年青

我很高興在這兒直坐到死，看着你們。我很願意把你們都帶到彼得堡去。

「這是爲什麼？」菲道爾沙聲地問道。

「把你們放在我的寫字台上的玻璃下面欣賞和叫別人看看，您知道派拉蓋亞·伊萬諾福娜我們那兒沒有你們這樣的人。我們有富貴，還有美貌，可是沒有這種真實的生活……沒有這種適意的安靜……」

舅父坐在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的面前，拉住她的手。

「您不願意和我一同到彼得堡去嗎？」他笑了。「那末請您把手遞給我……真是漂亮的，手不肯嗎？嗚呼，吝嗇的女人，叫我吻它一下……」

這時椅子吱吱響了。菲道爾跳了起來，用有規律的、沉重的脚步走向妻去。他的臉色灰白，喘着。他用盡力量把拳頭向小桌子上——捶，用瘡啞的嗓音說道：

「我不准許！」

波別吉姆斯基也和他同時從椅子上跳了起來。這個人也面色蒼白和惡狠狠地，走到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面前，也用拳頭向小桌子上——捶。

「我……我不准許！」他說。

「什麼事？什麼事啊？」舅父奇怪了。

「我不准許！」菲道爾向桌子上捶着，重複說。

舅父跳了起來，胆怯地擠擠眼睛。他想說話，但是因為不安和害怕一個字也說不出了，只難爲情地笑着，疲倦地從廂房走了出去。把自己的帽子也落在我們屋裏了。過了一會兒，當我母親驚慌地跑到廂房裏來時，菲道爾和波別吉姆斯基還在像鐵匠掄着錘子一樣，用拳頭向桌子上捶去，而且說「我不准許！」

「你們這兒發生什麼事啦？」母親問。「爲什麼和我兄弟鬧糊塗事什麼事啊？」

母親看着臉色蒼白的、驚慌失措的塔琪揚娜·伊萬諾福娜和她的發瘋了的丈夫，大概已猜出是什麼事了。她嘆了口氣，搖了搖頭。

「噯，把桌子打得碎碎響！」她說。「停手吧，菲道爾，葉高爾·阿列克塞耶維支，您敲個什麼勁兒呢？您這是爲什麼？」

波別吉姆斯基說不出話來了，難爲情了。菲道爾注視了他一下，後來又望望妻，在屋子裏走着。母親從廂房走出去以後，我看見這一場情景，後來一直以爲是做夢。我看見菲道爾抓住我的先生，把他舉到空中拋到門外去了……

清晨我醒來以後，先生的床上空着。我問先生哪兒去了，保姆告訴我，一清早把他送到醫院去醫治折斷的腿膀了。我聽這個消息覺得很難過，又想起了昨天的吵鬧，走到院子裏去。天氣昏

晴。天空遮着烏雲，地上吹着風，捲起地上的塵土，紙屑和羽毛……快下雨了。人和獸的身上都顯出了苦悶的樣子。當我走進正屋去時，他們叫我腳步放輕，說母親正在頭痛，躺在床上。怎麼辦？我便走到大門外去，坐在那兒的長凳上，開始探索昨天我看到和聽到的事情的意義。從我們家門口伸展出去的道路，繞過一座鐵工廠，總留着些晒不乾的水窪，和一條很大的公路交叉了……我望着電綫杆子，附近有塵霧盤旋，望着落在電綫上的，睡眼朦朧的鳥，我忽然覺得很寂寞，我哭起來了。

公路上走過一輛落滿塵土的有篷車，裏面坐滿了城內的人，大概是去朝山進香的。有篷車還沒有從視綫中消逝，又出現了一輛輕馬車，套着兩匹馬。地方警察署長亞吉姆·尼基琪支站在車內，扶着車夫的腰帶。我非常奇怪，輕馬車彎到我們的道路上來了，從我面前閃過，衝進了大門。我正在疑惑地方警察署長爲什麼到我們家來，又聽見了一陣喧鬧聲，路上出現了一輛三層車。縣警察署長坐在車廂內，向車夫指着我們的大門。

「這是爲什麼？」我看著渾身塵土的縣警察署長，想：「這大概是波別吉姆斯基向他們控告了菲道爾，他們是來捉他進監獄的。」

但是問題並不這樣容易解決。地方警察署長和縣警察署長只不過是前驅，因爲沒有過五分鐘，又有一輛四輪車趕進了我們的大門。它很快地閃過我面前，我向車窗內一望，只看見了

三部紅鬍子

我亂七八糟地猜着，預感到有不妙的情事發生了，向家裏跑去。首先我在前室裏看到母親。她臉色蒼白，害怕地望着門，從門後傳出了男人的聲音。客人使她心慌意亂，使頭痛得更厲害了。

「誰來啦，媽媽？」我問。

「姐姐！聽見了舅父的聲音。請給我們和省長預備一點吃的東西！」

「說的好容易吃的東西！」母親嚇得麻木了，小聲說。「我現在來得及預備什麼？老得發瘋

母親抱住自己的頭，跑到廚房裏去。省長的突然光臨，簡直使整個莊園都鬧翻了天了。發生了大屠殺。宰了十隻雞，五隻火雞，八隻鴨，匆忙地砍掉了一隻鵝頭，這是我們的鵝羣的首領，母親的愛物。車夫和廚子好像都瘋了，亂七八糟地屠殺家禽，也不管年齡，也不管種類。爲了給客人預備湯，殺了我的兩隻貴重的鴿子，牠們對於我的寶貴，就等於鵝對母親一樣。對於牠們的死，我有好久不肯寬恕省長。

黃昏時光，當省長和他的隨員，吃得飽飽的，坐上自己的馬車走掉時，我走進屋去，想看看剩下的食物。我從前室向大廳兩望，看見了舅父和母親。舅父把手背到後頭去，神祕實地游蕩着，聳了聳肩。母親面壁也不響，癡得很瘦的樣子，坐在沙發床上，用有病的眼睛流淚着。兄弟離棄

動。

「對不起，姐姐，這樣可不成……」舅父不平地說，皺着臉。「我把省長介紹給你，可是你連手都不遞給他，你叫他難爲情，真不幸不成，這可不成……忠厚是很好的，不過忠厚要有界限……我感謝上蒼……還有這一頓飯，難道可以給這種飯吃嗎？譬如說，第四道菜的亂糟糟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甜湯鴨子……」母親輕輕地回答。

「鴨子……對不起，姐姐不過……不過我肚皮裏鬧起來啦！我癢啦！」
舅父裝下一個酸柑，夾和總續說：

「請他媽的要這個省長來好像我非要見他不可……肚皮裏鬧我不能睡，也不能做事……簡直像肚子餓……這是怎麼回事，我也不明白，你們可以沒事住在這兒……住在這兒寂寞的地方可是我已經心口痛起來啦！」

舅父皺起了眉，急忙邁着脚步。

「兄弟，母親輕輕地問：『到國外去要多少錢？』」

「頂少要三千……」舅父用哭聲回答。「我想去，可是到哪兒去弄錢？我一個銅板也沒有！」

「……」

……舅父停下來，傷感地向灰色的，陰沉的天空望望，又走起來。

沉默……母親向聖像看了好久，想着什麼，後來哭着說道：

「兄弟，我給您三千元……」

X
X
X
X
X

過了三天，大箱子向車站送去了。三品官坐車跟在它們的後面。他和母親告別時，哭了，好久，厚沒離開她的手，當他坐到車上去時，臉上露出了幼稚的笑容……他滿面笑容，很幸福地，坐方便一點，用手勢向哭着的母親告別，忽然意外地把目光停在我身上了。他的臉上顯出了非怪的表情。

「這個小孩子是什麼人？」他問。

母親曾經向我證明，說上帝使舅父到我們家來，是使我有好運氣的，這一個問題却反駁了母親的話。我沒法子回答這個問題。我望着舅父的幸福的脸，不知爲什麼我非常可憐他了。我忍不住跳到馬車上去，熱烈地抱住這個和一般人一樣的，腦筋簡單和衰弱的人。我向他的眼睛望着，想說幾句快活的話，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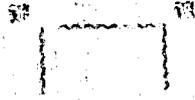
「舅舅，您曾經打過仗嗎？」

「不啊，親愛的孩子……」舅父吻着我，笑了，「親愛的孩子，我感謝上蒼。這一切都是很自

然地，活潑地……我感謝上帝……」

四輪車移動了……我望着它的後影，好久還聽到這句臨別的話「我感謝上蒼。」

中華書局
重慶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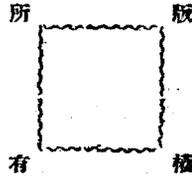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91.73
2001

登錄號數.....I.943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發行（桂〇一〇〇）



發行所

桂林桂西路
第九十八號
上海總局 福州路二九六號
昆明支店 光華街五十四號

光明書局

重慶支店 丹家巷十三號
衡陽支店 金銀巷八號

草原（全一冊）

（外埠另加郵費運費）

原著者	契訶夫
譯者	金人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本報編號：2602

本書頁數：160

